



鲁迅与外国文学

资料汇编

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 鲁迅著作注释组 编
三明钢铁厂工人理论组

理论主张与外国文学史的论述。

第二部分：论外国作家作品。选辑鲁迅主要论述的十八个国家一百零三名作家及其作品。限于篇幅，有些作家作品归入索引部分，不一一列出。

第三部分：鲁迅译文序跋内容概述。介绍鲁迅所写的译文序跋的主要内容，以我们负责注释的鲁迅译文序跋篇目为限，凡已收入鲁迅其他集子中的译文序跋，不作概述。

第四部分：有关参考资料。包括鲁迅的翻译年表、外国作家简介、鲁迅著译中所涉及的377名外国作家、文艺理论家、文学史家和翻译家一览表及外国文学人名索引等共五项。

由于水平限制，加上时间紧促，体例不当、内容遗漏和错误的地方在所难免，恳请同志们批评指正，以便于我们修订。

本书得到莆田县印刷厂的大力支持，特此致谢。

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 鲁迅著作注释组
三明钢铁厂工人理论组

一九七七年五月

毛主席语录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

说 明

我们在注释鲁迅《古籍译文序跋集》的过程中，阅读了鲁迅著作和书信，深深感到鲁迅在他的革命一生中，始终把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的工作，服务于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他对于外国文学的大量论述是很精辟的，特别是他后期的有关论述，更是闪烁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光辉，凝结着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宝贵经验，从中我们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指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并且号召我们“学鲁迅的榜样”和“读点鲁迅”，继承和发扬鲁迅的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精神，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按照毛主席生前决策，一举粉碎“四人帮”以来，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抓纲治国，推动各项工作的新跃进，形势大好，鼓舞人心。在领导的关怀下，我们最近初步整理出《鲁迅与外国文学资料汇编》一书，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学习鲁迅关于批判地继承外国文学遗产的革命精神，深入批判“四人帮”反对毛主席“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等文艺方针的罪行。

本书包括四方面内容：

第一部分：总论。选辑鲁迅关于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的

目 录

第一部分：总 论	(1)
一、论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1)
二、论“洋为中用”、“推陈出新”	(9)
(一)关于“洋为中用”、“推陈出新”	(9)
(二)自述外国文学对自己的影响及创 作上的创新	(18)
(三)批判外国文学介绍、研究中的反 动和错误观点	(25)
批判新老复古派	(25)
批判现代评论派、新月派和“第三 种人”	(29)
对创造社和太阳社中一些人错误 倾向的批判	(34)
三、论外国文学史	(37)
(一)古代人民创造的神话、史诗和寓言	(37)
(二)宗教神学和宗教文学	(39)
(三)欧洲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	(42)
(四)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	(43)
(五)揭批资产阶级现代派和帝国主义 文化侵略	(47)
(六)被压迫民族文学	(51)
(七)论“平民文学”	(54)

(八)论世界文化交流·····	(56)
四、论俄国和苏联文学·····	(58)
(一)俄国文学·····	(58)
(二)关于苏联文艺论战·····	(61)
(三)苏联无产阶级文学·····	(64)
(四)论苏联“同路人”文学·····	(66)
五、论翻译·····	(70)
(一)革命的翻译主张·····	(70)
(二)总结翻译史上的经验教训·····	(78)
(三)培养翻译工作的新主力量·····	(81)
(四)翻译态度·····	(85)
第二部分：论外国作家、作品·····	(87)
一、俄国、苏联·····	(87)
普希金·····	(87)
果戈理·····	(89)
涅克拉索夫·····	(97)
萨尔蒂珂夫·····	(101)
托尔斯泰·····	(103)
柯罗连科·····	(108)
高尔基·····	(110)
安特莱夫·····	(119)
叶遂宁和梭波里·····	(123)
梭罗古勃·····	(129)
绥拉菲摩维支·····	(135)
富尔曼诺夫·····	(136)
莱蒙托夫·····	(88)
屠格涅夫·····	(96)
陀思妥耶夫斯基·····	(97)
迦尔洵·····	(101)
契诃夫·····	(107)
普列汉诺夫·····	(109)
卢那察尔斯基·····	(116)
勃洛克·····	(121)
阿尔志跋绥夫·····	(126)
爱罗先珂·····	(130)
革拉特珂夫·····	(136)
法捷耶夫·····	(137)

伊凡诺夫·····(142)	毕力涅克·····(143)
雅各武莱夫·····(145)	理定·····(148)
班台莱耶夫·····(149)	
二、英国·····(150)	
莎士比亚·····(150)	密尔顿·····(152)
斯威夫特·····(153)	彭斯·····(154)
拜伦·····(155)	雪莱·····(159)
哈葛德·····(161)	萧伯纳·····(162)
三、法国·····(166)	
拉封丹·····(166)	伏尔泰·····(167)
卢梭·····(167)	巴尔扎克·····(170)
儒勒·凡尔纳·····(171)	戈蒂叶、波特莱尔·····(172)
纪德·····(173)	巴比塞·····(174)
法朗士·····(174)	罗曼罗兰·····(176)
路易·腓立普·····(177)	
四、德国·····(178)	
歌德·····(178)	席勒·····(179)
爱伦德·····(179)	台陀开纳·····(180)
海涅·····(181)	尼采·····(182)
梅林·····(185)	霍普德曼·····(186)
雷马克、雷恩·····(187)	贝歇尔·····(187)
布莱特爾·····(188)	
五、意大利·····(188)	
但丁·····(188)	
六、西班牙·····(189)	

塞万提斯·····	(189)	伊本纳兹·····	(193)
巴罗哈·····	(193)		
七、荷兰·····	(197)		
望·霭覃·····	(197)		
八、芬兰·····	(198)		
明那·亢德·····	(198)	阿霍·····	(200)
九、丹麦·····	(202)		
勃兰兑斯·····	(202)		
十、挪威·····	(203)		
易卜生·····	(203)	哈默生·····	(208)
十一、波兰·····	(209)		
密茨凯维支·····	(209)	斯洛伐支奇·····	(212)
克拉甸斯奇·····	(213)	显克微支·····	(213)
十二、匈牙利·····	(214)		
裴多菲·····	(214)	至尔·妙伦·····	(217)
十三、罗马尼亚·····	(218)		
萨多维耶努·····	(218)		
十四、保加利亚·····	(220)		
伐佐夫·····	(220)		
十五、美国·····	(222)		
惠特曼(亚伦·坡、霍桑、荷惠勒)·····	(222)		
马克·吐温·····	(222)	斯陀夫人·····	(223)
辛克莱·····	(224)	赛珍珠·····	(224)
十六、印度·····	(225)		
迦梨陀婆·····	(225)	泰戈尔·····	(225)

十七、菲律宾·····	(226)
厘沙路·····	(226)
十八、日本·····	(227)
夏目漱石·····	(227)
森鸥外·····	(228)
有岛武郎·····	(228)
菊池宽·····	(230)
芥川龙之介·····	(231)
武者小路实笃·····	(231)
长谷川如是闲·····	(233)
厨川白村·····	(233)
鹤见祐辅·····	(236)
片上伸·····	(238)
小林多喜二·····	(238)
增田涉·····	(239)
第三部分：鲁迅译文序跋内容概述·····	(240)
第四部分：有关参考资料·····	(272)
一、鲁迅翻译年表(包括序跋)·····	(272)
附录一：	
鲁迅所翻译的外国作品的原作者	
国别统计表·····	(310)
附录二：	
鲁迅译文体裁分类统计表·····	(310)
二、鲁迅所论述的一百零五名外国作家简介·····	(311)
三、鲁迅著译中所涉及的377名外国作家、	
文艺理论家、文学史家和翻译家一览表·····	(344)
四、鲁迅著译中有关外国文学人名索引·····	(361)
俄国、苏联·····	(361)
克雷洛夫·····	(361)
普希金·····	(361)
莱蒙托夫·····	(361)
果戈理·····	(362)
别林斯基·····	(362)
冈察洛夫·····	(362)

- | | |
|----------------|--------------|
| 屠格涅夫……………(362) | 涅克拉索夫……(362) |
| 陀思妥耶夫斯基…(362) | 格里戈洛维奇…(363) |
| 萨尔蒂珂夫……(363) | 托尔斯泰……(363) |
| 车尔尼雪夫斯基…(363) | 但兼珂……(363) |
| 迦尔洵……………(363) | 契珂夫……(363) |
| 柯洛连科…………(364) | 普列汉诺夫……(364) |
| 卢那察尔斯基……(364) | 高尔基……(364) |
| 诺维科夫……(365) | 阿尔志跋绥夫…(365) |
| 拉菲勒·开培尔…(365) | 绥拉菲摩维支…(365) |
| 梭罗古勃…………(366) | 巴尔蒙特……(366) |
| 威垒赛耶夫……(366) | 梅垒什珂夫斯基(366) |
| 马雅可夫斯基……(366) | 勃留梭夫……(366) |
| 斯基塔列茨……(366) | 库普林……(366) |
| 蒲宁……………(366) | 弗理契……(366) |
| 安特莱夫……(367) | 戈庚……(367) |
| 罗喀绥夫斯基……(367) | 勃洛克……(367) |
| 革拉特珂夫……(367) | 别德内衣……(367) |
| 阿·托尔斯泰……(368) | 叶遂宁和梭波里(368) |
| 玛拉式庚……(368) | 略悉珂……(368) |
| 札弥亚丁……(368) | 雅各武莱夫……(368) |
| 聶维洛夫……(368) | 爱罗先珂……(368) |
| 绥甫林娜……(369) | 英倍尔……(369) |
| 富尔曼诺夫……(369) | 左祝黎……(369) |
| 拉甫列涅夫……(369) | 爱伦堡……(369) |
| 费定……………(370) | 巴别尔……(370) |

- | | |
|-------------------|------------------|
| 伊凡诺夫……………(370) | 左琴科……………(370) |
| 潘菲洛夫……………(370) | 伊连珂夫……………(370) |
| 凯泰耶夫……………(370) | 里培进斯基……………(370) |
| 巴甫连科……………(370) | 法捷耶夫……………(370) |
| 伦支……………(371) | 班珂……………(371) |
| 盖达尔……………(371) | 阿菲诺甘诺夫……………(371) |
| 肖洛霍夫……………(371) | 班台莱耶夫……………(371) |
| 沙吉娘……………(371) | 毕力皇克……………(371) |
| 理定……………(372) | 王希礼……………(372) |
| 柏烈威……………(372) | 叶雷尼诺夫……………(372) |
| 希腊……………(372) | |
| 荷马……………(372) | 沙孚……………(372) |
| 伊索……………(372) | 柏拉图……………(372) |
| 亚里斯多德……………(372) | |
| 英国……………(372) | |
| 来尔孟斯……………(372) | 莎士比亚……………(372) |
| 斯宾塞……………(373) | 弥尔汝……………(373) |
| 笛福……………(373) | 斯威夫特……………(373) |
| 约翰孙……………(373) | 司各德……………(373) |
| 彭斯……………(373) | 苏赛……………(373) |
| 穆亚……………(373) | 拜伦……………(373) |
| 雪莱……………(373) | 济慈……………(373) |
| 托马斯·卡莱尔……………(373) | 狄更斯……………(373) |
| 勃朗宁夫妇……………(374) | 亚诺德……………(374) |
| 王尔德……………(374) | 史文朋……………(374) |

斯蒂文生····· (374)	拉斯庚····· (374)
跋忒莱尔····· (374)	道覃····· (374)
珂尔文····· (374)	柯南道尔····· (374)
哈葛德····· (374)	曼殊斐儿····· (374)
巴力····· (374)	威尔斯····· (374)
格利高里夫人····· (374)	高尔斯华绥····· (374)
吉辛····· (375)	萧伯纳····· (375)
法 国 ······ (375)	
拉伯雷····· (375)	拉封丹····· (375)
伏尔泰····· (375)	卢梭····· (375)
雨果····· (375)	巴尔扎克····· (375)
戈蒂叶····· (375)	维尼····· (376)
圣·蒲孚····· (376)	波特莱尔····· (376)
泰纳····· (376)	福楼拜····· (376)
莫泊桑····· (376)	左拉····· (376)
路易·腓立普····· (376)	亚波里耐尔····· (376)
勃罗亚····· (376)	儒勒·凡尔纳····· (376)
法朗士····· (376)	巴比塞····· (376)
纪德····· (376)	瓦扬·古久里····· (377)
罗曼罗兰····· (377)	安德烈·马尔路····· (377)
琪罗····· (377)	穆杭····· (377)
德哥派拉····· (377)	
德 国 ······ (377)	
歌德····· (377)	黑格尔····· (377)
席勒····· (377)	海涅····· (377)

台陀开纳	(377)	退克曼	(377)
波覃助迭	(377)	爱伦德	(378)
亚斐那留斯	(378)	明娜·攷茨基	(378)
梅林	(378)	苏德曼	(378)
霍普德曼	(378)	布莱特尔特	(378)
贝歇尔	(378)	霍善斯坦因	(378)
何尔兹	(378)	尼采	(378)
雷马克、雷恩	(378)	鲁道夫·林多	(379)
意大利			(379)
但丁	(379)	薄伽丘	(379)
摩契阿威黎	(379)	亚米契斯	(379)
邓南遮	(379)		
西班牙			(379)
塞万提斯	(379)	伊本纳兹	(379)
巴罗哈	(379)		
荷兰			(380)
望·靄覃	(380)	穆尔塔图里	(380)
比利时			(380)
梅特林克	(380)	望·莱培格	(380)
奥地利			(380)
翰斯·迈伊尔	(380)	莉莉·珂贝	(380)
芬兰			(380)
皮塔里·巴里瓦林特	(380)		
明那·亢德	(380)	阿霍	(380)
亚勒吉阿	(381)		

丹麦	(331)
安徒生	(381)
勃兰兑斯	(381)
吉开迦尔	(381)
挪威	(381)
易卜生	(381)
毕伦存	(381)
哈默生	(381)
瑞典	(382)
斯忒林培克	(382)
亚梅德·阿特包姆	(382)
匈牙利	(382)
裴多菲	(382)
阿兰尼	(382)
育珂摩耳	(382)
至尔·妙伦	(382)
玛载	(382)
波兰	(382)
密茨凯维支	(382)
斯洛伐支奇	(382)
克拉甸斯奇	(382)
显克微支	(383)
莱蒙特	(383)
保加利亚	(383)
伐佐夫	(383)
威理式珂夫	(383)
罗马尼亚	(383)
萨多维耶努	(383)
捷克	(383)
杨·柯拉尔	(383)
纳卢达	(383)
捷赫	(383)
苻尔赫列支奇	(383)
凯拉绥克	(383)
美国	(383)

欧文.....	(383)	亚懋生.....	(383)
斯陀夫人.....	(383)		
惠特曼(亚伦·坡、霍桑、荷惠勒).....	(383)		
马克·吐温.....	(384)	詹谟士.....	(384)
白璧德.....	(384)	辛克莱.....	(384)
门肯.....	(384)	刘易士.....	(384)
史沫特莱.....	(384)	赛珍珠.....	(384)
休士.....	(384)	斯诺.....	(384)
菲律宾	(384)		
厘沙路.....	(384)		
印度	(384)		
迦黎陀婆.....	(384)	泰戈尔.....	(384)
日本	(385)		
小泉八云.....	(385)	井上勤.....	(385)
坪内逍遙.....	(385)	森鸥外.....	(385)
德富苏峯.....	(385)	夏目漱石.....	(385)
德富芦花.....	(385)	国木田独步.....	(385)
岛崎藤村.....	(385)	高滨虚子.....	(385)
上田敏.....	(385)	长谷川如是闲.....	(385)
有岛武郎.....	(385)	升曙梦.....	(385)
铃木虎雄.....	(386)	千叶龟雄.....	(386)
厨川白村.....	(386)	生田长江.....	(386)
秋田雨雀.....	(386)	上野阳一.....	(386)
片上伸.....	(386)	武者小路实笃.....	(386)
鹤见祐辅.....	(386)	内山完造.....	(387)

江口漢……………(387)	青木正儿……………(387)
菊池寛……………(387)	青野季吉……………(387)
芥川龙之介……………(387)	堀口大学……………(387)
藤森成吉……………(387)	南部修太郎……………(387)
山本修二……………(387)	片冈鉄兵……………(387)
榎本楠郎……………(388)	藏原惟人……………(388)
黑田辰男……………(388)	小林多喜二……………(388)
立野信之……………(388)	增田涉……………(388)
木村毅……………(388)	盐谷温……………(388)
片山孤村……………(388)	本间久雄……………(388)
林癸未夫……………(389)	儿岛献吉郎……………(389)
坂垣鹰穗……………(389)	金子筑水……………(389)
本庄可宗……………(389)	山上正义……………(389)
井上红梅……………(389)	鹿地亘……………(389)
野口米次郎……………(389)	露谷虹儿……………(389)
中泽临川……………(389)	山岸光宣……………(389)
上田进……………(389)	岩崎昶……………(389)
中根弘……………(389)	伊东干夫……………(389)
南非……………(389)	
须莱纳尔……………(389)	
五、鲁迅与外国文学研究篇目索引……………(390)	

第一部份 总 论

一、论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 文艺理论

马克思主义是最明快的哲学，许多以前认为很纠缠不清的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看，就明白了；……

引自李斧野：《回忆鲁迅先生》第38页

以史底唯物论批评文艺的书，我也曾看了一点，以为那是极直捷爽快的，有许多味爱难解的问题，都可说明。

《致韦素园》（1928年7月22日）

《书信集》194页

这回的读书界的趋向社会科学，是一个好的、正当的转机，不惟有益于别方面，即对于文艺，也可催促它向正确，前进的路。但在出品的杂乱和旁观者的冷笑中，是极容易凋谢的，所以现在所首先需要的，也还是——

几个坚实的，明白的，真懂得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论的批评家。

《我们要批评家》（1930年）《二心集》

《全集》四卷245页

我是不研究理论的，所以应看什么书，不能切要的说。据我的私见，首先是改看历史，……其次是看唯物论，日本最新的有永田广志的《唯物辩证法讲话》……《史的唯物论》……

中国的书，乱骂唯物论之类的固然看不得，自己不懂而乱赞的也看不得，所以我以为最好先看一点基本书，庶不致为不负责任的论客所误。

《致徐懋庸》（1933年12月20日）

《书信集》465—466页

临末，徐懋庸还叫我细细读《斯大林传》。是的，我将细细的读，倘能生存，我当然仍要学习；但我临末也请他自己再细细的去读几遍，因为他翻译时似乎毫无所得，实有从新细读的必要。否则，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是无药可医，于中国也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有害处的。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1936年）《且介亭杂文末编》

《全集》六卷545—546页

我要求中国有许多好的翻译家，倘不能，就支持着“硬译”。理由还在中国有许多读者层，有着并不全是骗人的东西，也许总有人会多少吸收一点，比一张空盘较为有益。而且我自己是向来感谢着翻译的，例如关于萧（指萧伯纳——

编者)的毁誉和现在正在提起的题材的积极性的问题,在洋货里,是早有了明确的解答的。……

关于后者,则恩格勒(即恩格斯——编者)在给明那·考茨基(Minna Kautsky,就是现存的考茨基的母亲)的信里,已有极明确的指示,对于现在的中国,也是很有意义的——

“还有,在今日似的条件之下,小说是大概对于布尔乔亚层的读者的,所以,由我看来,只要正直地叙述出现实的相互关系,毁坏了罩在那上面的作伪的幻影,使布尔乔亚世界的乐观主义动摇,使对于现存秩序的永远的支配起疑,则社会主义的倾向的文学,也就十足地尽了它的使命了——即使作者在这时并未提出什么特定的解决,或者有时连作者站在那一边也不很明白。”(日本上田进原译,《思想》百三十四号所载。)

《关于翻译》(1933年)《南腔北调集》

《全集》五卷148—149页

真实的革命者,自有独到的见解,例如乌略诺夫(指列宁——编者)先生,他是将“风俗”和“习惯”,都包括在“文化”之内的,并且以为改革这些,很为困难。我想,但倘不将这些改革,则这革命即等于无成,如沙上建塔,顷刻倒坏。中国最初的排满革命,所以易得响应者,因为口号是“光复旧物”,就是“复古”,易于取得保守的人民同意的缘故。但到后来,竟没有历史上定例的开国之初的盛世,只

枉然失了一条辫子，就很为大家所不满了。

《习惯与改革》（1930年）

《二心集》《全集》四卷228页

我那时就等待有一个能操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枪法的人来狙击我的，然而他终于没有出现。在我倒是一向就注意新的青年战士底养成的，曾经弄过好几个文学团体，不过效果也很小。但我们今后却必须注意这点。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1930年）

《二心集》《全集》四卷241页

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汉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

《三闲集·序言》（1932年）

《三闲集》《全集》四卷19页

去年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的成立，是一件重要的事实。因为这时已经输入了蒲力汗诺夫，卢那卡斯基等的理论，给大家能够互相切磋，更加坚实而有力，但也正因为更加坚

实而有力了，就受到世界上古今所少有的压迫和摧残，……

《上海文艺之一瞥》（1931年）

《二心集》《全集》四卷287页

对于敌人，解剖，咬嚼，现在是在所不免的，不过有一本解剖学，有一本烹饪法，依法办理，则构造味道，总还可以较为清楚，有味。人往往以神话中的prometheus比革命者，以为窃火给人，虽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坚忍正相同。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躯：出发点全是个人主义，并且还夹杂着小市民性的奢华，以及慢慢地摸出解剖刀来，反而刺进解剖者的心脏里去的“报复”。梁先生说“他们要报复！”其实岂只“他们”，这样的人在“封建余孽”中也很有有的。然而，我也愿意于社会上有些用处，看客所见的结果仍是火和光。这样，首先开手的就是《文艺政策》，因为其中含有各派的议论。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1930年）

《二心集》《全集》四卷221—222页

Georg valentinovitch Plekhanov (1857—1918) 是俄国社会主义的先进，社会主义劳动党的同人，日俄战争

起，党遂分裂为多数少数两派，他即成了少数派的指导者，对抗列宁，终于死在失意和嘲笑里了。但他的著作，则至于称为科学底社会主义的宝库，无论为仇为友，读者很多。在治文艺的人尤当注意的，是他又是用马克思主义的锄头，掘通了文艺领域的第一个。

这一篇是从日本藏原惟人所译的《阶级社会的艺术》里重译出来的，虽然长不到一万字，内容却充实而明白。如开首述对于唯物论底文艺批评的见解及其任务；次述这方法虽然或被恶用，但不能作为反对的理由；中间据西欧文艺历史，说明憎恶小资产阶级的人们，最大多数仍是彻骨的小资产阶级，决不能僭用“无产阶级的观念者”这名称；临末说要宣传主义，必须豫先懂得这主义，而艺术家，适合于宣传家的职务之处却很少；都是简明切要，尤合于介绍给现在的中国的。

评论蒲力汗诺夫的书，日本新近译有一本雅各武莱夫的著作；中国则先有一篇很好的瓦勒夫松的短论，译附在《苏俄的文艺论战》中。

《〈论文集“二十年间”第三版序〉译
后附记》（1929年）《鲁迅译文集》

53年版六卷610—611页

……我们也曾有以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自命的批评家了，但在所写的判决书中，同时也一并告发了自己。这一篇提要，即可以据以批评近来中国之所谓同种的“批评”。必须更有真切的批评，这才有真的新文艺和新批评的产生的希

望。

本书的内容和出处，就如上文所言。虽然不过是一些杂摘的花果枝柯，但或许也能够由此推见若干花果枝柯之所由发生的根柢。但我又想，要豁然贯通，是仍须致力于社会科学这大源泉的，因为千万言的论文，总不外乎深通学说，而且明白了全世界历来的艺术史之后，应环境之情势，回环曲折地演了出来的支流。

《〈文艺与批评〉译者附记》（1929年）

《文艺与批评》《全集》十七卷

446—447页

倘要十分了解（指《毁灭》——编者），恐怕就非实际的革命者不可，至少，是懂些革命的意义，于社会有广大的了解，更至少，则非研究唯物的文学史和文艺理论不可了。

《〈毁灭〉第二部一至三章译者附记》

（1930年）《鲁迅译文集》58年版

七卷460页

.....

四、《文艺研究》（鲁迅当时编辑的主要刊载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的季刊，一九三〇年五月创刊于上海，仅出一期——编者）的倾向，在究明文艺与社会之关系，所以凡社会科学上的论文，倘其中有若干部分涉及文艺者，有时亦仍在介绍之列。

五、《文艺研究》甚愿于中国新出之关于文艺及社会科学书籍，有简明的介绍和批评，以便利读者。但同人见识有限，力不从心，倘蒙专家惠寄相助，极所欣幸。

《〈文艺研究〉例言》(1930年)《集外
集拾遗》《全集》58年版七卷757页

《申报》的批评家对于《小小十年》虽然要求彻底的革命的主角，但于社会科学的翻译，是加以刻毒的冷嘲的，所以那灵魂是后一流，而略带一些颓废者的对于人生的无聊，想吃些辣椒来开开胃的气味。

《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1930年)
《二心集》《全集》四卷233页

其实，这些纷纭之谈，也还是只看名目，连想也不肯想的老病。译一本关于无产文学的书，是不足以证明方向的，倘有曲译，倒反足以为害。我的译书，就也要献给这些速断的无产文学批评家，因为他们是有不贪“爽快”，耐苦来研究这些理论的义务的。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1930年)
《二心集》《全集》四卷222—223页

就拿赵景深教授老爷来做例子罢，他一面专门攻击科学的文艺论译本之不通，指明被压迫的作家匿名之可笑，一面却又大发慈悲，说是这样的译本，恐怕大众不懂得。好象他倒天天在替大众计划方法，别的译者来搅乱了他的阵势似的。……对着这样的哭丧脸，你同他说什么呢？假如觉得讨厌，我想，只要拿指头轻轻的在那纸糊架子上挖一个窟窿就可以了。

《关于翻译的通信》(1931年)

《二心集》《全集》四卷374页

二、论“洋为中用”、“推陈出新”

(一)关于“洋为中用”、“推陈出新”

因为新的阶级及其文化，并非突然从天而降，大抵是发达于对于旧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中，亦即发达于和旧者的对立中，所以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这可说明卢那卡夫斯基当革命之初，仍要保存农民固有的美术；怕军人的泥靴踏烂了皇宫的地毯；在这里也使开辟新城而倾于专制的——但后来是悔悟了的——天才浮士德死于新人们的歌颂中的原因。这在英译者们的眼里，我想就被看成叫作“复故”的东西了。

所以池（指卢那卡尔斯基——编者）之主张择存文化遗产，是因为“我们继承着人的过去，也爱人类的未来”的缘故；他之以为创业的雄主，胜于世纪末的颓唐人，是因为古人所创的事业中，即含有后来的新兴阶级皆可以择取的遗产，而颓唐人则自置于人间之上，自放于人间之外，于当时及后世都无益处的缘故。但自然也有破坏，这是为了未来的新的建设。新的建设的理想，是一切言动的南针，倘没有这而言破坏，便如未来派，不过是破坏的同路人，而言保存，则全然是旧社会的维持者。

《〈浮士德与城〉后记》（1930年）

《集外集拾遗》《全集》七卷780—781页

……历史的巨轮，是决不因帮闲们的不满而停运的；我已经确切的相信：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

《〈引玉集〉后记》（1934年）

《集外集拾遗》《全集》七卷848页

中国一向是所谓“闭关主义”，自己不去，别人也不许来。自从给枪炮打破了大门之后，又碰了一串钉子，到现在，成了什么都是“送去主义”了。

……

我在这里也并不想对于“送去”再说什么，否则太不“摩登”了。我只想鼓吹我们再吝啬一点，“送去”之外，还得“拿来”，是为“拿来主义”。

但我们被“送来”的东西吓怕了。先有英国的鸦片，德国的废枪炮，后有法国的香粉，美国的电影，日本的印着“完全国货”的各种小东西。于是连清醒的青年们，也对于洋货发生了恐怖。其实，这正是因为那是“送来”的，而不是“拿来”的缘故。

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

譬如罢，我们之中的一个穷青年，因为祖上的阴功，（姑且让我这么说说罢），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那么，怎么办呢？我想，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但是，如果反对这宅子的旧主人，怕给他的东西染污了，徘徊不敢走进门，是孱头；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烧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则是昏蛋。不过因为原是羡慕这宅子的旧主人的，而这回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那当然更是废物。“拿来主义”者是全不这样的。

他占有，挑选。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象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毛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

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

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拿来主义》(1934年)

《且介亭杂文集》《全集》六卷44—47页

但介绍国外思潮，翻译世界名作，凡是运输精神的粮食的航路，现在几乎都被聋哑的制造者们堵塞了，连洋人走狗，富户赘郎，也会来哼哼的冷笑一下。他们要掩住青年的耳朵，使之由聋而哑，枯涸渺小，成为“末人”，非弄到大家只能看富家儿和小瘪三所卖的春宫，不肯罢手。甘为泥土的作者和译者的奋斗，是已经到了万不可缓的时候了，这就是竭力运输些切实的精神的粮食，放在青年们的周围，一面将那些聋哑的制造者送回黑洞和朱门里面去。

《由聋而哑》(1933年)

《准风月谈》《全集》五卷325页

但是要进步或不退步，总须时时自出新裁，至少也必取材异域，倘若各种顾忌，各种小心，各种唠叨，这么做即违了祖宗，那么做又象了夷狄，终生惴惴如在薄冰上，发抖尚且来不及，怎么会做出好东西来。

《看镜有感》(1925年)

《坟》《全集》一卷186页

我想，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否则，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达，要象一碟子绿豆芽。

做土要扩大了精神，就是收纳新潮，脱离旧套，能够容纳、了解那将来产生的天才；又要不怕做小事业，就是能创作的自然是创作，否则翻译、介绍、欣赏、读、看、消闲都可以。

《未有天才之前》(1924年)

《坟》《全集》一卷156页

一切事物，虽说以独创为贵，但中国既然是在世界上的一国，则受点别国的影响，即自然难免，似乎倒也无须如此娇嫩，因而脸红。单就文艺而言，我们实在还知道得太少，吸收得太少。

《〈奔流〉编校后记》(1928年)

《集外集》《全集》七卷521—522页

虽是西洋文明罢，我们能吸收时，就是西洋文明也变成我们自己的了。好象吃牛肉一样，决不会吃了牛肉自己也即变成牛肉的，……

《关于知识阶级》(1927年)

《集外集拾遗》《全集》58年版456页

即使并非中国所固有的罢，只要是优点，我们也应该学习。即使那老师是我们的仇敌罢，我们也应该向他学习。

《从孩子的照相说起》(1934年)

《且介亭杂文》《全集》六卷85页

所以我想，倘要比较地明白，还只好用我的老话，“多看外国书”，来打破这包围的圈子。这事，于诸君是不甚费力的。关于新兴文学的英文书或英译书，即使不多，然而所有的几本，一定较为切实可靠。多看些别国的理论和作品之后，再来估量中国的新文艺，便可以清楚得多了。更好是介绍到中国来；翻译并不比随便的创作容易，然而于新文学的发展却更有功，于大家更有益。

《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1929年)

《三闲集》《全集》四卷147页

在中国，小说是向来不算文学的。在轻视的眼光下，自从十八世纪末的《红楼梦》以后，实在也没有产生什么较伟大的作品。小说家的侵入文坛，仅是开始“文学革命”运动，即一九一七年以来的事。自然，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的要求的，一方面则是受了西洋文学的影响。

《〈草鞋脚〉(英译中国短篇小说集)小引》(1934年)《且介亭杂文》

《全集》六卷27页

此外更译几种虽然往往被称为无产者文学，然而还不免含有小资产阶级的偏见（如巴比塞）和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偏见（如辛克莱）的代表作，加上了分析和严正的批评，好在那里，坏在那里，以备对比参考之用，那么，不但读者的见解，可以一天一天的分明起来，就是新的创作家，也得了正确的师范了。

《关于翻译的通信》（1931年）

《二心集》《全集》四卷331—382页

婴儿已经长大，而且强壮，聪明起来，即使将鸦片或吗啡给他看，也没有什么大危险，但不消说，一面也必须有先觉者来指示，说吸了就会上瘾，而上瘾之后，就成一个废物，或者还是社会上的害虫。

《关于翻译（上）》（1933年）

《淮风月谈》《全集》五卷342页

在事实上，我曾经见过苏联的 Academia 新译新印的阿剌伯的《一千一夜》，意大利的《十日谈》，还有西班牙的《吉阿德先生》，英国的《鲁滨孙漂流记》；在报章上，则记载过在为托尔斯泰印选集，为歌德编全集——更完全的全集。倍尔德兰不但是加特力教的宣传者，而且是王朝主义的代言人，但比起十九世纪初德意志布尔乔亚的文豪歌德来，那作品也不至于更加有害。所以我想，苏联来给他出一本选集，实在是很有可能的。不过在这些书籍之前，想来一定有洋

序，加以仔细的分析和正确的批评。

《关于翻译(上)》(1933年)

《淮风月谈》《全集》五卷342页

我是主张青年也可以看看“帝国主义者”的作品的，这就是古语的所谓“知己知彼”。青年为了要看虎狼，赤手空拳的跑到深山里去固然是呆子，但因为虎狼可怕，连用铁栅围起来的动物园里也不敢去，却也不能不说是一位可笑的愚人。有害的文学的铁栅是什么呢？批评家就是。

《关于翻译(上)》(1933年)

《淮风月谈》《全集》五卷343页

现在却有人以为“汉以后的词，秦以前的字，西方文化所带来的字和词，可以拚成功我们的光芒的新文学”。这光芒要是只在字和词，那大概象古墓里的贵妇人似的，满身都是珠光宝气了。人生却不在拚凑，而在创造，几千百万的活人在创造。

《难得糊涂》(1933年)《淮风月谈》

《全集》五卷425—426页

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

面也是一条路。

《〈木刻纪程〉小引》(1934年)

《且介亭杂文》《全集》六卷53页

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不识字的作家虽然不及文人的细腻，但他却刚健，清新。

《门外文谈》(1934年)

《且介亭杂文》《全集》六卷101页

他们在作品里各各表现着真挚的精神，继起者怎样照着导师所指示的道路，却用不同的方法，使我们知道只要内容相同，方法不妨各异，而依傍和模仿，决不能产生真艺术。

《记苏联版画展览会》(1936年)

《且介亭杂文末编》《全集》六卷482页

夫安弱守雌，笃于旧习，固无以争存于天下。第所以匡救之者，繆而失正，则虽日易故常，哭泣叫号之不已，于忧患又何补矣？此所为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

《文化偏至论》(1907年)《坟》

《全集》一卷53页

作者青年幼学、著为新篇（指该青年作者所作关于诗学之论著——编者）、纵观古今、横览欧亚、撷华夏之古言、取英美之新说、探其本源、明其族类、解纷挈领、粲然可观、盖犹识玄冬于瓶水、悟新秋于墜梧、而后治诗学者、庶几由此省探索之劳已。

《缺题》（1932年）（据手迹）

（二）自述外国文学对自己的影响 及创作上的创新

五、看外国的短篇小说，几乎全是东欧及北欧作品，也看日本作品。

……

八、不相信中国的所谓“批评家”之类的话，而看看可靠的外国批评家的评论。

《答北斗杂志社问》（1931年）《二心集》

《全集》四卷354页

有人说 G·Byron 的诗多为青年所爱读，我觉得这话很有几分真。就自己而论，也还记得怎样读了他的诗而心神俱旺；尤其是看见他那花布裹头，去助希腊独立时候的肖像。

.....

其实，那时 Byron 之所以比较的为中国人所知，还有别一原因，就是他的助希腊独立。时当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国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复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应。那时我所记得的人，还有波兰的复仇诗人 Adam Mickiewicz；匈牙利的爱国诗人 Petöfi Sándor；飞猎滨的文人而为西班牙政府所杀的厘沙路，——……Hauptmann, Sudermann, Ibsen 这些人虽然正负盛名，我们却不大注意。

《杂忆》(1925年)《坟》

《全集》一卷203—204页

收到第一篇《彼得斐行状》时，很引起我青年时的回忆，因为他是我那时所敬仰的诗人。在满洲政府之下的人，共鸣于反抗俄皇的英雄，也是自然的事。但他其实是一个爱国诗人，译者大约因为爱他，便不免有些掩护，将“nation”译作“民众”，我以为那是不必的。他生于那时，当然没有现代的意见，取长补短，只要那“斗志”能鼓动青年战士的心，就足够了。

《〈奔流〉编校后记》(1929年)

《集外集》《全集》58年版七卷298页

看几叶托尔斯泰的书，渐渐觉得我的周围，又远远地包

着人类的希望。

《无题》(1922年)《热风》

《全集》二卷106页

提到我翻译《工人绥惠略夫》的历史，倒有点有趣。……

那一堆书里文学书多得很，为什么那时偏要挑中这一篇呢？那意思，我现在有点记不真切了。大概，觉得民国以前，以后，我们也有许多改革者，境遇和绥惠略夫很相象，所以借借他人的酒杯罢。然而昨晚上一看，岂但那时，譬如其中的改革者的被迫，代表的吃苦，便是现在，——便是将来，便是几十年以后，我想，还要有许多改革者的境遇和他相象的。所以我打算将它重印一下……

《记谈话》(1926年)

《华盖集续编》《全集》三卷340—341页

我也不愿意别人劝我去吃他所爱吃的东西，然而我所爱吃的，却往往不自觉地劝人吃。看的东西也一样，《小约翰》即是其一，是自己爱看，又愿意别人也看的书，于是不知不觉，遂有了翻成中文的意思。这意思的发生，大约是很早的，因为我久已觉得仿佛对于作者和读者，负着一宗很大的债了。

《〈小约翰〉引言》(1927年)

《全集》十四卷9页

在这里发表了创作的短篇小说的，是鲁迅。从一九一八

年五月起，《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陆续的出现了，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然而这激动，却是向来怠慢了介绍欧洲大陆文学的缘故。一八三四年顷，俄国的果戈理（N·G O G O L）就已经写了《狂人日记》；一八八三年顷，尼采（Fr· Nietzsche）也早借了苏鲁支（zathustra）的嘴，说过“你们已经走了从虫豸到人的路，在你们里面还有许多份是虫豸。你们做过猴子，到了现在，人还尤其猴子，无论比那一个猴子”的。而且《药》的收束，也分明的留着安特莱夫（L· Andreev）式的阴冷。但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以后虽然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稍为圆熟，刻划也稍加深切，如《肥皂》、《离婚》等，但一面也减少了热情，不为读者们所注意了。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1935年）《且介亭杂文二集》

《全集》六卷241—242页

未庄在那里？……我的一切小说中，指明着某处的却少得很。……人名也一样，……

上面所说那样的苦心，并非我怕得罪人，目的是在消灭各种无谓的副作用，使作品的力量较能集中，发挥得更强烈。果戈理作《巡按使》，使演员直接对看客道：“你们

笑自己！”（奇怪的是中国的译本，却将这极要紧的一句删去了。）我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象是写自己，又象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

《答〈戏〉周刊编者信》（1934年）

《且介亭杂文》《全集》六卷145—146页

我生长于都市的大家庭里，从小就受着古书和师傅的教训，所以也看得劳苦大众和花鸟一样。有时感到所谓上流社会的虚伪和腐败时，我还羡慕他们的安乐。但我母亲的母亲是农村，使我能够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和花鸟并不一样了。不过我还没法使大家知道。

后来我看到一些外国的小说，尤其是俄国，波兰和巴尔干诸小国的，才明白了世界上也有这许多和我们的劳苦大众同一运命的人，而有些作家正在为此而呼号，而战斗。而历来所见的农村之类的景况，也更加分明地再现于我的眼前。偶然得到一个可写文章的机会，我便将所谓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陆续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出来了。

《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

（1933年）

《集外集拾遗》《全集》七卷818—819页

至于老王婆，我却不觉得怎么鬼气，这样的人物，南方

的乡下也常有的。安特列夫的小说，还要写得怕人，我那《药》的末一段，就有些他的影响，比王婆鬼气。

《致肖军、肖红》(1935年11月16日)

《书信集》908页

我觉得中国有时是极爱平等的国度。有什么稍稍显得特出，就有人拿了长刀来削平它。……在所谓文坛上当然也不会有什么两样：翻译较多的时候，就有人来削翻译，说它害了创作；近一两年，作短文的较多了，就又有有人来削“杂文”，说这是作者的堕落的表现，因为既非诗歌小说，又非戏剧，所以不入文艺之林，他还一片婆心，劝人学学托尔斯泰，做《战争与和平》似的伟大的创作去。……我们试去查一通美国的“文学概论”或中国什么大学的讲义，的确，总不能发见一种叫作 T so-wen 的东西。这真要使有志于成为伟大的文学家的青年，见杂文而心灰意懒：原来这并不是爬进高尙的文学楼台去的梯子。托尔斯泰将要动笔时，是否查了美国的“文学概论”或中国什么大学的讲义之后，明白了小说是文学的正宗，这才决心来做《战争与和平》似的伟大的创作的呢？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中国的这几年的杂文作者，他的作文，却没有一个想到“文学概论”的规定，或者希图文学史上的位置的，他以为非这样写不可，他就这样写，因为他只知道这样的写起来，于大家有益。……但是，杂文这东西，我却恐怕要侵入高尙的文学楼台去的。小说和戏曲，中国向来是看作邪宗的，但一经西洋的“文学概论”引为正宗，我们也就奉之为宝贝，《红楼梦》、《西厢记》

之类，在文学史上竟和《诗经》、《离骚》并列了。杂文中之一的随笔，因为有人说它近于英国的 Essay，有些人也就顿首再拜，不敢轻薄。寓言和演说，好像是卑微的东西，但伊索和契开罗，不是坐在希腊罗马文学史上吗？杂文发展起来，倘不赶紧削，大约也未必没有扰乱文苑的危险。以古例今，很可能的，真不是一个好消息。但这一段话，我是和不是东西之流开玩笑的，要使他爬耳搔腮，热刺刺的觉得他的世界有些灰色。前进的杂文作者倒决不计算着这些。

……我是爱读杂文的一个人，而且知道爱读杂文还不只我一个，因为它“言之有物”。我还更乐观于杂文的开展，日见其斑斓。第一是使中国的著作界热闹，活泼；第二是使不是东西之流缩头；第三是使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在相形之下，立刻显出不死不活相。

《徐懋庸作〈打杂集〉序》(1935年)

《且介亭杂文二集》

《全集》六卷289—293页

此后如要创作，第一须观察，第二是要看别人的作品，但不可专看一个人的作品，以防被他束缚住，必须博采众家，取其所长，这才后来能够独立。我所取法的，大抵是外国的作家。

《致董永舒》(1933年8月13日)

《书信集》—318页

(三) 批判外国文学介绍、研究中的 反动和錯誤观点

批判新老复古派

凡老的，旧的，都已经完了！这也应该如此。虽然这一句话实在对不起一般老前辈，可是我也沒有别的法子。

.....

现在来想一想我们中国是怎样。中国的文章是最沒有变化的，调子是最老的，里面的思想是最旧的。但是，很奇怪，却和别国不一样。那些老调子，还是沒有唱完。

.....

老调子将中国唱完，完了好几次，而它却仍然可以唱下去。因此就发生一点小议论。有人说：“可见中国的老调子实在好，正不妨唱下去。试看元朝的蒙古人，清朝的滿洲人，不是都被我们同化了么？照此看来，则将来无论何国，中国都会这样地将他们同化的。”.....

殊不知这种意见，在现在是非常錯誤的。我们为甚么能夠同化蒙古人和滿洲人呢？是因为他们的文化比我们的低得多。倘使别人的文化和我们的相敌或更进步，那结果更要大不相同了。他们倘比我们更聪明，这时候，我们不但不能同化他们，反要被他们利用了我们的腐敗文化，来治理我们这腐敗民族。.....现在听说又很有别国人在尊重中国的旧文化了，那里是真在尊重呢，不过是利用！

.....

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换来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分。

.....

这就是说：保存旧文化，是要中国人永远做侍奉主子的材料，苦下去，苦下去。.....

《老调子已经唱完》（1927年）

《集外集拾遗》《全集》

七卷728—736页

用秕谷来养青年，是决不会壮大的，将来的成就，且要更渺小，那模样，可看尼采所描写的“末人”。

《由聋而哑》（1933年）

《淮风月谈》《全集》五卷324—325页

然而排外则易倾于慕古，慕古必不免于退婴，.....

《〈新俄画选〉小引》（1930年）

《集外集拾遗》《全集》七卷768页

我们此后实在只有两条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

《无声的中国》（1927年）

《三闲集》《全集》四卷28页

其一就是“整理国故”。自从新思潮来到中国以后，其实何尝有力，而一群老头子，还有少年，却已丧魂失魄的来讲国故了，他们说，“中国自有许多好东西，都不整理保存，倒去求新，正如放弃祖宗遗产一样不肖。”抬出祖宗来说法，那自然是极威严的，然而我总不信在旧马褂未曾洗净迭好之前，便不能做一件新马褂。就现状而言，做事本来还随各人的自便，老先生要整理国故，当然不妨去埋在南窗下读死书，至于青年，却自有他们的活学问和新艺术，各干各事，也还没有大妨害的，但若拿了这面旗子来号召，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了。倘以为大家非此不可，那更是荒谬绝伦！

《未有天才之前》（1924年）

《坟》《全集》一卷153—154页

谁说中国人不善于改变呢？每一新的事物进来，起初虽然排斥，但看到有些可靠，就自然会改变。不过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而已。

佛教初来时便大被排斥，一到理学先生谈禅，和尚做诗的时候，“三教同源”的机运就成熟了。听说现在悟善社里的神主已经有了五块：孔子、老子、释迦牟尼、耶稣基督、谟哈默德。

《补白》（1925年）

《华盖集》《全集》三卷107—108页

可惜维新单是皮毛，关门也不过一梦。外国的新事理，却愈来愈多，愈优胜，“子曰诗云”也愈挤愈苦，愈看愈无用。于是从那两样旧称呼以外，别想了一样新号：“西哲”，或曰“西儒”。

他们的称号虽然新了，我们的意见却照旧。因为“西哲”的本领虽然要学，“子曰诗云”也更要昌明。换几句话，便是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本领要新，思想要旧。要新本领旧思想的新人物，驼了旧本领旧思想的旧人物，请他发挥多年经验的老本领。一言以蔽之：前几年谓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几年谓之“因时制宜，折衷至当”。

《随感录四十八》(1918年)

《热风》《全集》二卷56—57页

我以为如果外国人来灭中国，是只教你略能说几句外国话，却不至于劝你多读外国书，因为那书是来灭的人们所读的。但是还要奖励你多读中国书，孔子也还要更加崇奉，象元朝和清朝一样。

《报〈奇哉所谓……〉》(1925年)

《集外集拾遗》《全集》七卷660页

西洋人初入中国时，被称为蛮夷，自不免个个蹙额，但是，现在则时机已至，到了我们将曾经献于北魏、献于金、

献于元、献于清的盛宴，来献给他们的的时候了。……待到享受盛宴的时候，自然也就是赞颂中国固有文明的时候；但是我们的有些乐观的爱国者，也许反而欣然色喜，以为他们将要开始被中国同化了罢。

《灯下漫笔》（1925年）

《坟》《全集》一卷199页

总之，新的年青的文学家的第一件事是创作或介绍，蝇飞鸟乱，可以什么都不理。东枝君今天说旧小说家以为已经战胜，那或许是的，然而他们的“以为”非常多，还有说要以中国文明统一世界哩。倘使如此，则一大阵高鼻深目的男留学生围着遗老学磕头，一大阵高鼻深目的女留学生绕着姨太太学裹脚，却也是天下的奇观，……

《关于〈小说世界〉》（1923年）《集外

集拾遗》《全集》58年版七卷338页

批判现代评论派、新月派和“第三种人”

志摩先生曰：“我很少夸奖人的。但西滢就他学法朗士的文章说，我敢说，已经当得起一句天津话：‘有根’了。”而且“象西滢这样，在我看来，才当得起‘学者’的名词。”（《晨副》一四二三）

西滢教授曰：“中国的新文学运动，方在萌芽，可是稍有贡献的人，如胡适之、徐志摩、郭沫若、郁达夫、丁西林、

周氏兄弟等等都是曾经研究过他国文学的人。尤其是志摩他非但在思想方面，就是在体制方面，他的诗及散文，都已经有一种中国文学里从来不曾有过的风格。”（《现代》六三）

虽然抄得麻烦，但中国现今“有根”的“学者”和“尤其”的思想家及文人，总算已经互相选出了。

《无花蔷薇》（1926年）

《华盖集续编》《全集》三卷242页

凡物总是以希为贵。假如在欧美留学，毕业论文最好是讲李太白、杨朱、张三；研究萧伯纳、威尔士就不大妥当，何况但丁之类。……待到回了中国，可就可以讲讲萧伯纳、威尔士，甚而至于莎士比亚了。何年何月自己曾在曼殊斐儿墓前痛哭，何月何日何时曾在何处和法兰斯点头，他还拍着自己的肩头说道：你将来要有些象我的！

《马上日记之二》（1926年）

《华盖集续编》《全集》三卷329—330页

老百姓一到洋场，永远不会明白真实情形，外国人说“YeS”，翻译道，“他在说打一个耳光”，外国人说“N O”，翻出来却是他说“去枪毙”。倘想要免去这一类无谓的冤苦，首先是在知道得多一点，冲破了这一个圈子。

在文学界也一样，我们知道得太不多，而帮助我们知识

的材料也太少。梁实秋有一个白璧德，徐志摩有一个泰戈尔，胡适之有一个杜威，——是的，徐志摩还有一个曼殊斐儿，他到她坟上去哭过，……

《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1929年)

《三闲集》《全集》四卷143页

杜威教授有他的实验主义，白璧德教授有他的人文主义，从他们那里零碎贩运一点回来的就变了中国的呵斥八极的学者，不也是一个不可动摇的证明么？

《大家降一级试试看》(1933年)

《南腔北调集》《全集》五卷140页

上海的教授对人讲文学，以为文当学描写永远不变的人性，否则便不久长。例如英国，莎士比亚和别的一两个人所写的是永久不变的人性，所以至今流传，其余的不这样，就都消灭了云。

这真是所谓“你不说我倒还明白，你越说我越胡涂”了。英国有许多先前的文章不流传，我想，这是总会有的，但竟没有想到它们的消灭，乃因为不写永久不变的人性。现在既然知道了这一层，却更不解它们既已消灭，现在的教授何从看见，却居然断定它们所写的都不是永久不变的人性了。

《文学和出汗》(1927年)

《而已集》《全集》三卷537页

梁先生说作者的阶级，和作品无关。托尔斯泰出身贵族，而同情于贫民，然而并不主张阶级斗争；马克思并非无产阶级中的人物；终身穷苦的约翰孙博士，志行吐属，过于贵族。所以估量文学，当看作品本身，不能连累到作者的阶级和身分。这些例子，也全不足以证明文学的无阶级性的。托尔斯泰正因为出身贵族，旧性蕩涤不尽，所以只同情于贫民而不主张阶级斗争。马克思原先诚非无产阶级中的人物，但也并无文学作品，我们不能悬拟他如果动笔，所表现的一定是不用方式的恋爱本身。至于约翰孙博士终身穷苦，而志行吐属，过于王侯者，我却实在不明白那缘故。因为我不知道英国文学和他的传记。也许，他原想“辛辛苦苦诚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然后再爬上贵族阶级去，不料终于“劣败”，连相当的资产也积不起来，所以只落得摆空架子，“爽快”了罢。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1930年)《二心集》《全集》四卷215页

戴先生(指戴望舒——编者)看出了法国革命作家们的隐衷，觉得在这危急时，和“第三种人”携手，也许是“精明的策略”。但我以为单靠“策略”，是没有用的，有真切的见解，才有精明的行为，只要看纪德的讲演，就知道他并不超然于政治之外，决不能贸然称之为“第三种人”，加以欢迎，是不必别具隐衷的。不过在中国的所谓“第三种人”，却还复杂得很。

所谓“第三种人”，原意只是说：站在甲乙对立或相斗之外的人。但在实际上，是不能有的。人体有胖和瘦，在理论上，是该能有不胖不瘦的第三种人的，然而事实上却并没有，一加比较，非近于胖，就近于瘦。文艺上的“第三种人”也一样，即使好像不偏不倚罢，其实是总有些偏向的，平时有意的或无意的遮掩起来，而一遇切要的事故，它便会分明的显现。如纪德，他就显出左向来了；别的人，也能从几句话里，分明的显出。所以在这混杂的一群中，有的能和革命前进，共鸣；有的也能乘机将革命中伤，软化，曲解。左翼理论家是有着加以分析的任务的。

《又论“第三种人”》（1933年）

《南腔北调集》《全集》五卷128—129页

左翼作家诚然是不高超的，连环图画，唱本，然而也不到苏汶先生所断定那样的没出息。左翼也要托尔斯泰、佛罗培尔。但不要“努力去创造一些属于将来（因为他们现在是不要的）的东西”的托尔斯泰和佛罗培尔。他们两个，都是为现在而写的，将来是现在的将来，于现在有意义，才于将来会有意义。尤其是托尔斯泰，他写些小故事给农民看，也不自命为“第三种人”，当时资产阶级的多少攻击，终于不能使他“搁笔”。左翼虽然诚如苏汶先生所说，不至于蠢到不知道“连环图画是产生不出托尔斯泰，产生不出佛罗培尔来”，但却以为可以产生密开朗该罗、达文希那样伟大的画手。而且我相信，从唱本说书里是可以产生托尔斯泰、佛罗

培尔的。现在提起密开朗该罗们的画来，谁也没有非议了，但实际上，那不是宗教的宣传画，《旧约》的连环图画么？而且是为了那时的“现在”的。

《论“第三种人”》（1932年）

《南腔北调集》《全集》五卷37—38页

对创造社和太阳社中一些人错误倾向的批判

这后来，就有新才子派的创造社的出现。创造社是尊贵天才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专重自我的，崇创作，恶翻译，尤其憎恶重译的，与同时上海的文学研究会相对立。

《上海文艺之一瞥》（1931年）

《二心集》《全集》四卷281页

这讲演（指日本片山伸在北京所作《北欧文学的原理》讲演——编者），虽不怎样精深难解，而在当时，却仿佛也没有什么大效果，因为那时是那样的时候，连“革命文学”的司令官成仿吾还在把守“艺术之宫”，郭沫若也未曾翻“一个跟斗”，更不必说那些“有闲阶级”了。

《〈北欧文学的原理〉译者识》（1928年）

《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二）

至于翻译这篇的意思，是极简单的。新潮之进中国，往往只有几个名词，主张者以为可以咒死敌人，敌对者也以为

将被咒死，喧嚷一年半载，终于火灭烟消。如什么罗曼主义，自然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仿佛都已过去了，其实又何尝出现。现在借这一篇，看看理论和事实，知道势所必至，平平常常，空彊力禁，两皆无用，必先使外国的新兴文学在中国脱离“符咒”气味，而跟着的中国文学才有新兴的希望——如此而已。

《〈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小引》

(1929年)《鲁迅译文集》58年版

五卷359—360页

从这一阶级走到那一阶级去，自然是能有的事，但最好是意识如何，便一直说，使大众看去；为仇为友，了了分明。不要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残滓，却故意瞞了起来，演戏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无产阶级！”现在的人们既然神经过敏，听到“俄”字便要气绝，连嘴唇也快要不准红了，对于出版物，这也怕，那也怕；而革命文学家又不肯多介绍别国的理论和作品，单是这样的指着自己的鼻子，临了便会象前清的“奉旨申斥”一样，令人莫明其妙的。

《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1929年)

《三闲集》《全集》四卷146页

今年，有名的“无产文学底批评家”钱杏邨先生在《拓荒者》上还在引卢那卡夫斯基的话，以为他推重大众能解的文学，足见用口号标语之未可厚非，来给那些“革命文学”

辯护。但我觉得那也和梁实秋先生一样，是有意的或无意的曲解。卢那卡尔斯基所谓大众能解的东西，当是指托尔斯泰做了分给农民的小本子那样的文体，工农一看便会了然的语法，歌调，诙谐，只要看台明·培特尼（Demian Bednii）曾因诗歌得到赤旗章，而他的诗中并不用标语和口号，便可明白了。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1930年）《二心集》《全集》四卷

217—218页

上海的《申报》上，至于称社会科学的翻译者为“阿狗阿猫”，其愤愤有如此。在“中国新兴文学的地位，早为读者所共知”的蒋光弼先生，曾往日本东京养病，看见藏原惟人。谈到日本有许多翻译太坏，简直比原文还难读……他就笑了起来，说：“……那中国的翻译界更要莫名其妙了，近来中国有许多书籍都是译自日文的，如果日本人将欧洲人那一国的作品带点错误和删改，从日文译到中国去，试问这作品岂不是要变了一半相貌么？……”（见《拓荒者》）也就是深不满于翻译，尤其是重译的表示。不过梁先生还举出书名和坏处，蒋先生却只嫣然一笑，扫荡无余，真是普遍得远了。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1930年）《二心集》《全集》四卷

223—224页

三、论外国文学史

(一) 古代人民創造的神話、史詩和寓言

“街谈巷语”自生于民间，固非一谁某之所独造也，探其本根，则亦犹他民族然，在于神话和传说。

《中国小说史略》(1923年)《全集》

九卷153页

总希腊埃及印度，咸与讲笑，谓足作解颐之具。夫神话之作，本于古民，睹天物之奇觚，则逞神思而施以人化，想出古异，诡诡可观，虽信之失当，而嘲之则大惑也。太古之民，神思如是，为后人者，当若何惊异瑰大之；矧欧西艺文，多蒙其泽，思想文术，赖是而庄严美妙者，不知几何。倘欲究西国人文，治此则其首事，盖不知神话，即莫由解其艺文，暗艺文者，于内部文明何获焉。若谓埃及以迷信亡，举彼上古文明，胥加呵斥，则豎子之见，古今之别，且不能知者，虽一晒可新之矣。

《破恶声论》(1908年)《集外集拾

遗》《全集》58年版242页

故吠随之民，见夫凄风烈雨，黑云如盘，奔电时作，则以为因随罗与敌斗，为之栗然生虔敬念。希伯来之民，大观

天然，怀不思议，则神来之事与接神之术兴，后之宗教，即以萌蘖。虽中国志士谓之迷，而吾则谓此乃向上之民，欲离是有限相对之现世，以趣无限绝对之至上者也。

《破恶声论》(1908年)《集外集拾遗》《全集》58年版239页

古希腊人，也许把和平静穆看作诗的极境的罢，这一点我毫无知识。但以现存的希腊诗歌而论，荷马的史诗，是雄大而活泼的，沙孚的恋歌，是明白而热烈的，都不静穆。

《“题未定”草》(1935年)《且介亭杂文二集》《全集》六卷421页

西洋人可就没有这么高情雅量，他们不喜欢蝙蝠。推源祸始，我想，恐怕是应该归罪于伊索的。他的寓言里，说过鸟兽各开大会，蝙蝠到兽类里去，因为他有翅子，兽类不收，到鸟类里去，又因为他是四足，鸟类不纳，弄得他毫无立场，于是大家就讨厌这作为骑墙的象征的蝙蝠了。

中国近来拾一点洋古典，有时也奚落起蝙蝠来。但这种寓言，出于伊索，是可喜的，因为他的时代，动物学还幼稚得很。

《谈蝙蝠》(1933年)《准风月谈》
《全集》五卷248页

天竺古有《韦陀》四种，瑰丽幽邃，称世界大文，其

《摩呵波罗多》暨《罗摩衍那》二赋，亦至美妙。

《摩罗诗力说》(1907年)《坟》

《全集》一卷56页

(二) 宗教神学和宗教文学

欧洲中世，文章学问，都在道院里；克罗蒂亚(Kroatia)，是到了十九世纪，识字的还只有教士的，人民的口语，退步到对于旧生活刚够用。

《门外文谈》(1934年)《且介亭杂

文》《全集》六卷98页

按之史实，乃如罗马统一欧洲以来，始生大洲通有之历史；已而教皇以其权力，制御全欧，使列国靡然受圈，如同社会，疆域之判，等于一区；益以枯亡人心，思想之自由几绝，聪明英特之士，虽摘发新理，怀抱新见，而束于教令，胥缄口结舌而不敢言。

《文化偏至论》(1907年)《坟》

《全集》一卷42页

而景教(即基督教——编者)诸国，则于科学无发扬。且不独不发扬而已，又进而排斥夭闕之，谓人之最可贵者，无逾于道德上之义务与宗教上之希望，苟致力于科学，

斯谬用其所能。

《科学史教篇》(1907年)《坟》

《全集》-卷27—28页

尝闻天竺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国艺文，往往蒙其影响。即翻为华言之佛经中，亦随在可见，明徐元太辑《喻林》，颇加搜录，然卷帙繁重，不易得之。佛藏中经，以譬喻为名者，亦可五六种，惟《百喻经》最有条贯。其书具名《百句譬喻经》；《出三藏记集》云，天竺僧伽斯那从《修多罗藏》十二部经中钞出譬喻，聚为一部，凡一百事，为新学者，撰说此经。

《〈痴华鬘〉题记》(1926年)

《集外集》《全集》七卷

458页

我对于佛教先有一种偏见，以为坚苦的小乘教倒是佛教，待到饮酒食肉的阔人富翁，只要吃一餐素，便可以称为居士，算作信徒，虽然美其名曰大乘，流播也更广远，然而这教却因为容易信奉，因而变为浮滑，或者竟等于零了。

《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1927年

5月5日广州《国民新闻》副刊

《新生路》第十一期〕

次为希伯来，虽多涉信仰教誡，而文章以幽邃庄严胜，教宗文术，此其源泉，灌溉人心，迄今兹未艾。特在以色列族，则止耶利米（Jeremiah）之声；列王荒矣，帝怒以赫，耶路撒冷遂隳，而种人之舌亦默。当彼流离异地，虽不遽忘其宗邦，方言正信，拳拳未释，然《哀歌》而下，无赓响矣。复次为伊兰埃及，皆中道废弛，有如断綫，灿烂于古，萧瑟于今。

《摩罗诗力说》（1907年）《坟》》全

集》一卷16页

耶稣说过，富翁想进天国，比骆驼走过针孔还要难。但说这话的人，自己当时却受难（Passion）了。现在是欧美的一切富翁，几乎都是耶稣的信奉者，而受难的就轮到了穷人。

《〈一个人的受难〉序》（1933年）

《南腔北调集》五卷152页

但若走进意大利的教皇宫——我没有游历意大利的幸福，所走进的自然只是纸上的教皇宫——去，就能看见凡有伟大的壁画，几乎都是《旧约》、《耶稣传》、《圣者传》的连环图画，艺术史家截取其中的一段，印在书上，题之曰《亚当的创造》、《最后之晚餐》，读者就不觉得这是下

等，这在宣传了，然而那原画，却明明是宣传的连环图画。

《“连环图画”辩护》（1932年）

《南腔北调集》《全集》五卷

45页

（三）欧洲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

民如大波，受沮益浩，则于是始思脱宗教之系缚，英、德二国，不平者多，法皇宫廷，实为怨府，又以居于意也，乃并意大利人而疾之。林林之民，咸致同情于不平者，凡有能阻泥教旨，抗拒法皇，无间是非，辄与赞和。时则有路德（M. Luther）者起于德，谓宗教根元，在乎信仰，制度戒法，悉其荣华，力击旧教而仆之。……转轮既始，烈栗遍于欧洲，受其改革者，盖非独宗教而已，且波及于其他人事，如邦国离合，争战原因，后兹大变，多基于是。加以束缚弛落，思索自由，社会蔑不有新色，则有尔后超形气学上之发见，与形气学上之发明。

《文化偏至论》（1907年）《坟》《全

集》一卷42页

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意义，是把古时好的东西复活，将现存的坏的东西压倒，因为那时候思想太专制腐败了，在古

时代确实有些比较好的；因此后来得到了社会上的信仰。

《关于知识阶级》（1927年）《集
外集拾遗》《全集》58年版
七卷456页

（四）十九世紀浪漫主义、批判现实主义

新声之别，不可究详；至力足以振人，且语之较有深趣者，实莫如摩罗诗派。摩罗之言，假自天竺，此云天魔，欧人谓之撒但，人本以目裴伦(G. Byron)。今则举一切诗人中，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为传其言行思惟，流别影响，始宗主裴伦，终以摩迦（匈牙利）文士。凡是群人，外状至异，各禀自国之特色，发为光华；而要其大归，则趣于一：大都不为顺世和乐之音，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绵延至于无已。虽未生以前，解脱而后，或以其声为不足听；若其生活两间，居天然之掌握，辗转而未得脱者，则使之闻之，固声之最雄桀伟美者矣。然以语平和之民，则言者滋惧。

《摩罗诗力说》（1907年）《坟》《全
集》一卷58—59页

上述诸人，其为品性言行思维，虽以种族有殊，外缘多别，因现种种状，而实统于一宗：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

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求之华士，孰比之哉？……英当十八世纪时，社会习于伪，宗教安于陋，其为文章，亦摹故旧而事涂饰，不能闻真之心声。于是哲人洛克首出，力排政治宗教之积弊，唱思想言议之自由，转轮之兴，此其播种。而在文界，则有农人朋思生苏格兰……而裴伦修黎继起，转战反抗，具如前陈。其力如巨涛，直薄旧社会之柱石。余波流行，入俄则起国民诗人普式庚，至波蘭则作报复诗人密克威支，入匈牙利则觉爱国诗人裴彖飞；其他宗徒，不胜具道。

《摩罗诗力说》(1907年)《坟》《全集》一卷99—101页

迨有裴伦，乃超脱古范，直抒所信，其文章无不函刚健抗拒破坏挑战之声。平和之人，能无惧乎？于是谓之撒但。此言始于苏惹(R. Southey)，而众和之；后或扩以称修黎(P. B. Shelley)以下数人，至今不废。苏惹亦诗人，以其言能得当时人群普遍之诚故，获月桂冠，攻裴伦甚力。裴伦亦以恶声报之，谓之诗商。所著有《纳尔逊传》(The Life of Lord Nelson)，今最行于世。

《摩罗诗力说》(1907年)《坟》《全集》一卷67—68页

大革命之前，所有的文学，大抵是对于种种社会状态，觉得不平，觉得痛苦，就叫苦，鸣不平，在世界文学中关于

这类的文学颇不少。但这些叫苦鸣不平的文学对于革命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叫苦鸣不平，并无力量，压迫你们的人仍然不理，老鼠虽然吱吱地叫，尽管叫出很好的文学，而猫儿吃起它来，还是不容气。所以仅仅有叫苦鸣不平的文学时，这个民族还没有希望，因为止于叫苦和鸣不平。例如人们打官司，失败的方面到了分发冤单的时候，对手就知道他没有力量再打官司，事情已经了结了；所以叫苦鸣不平的文学等于喊冤，压迫者对此倒觉得放心。有些民族因为叫苦无用，连苦也不叫了，他们便成为沉默的民族，渐渐更加衰颓下去，埃及、阿拉伯、波斯、印度就都没有什么声音了！至于富有反抗性，蕴有力量的民族，因为叫苦没用，他便觉悟起来，由哀音而变为怒吼。怒吼的文学一出现，反抗就快到了；他们已经很愤怒，所以与革命爆发时代接近的文学每每带有愤怒之音；他要反抗，他要复仇。

《革命时代的文学》(1927年)《而

已集》《全集》三卷404—

405页

十九世纪以后的文艺，和十八世纪以前的文艺大不相同。十八世纪的英国小说，它的目的就在供给太太小姐们的消遣，所讲的都是愉快风趣的话。十九世纪的后半世纪，完全变成和人生问题发生密切关系。我们看了，总觉得十二分的不舒服，可是我们还得气也不透地看下去，这因为以前的文艺，好象写别一个社会，我们只要鉴赏”现在的文艺，就

在写我们自己的社会，连我们自己也写进去；在小说里可以发见社会，也可以发见我们自己；以前的文艺，如隔岸观火，没有什么切身关系；现在的文艺，连自己也烧在这里面，自己一定深深感觉到；一到自己感觉到，一定要参加到社会去！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1927年）

《集外集》《全集》七卷477

页

例如英国，那小说，先前是大抵写给太太小姐们看的，其中自然是香汗多；到十九世纪后半，受了俄国文学的影响，就很有些臭汗气了。

《文学和出汗》（1927年）《而已

集》《全集》三卷538页

在外国也一样，我们现在大抵只知道聶俄和霍普德曼是卓卓的文人，但当时他们的剧本开演的时候，就在戏场里捉人，打架，较详的文学史上，还载着打架之类的图。

《“中国文坛的悲观”》（1933年）

《淮风月谈》《全集》五卷292

--293页

(五) 揭批资产阶级现代派和帝国主义 文化侵略

Lunacharski 说过，文艺上的各种古怪主义，是发生于楼顶房上的文艺家，而旺盛于贩卖商人和好奇的富翁的。那些创作者，说得好，是自信很强的不遇的才人，说得坏，是骗子，但此说嵌在中国，却只能合得一半，因为我们能听到某人在提倡某主义——如成仿吾之大谈表现主义，高长虹之以未来派自居之类——而从未见某主义的一篇作品，大吹大擂地挂起招牌来，孳生了开张和倒闭，所以欧洲的文艺史潮，在中国毫未开演而又象已经一一演过了。

《〈奔流〉编校后记》(1929年)《集
外集》《全集》七卷553—554
页

但那时觉醒起来的智识青年的心情，是大抵热烈，然而悲凉的。即使寻到一点光明，“径一周三”，却更分明的看见了周围的无涯际的黑暗。摄取来的异域的营养又是“世纪末”的果汁：王尔德(Oscar Wilde)，尼采(Fr. Nietzsche)，波特莱尔(Ch. Baudelaire)，安特莱夫(L. Andreev)们所安排的。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
序》(1935年)《且介亭杂文
二集》《全集》六卷248页

我有时候想到，忠厚老实的读者或研究者，遇见有两种人的文章，他是会吃冤枉苦头的。一种，是古里古怪的诗和尼采式的短句，以及几年前的所谓未来派的作品。这些大概是用怪字面，生句子，没意思的硬连起来的，还加上好几行很长的点线。作者本来就是乱写，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意思。但认真的读者却以为里面有着深意，用心的来研究它，结果是到底莫明其妙，只好怪自己浅薄。假如你去请教作者本人罢，他一定不加解释，只是鄙夷的对你笑一笑。这笑，也就愈见其深。

《“寻开心”》（1935年）《且

介亭杂文二集》《全集》六

卷271页

我译了出来的意思，是只在文中所举的三个作家——巴理蒙德、梭罗古勃、戈理基——中国都比较地知道，现在就借此来看看他们的时代的背景，和他们各个的不同的——据作者说，则也是共通的——精神。又可以借此知道超现实底的唯美主义，在俄国的文坛上根柢原是如此之深，所以革命底的批评家如卢那卡斯基等，委实也不得不竭力加以排击。

《〈新时代的预感〉译后记》（1929年）

《译丛补》《全集》十六卷437页

弄文艺的人们大抵敏感，时时也感到，而且防着自己的

沒落，如漂浮在大海里一般，拚命向各处抓攬。二十世纪以来的表现主义，踏踏主义，什么什么主义的此兴彼衰，便是这透露的消息。

《“醉眼”中的朦胧》（1928年）

《三闲集》《全集》四卷74页

其一是颓废者，因为自己没有一定的理想和能力，便流落而求刹那的享乐；一定的享乐，又使他发生厌倦，则时时寻求新刺激，而这刺激又须厉害，这才感到畅快。革命便也是那颓废者的新刺激之一，正如饕餮者餍足了肥甘，味厌了，胃弱了，便要吃胡椒和辣椒之类，使额上出一点小汗，才能送下半碗饭去一般。他于革命文艺，就要彻底的，完全的革命文艺，一有时代的缺陷的反映，就使他皱眉，以为不值一晒。和事实离开是不妨的，只要一个爽快。法国的波特莱尔，谁都知道是颓废的诗人，然而他欢迎革命，待到革命要妨害他的颓废生活的时候，他才憎恶革命了。

《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1930年）

《二心集》《全集》四卷231—

232页

如俄罗斯什赫诸邦，夙有一切斯拉夫主义，居高位者，抱而动定，惟不溥及农人间，顾思士诗人，则熏染于心，虽瑰意鸿思不能染。其所谓爱国，大都不以艺文思理，足为人类荣华者是尚，惟揆甲兵剑戟之精锐，获地杀人之众多，喋

喋为宗国曙光。

《破恶声论》（1908年）《集外集拾遗》《全集》58年版七卷244页

但到我在上海看电影的时候，却早是成为“下等华人”的了，看楼上坐着白人和阔人，楼下排着中等和下等的“华胄”，银幕上现出白色兵们打仗，白色老爷发财，白色小姐结婚，白色英雄探险，令看客佩服，羡慕，恐怖，自己觉得做不到。但当白色英雄探险非洲时，却常有黑色的忠仆来给他开路，服役，拚命，替死，使主子安然的回家；待到他豫备第二次探险时，忠仆不可再得，便又记起了死者，脸色一沉，银幕上就现出一个他记忆上的黑色的面貌。黄脸的看客也大抵在微光中把脸色一沉：他们被感动了。

《电影的教训》（1933年）《淮风月谈》《全集》五卷339页

那时——十九世纪末——的俄国文学，尤其是陀思妥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作品，已经很影响了德国文学，但这和中国无关，因为那时研究德文的人少得很。最有关系的是英、美帝国主义者，他们一面也翻译了陀思妥夫斯基、都介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的选集了，一面也用那做给印度人读的读本来教我们的青年以拉玛和吉利瑟那（Rama and Krishna）的对话，然而因此也携带了阅读那些选集的可能。包探，冒险家，英国姑娘，非洲野蛮的故事，是只能当醉饱之后，在

发胀的身体上搔搔痒的，……。

《祝中俄文字之交》（1932年）

《南腔北调集》《全集》

五卷54页

（六）被压迫民族文学

但也不是自己想创作，注重的倒是在介绍，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为那时正盛行着排满论，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的。所以“小说作法”之类，我一部都没有看过，看短篇小说却不少，……

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

但我的来做小说，也并非自以为有做小说的才能，只因为那时是住在北京的会馆里的，要做论文罢，没有参考书，要翻译罢，没有底本，就只好做一点小说模样的东西塞责，这就是《狂人日记》。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1933年）

《南腔北调集》《全集》五卷

106—107页

那时候不知道因为境遇和时势或年龄的关系呢，还是别的原因，总最愿听世上爱国者的声音，以及探究他们国里的情状。波兰、印度、文籍较多；中国人说起他的也最多；……

那时候又有一种偏见，只要皮肤黄色的，便又特别关心：现在的某国，当时还没有亡；所以我最注意的是芬兰、斐律宾、越南的事，以及匈牙利的旧事。匈牙利和芬兰文人最多，声音也最大；斐律宾只得了一本烈赛尔的小说；越南搜不到文学上的作品，单见过一种他们自己做的亡国史。

听这几国人的声音，自然都是真挚壮烈悲凉的；但又有一些区别：一种是希望着光明的将来，讴歌那簇新的复活，真如时雨灌在新苗上一般，可以兴起人无限清新的生意。一种是絮絮叨叨叙述些过去的荣华，皇帝百官如何安富尊贵，小民如何不识不知；末后便痛斥那征服者不行仁政。譬如两个病人，一个是热望那将来的健康，一个是梦想着从前的耽乐，而这些耽乐又大抵便是他致病的原因。

我因此以为世上固多爱国者，但也孱着些爱亡国者。爱国者虽然怀旧，却专重在现世以及将来。爱亡国者便只是悲叹那过去，而且称赞着所以亡的病根。其实被征服的苦痛，何止在征服者的不行仁政，和旧制度的不能保存呢？倘以为这是大苦，便未必是真心领得；不能真心领得苦痛、也便难有新生的希望。

《随感录》〔1918年（据手迹）〕

所以虽是我们读书人，自以为胜西崽远甚，而洗伐未

淨，说话一多，也常常会露出尾巴来的。再抄一段名文在这里——

“……其在文学，今日介绍波兰诗人，明日介绍捷克文豪，而对于已经闻名之英、美、法、德文人，反厌为陈腐，不欲深察，求一究竟。此与妇女新装求入时一样，总是媚字一字不是，自叹女儿身，事人以颜色，其苦不堪言。此种流风，其弊在浮，救之之道，在于学”。（《今文八弊》中）

但是，这种“新装”的开始，想起来却长久了，“介绍波兰诗人”，还在三十年前，始于我的《摩罗诗力说》。那时满清宰华，汉民受制，中国境遇，颇类波兰，读其诗歌，即易于心心相印，不但无事大之意，也不存献媚之心。后来上海的《小说月报》，还曾为弱小民族作品出过专号，这种风气，现在是衰歇了，即偶有存者，也不过一派的余波。但生长于民国的幸福的青年，是不知道的，至于附势奴才，拜金崽子，当然更不会知道。但即使现在介绍波兰诗人，捷克文豪，怎么便是“媚”呢？他们就没有“已经闻名”的文人吗？况且“已经闻名”，是谁闻其“名”，又何从而“闻”的呢？诚然，“美、英、法、德”在中国有宣教师，在中国现有或曾有租界，几处有驻军，几处有军舰，商人多，用西崽也多，至于使一般人仅知有“大英”，“花旗”，“法兰西”和“茄门”而不知世界上还有波兰和捷克。但世界文学史，是用了文学的眼睛看，而不用势利眼睛看的，所以文学无须用金钱和枪炮作掩护，波兰、捷克，虽然未曾加入八国联军来打过北京，那文学却在，不过有一些人，并未“已经闻名”而已。外国的文人，要在中国闻名，靠作品似乎是不

够的，他反要得到轻薄。

所以一样的没有打过中国的国度的文学，如希腊的史诗，印度的寓言，亚刺伯的《天方夜谈》，西班牙的《堂·吉呵德》，纵使在别国“已经闻名”，不下于“英、美、法、德文人”的作品，在中国却被忘记了，他们或则国度已灭，或则无能，再也用不着“媚”字。

《“题未定”草(三)》(1935年)

《且介亭杂文二集》《全集》

六卷352—353页

(七)論“平民文学”

中国社会没有改变，所以没有怀旧的哀词，也没有崭新的进行曲，只在苏俄却已产生了这两种文学。……赞美建设是革命进行以后的影响，再往后去的情形怎样，现在不得而知，但推想起来，大约是平民文学罢，因为平民的世界，是革命的结果。

现在中国自然没有平民文学，世界上也还没有平民文学，所有的文学，歌呀，诗呀，大抵是给上等人看的；他们吃饱了，睡在躺椅上，捧着看。

……现在的文学家都是读书人，如果工人农民不解放，工人农民的思想，仍然是读书人的思想，必待工人农民得到

真正的解放，然后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学。有些人说：“中国已有平民文学”，其实这是不对的。

《革命时代的文学》(1927年)《而已集》《全集》三卷407—409页

中国的工农，被压榨到救死尚且不暇，怎能谈到教育；文字又这么不容易，要想从中出现高尔基似的伟大的作者，一时恐怕是很困难的。不过人的向着光明，是没有两样的，无祖国的文学也并无彼此之分，我们当然可以先来借看一些输入的先进的范本。

这小本子虽然只是一个短篇，但以作者的伟大，译者的诚实，就正是这一种范本。而且从此脱出了文人的书斋，开始与大众相见，此后所启发的是和先前不同的读者，它将要生出不同的结果来。

这结果，将来也会有事实来确证的。

《译本高尔基(一月九日)小引》
(1933年)《集外集拾遗》
《全集》七卷825页

(八) 論世界文化交流

人类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关心。然而最平正的道路，却只有用文艺来沟通，可惜走这条道路的人，历来又少得很。

出乎意外地，译者竟将首先来试尽这任务的光荣，加在我这里了。我的作品，因此能够横在捷克的读者的眼前，这在我，实在比译成通行很广的别国语言更高兴。我想，我们两国，虽然民族不同，地域相隔，交通又很少，但是可以互相了解，接近的，因为我们都走过艰难的道路，现在还在走，一面寻求着光明。

《捷克译本》（1936年）《且介

亭杂文末编》《全集》六卷

527—528页

我自己确信，我是赞成世界语的。赞成的时候也早得很，怕有二十来年了罢。但理由却很简单，现在回想起来：一，是因为可以由此联合世界上的一切人——尤其是被压迫的人们；二，是为了自己的本行，以为它可以互相介绍文学；三，是因为见了几个世界语家，都超乎口是心非的利己主义者之上。

《答世界社问：中国作家对于世界语

的意见》〔1936年10月《世界》

(世界语月刊)第九、十期合刊所

载]

在现在，英国的萧，法国的罗兰，也都成为苏联的朋友了。这，也是当我们中国和苏联在历来不断的“文字之交”的途中，扩大而与世界结成真的“文字之交”的开始。

这是我们应该祝贺的。

《祝中俄文字之交》(1932年)

《南腔北调集》《全集》五

卷58页

在中国的外人，译经书、子书的是有的，但很少有认真地将现在的文化生活——无论高低，总还是文化生活——介绍给世界。有些学者，还要在载籍里竭力寻出食人风俗的证据来。这一层，日本比中国幸福得多了，他们常有外客将日本的好东西宣扬出去，一面又将外国的好的东西，循循善诱地输运进来。在英文学方面，小泉八云便是其一，他的讲义，是多么简要清楚，为学生们设想。中国的研究英文，并不比日本迟，所接触的，是英文书籍多，学校里的外国语，又十之八九是英语，然而关于英文学的这样讲义，却至今没有出现。现在登载它几篇，对于看看英文，而未曾留心到底底关系的青年，大约是很有意义的。

《〈奔流〉编校后记》(1929年)《集

外集》《全集》七卷543页

四、论俄国和苏联文学

(一) 俄 国 文 学

十五年前，被西欧的所谓文明国人看作半开化的俄国，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胜利的；十五年以来，被帝国主义者看作恶魔的苏联，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胜利的。这里的所谓“胜利”，是说：以它的内容和技术的杰出，而得到广大的读者，并且给与了读者许多有益的东西。

《祝中俄文字之交》(1932年)《南腔

北调集》五卷53页

那时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 灵魂，的酸辛，的挣扎；还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烧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我们岂不知道那时的大俄罗斯帝国也正在侵略中国，然而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

从现在看来，这是谁都明白，不足道的，但在那时，却是一个大发现，正不亚于古人的发现了火的可以照暗夜，煮东西。

俄国的作品，渐渐的介绍进中国来了，同时也得了一部

分读者的共鸣，只是传布开去。零星的译品且不说罢。成为大部的就有《俄国戏曲集》十种和《小说月报》增刊的《俄国文学研究》一大本，还有《被压迫民族文学号》两本，则是由俄国文学的启发，而将范围扩大到一切弱小民族，并且明明点出“被压迫”的字样来了。

《祝中俄文字之交》(1932年)《南
腔北调集》《全集》五卷55页

俄罗斯当十九世纪初叶，文事始新，渐乃独立，日益昭明，今则已有齐驱先觉诸邦之概，令西欧人士，无不惊其美伟矣。顾夷考权舆，实本三士：曰普式庚，曰来尔孟多夫，曰鄂戈理。前二者以诗名世，均受影响于裴伦，惟鄂戈理以描绘社会人生之黑暗著名，与二人异趣，不属于此焉。

《摩罗诗力说》(1907年)《坟》
《全集》一卷85页

俄国的文学，从尼古拉斯二世时候以来，就是“为人生”的，无论它的主意是在探究，或在解决，或者堕入神秘，沦于颓唐，而其主流还是一个：为人生。

这一种思想，在大约二十年前即与中国一部分的文艺介绍者合流，陀思妥夫斯基、都介涅夫、契诃夫、托尔斯泰之名，渐渐出现于文字上，并且陆续翻译了他们的一些作品。那时组织的介绍“被压迫民族文学”的是上海的文学研究

会，也将他们算作为被压迫者而呼号的作家的。

凡这些，离无产者文学本来还很远，所以凡所介绍的作品，自然大抵是叫唤，呻吟，困穷，酸辛，至多，也不过是一点挣扎。

《〈竖琴〉前记》（1932年）《竖

琴》《全集》十九卷7页

在文学上，也一样，凡是老的和旧的，都已经唱完，或将要唱完。举一个最近的例来说，就是俄国。他们当俄皇专制的时代，有许多作家很同情于民众，叫出许多惨痛的声音，后来他们又看见民众有缺点，便失望起来，不很能怎样歌唱，待到革命以后，文学上便没有什么大作品了。只有几个旧文学家跑到外国去，作了几篇作品，但也不见得出色，因为他们已经失掉了先前的环境了，不再能照先前似的开口。

《老调子已经唱完》（1927年）

《集外集拾遗》《全集》

七卷729页

以前的俄国的英雄们，实在以种种方式用了他们的血，使同志感奋，使好心肠人堕泪，使刽子手有功，使闲汉得消遣。总是有益于人们，尤其是有益于暴君，酷吏，闲人们的时候多；满足他们的凶心，供给他们的谈助。将这些写在纸上，血色早已经淡得远了；如但兼珂的慷慨，托尔斯多的慈

悲，是多么柔和的心。但当时还是不准印行。这做文章，这不准印，也还是使凶心得满足，谈助得加添，英雄的血，始终是无味的国土里的人生的盐；而且大抵是给闲人们作生活的盐，这倒实在是很有可诧异的。

《〈争自由的波浪〉小引》（1926
年）《集外集拾遗》《全集》
七卷723—724页

伟大的文学是永久的，许多学者们这么说。对啦，也许是永久的罢。但我自己，却与其看薄凯契阿，雨果的书，宁可看契呵夫，高尔基的书，因为它更新，和我们的世界更接近。

《叶紫作〈丰收〉序》（1935年）
《且介亭杂文二集》《全集》
六卷225页

（二）关于苏联文艺论战

俄国既经一九一七年十月的革命，遂入战时共产主义时代，其时的急务是铁和血，文艺简直可以说在麻痺状态中。但也有 Imaginist（想象派）和 Futurist（未来派）试行活动，一时执了文坛的牛耳。待到一九二一年，形势就一变了，文艺顿有生气，最兴盛的是左翼未来派，后有机关杂

誌曰《烈夫》，——即連結 Levy Front. Iskustva的头字的略语，意义是艺术的左翼战线，——就是专一猛烈地宣传 Constructivism（构成主义）的艺术和革命底内容的文学的。

但《烈夫》的发生，也很经过许多波瀾和变迁。一九〇五年第一次革命的反动，是政府和工商阶级的严酷的追压，于是特殊的艺术也出现了：象征主义，神秘主义，变态性欲主义。又四五年，为改革这一般的趣味起见，印象派终于出而开火，在战斗状态中者三整年，末后成为未来派，对于旧的生活组织更加以激烈的攻击，第一次的杂志在一九一四年出版，名曰《批社会趣味的嘴巴！》

旧社会对于这一类改革者，自然用尽一切手段，给以骂詈和诬谤；政府也出而干涉，并禁杂志的刊行；但资本家，却其实毫未觉到这批颊的痛苦。然而未来派依然继续奋斗，至二月革命后，始分为左右两派。右翼派与民主主义者共鸣了。左翼派则在十月革命时受了波尔雪维艺术的洗礼，于是编成左翼队，守着新艺术的左翼战线，以十月二十五日开始活动，这就是“烈夫”的起原。

但“烈夫”的正式除幕，——机关杂志的发行，是在一九二三年二月一日；此后即动作日加活泼了。那主张的要旨，在推倒旧来的传统，毁弃那欺骗国民的耽美派和古典派的已死的资产阶级艺术，而建设起现今的新的活艺术来。所以他们自称为艺术即生活的创造者，诞生日就是十月，在这日宣言自由的艺术，名之曰无产阶级的革命艺术。

不独文艺，中国至今于苏俄的新文化都不了然，但间或有人欣幸他资本制度的复活。任国楨君独能就俄国的杂志中

选译文论三篇，使我们借此稍稍知道他们文坛上论辩的大概，实在是最为有益的事，——至少是对于留心世界文艺的人们。

《〈苏俄的文艺论战〉前记》

（1925年）《集外集拾遗》

《全集》七卷371—373页

在那第一本的《编校后记》上，曾经写着下文那样的一些话

“俄国的关于文艺的争执，曾有《苏俄的文艺论战》介绍过，这里的《苏俄的文艺政策》，实在可以看作那一部书的续编。如果看过前一书，则看起这篇来便更为明了。序文上虽说立场有三派的不同，然而约减起来，也不过两派。即对于阶级文艺，一派偏重文艺，如瓦浪斯基等，一派偏重阶级，是“那巴斯图”的人们；布哈林们自然也主张支持无产阶级作家的，但又以为最要紧的是要有创作。发言的人们之中，好几个是委员，如瓦浪斯基、布哈林、雅各武莱夫、托罗兹基、卢那卡夫斯基等；也有‘锻冶厂’一派，如普列忒内夫；最多的是‘那巴斯图’的人们，如瓦进、烈烈威支、阿卫巴赫、罗陀夫、培赛勉斯基等，译载在《苏俄的文艺论战》里的一篇《文学与艺术》后面，都有署名在那里。

“‘那巴斯图’派的攻击，几乎集中于一个瓦浪斯基——《赤色新地》的编辑者。对于他所作的《作为生活认识的艺术》，烈烈威支曾有一篇《作为生活组织的艺术》，引

用布哈林的定义，以艺术为“感情的普遍化”的方法，并指摘瓦浪斯基的艺术论，乃是超阶级底的。这意思在评议会的论争上也可见。但到后来，藏原惟人在《现代俄罗斯的批评文学》中说，他们两人之间的立场似乎有些接近了，瓦浪斯基承认了艺术的阶级性之重要，烈烈威支的攻击也较先前稍为和缓了。现在是托罗兹基、拉迪克都已放逐，瓦浪斯基大约也退职，状况也许又很不同了罢。

从这记录中，可以看见在劳动阶级文学的大本营的俄国的文学的理论和实际，于现在的中国，恐怕是不为无益的；……”

《〈文艺政策〉后记》（1930年）

《文艺政策》《全集》十七卷

669—671页

（三）苏联无产阶级文学

大约三十年前，丹麦批评家乔治·勃兰兑斯（Georg Brandes）游帝制俄国，作《印象记》，惊为“黑土”。果然，他的观察证实了。从这“黑土”中，陆续长育了文化的奇花和乔木，使西欧人士震惊，首先为文学和音乐，稍后是舞蹈，还有绘画。

《〈新俄画选〉小引》（1930年）

《集外集拾遗》《全集》七卷

768页

总之，今年算总将这一部纪念碑的小说，（指法捷耶夫的《毁灭》——编者）送在这里的读者们的面前了。译的时候和印的时候，颇经过了不少艰难，现在倒也退出了记忆的圈外去，但我真如你来信所说那样，就象亲生的儿子一般爱他，并且由他想到儿子的儿子。还有《铁流》，我也很喜欢。这两部小说，虽然粗制，却并非滥造，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实在够使描写多愁善病的才子和千娇百媚的佳人的所谓“美文”，在这面前谈到毫无踪影。不过我也和你的意思一样，以为这只是一点小小的胜利，所以也很希望多人合力的更来介绍，至少在后三年内，有关于内战时代和建设时代的纪念碑的文学书八种至十种，……。

《关于翻译的通信》（1931年）

《二心集》《全集》四卷

381页

但苏联文学在我们却已有了里培进斯基的《一周间》，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法捷耶夫的《毁灭》，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此外中篇短篇，还多得很。凡这些，都在御用文人的明枪暗箭之中，大踏步跨到读者大众的怀里去，给一一知道了变革，战斗，建设的辛苦和成功。

……

我们的读者大众，在朦胧中，早知道这伟大肥沃的“黑土”里，要生长出什么东西来，而这“黑土”却也确实生长了东西，给我们亲见了：忍受，呻吟，挣扎，反抗，战斗，

变革，战斗，建设，战斗，成功。

《祝中俄文字之交》（1932年）

《南腔北调集》《全集》

五卷57，58页

我觉得现在的讲建设的，还是先前的讲战斗的——如《铁甲列车》，《毁灭》，《铁流》等——于我有兴趣，并且有益。我看苏维埃文学，是大半因为想介绍给中国，而对于中国，现在也还是战斗的作品更为紧要。

《答国际文学社》（1934年）《且介

亭杂文》《全集》六卷26页

（四）論苏联“同路人”文学

左翼作家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神兵，或国外杀进来的仇敌，他不但要那同走几步的“同路人”，还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进。

《论“第三种人”》（1932年）

《南腔北调集》《全集》

五卷35页

至一九二〇年顷，新经济政策实行了，造纸、印刷、出版等项事业的勃兴，也帮助了文艺的复活，这时的最重要的枢纽，是一个文学团体“绥拉比翁的兄弟们”（Serapionsbrüder）。

.....

但在那时，这一个文学团体的出现，却确是一种惊异，不久就几乎席卷了全国的文坛。在苏联中，这样的非苏维埃的文学的勃兴，是很足以令人奇怪的。然而理由很简单：当时的革命者，正忙于实行，惟有这些青年文人发表了较为优秀的作品者其一；他们虽非革命者，而身历了铁和火的试练，所以凡所描写的恐怖和战栗，兴奋和感激，易得读者的共鸣者其二；其三，则当时指挥文学界的瓦浪斯基，是很给他们支持的。托罗茨基也是支持者之一，称之为“同路人”。“同路人”者，谓因革命中所含有的英雄主义而接受革命，一同前行，但并无彻底为革命而斗争，虽死不惜的信念，仅是一时同道的伴侣罢了。这名称，由那时一直使用到现在。

《〈竖琴〉前记》（1932年）

《竖琴》《全集》十九卷

9—10页

“所谓‘同路人’的文学，是开拓了别一条路的。他们从文学走到生活去。他们从价值内在底的技术出发。他们先将革命看作艺术底作品的题材，自说是对于一切倾向性的敌

人，梦想着无关于倾向的作家的自由的共和国。然而这些‘纯粹的’文学主义者们——而且他们大抵是青年——终于也不能不被拉进全线沸腾着的战争里去了。他们参加了战争。于是从革命底实生活到达了文学的无产阶级作家们，和从文学到达了革命底实生活的‘同路人们’，就在最初的十年之终会面了。最初的十年的终末，组织了苏联作家的联盟。将在这联盟之下，互相提攜，前进了。最初的十年的终末，由这样伟大的试练来作纪念，是毫不足怪的。”

由此可见在一九二七年顷，苏联的“同路人”已因受了现实的熏陶，了解了革命，而革命者则由努力和教养，获得了文学。但仅仅这几年的洗练，其实是还不能消泯痕迹的。我们看起作品来，总觉得前者虽写革命或建设，时时总显出旁观的神情，而后者一落笔，就无一不自己就在里边，都是自己们的事。

《〈一天的工作〉前记》（1932
年）《一天的工作》《全
集》十九卷260页

在这以前，原有许多作者企望着转变的，而十月革命的到来，却给了他们一个意外的莫大的打击。于是有梅垒什珂夫斯基夫妇（D. S. Merezhkovsk i Z. N. Hippius）、库普林（A. I. Kuprin）蒲宁（I. A. Bunin）、安特莱夫（L. N. Andreev）之流的逃亡，阿尔

志跋绥夫 (M. P. Artzybashev)、梭罗古勃 (Fiodor Sologub) 之流的沉默, 旧作家的还在活动者, 只剩了勃留梭夫 (Valeri Briusov)、惠垒赛耶夫 (V. Veresaiev)、戈理基 (Maxim Gorki)、玛亚珂夫斯基 (V. V. Mayakovski) 这几个人, 到后来, 还回来了一个亚历舍·托尔斯泰 (Aleksai N. Tolstoi)。此外也没有什么显著的新起的人物, 在国内战争和列强封锁中的文苑, 是只见萎谢和荒凉了。

《〈竖琴〉前记》(1932年)

《竖琴》《全集》十九卷

8—9页

革命直后的无产者文学, 诚然也以诗歌为最多, 内容和
技术, 杰出的都很少。有才能的革命者, 还在血战的漩涡
中, 文坛几乎全被较为闲散的“同路人”所独占。然而还是
步步和社会的现实一同进行, 渐从抽象的, 主观的而到了具
体的, 实在的描写, 纪念碑的长篇大作, 陆续发表了出来,
如里培进斯基的《一周间》, 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 革
拉特珂夫的《士敏土》, 就都是一九二三至二四年中的大收
获, 且已移植到中国, 为我们所熟识的。

站在新的立场上的知识者的作家既经辈出, 一面有些
“同路人”也和现实接近起来, 如伊凡洛夫的《哈蒲》, 斐
定的《都市与年》, 也被称为苏联文坛上的重要的收获。先

前的势如水火的作家，现在似乎渐渐有些融洽了。

《〈一天的工作〉前记》（1932
年）《一天的工作》《全
集》十九卷258页

但是，一切“同路人”，也并非同走了若干路程之后，就从此永远全数在半空中翱翔的，在社会主义底建设的中途，一定要发生离合变化，……。

《〈十月〉后记》（1930年）
《十月》《全集》十八卷
257页

五、论 翻 译

（一）革命的翻译主张

医生告诉我们：有许多哑子，是并非喉舌不能说话的，只因为从小就耳朵聋，听不见大人的言语，无可师法，就以谁也不过张着口呜呜哑哑，他自然也只好呜呜哑哑了。所以勃兰兑斯叹丹麦文学的衰微时，曾经说：文学的创作，几乎完全死灭了。人间的或社会的无论怎样的问题，都不能提

起感兴，或则除在新闻和杂志之外，绝不能惹起一点论争。我们看不见强烈的独创的创作。加以对于获得外国的精神生活的事，现在几乎绝对的不加顾及。于是精神上的“聋”，那结果，也就招致了“哑”来。（《十九世纪文学的主潮》第一卷自序）

.....

甘为泥土的作者和译者的奋斗，是已经到了万不可缓的时候了，这就是竭力运输些切实的精神的粮食，放在青年们的周围，一面将那些聋哑的制造者送回黑洞和朱门里面去。

《由聋而哑》（1933年）《淮风

月谈》《全集》五卷 323—

325页

创作对于自己人，的确要比翻译切身，易解，然而一不小心，也容易发生“硬作”，“乱作”的毛病，而这毛病，却比翻译要坏得多。我们的文化落后，无可讳言，创作力当然也不及洋鬼子，作品的比较的薄弱，是势所必至的，而且又不能不时时取法于外国。所以翻译和创作，应该一同提倡，决不可压抑了一面，使创作成为一时的骄子，反因容纵而脆弱起来。我还记得先前有一个排货的年头，国货家贩了外国的牙粉，摇松了两瓶，装作三瓶，贴上商标，算是国货，而购买者却多损失了三分之一；还有一种痲子药水，模样和洋货完全相同，价钱却便宜一半，然而它有一个大缺点，是搽了之后，毫无功效，于是购买者便完全损失了。

注重翻译，以作借镜，其实也就是催进和鼓励着创作。

《关于翻译》（1933年）《南腔

北调集》《全集》五卷147

—148页

木天先生要译者“自知”，用自己的长处，译成“一劳永逸”的书。要不然，还是不动手的好。这就是说，与其来种荆棘，不如留下一片白地，让别的好园丁来种可以永久观赏的佳花。但是，“一劳永逸”的话，有是有的，而“一劳永逸”的事却极少，就文字而论，中国的这方块字便决非“一劳永逸”的符号。况且白地也决不能永久的保留，既有空地，便会生长荆棘或雀麦。最要紧的是有人来处理，或者培植，或者删除，使翻译界略免于芜杂。这就是批评。

.....

我以为翻译的路要放宽，批评的工作要着重。倘只是立论极严，想使译者自己慎重，倒会得到相反的结果，要好的慎重了，乱译者却还是乱译，这时恶译本就会比稍好的译本多。

《再论重译》（1934年）《花边文

学》《全集》五卷562—563页

但我在那《为翻译辩护》中，所希望于批评家的，实在

有三点：一、指出坏的；二、奖励好的；三、倘没有，则较好的也可以。而穆木天先生所实做的是第一句。以后呢，可能有别的批评家来做其次的文章，想起来真是一个大疑问。

所以我要再来补充几句：倘连较好的也没有，则指出坏的译本之后，并且指明其中的那些地方还可以于读者有益处。

.....

苹果一烂，比别的水果更不好吃，但是也有人买的，不过我们另外一种相反的脾气：首饰要“足赤”，人物要“完人”。一有缺点，有时就全部都不要了。爱人身上生几个疮，固然不至于就请律师离婚，但对于作者，作品，译品，却总归比较的严紧，萧伯纳坐了大船，不好；巴比塞不算第一个作家，也不好；译者是“大学教授，下职官员”更不好。好的又不出来，怎么办呢？我想，还是请批评家用吃烂苹果的方法，来救一救急罢。

我们先前的批评法，是说，这苹果有烂疤了，要不得，一下子抛掉。然而买者的金钱有限，岂不是大冤枉，而况此后还要穷下去。所以，此后似乎最好还是添几句，倘不是穿心烂，就说：这苹果有着烂疤了，然而这几处没有烂，还可以吃得。这么一办，译品的好坏是明白了，而读者的损失也可以小一点。

《关于翻译(下)》(1933年)《淮

风月谈》《全集》五卷344—

345页

翻译的不行，大半的责任固然该在翻译家，但读书界和出版界，尤其是批评家，也应该分负若干的责任。要救治这颓运，必须有正确的批评，指出坏的，奖励好的，倘没有，则较好的也可以。

《为翻译辩护》（1933年）《准风月谈》《全集》五卷303页

还是翻译《死魂灵》的事情。躲在书房里，是只有这类事情的。动笔之前，就先得解决一个问题：竭力使它归化，还是尽量保存洋气呢？日本文的译者上田进君，是主张用前一法的。他以为讽刺作品的翻译，第一当求其易懂，愈易懂，效力也愈广大。所以他的译文，有时就化一句为数句，很近乎解释。我的意见却两样的。只求易懂，不如创作，或者改作，将事改为中国事，人也化为中国人。如果还是翻译，那么，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览外国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地何时，有这等事，和旅行外国，是很相象的：它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其实世界上也不会有完全归化的译文，倘有，就是貌合神离，从严辨别起来，它算不得翻译。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但这保存，却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看不惯了。不过它原是洋鬼子，当然谁也看不惯，为比较的顺眼起见，只能改换他的衣裳，却不该削低他的鼻子，剜掉他的眼睛。我是不主张削鼻剜眼的，所以有些地方，仍然宁可译得不顺口。只是文句的组织，无须科学理

论似的精密了，就随随便便，但副词的“地”字，却还是使用的，因为我觉得现在看惯了这字的读者已经不少。

《〈题未定〉草(二)》(1935年)

《且介亭杂文二集》《全集》

六卷348—349页

所以我想，对于翻译，现在似乎暂不必有严峻的堡垒。最要紧的是要看译文的佳良与否，直接译或间接译，是不必置重的；是否投机，也不必推问的。深通原译文的趋时者的重译本，有时会比不甚懂原文的忠实者的直接译本好，……。

待到将来各种名作有了直接译本，则重译本便是应该淘汰的时候，然而必须那译本比旧译本好，不能但以“直接翻译”当作护身的挡牌。

《论重译》(1934年)《花边文

学》《全集》五卷560—561

页

说到翻译文艺，倘以甲类读者为对象，我是也主张直译的。我自己的译法，是譬如“山背后太阳落下去了”，虽然不顺，也决不改作“日落山阴”，因为原意以山为主，改了就变成太阳为主了。虽然创作，我以为作者也得加以这样的区别。一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

传下去了，渣滓就听他剩落在过去里。所以在现在容忍“多少的不顺”，倒并不能算“防守”，其实也还是一种的“进攻”。在现在民众口头上的话，那不错，都是“顺”的，但为民众口头上的话搜集来的话胚，其实也还是要顺的，因此我也是主张容忍“不顺”的一个。

但这情形也当然不是永远的，其中的一部分，将从“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这最要紧的是我们自己的批判。如来信所举的译例，我都可以承认比我译得更“达”，也可推定并且更“信”，对于译者和读者，都有很大的益处。不过这些只能使甲类的读者懂得，于乙类的读者是太艰深的。由此也可见现在必须区别了种种的读者层，有种种的译作。

《关于翻译的通信》（1931年）

《二心集》《全集》四卷

378—379页

……但是，凡学习外国文字的，开手不久便选读童话，我以为不能算不对，然而开手就翻译童话，却很有些不相宜的地方，因为每容易拘泥原文，不敢意译，令读者看得费力。这译本原先就很有这弊病，所以我当校改之际，就大加改译了一通，比较地近于流畅了。

《〈小彼得〉译本序》（1929年）

《小彼得》《全集》十四卷

237页

前几年，翻译的失了一般读者的信用，学者和大师们的曲说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在翻译本身也有一个原因，就是常有胡乱动笔的译本。不过要击退这些乱译，诬顿，开心，唠叨，都没有用处，唯一的好方法是又来一回复译，还不行，就再来一回。譬如赛跑，至少总得有两个人，如果不许有第二人入场，则先在一个永远是第一名，无论他怎样蹩脚。所以讥笑复译的，虽然表面上好象关心翻译界，其实是在毒害翻译界，比诬顿，开心的更有害，因为他更阴柔。

而且复译还不止是击退乱译而已，即使已有好译本，复译也还是必要的。曾有文言译本的，现在当改译白话，不必说了。即使先出的白话译本已很可观，但倘使后来的译者自己觉得可以译得更好，就不妨再来译一遍，无须客气，更不必管那些无聊的唠叨。取旧译的长处，再加上自己的新心得，这才会成功一种近于完全的定本。但因言语跟着时代的变化，将来还可以有新的复译本的，七八次何足为奇，何况中国其实也并没有译过七八次的作品。如果已经有，中国的新文艺倒也许不至于现在似的沉滞了。

《非有复译不可》（1935年）《且

介亭杂文二集》《全集》六卷

276页

外国的平易地讲述学术文艺的书，往往夹杂些闲话或笑谈，使文章增添活气，读者感到格外的兴趣，不易于疲倦。

但中国的有些译本，却将这些删去，单留下艰难的讲学语，使他复近于教科书。这正如折花者，除尽枝叶，单留花朵，折花固然是折花，然而花枝的活气却灭尽了。人们到了失去余裕心，或不自觉地满抱了不留余地心时，这民族的将来恐怕就可虑。

《忽然想到》（1925年）《华盖集》《全集》三卷21页

（二）总结翻译史上的经验教训

宋的文艺，现在似的国粹气味就熏人。然而辽、金、元陆续进来了；这消息很耐寻味。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而国粹遂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

无论从哪里来的，只要是食物，壮健者大抵就无需思索，承认是吃的东西。惟有衰病的，却总常想到害胃，伤身，特有许多禁条，许多避忌；还有一大套比较利害而终于不得要领的理由，例如吃固无妨，而不吃尤稳，食之或当有益，然究以不吃为宜云云之类。但这一类人物总要日见其衰

弱的，因为他终日战战兢兢，自己先已失了活气了。

《看镜有感》（1925年）《坟》

《全集》一卷183—184页

赵老爷评论翻译，拉了严又陵，并且替他叫屈，于是累得他在你的信里也挨了一顿骂。但由我看来，这是冤枉的，严老爷和赵老爷，在实际上，有虎狗之差。极明显的例子，是严又陵为要译书，曾经查过汉晋六朝翻译佛经的方法，赵老爷引严又陵为地下知己，却没有看这严又陵所译的书。现在严译的书都出版了，虽然没有什么意义，但他所用的工夫，却从中可以查考。据我所记得，译得最费力，也令人看起来最吃力的，是《穆勒名学》和《群己权界论》的一篇作者自序，其次就是这论，后来不知怎地又改称为《权界》，连书名也很费解了。最好懂的自然是《天演论》，桐城气息十足，连字的平仄也都留心。摇头幌脑的读起来，真是音调铿锵，使人不自觉其头晕。这一点竟感动了桐城派老头子吴汝纶，不禁说是“足与周秦诸子相上下”了。然而严又陵自己却知道这太“达”的译法是不对的，所以他不称为“翻译”，而写作“侯官严复达指”；序例上发了一通“信达雅”之类的议论之后，结末却声明道：“什法师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慎勿以是书为口实也！”……。

但他后来的译本，看得“信”比“达雅”都重一些，

他的翻译，实在是汉唐译经历史的缩图，中国之译佛

经，汉末质直，他没有取法。六朝真是“达”而“雅”了，他的《天演论》的模范就在此。唐则以“信”为主，粗粗一看，简直是不能懂的，这就仿佛他后来的译书。译经的简单的标本，有金陵刻经处汇印的三种译本《大乘起信论》，也是赵老爷的一个死对头。

《关于翻译的通信》（1931年）

《二心集》《全集》四卷

374—376页

我们曾在梁启超所办的《时务报》上，看见了《福尔摩斯包探案》的变幻，又在《新小说》上，看见了焦士威奴（Jules Verne）所做的号称科学小说的《海底旅行》之类的新奇。后来林琴南大译英国哈葛德（H. Rider Haggard）的小说了，我们又看见了伦敦小姐之缠绵和非洲野蛮之古怪。至于俄国文学，却一点不知道，——但有几位也许自己心里明白，而没有告诉我们的“先觉”先生，自然是例外。不过在别一方面，是已经有了感应的。那时较为革命的青年，谁不知道俄国青年是革命的，暗杀的好手？尤其忘不掉的是苏菲亚，虽然大半也因为她是一位漂亮的姑娘。现在的国货的作品中，还常有“苏菲”一类的名字，那渊源就在此。

《祝中俄文字之交》（1932年）

《南腔北调集》《全集》五

卷53—54页

《域外小说集》发行于一九〇七年或一九〇八年，我与周作人还在日本东京。当时中国流行林琴南用古文翻译的外国小说，文章确实很好，但误译很多。我们对此感到不满，想加以纠正，才干起来的，但大为失败。第一集（印一千册）卖了半年，总算卖掉二十册。印第二集时，数量减少，只印五百本，但最后也只卖掉二十册，就此告终。总之，在那年（一九〇七或八年）开始，也就在那年结束，只出了薄薄的两集。余书（几乎全部是余书）在上海和书店一起烧掉了。所以现存的便成珍本。但谁也没有珍视它。至于内容，都是短篇：美国的爱伦·坡，俄国的迦尔洵、安德烈夫，波兰的显克微支（Henrik Sienkiewicz），法国的莫泊桑，英国的王尔德等的作品，译文很艰涩。

《致增田涉》（1932年1月16日）

《书信集》1090页

（三）培养翻译工作的新生力量

第三，我们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因为现在人手实在太少了，譬如我们有好几种杂志，单行本的书也出版得不少，但做文章的总同是这几个人，所以内容就不能不单薄。一个人做事不专，这样弄一点，那样弄一点，既要翻译，又要做小说，还要做批评，并且也要做诗，这怎么弄得好呢？这都因为人太少的缘故，如果人多了，则翻译的可以专翻

译，创作的可以专创作，批评的专批评；对敌人应战，也军势雄厚，容易克服。……在我倒是一向就注意新的青年战士底养成的，曾经弄过好几个文学团体，不过效果也很小。但我们今后却必须注意这点。

我们急于要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但同时，在交学战线上的人还要“韧”。所谓韧，就是不要象前清做八股文的“敲门砖”似的办法。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1930年)《二心集》《全集》

四卷240—241页

那时我正在编印两种小丛书，一种是《乌合丛书》，专收创作，一种是《未名丛刊》，专收翻译，都由北新书局出版。出版者和读者的不喜欢翻译书，那时和现在也并不两样，所以《未名丛刊》是特别冷落的。恰巧，素园他们愿意介绍外国文学到中国来，便和李小峯商量，要将《未名丛刊》移出，由几个同人自办。小峯一口答应了，于是这一种丛书便和北新书局脱离。稿子是我们自己的，另筹了一笔印费，就算开始。因这丛书的名目，连社名也就叫了“未名”——但并非“没有名目”的意思，是“还没有名目”的意思，恰如孩子的“还未成丁”似的。

未名社的同人，实在并没有什么雄心和壮志，但是，愿意切切实实的，点点滴滴的做下去的意志，却是大家一致

的。而其中的骨干就是素园。

.....

是的，但素园却并非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它多。他不入于观赏者的眼中，只有建筑者和栽植者，决不会将他置之度外。

《忆韦素园君》（1934年）《且介

亭杂文》《全集》六卷67—

73页

他（指柔石——编者）躲在寓里弄文学，也创作，也翻译，我们往来了许多日，说得投合起来了，于是另外约定了几个同意的青年，设立朝花社。目的是在介绍东欧和北欧的文学，输入外国的版画，因为我们都以为应该来扶植一点刚健质朴的文艺。接着就印《朝花旬刊》，印《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印《艺苑朝华》，算都在循着这条线，只有其中的一本《落谷虹儿画选》，是为了扫荡上海滩上的“艺术家”，即戳穿叶灵凤这纸老虎而印的。

《为了忘却的纪念》（1933年）

《南腔北调集》《全集》五

卷76—77页

我便写一封回信去解释，说初次相会，说话不多，也是人之常情，并且告诉他不应该由自己的爱憎，将原文改变。因为他的原书留在我这里了，就将我所藏的两本集子送给他，问他可能再译几首诗，以供读者的参看。他果然译了几首，自己拿来了，我们就谈得比第一回多一些。这传和诗，后来就都登在《奔流》第二卷第五本，即最末的一本里。

我们第三次相见，我记得是在一个热天。有人打门了，我去开门时，来的就是白莽，却穿着一件厚棉袍，汗流满面，彼此都不禁失笑。这时他才告诉我他是一个革命者，刚由被捕而释出，衣服和书籍全被没收了，连我送他的那两本；身上的袍子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没有夹衫，而必须穿长衣，所以只好这么出汗。我想，这大约就是林莽先生说的“又一次的被了捕”的那一次了。

《为了忘却的纪念》（1933年）《南腔北调集》《全集》五卷74页

《译文》本是几个人办来玩玩的，一方面也在纠正轻视翻译的眼光。但虽是翻译，检查也很麻烦，抽去或删掉，时时有之，要有精采，难矣。近来颇有几位“文学家”做了检查官，正在大发挥其本领，颇可笑也。

《致李霁野》（1934年11月19日）《书信集》666页

(四) 翻 译 态 度

可恨我还太自大，竟又小觑了《死魂灵》，以为这倒不算什么，担当回来，真的又要翻译了。于是“苦”字上头。仔细一读，不错，写法的确不过平铺直叙，但到处是刺，有的明白，有的却隐蔽，要感得到；虽然重译，也得竭力保存它的锋头。里面确没有电灯和汽车，然而十九世纪上半期的菜单，赌具，服装，也都是陌生家伙。这就势必至于字典不离手，冷汗不离身，一面也自然只好怪自己语学程度的不够格。但这一杯偶然自大了一下的罚酒是应该喝干的：硬着头皮译下去。

《〈题未定〉草(一)》(1935年)

《且介亭杂文二集》《全集》

六卷346—347页

我还要将这附在《三闲集》的末尾。这目的，是为着自己，也有些为着别人。据书目察核起来，我在过去的近十年中，费去的力气实在也并不少，即使校对别人的译著，也真是一个字一个字的看下去，决不肯随便放过，敷衍作者和读者的，并且毫不怀着有所利用的意思。虽说做这些事，原因在于“有闲”，但我那时却每日必须将八小时为生活而出卖，用在译作和校对上的，全是此外的工夫，常常整天没有休息。

《鲁迅译著书目》(1932年)《三

闲集》《全集》四卷189页

对于为了远大的目的，并非因个人之利而攻击我者，无论用怎样的方法，我全都沒齿无怨言。但对于只想以笔墨问世的青年，我现在却敢据几年的经验，以诚恳的心，进一个苦口的忠告。那就是：不断的（！）努力一些，切勿想以一年半载，几篇文字和几本期刊，便立了空前绝后的大勋业。还有一点，是：不要只用力于抹杀别个，使他和自己一样的空无，而必须跨过那站着的前人，比前人更加高大。初初出阵的时候，幼稚和浅薄都不要紧，然而也须不断的（！）生长起来才好。并不明白文艺的理论而任意做些造谣生事的评论，写几句闲话便要扑灭异己的短评，译几篇童话就想抹杀一切的翻译，归根结蒂，于己于人，还都是“可怜无益费精神”的事，这也就是所谓“聪明误”了。

《鲁迅译著书目》（1932年）《三

闲集》《全集》四卷190—191

页

从去年起，每当病后休养，躺在藤躺椅上，每不免想到体力恢复后应该动手的事情：做什么文章，翻译或印行什么书籍。想定之后，就结束道：就是这样罢——但要赶快做。这“要赶快做”的想头，是为先前所没有的，就因为在不自觉中，记得了自己的年龄。却从来没有直接的想到“死”。

《死》（1936年）《且介亭杂文末

编》《全集》六卷613页

第二部份 论外国作家、作品

一、俄国、苏联

1、普希金

普式庚以千七百九十九年生于莫斯科，幼即为诗，初建罗曼宗于其文界，名以大扬。顾其时俄多内讧，时势方亟，而普式庚诗多讽喻，人即借而挤之，将流鲜卑，有数善宿力为之辩，始获免，谪居南方。其时始读裴伦诗，深感其大，思理文形，悉受转化，小诗亦尝摹裴伦；尤著者有《高加索累囚行》，至与《哈洛尔特游草》相类。……其《及泼希》（Gypsy）一诗亦然。……二者为诗，虽有裴伦之色，然又至殊，凡厥中勇士，等是见放于人群，顾复不离亚历山大时俄国社会之一质分，易于失望，速于奋兴，有厌世之风，而其志至不固。

《摩罗诗力说》（1907年）《坟》

《全集》一卷35—36页

尔后巨制，曰《阿内庚》（Eugene Onieguine），诗材至简，而文特富丽，尔时俄之社会，情状略具于斯。惟以推敲八年，所蒙之影响至不一，故性格迁流，首尾多异。厥初二章，尚受裴伦之感化，则其英雄阿内庚为性，力抗社

会，断望人间，有裴伦式英雄之概，特已不凭神思，渐近真然，与尔时其国青年之性质肖矣。厥后外缘转变，诗人之性格亦移，于是渐离裴伦，所作日趣于独立；而文章益妙，著述亦多。

《摩罗诗力说》(1907年)

《坟》《全集》一卷86页

(普式庚)旋墨斯科后，立言益务平和，凡足与社会生冲突者，咸力避而不道，且多赞诵，美其国之武功。千八百三十一年波蘭抗俄，西欧诸国右波兰，于俄多所憎恶。普式庚乃作《俄国之谗谤者》暨《波罗及诺之一周年》二篇，以自明爱国。丹麦评鹭家勃兰兑斯(G·Brandes)于是有微辞，谓惟武力之恃而狼藉人之自由，虽云爱国，颇为兽爱。

《摩罗诗力说》(1907年)

《坟》《全集》一卷87页

俄自有普式庚，文界始独立，故文史家苾宾谓真之俄国文章，实与斯人偕起也。而裴伦之摩罗思想，则又经普式庚而传来尔孟多夫。

《摩罗诗力说》(1907年)

《坟》《全集》一卷87页

2、莱 蒙 托 夫

来尔孟多夫生于千八百十四年，与普式庚略并世。……

少即能缀德语成诗；后入大学被黜，……及为禁军骑兵小校，始仿裴伦诗纪东方事，且至慕裴伦为人。……顾来尔孟多夫为人，又近修黎。修黎所作《解放之普洛美迢》，感之甚力，于人生善恶竞争诸问，至为不宁，而诗则不之仿。初虽摹裴伦及普式庚，后亦自立。且思想复类德之哲人勘宾赫尔，知习俗之道德大原，悉当改革，因寄其意于二诗，一曰《神摩》（Demon）、一曰《谟济黎》（Mtsyri）。

《摩罗诗力说》（1907年）

《坟》《全集》一卷87—88页

此二人之于裴伦，同汲其流，而复殊别。普式庚在厌世主义之外形，来尔孟多夫则直在消极之观念。故普式庚终服帝力，入于平和，而来尔孟多夫则奋战力拒，不稍退转。波覃助迭氏评之曰，来尔孟多夫不能胜来迢之运命，而当降伏之际，亦至猛而骄。凡所为诗，无不有强烈弗和与踔厉不平之响者，良以是耳。来尔孟多夫亦甚爱国，顾绝异普式庚，不以武力若何，形其伟大。凡所眷爱，乃在乡村大野，及村人之生活；且推其爱而及高加索土人。此土人者，以自由故，力敌俄国者也；……。

《摩罗诗力说》（1907年）

《坟》《全集》一卷89—90页

3、果戈里

十九世纪前叶，果有鄂戈里者起，以不可见之泪痕悲

色，振其邦人，或以拟英之狄斯丕尔（W·shakespeare），即加勒尔所赞扬崇拜者也。

《摩罗诗力说》（1907年）

《坟》《全集》一卷57页

果戈理（Nikolai V. Gogol 1809—1852）几乎可以说是俄国写实派的开山祖师；他开手是描写乌克兰的怪谈的，但逐渐移到人事，并且加进讽刺去。奇特的是虽是讲着怪事情，用的却还是写实手法。从现在看来，格式是有些古老了，但还为现代人所爱读，《鼻子》便是和《外套》一样，也很有名的一篇。

《〈鼻子〉后记》（1934年）《译丛补》

《全集》十六卷696页

果戈理虽然古了，他的文才可真不错。日前得到德译的一部全集，看了一下，才知道《鼻子》有着译错的地方。我想，中国其实也该有一部选集。1.《Dekanka 夜谈》；2.《Mirgorod》；3.短篇小说及 Arabeske；4.戏曲；5及6，《死灵魂》。不过现在即使有了不等饭吃的译者，却未必有肯出版的书坊。现在是虽是一个平常的小梦，也很难实现。

《致流十还》（1934年12月4日）

《书信集》673页

这篇文章（指果戈理的《旧式地主》——编者），描写

得很好，但也不容易译，单据日本译本，恐怕是很难译得好的，至少，会显得拖沓。我希望先生多费些力，大大的给他校改一下。

《致孟十还》(1935年2月4日)

《书信集》743页

……在外国，则如近来已被中国读者所注意了的果戈理的作品，他那《外套》(韦絮园译，在《未名丛刊》中)里的大小官吏，《鼻子》(许遐译，在《译文》中)里的绅士，医生，闲人们之类的典型，是虽在中国的现在，也还可以遇见的。这分明是事实，而且是很广泛的事实，但我们皆谓之讽刺。

《论讽刺》(1935年)《且介亭杂文二集》

《全集》六卷278页

这几天因为赶译《死魂灵》，弄得昏头昏脑，我以前太小看了果戈理了，以为容易译的，不料很难，他的讽刺是千锤百炼的。其中虽无摩登名词(那时连电灯也没有)，却有十八世纪的菜单，十八世纪的打牌，真是十分棘手。

《致胡风》(1935年5月17日)

《书信集》813页

《果戈理怎样工作》我看过日译本，倘能译到中国来，对于文学研究者及作者，是大有益处的，不过从日文翻译，

大约未必译得好。现在先生既然得到原文，我的希望是给他们彻底的修改一下，虽然牺牲太大，然而功德无量，读者也许不觉得，但上帝一定加以保佑。

《致孟十还》(1935年7月4日)

《书信集》841页

果戈理(Nikolaj Gogol)的名字，渐为中国读者所认识了，他的名著《死魂灵》的译本，也已经发表了第一部的一半。那译文虽然不能令人满意，但总算借此知道了从第二至六章，一共写了五个地主的典型，讽刺固多，实则除一个老太婆和吝啬鬼泼留希金外，都各有可爱之处，至于写到农奴，却没有一点可取了，连他们诚心来帮绅士们的忙，也不但无益，反而有害。果戈理自己就是地主。

然而当时的绅士们很不满意，一定的照例的反击，是说书中的典型，多是果戈理自己，而且他也并不知道大俄罗斯地主的情形。这是说得通的，作者是乌克兰人，而看他的家信，有时也简直和书中的地主的意见相类似。然而即使他并不知道大俄罗斯的地主的情形罢，那创作出来的脚色，可真是生动极了，直到现在，纵使时代不同，国度不同，也还使我们象是遇见了有些熟识的人物。讽刺的本领，在这里不及谈，单说那独特之处，尤其是在用平常事，平常话，深刻的显出当时地主的无聊生活。例如第四章里的罗士特来夫，……

这些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正如无声的言语一样，非由诗人画出它的形象来，是很不容易觉察

的。然而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

听说果戈理的那些所谓“含泪的微笑”，在他本土，现在已经是已经无用了，来替代它的有了健康的笑。但在别地方，也依然有用，因为其中还藏着许多活人的影子。况且健康的笑，在被笑的一方面是悲哀的，所以果戈理的“含泪的微笑”，倘传到了和作者地位不同的读者的脸上，也就成为健康：这是《死魂灵》的伟大处，也正是作者的悲哀处。

《几乎无事的悲剧》(1935年)《且介亭杂文二集》《全集》六卷363—365页

《死魂灵》作者的本领，确不差，不过究竟是旧作者，他常常要发一大套议论，而这些议论，可真是难译，把我窘的汗流浹背。

《致萧军》(1935年8月24日)

《书信集》864—865页

当在译K氏序时，又看见了《译文》终刊号上耿济之先生的后记，他说G氏一生，是在恭维官场；但K氏说却不同，他以为G有一种偏见，以为位置高的，道德也高，所以对于大官，攻击特少。我相信K氏说，例如前清时，一般人总以为进士翰林，大抵是好人，其中并无故意的拍马之意。况且那时的环境，攻击大官的作品，也更难以发表。试看G

氏临死时的模样，岂是谄媚的人所能做得出来的。

《孩孟十还》（1935年10月20日）

《书信集》894页

耿济之的那篇后记写的很糟，您被他所误了。G决非革命家，那是的确的，不过一想到那时代，就知道并不足奇，而且那时的检查制度又多么严厉，不能说什么（他略略涉及君权，便被禁止，这一篇，我译附在《死魂灵》后面，现在看起来，是毫没有什么的）。至于耿说他谄媚政府，却纯据中国思想立论，外国的批评家都不这样说，中国的论客，论事论人，向来是极苛刻的。但G确不讥刺大官，这是一者那时禁令严，二则人们都有一种迷信，以为高位者一定道德学问也好。我记得我幼小时候，社会上还大抵相信进士翰林状元宰相一定是好人，其实也并不是因为去谄媚。

G是老实的，所以他会发狂。……

《孩萧军》（1935年10月29日）

《书信集》898—899页

果戈理开手作《死魂灵》第一部的时侯，是一八三五年的下半年，离现在足有一百年了。幸而，还是不幸呢，其中的许多人物，到现在还很有生气，使我们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读者，也觉得仿佛写着自己的周围，不得不叹服他伟大的写实的本领。……

《〈死魂灵百图〉小引》（1935年）

《且介亭杂文二集》《全集》六卷436页

我在译《死灵魂》第二部，很难，但比第一部无趣。

《致曹靖华》（1936年2月29日）

《书信集》055页

果戈理的《死灵魂》第一部，中国已有译本，这里无需多说了。其实，只要第一部也就足够，以后的两部——《炼狱》和《天堂》已不是作者的力量所能达到了。果然：第二部完成后，他竟连自己也不相信了自己，在临终前烧掉，世上就只剩了残存的五章，描写出来的人物，积极者偏远逊于没落者；在讽刺作家果戈理，真是无可奈何的事。……

《〈死灵魂〉第二部第一章译后附记》

（1936年）《鲁迅译文集》58年版九卷181页

其实，这一部书，单是第一部就已经足够的，果戈理的运命所限，就在讽刺他本身所属的一流人物。所以他描写没落人物，依然栩栩如生，一到创造他之所谓好人，就没有生气。例如这第二章，将军贝德理锡且夫是丑角，所以和乞乞科夫相遇，还是活跃纸上，笔力不让第一部；而乌里尼加是作者理想上的好女子，他使尽力气，要写得她动人，却反而并不活动，也不象真实，甚至过于矫揉造作，比起先前所写的两位漂亮太太来，真是差得太远了。

《〈死灵魂〉第二部第二章译后附记》

（1936年）《鲁迅译文集》53年版九卷482页

……《死魂灵》第二部，只存残稿五章，已大不及第一部，本来是沒有也可以的，但我决计把它译出，第二章登《译文》第三本，以后分五期登完，大约不到十万字。作者想在这一部里描写地主们改心向善，然而他所写的理想人物，毫无生气，倒仍旧是几个丑角出色，他临死之前，将全稿烧掉，是有自知之明的。

《致曹白》（1936年5月4日）

《书信集》992页

4、屠格涅夫

中国人先前听到俄国的“虚无党”三个字，……是都介绍给创立出来的名目，指不信神，不信宗教，否定一切传统和权威，要复归那出于自由意志的生活的人物而言。但是，这样的人物，从中国人看来也就已经可恶了。……

《马上支日记》（1926年）

《华盖集续编》《全集》三卷312页

I wan Turgenjew（伊凡·屠格涅夫——编者）早因为他的小说，为世所知，但论文甚少。这一篇“Hamlet und Don Qui Chotte”（指《哈孟雷特和堂·吉訶德》——编者）是极有名的，我们可以看见他怎样地观察人生。

《〈奔流〉编校后记》（1928年）

《集外集》《全集》七卷515页

5、涅克拉索夫

涅克拉索夫是俄国十九世纪有名的国民诗人。

《〈奔流〉编校后记》(1929年)

《巢外集》《全集》七卷548页

6、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等，都不是吸末加咖啡，吸埃及烟卷之后所写的。

《并非闲话(三)》(1925年)

《华盖集》《全集》三卷149页

显示灵魂的深者，每要被人看作心理学家；尤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的作者。他写人物，几乎无须描写外貌，只要以语气，声音，就不独将他们的思想和感情，便是面目和身体也表示着。又因为显示着灵魂的深，所以一读那作品，便令人发生精神的变化。灵魂的深处并不平安，敢于正视的本来就并不多，更何况写出？因此有些柔软无力的读者，便往往将他只看作“残酷的天才”。

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自己作品中的人物们，有时也委实太置之万难忍受的，没有活路的，不堪设想的境地，使他们什么事都做不出来。用了精神的苦刑，境他们到那犯罪，痴呆，酗酒，发狂，自杀的上去。有时候，竟至于似乎并无目的，只为了手造的牺牲者的苦痛，而使他受苦，在骇人的卑

污的状态上，表示出人们的心来。这确凿是一个“残酷的天才”，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

.....

相传陀思妥夫斯基不喜欢对人述说自己，尤不喜欢述说自己的困苦；但和他一生相纠结的却正是困难和贫穷。便是作品，也至于只有一回是並沒有豫支稿费的著作。但他掩藏着这些事。他知道金錢的重要，而他最不善于使用的又正是金錢；直到病得寄养在一个医生的家里了，还想将一切来诊的病人当作伴客。他所爱，所同情的是这些，——贫病的人们，——所记得的是这些，所描写的是这些；而他所毫无顾忌地解剖，详检，甚而至于鉴赏的也是这些。不但这些，其实，他早将自己也加以精神底苦刑了，从年青时候起，一直拷问到死灭

.....

陀思妥夫斯基的著作生涯一共有三十五年，虽那最后的十年很偏重于正教的宣传了，但其为人，却不妨说是始终一律。即作品，也沒有大两样。从他最初的《穷人》起，最后的《卡拉玛卓夫兄弟》止，所说的都是同一的事，即所谓“捉住了心中所实验的事实，使读者追求着自己思想的径路，从这心的法则中，自然显示出伦理的观念来”。

这也可以说：穿掘着灵魂的深处，使人受了精神底苦刑而得到创伤，又即从这得伤和养伤和愈合中，得到苦的涂除，而上了苏生的路。

《〈穷人〉小引》（1926年）

《集外集》《全集》七卷460—463页

壁上还有一幅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大画像。对于这先生，我是尊敬，佩服的，但我又恨他残酷到了冷静。他布置了精神上的苦刑，一个个拉了不幸的人来，拷问给我们看。现在他用沉郁的眼光，凝视着素园和他的臥榻，好象在告诉我：这也是可以收在作品里的不幸的人。

《忆韦素园君》(1934年)

《且介亭杂文》《全集》六卷71页

……我佩服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少谈自己，以及有些文豪们的专讲别人。

《“题未定”草(一)》(1935年)

《且介亭杂文二集》

《全集》六卷347页

到了关于陀思妥夫斯基，不能不说一两句话的时候了。说什么呢？他太伟大了，而自己却没有很细心的读过他的作品。

回想起来，在年青时候，读了伟大的文学者的作品，虽然敬服那作者，然而总不能爱的，一共有两个人。一个是但丁，……

还有一个，就是陀思妥夫斯基。一读他二十四岁时所作的《穷人》，就已经吃惊于他那暮年似的孤寂。到后来，他竟作为罪孽深重的罪人，同时也是残酷的拷问官而出现了。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它

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而且还不肯爽利的处死，竭力要放它们活得长久。而这陀思妥夫斯基，则仿佛就在和罪人一同苦恼，和拷问官一同高兴着似的。这决不是平常人做得到的事情，总而言之，就因为伟大的缘故。但我自己，却常常想废书不观。

医学者往往用病态来解释陀思妥夫斯基的作品。这伦勃罗梭式的说明，在现今的大多数的国度里，恐怕实在也非常便利，能得一般人们的赞许的。但是，即使他是神经病者，也是俄国专制时代的神经病者，倘若谁身受了和他相类的重压，那么，愈身受，也就会愈懂得他那夹着夸张的真实，热到发冷的情，快要破裂的忍从，于是爱他起来的罢。

不过作为中国的读者的我——却还不能熟悉陀思妥夫斯基式的忍从——对于横逆之来的真正的忍从。在中国，没有俄国的基督。在中国，君临的是“礼”，不是神。百分之百的忍从，在未嫁就死了定婚的丈夫，坚苦的一直硬活到八十岁的所谓节妇身上，也许偶然可以发见罢，但在一般的人们，却没有。忍从的形式，是有的，然而陀思妥夫斯基式的掘下去，我以为恐怕也还是虚伪。因为压迫者指为被压迫者的不德之一的这虚伪，对于同类，是恶，而对于压迫者，却是道德的。

《陀思妥夫斯基的事》(1935年)

《且介亭杂文二集》

《全集》六卷405—407页

7、萨尔蒂珂夫——谢德林

萨尔蒂珂夫是六十年代俄国改革期的所谓“倾向派作家”的一人，因为那作品富于社会批评的要素，主题又太与他本国的社会相密切，所以被介绍到外国的就很少。……

他初期的作品中。有名的是《外省故事》，专写亚历山大二世改革前的俄国社会的缺点；这《饥饉》，却是后期作品《某市的历史》之一，描写的是改革以后的情状，……但作者的锋利的笔尖，深刻的观察，却还可以窥见。

《〈饥饉〉后记》(1934年)《译丛补》

《全集》十六卷739—740页

科洛连柯和萨尔蒂珂夫短篇小说都能买到，那是好极了。我觉得萨尔蒂珂夫的作品于中国也很相宜，但译出的却很少很少，买得原本后，《译文》上至少还可以介绍他一两回。

《致孟十还》(1935年2月9日)

《书信集》753页

8、迦尔洵

迦尔洵生一千八百五十五年，俄土之役，尝投军为兵，负伤而返，作《四日》及《走卒伊凡诺夫日记》。氏悲世至深，遂狂易，久之始愈，有《绛华》一篇，即自记其状。晚岁为文，尤哀而伤。今译其一，文情皆异，迥殊凡作也。

……

《四日》者，俄与突厥之战，迦尔洵在军，负伤而返，此即记当时情状者也。氏深恶战争而不能救，则以身赴之。观所作《屠头》一篇，可见其意。

《杂识》(1909年)《域外小说集》

《鲁迅译文集》58年版一卷184页

这三十多篇短篇里，所描写的事物，在中国大半免不得很隔膜；至于迦尔洵作中的人物，恐怕几于极无，所以更不容易理会。

《〈域外小说集〉序》(1920年)

《鲁迅译文集》58年版一卷533页

迦尔洵生于一八五五年，是在俄皇亚历山大三世政府的压迫之下，首先绝叫，以一身来担人间苦的小说家。他的引人注目的短篇，以从军俄土战争时的印象为基础的《四日》，后来连接发表了《屠头》，《邂逅》，《艺术家》，《兵士伊凡诺夫回忆录》等作品，皆有名。

《〈一篇很短的传奇〉译后记(二)》

(1929年)《译丛补》《鲁迅译文集》

58年版十卷575页

这篇(指《一篇很短的传奇》——编者)在迦尔洵的著作中是很富于滑稽的之一，但仍然是酸辛的谐笑。他那非战与自我牺牲的思想，也写得非常之分明。但英雄装了木脚，而劝人出战者却一无所损，也还只是人世的常情。至于“与

其三人不幸，不如一人——自己——不幸”这精神，却往往只见于斯拉夫文人的著作，则实在不能不惊异于这民族的伟大了。

《〈一篇很短的传奇〉译后记(一)》

(1921年)《译丛补》《鲁迅译文集》

58年版十卷576页

9、托尔斯泰

不论中外，诚然都有偶像。但外国是破坏偶像的人多；那影响所及，便成功了宗教改革，法国革命。旧像愈摧破，人类便愈进步；所以现在才有比利时的义战，与人道的光明。那达尔文、易卜生、托尔斯泰、尼采诸人，便都是近来偶像破坏的大人物。

《随感录四十六》(1918年)《热风》

《全集》二卷52页

……卢梭、斯谛纳尔、尼采、托尔斯泰、伊索生等辈，若用勃兰兑斯的话来说，乃是“轨道破坏者”。其实他们不单是破坏，而且是扫除，是大呼猛进，将碍脚的旧轨道不论整条或碎片，一扫而空，并非想挖一块废铁古砖挟回家去，预备卖给旧货店。中国很少这一类人，即使有之，也会被大众的唾沫淹死。……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1925年)《坟》

《全集》一卷177—178页

野菊经了几乎致命的摧折，还要开一朵小花，我记得托尔斯泰曾受了很大的感动，因此写出一篇小说来。（指《哈泽·穆拉特》——编者）

《一觉》（1926年）《野草》

《全集》一卷537页

“你改悔罢！”

这是《新约》上的句子罢，但经托尔斯泰新近引用过的。其时正值日俄战争，托老先生便写了一封给俄国和日本的皇帝的信，开首便是这一句。日本报纸上很斥责他的不逊，爱国青年也愤然，然而暗地里却早受了他的影响了。

《藤野先生》（1926年）《朝花夕拾》

《全集》二卷414页

俄国托尔斯泰（T o L S t o i）的无抵抗主义之所以不能实行，也是这个原因。他不主张以恶报恶的，他的意思是皇帝叫我们去当兵，我们不去当兵。叫警察去捉，他不去；叫刽子手去杀，他不去杀，大家都不听皇帝的命令，他也没有兴趣；那末做皇帝也无聊起来，天下也就太平了。然而如果一部分的人偏听皇帝的话，那就不行。

《关于知识阶级》（1927年）

《集外集拾遗》《全集》58年版

七卷151页

……俄国文学家托尔斯泰讲人道主义，反对战争，写过

三部很厚的小说——那部《战争与和平》，他自己是个贵族；却是经过战场的生活，他感到战争是怎么一个世界。尤其是他一临到长官的铁板前，（战场上重要军官都有铁板挡住枪弹），更有刺心的痛楚。而他又眼见他的朋友们，很多在战场上牺牲掉。战争的结果，也可以变成两种态度：一种是英雄，他见别人死的死伤的伤，只有他健存，自己就觉得怎样了不得，这么那么夸耀战场上的威雄。一种是变成反对战争的，希望世界上不要再打仗了。托尔斯泰便是后一种，主张用无抵抗主义来消灭战争。他这么主张，政府自然讨厌他；反对战争，和俄皇的侵掠欲望冲突；主张无抵抗主义，叫兵士不替皇帝打仗，警察不替皇帝执法，审判官不替皇帝裁判，大家都不去捧皇帝；皇帝是全要人捧的，没有人捧，还成什么皇帝，更和政治相冲突。……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1927年）

《集外集》《全集》七卷473—474页

关于这十九世纪的俄国的巨人，中国前几年虽然也曾经有人介绍，今年又有人叱骂，然而他于中国的影响，其实也还是等于零。他的三部大著作中，《战争与和平》至今无人翻译；传记是只有Ch. S. Arcolea的书的文言译本和一小本很不完全的《托尔斯泰研究》。前几天因为要查几个字，自己和几个朋友走了许多外国书的书店，终究寻不到一部横文的他的传记。关于他的著作，在中国是如此的。说到行为，那是更不相干了。我们有开书店造洋房的革命文豪，没有分田给农夫的地主——因为这也是“浅薄的人道主义”；有软

求“出版自由”的“著作家”兼店主，没有写信直斥皇帝的胡涂虫——因为这是没有用的，倒也并非怕危险。至于“无抵抗”呢，事实是有的，但并非由于主义，因事不同，因人不同，或打人的嘴巴，或将嘴巴给人打，倘以为会有俄国的许多“灵魂的战士”（Dokhobor）似的，宁死不当兵卒，那实在是一种“杞忧”。

所以这回是意在介绍几篇外国人——真看过托尔斯泰的作品，明白那历史底背景的外国人——的文字，可以看看先前和现在，中国和外国，对于托尔斯泰的评价是怎样的不同。但自然只能从几个译者所见到的书报中取材，并非说惟这几篇是现在世间的定论。

首先当然要推 Gorky 的《回忆杂记》，用极简洁的叙述，将托尔斯泰的真诚底和粉饰的两面，都活画出来，仿佛在我们面前站着。而作者 Gorky 的面目，亦复跃如。一面可以见文人之观察文人，一面可以见劳动出身者和农民思想者的隔膜之处。……

《〈奔流〉编校后记》（1928年）

《集外集》《全集》七卷535—536页

……中国大嚷过托尔斯泰，屠格纳夫，后来又大嚷过辛克莱，但他们的选集却一部也没有。去年虽然还有以郭沫若先生的盛名，幸而出版的《战争与和平》，但恐怕仍不足以挽回读书和出版界的情气……。

《为翻译辩护》（1933年）

《淮风月谈》《全集》五卷303页

近一年来，竟常常有人诱我去学托尔斯泰了，也许就因为“并没有看到他们的‘骂人文选’”，给我一个好榜样。可是我看见过欧战时候他骂皇帝的信，在中国，又要得到“养成现在文坛上这种浮囂，下流，粗暴等等的坏习气”的罪名的。托尔斯泰学不到，学到了也难做人，他生存时，希腊教徒就年年诅咒他落地獄。

《〈准风月谈〉后记》（1934年）

《准风月谈》《全集》五卷465页

我本是常常出门的，不过近来知道了我们的元帅深居简出，只令别人出外奔跑，所以我也不如只在家里坐了。记得托尔斯泰的什么小说说过，小兵打仗，是不想到危险的，但一看见大将面前防弹的铁板，却也就想到了自己，心跳得不敢上前了。但如元帅以为生命价值，彼此不同，那我也无话可说，只好被打军棍。

《致胡风》（1935年6月28日）

《书信集》837—838页

10、契诃夫

……在我所见的“革命文学”或“写实文学”中，还没有遇到过这么强有力的文学（指所引《申报》上关于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共产党人的一节报道——编者）。批评家罗喀绥夫斯奇说的罢：“安特列夫竭力要我们恐怖，我们却并不

怕；契诃夫不这样，我们倒恐怖了。”

《铲共大观》(1928年)《三闲集》

《全集》四卷116页

……契诃夫说过：“被昏蛋所称赞，不如战死在他手里”。真是伤心而且悟道之言。……

《徐懋庸作〈打杂集〉序》

(1935年)《且介亭杂文二集》

《全集》六卷289页

这些短篇，（指《坏孩子和别的奇闻》——编者）虽作者自以为“小笑话”，但和中国普通之所谓“趣闻”，却又截然两样的。它不是简单的只招人笑。一读自然往往会笑，不过笑后总还剩下些什么，——就是问题。生瘤的化装，蹩脚的跳舞，那模样不免使人笑，而笑时也知道：这可笑是因为他有病。这病能医不能医。这八篇里面，我以为没有一篇是可以一笑就了的。但作者自己却将这些指为“小笑话”，我想，这也许是因为他谦虚，或者后来更加深广，更加严肃了。

《〈坏孩子和别的奇闻〉前记》

(1935年)《全集》十八卷752—753页

11、柯罗连科

俄文人凯罗连珂作《末光》一书，有记老人教童子读书

于鲜卑者，曰，书中述樱花黄鸟，而鲜卑泣寒，不有此也。翁则解之曰，此鸟即止于樱木，引吭为好音者耳。少年乃沉思。然夫，少年处萧条之中，即不诚闻其好音，亦当得先觉之诠释；而先觉之声，乃又不来破中国之萧条也。然则吾人，其亦沉思而已夫，其亦惟沉思而已夫！

《摩罗诗力说》(1907年)

《坟》《全集》一卷101—102页

Korolenko的小说，我觉得做得很好，在现在的中国，大约也不至于犯忌，但中国除了周作人译的《玛加尔之梦》及一二小品外，竟没有人翻译。不知先生有他的原本没有？倘有，我看是也可以介绍的。

《致孟十还》(1935年2月4日)

《书信集》744页

12、普列汉诺夫

蒲力汗诺夫对于无产阶级的殊勋，最多是在所发表的理论的文章，他本身的政治底意见，却不免常有动摇的。

《〈艺术论〉序言》(1939年)

《全集》十七卷8页

第一篇《论艺术》首先提出“艺术是什么”的问题，补正了托尔斯泰的定义，将艺术的特质，断定为感情和思想的具体底形象底表现。于是进而申明艺术也是社会现象，所以

观察之际，也必用唯物史观的立场，并于和这违异的准心史观加以批评，而介绍又和这些相对的关于生物的美底趣味的达尔文的唯物论底见解。

《〈艺术论〉序言》（1930年）

《全集》十七卷17页

蒲力汗诺夫也给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放下了基础。他的艺术论虽然还未能俨然成一个体系，但所遗留的含有方法和成果的著作，却不只作为后人研究的对象，也不愧称为建立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社会学底美学的古典底文献的了。

《〈艺术论〉序言》（1930年）

《全集》十七 17页

13、高 尔 基

中国是否会有平民的时代，自然无从断定。然而，总之，平民总未必会舍命改革以后，倒给上等人安排鱼翅席，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上等人从来就没有给他们安排过杂合面。只要翻翻这一本书，（指以高尔基作品《争自由的波浪》命名的集子——编者）大略便明白别人的自由是怎样挣来的前因，并且看看后果，即使将来地位失墜，也就不至于妄鸣不平，较之失意而学佛，切实得多多了。所以，我想，这几篇文章在中国还是很有好处的。

《〈争自由的波浪〉小引》（1926年）

《集外集拾遗》《全集》七卷725页

……戈理基笔下的人生也还活跃着，但大半也都要成为流水帐簿罢。然而翻翻过去的血的流水帐簿，原也未始不能夠推见将来，只要不将那帐目来作消遣，

《〈争自由的波浪〉小引》（1926年）

《集外集拾遗》《全集》七卷724页

创作的年代，（指《恶魔》——编者）我不知道；中国有一篇戈理基的《创作年表》，上面大约也未必有罢。但从本文推想起来，当在二十世纪初头，自然是社会主义信者了，而尼采色还很浓厚的時候。至于寓意之所在，则首尾两段上，作者自己就说得很明白的。

《〈恶魔〉后记》（1930年）

《译丛补》《全集》十六卷712页

Gorky全集内容，价目，出版所，今鈔呈，此十六本已需约六十元矣，此后不知尚有多少本。

将此集翻入中国，也是一件事情，最好是一年中先出十本。此十本中，我知道已有两种（四及五）有人在译，如先生及我各肯认翻两本，在我想必有书坊乐于承印也。

《致郁达夫》（1939年4月20日）

《书信集》253页

当屠格纳夫、柴霍夫这些作家大为中国读书界所称颂的时候，高尔基是不很有人很注意的。即使偶然有一两篇翻

译，也不过因为他所描的人物来得特别，但总不觉得有什么大意思。

这原因，现在很明白了：因为他是“底层”的代表者，是无产阶级的作家。对于他的作品，中国的旧的知识阶级不能共鸣，正是当然的事。

然而革命的导师，却在二十多年以前，已经知道他是新俄的伟大的艺术家，用了别一种兵器，向着同一的敌人，为了同一的目的而战斗的伙伴，他的武器——艺术的言语——是有极大的意义的。

而这先见，现在已经由事实来确证了。

《译本高尔基〈一月九日〉小引》

(1933年)《集外集拾遗》《全集》

七卷824—825页

今天在《生活周刊》广告上，知道先生已做成《高尔基》，这实在是给中国青年的很好的赠品。

我以为如果能有插图，就更加有趣味，我有一本《高尔基画像集》，从他壮年至老年的像都有，也有漫画。倘要用，我可以奉借制版。制定后，用的是那几张，我可以将作者的姓名译出来。

《致邹韬奋》(1933年5月9日)

《书信集》373页

知识分子以外，现在是不能有作家的，戈理基虽称非知

识阶级出身，其实他看的书很不少，中国文字如此之难，工农何从看起，所以新的文学，只能希望于好的青年。

《致曹聚仁》（1933年6月18日）

《书信集》379—380页

吉阿德即由许多非议十月革命的思想家，文学家所合成的。其中自然有梅垒什珂夫斯基，有托尔斯泰派；也有罗曼罗兰、爱因斯坦因。我还疑心连高尔基也在内，那时他正为种种人们奔走，使他们出国，帮他们安身，听说还至于因此和当局者相冲突。

《〈解放了的董吉阿德〉后记》

（1933年）《集外集拾遗》《全

集》七卷830—831页

高尔基说，大众语是毛胚，加了工的是文学。我想，这该是很中肯的指示了。

《做文章》（1934年）《花边文学》

《全集》五卷783页

高尔基的小说《母亲》一出版，革命者就说是一部“最合时的书”。而且不但在那时，还在现在。我想，尤其是在中国的现在和未来，……

《〈母亲〉木刻画序》（1934年）《集外

集拾遗》《全集》七卷58年版683页

“这《俄罗斯的童话》，共有十六篇，每篇独立；虽说‘童话’，其实是从各方面描写俄罗斯国民性的种种相，并非写给孩子们看的。发表年代未详，恐怕还是十月革命前之作；……”

《〈俄罗斯的童话〉小引》（1935年）《俄罗斯的童话》《全集》十四卷425页

“现在的有些学者说：文言白话是有历史的。这并不错，我们能在书本子上看到；但方言土语也有历史——只不过没有人写下来。帝王卿相有家谱，的确证明着他有祖宗；然而穷人以至奴隶没有家谱，却不能成为他并无祖宗的证据。笔只拿在或一类人的手里，写出来的东西总不免于蹊跷，先前的文人哲士，在记载上就高雅得古怪。高尔基出身下等，弄到会看书，会写字，会作文，而且作得好，遇见的上等人又不少，又并不站在上等人的高台上看，于是许多西洋镜就被拆穿了。如果上等诗人自己写起来，是决不会这模样的。我们看看这（指《俄罗斯的童话》——编者），算是一种参考罢。”

《〈俄罗斯的童话〉小引》（1935年）《俄罗斯的童话》《全集》十四卷426页

我看用我去比外国的谁，是很难的，因为彼此的环境先不相同。契诃夫的想法发财，是那时俄国的资本主义已发展了，而这时候，我正在封建社会里做少爷。看不起钱，也是

那时的所谓“读书人家子弟”的通性。我的祖父是做官的，到父亲才穷下来，所以我其实是“破落户子弟”，不过我很感谢我父亲的穷下来（他不会赚钱），使我因此明白了许多事情。因为我自己是这样的出身，明白底细，所以别的破落户子弟的装腔作势，和暴发户子弟之自鸣风雅，给我一解剖，他们便弄得一败涂地，我好象一个“战士”了。使我自己说，我大约也还是一个破落户，不过思想较新，也时常想到别人和将来，因此也比较的不十分自私自利而已。至于高尔基，那是伟大的，我看无人可比。

《致萧军》（1935年3月24日）

《书信集》865页

……高尔基是战斗的作家，……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1936年）

《且介亭杂文末编》《全集》六

卷547页

……高尔基先前的理想，后来都成为事实，他的一身，就是大众的一体，喜怒哀乐，无不相通；……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1936年）

《且介亭杂文末编》《全集》六

卷549页

高尔基所做的大抵是小说和戏剧，谁也决不说他是童话

作家，然而他偏偏要做童话。他所做的童话里，再三再四的教人不要忘记这是童话，然而又偏偏不大象童话。说是做给成人看的童话罢，那自然倒也可以的，然而又可恨做的太出色，太恶辣了。

作者在地窖子里看了一批人，又伸出头来在地面上看了一批人，又伸进头去在沙龙里看了一批人，看得熟透了，都收在历来的创作里。这种童话里所写的却全不象真的人，所以也不象事实，然而这是呼吸，是痲子，是疮疽，都是人所必有的，或者是会有的。

短短的十六篇，用漫画的笔法，写出了老俄国人的生态和病情，但又不只写出了老俄国人，所以这作品是世界的；就是我们中国人看起来，也往往会觉得他好象讲着周围的人物，或者简直自己的顶门上给扎了一大针。

但是，要全愈的病人不辞热痛的针炙，要上进的读者也决不怕恶辣的书！

《〈俄罗斯的童话〉广告》(1935年)

《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一辑》

(1962年5月出版)25—26页

14、卢那察尔斯基

L的《艺术论》，是一九二六年，那边的艺术家协会编印的，其实不过是从《实证美学的基础》及《艺术与革命》中各取了几篇，并非新作，也不很有统系。我本想，只要译

《实证美学之基础》就夠了，但因为这书名，已足将读者吓退，所以选现在这一本。

《致韦素同》(1929年4月7日)

《书信集》217页

他是革命者，也是艺术家，批评家。著作之中，有《文学的影像》，《生活的反响》，《艺术与革命》等，最为世间所知，也有不少的戏曲。又有《实证美学的基础》一卷，共五篇，虽早在一九〇三年出版，但是一部紧要的书。因为如作者自序所说，乃是“以最压缩了的形式，来传那有一切结论的美学的大体”，并且还成着他迄今的思想和行动的根柢的。

《〈艺术论〉小引》(1929年)

《艺术论》《全集》十五卷

173—174页

就我所见的而论，卢那卡斯基的《被解放的堂·吉呵德》，法兑耶夫的《溃灭》，格拉特珂夫的《水门汀》，在中国这十一年中，就并无可以和这些相比的作品。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1930年)《二心集》《全集》四

卷218页

L unacharski 的文学底发展大约可从一九〇〇年算起。

他最先的印本是哲学底讲谈。他是著作极多的作家。他的三十六种书，可成十五巨册。早先的一本为《研求》，是从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出发的关于哲学的随笔集。讲到艺术和诗，包括Maeterlinck和Korolenko的评赞，在这些著作里，已经预示出他那极成熟的诗学来。《实证美学的基础》，《革命底侧影》和《文学底侧影》都可归于这一类。在这一群的短文中，包含对于智识阶级的攻击，争论。偶然也有别样的文字，如《资本主义下的文化》，《假面中的理想》，《科学、艺术及宗教》，《宗教》，《宗教史导言》等。

Lunacharski 又是音乐和戏剧的大威权，在他的戏剧里，尤其是在诗剧，人感到里面鸣着未曾写出的伤痕。……

《〈浮士德与城〉后记》(1930年)

《集外集拾遗》《余集》七卷777页

这剧本(指《浮士德与城》——编者)，英译者以为是“俄国革命程序的预想”，是的，的确是。但也是作者的世界革命的程序的预想。

《〈浮士德与城〉后记》(1930年)

《集外集拾遗》《余集》七卷779页

这是一大篇十幕的戏剧，(指《解放了的董·吉呵德》——编者)写着这胡涂固执的董·吉呵德，怎样因游侠而大碰钉子，虽由革命得到解放，也还是无路可走。并且衬以奸雄

和美人，写得又滑稽，又深刻。

《文艺丛刊》(1934年)《集外
集拾遗》《全集》七卷382页

15、安 特 来 夫

初作《默》一篇，遂有名；为俄国当世文人之著者。其文神秘幽深，自成一家。所作小品甚多，长篇有《赤咲》一卷，记俄日战争事，列国竟传译之。

《杂识》(1909年)《域外小说集》
《鲁迅译文集》58年版一卷184页

安特来夫以一八七一年生于阿莱勒，后来到莫斯科学法律，所过的都是十分困苦的生涯。他也做文章，得了戈理奇的推助，渐渐出了名，终于成为二十世纪初俄国有名的著作家。一九一九年大变动的时候，他想离开祖国到美洲去，没有如意，冻饿而死了。

他有许多短篇和几种戏剧，将十九世纪末俄人的心里的烦闷与生活的暗淡，都描写在这里面。尤其有名的是反对战争的《红笑》和反对死刑的《七个绞刑的人们》。欧洲大战时，他又有一种有名的长篇《大时代中一个小人物的自白》。

安特来夫的创作里，又都含着严肃的现实性以及深刻和纤细，使象征印象主义与写实主义相调和。俄国作家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如他的创作一般，消融了内面世界与外面表现

之差，而现出灵肉一致的境地。他的著作是虽然很有象征印象气息，而仍然不失其现实性的。

《〈黯澹的烟霭里〉后记》(1921年)

《现代小说译丛》《鲁迅译文集》

58年版一卷331页

这一篇(指《书籍》编者)是一九〇一年作，意义很明显，是颜色黯淡的铅一般的滑稽，二十年之后，才译成中国语，安特来夫已经死了三年了。

《〈书籍〉后记》(1921年)《现代

小说译丛》《鲁迅译文集》58年

版一卷333页

《往星中》做得较早，我以为倒好的。《黑假面人》是较与实社会接触得切近些，意思也容易明了，所以中国的读者，大约应该赞成这一部罢。《人的一生》是安特莱夫的代表作，译本错处既如是之多，似乎还可以另翻一本。

《致李霁野》(1925年2月17日)

《书信集》65页

安特来夫。全然是一个绝望厌世的作家。他那思想的根柢是：一，人生是可怕的(对于人生的悲观)；二，理性是虚妄的(对于思想的悲观)；三，黑暗是有大威力的(对于

道德的悲观)。

《致许钦文》(1925年9月30日)

《书信集》75页

北京就是一天一天地百物昂贵起来；……向来所遭遇的呢，借了安特来夫的话来说，是“没有花，没有诗”，就只有百物昂贵。

《有趣的消息》(1926年)《华

盖集续编》三卷190—191页

16、勃 洛 克

至于创造社所提倡的，更彻底的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自然更不过是一个题目。这边也禁，那边也禁的王独清的从上海租界里遥望广州暴动的诗，“Pong Pong Pong”，铅字逐渐大了起来，只在说明他曾为电影的字幕和上海的酱园招牌所感动，有模仿勃洛克的《十二个》之志而无其力和才。

《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1929年)

《三闲集》《全集》四卷145页

象征派诗人中，收获最多的，就只有勃洛克。……当革命时，将最强烈的刺戟给与俄国诗坛的，是《十二个》。

《〈十二个〉后记》(1926年)《集

外集拾遗》《全集》七卷718页

从一九〇四年发表了最初的象征诗集《美的女人之歌》起，勃洛克便被称为现代都会诗人的第一人了。他之为都会诗人的特色，是在用空想，即诗底幻想的眼，照见都会中的日常生活，将那朦胧的印象，加以象征化。将精气吹入所描写的事象里，使它苏生；也就是在庸俗的生活，尘嚣的市街中，发见诗歌底要素。所以勃洛克所擅长者，是在取卑俗，热闹，杂沓的材料，造成一篇神秘底写实的诗歌。……

能在杂沓的都会里看见诗者，也将在动摇的革命中看见诗。所以勃洛克做出《十二个》，而且因此“在十月革命的舞台上登场了”。……

《十二个》于是便成了十月革命的重要作品，还要永久地流传。

《〈十二个〉后记》(1926年)《集外

集拾遗》《全集》七卷719—720页

旧的诗人沉默，失措，逃走了，新的诗人还未弹他的奇颖的琴。勃洛克独在革命的俄国中，倾听“咆哮狞猛，吐着长太息的破坏的音乐”。他听到黑夜白雪间的风，老女人的哀怨，教士和富翁和太太的彷徨，会议中的讲嫖钱，复仇的歌和枪声，卡基卡的血。然而他又听到癞皮狗似的旧世界，他向着革命这边突进了。

然而他究竟不是新兴的革命诗人，于是虽然突进，却终于受伤，他在十二个之前，看见了戴着白玫瑰花圈的耶稣基督。

.....

呼吸血和火的，咏叹酒和女人的，赏味幽林和秋月的，都要真的神往的心，否则一样是空洞。人多是“生命之川”之中的一滴，承着过去，向着未来，倘不是真的特出到异乎寻常的，便都不免并含着向前和回顾。诗《十二个》里就可以看见这样的心：他向前，所以向革命突进了，然而回顾，于是受伤。

篇末出现的耶稣基督，仿佛可有两种的解释：一是他也赞同，一是还须靠他得救。但无论如何，总还以后解为近是。故十月革命中的这大作品《十二个》，也还不是革命的诗。

然而也不是空洞的。

《〈十二个〉后记》(1925年)《集外
集拾遗》《全集》七卷720—721页

这诗(指《十二个》——编者)的体式在中国很异样；但我以为很能表现着俄国那时(！)的神情；细看起来，也许会感到那大震撼，大咆哮的气息。

《〈十二个〉后记》(1926年)《集
外集拾遗》《全集》七卷721页

17、叶遂宁和梭波里

俄国十月革命时，确曾有许多文人愿为革命尽力。但事实的狂风，终于转得他们手足无措。显明的例是诗人叶遂宁

的自杀，还有小说家梭波里，他最后的话是：“活不下去了！”

在革命时代有大叫“活不下去了”的勇气，才可以做革命文学。

叶遂宁和梭波里终于不是革命文学家。为什么呢，因为俄国是实在在革命。革命文学家风起云涌的所在，其实是并没有革命的。

《革命文学》（1927年）《而已集》

《全集》三卷526页

叶遂宁和梭波里是未可厚非的，他们先后给自己唱了挽歌，他们有真实。他们以自己的沉没，证明着革命的前行。他们到底并不是旁观者。

《在钟楼上》（1927年）《三闲集》

《全集》四卷49页

苏俄革命以前，有两个文学家，叶遂宁和梭波里，他们都讴歌过革命，直到后来，他们还是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碑上，那时，苏维埃是成立了！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1927年）

《集外集》《全集》七卷478页

希望革命的文人，革命一到，反而沉默下去的例子，在中国便曾有过的。……俄国的例子尤为明显，十月革命开

初，也曾有许多革命文学家非常惊喜，欢迎这暴风雨的袭来，愿受风雷的试炼。但后来，诗人叶遂宁，小说家索波里自杀了，近来还听说有名的小说家爱伦堡有些反动。这是什么缘故呢？就因为四面袭来的并不是暴风雨，来试炼的也并非风雷，却是老老实实的“革命”。空想被击碎了，人也就活不下去，这倒不如古时候相信死后灵魂上天，坐在上帝旁边吃点心的诗人们福气。因为他们在达到目的之前，已经死掉了。

《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1929年)《三
闲集》《全集》四卷144—145页

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浪漫；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快的，但建设却是麻烦的事。所以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听说俄国的诗人叶遂宁，当初也非常欢迎十月革命，当时他叫道，“万岁，天上和地上的革命！”又说“我是一个布尔塞维克了！”然而一到革命后，实际上的情形，完全不是他所想象的那么一回事，终于失望，颓废。叶遂宁后来是自杀了的，听说这失望是他的自杀的原因之一。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1930年)

《二心集》《全集》四卷237页

18、阿尔志跋绥夫

阿尔志跋绥夫虽然没有托尔斯泰和戈理奇这样伟大，然而却是俄国新兴文学的典型的代表作家的一人；他的著作，自然不过是写实派，但表现的深刻，到他却算达到了极致。使他出名的小说是《兰兑的死》，使他更出名而得种种攻讦的小说是《沙宁》。

阿尔志跋绥夫的著作是厌世的，主我的；而且每每带着肉的气息。但我们要知道，他只是如实描出，虽然不免主观，却并非主张和煽动；他的作风，也并非因为“写实主义大盛之后，进为唯我，”却只是时代的肖象：我们不要忘记他是描写现代生活的作家。对于他的《沙宁》的攻讦，他寄给比拉尔特的信里，以比先前都介涅夫的《父与子》，我以为不错的。……

阿尔志跋绥夫的本领尤在小品；这一篇（指《幸福》——编者）也便是出色的纯艺术品，毫不多费笔墨，而将“爱憎不相离，不但不离而且相争的无意识的本能”浑然写出，……

《〈幸福〉译后记》（1920年）《现代
小说译丛》《鲁迅译文集》58年版
一卷368—369页

批评家以为一本《赛宁》，教俄国青年向堕落里走，其实是武断的。诗人的感觉，本来比寻常更其锐敏，所以阿尔志跋绥夫早在社会里觉到这一种倾向，做出《赛宁》来。

.....

阿尔志跋绥夫是主观的作家，所以赛宁和绥惠略夫的意见，便是他自己的意见。.....

.....

阿尔志跋绥夫是俄国新兴文学典型的代表作家的一人，流派是写实主义，表现之深刻，在侪辈中称为达到了极致。但我们在本书里，可以看出微微的传奇派色彩来。.....

.....

阿尔志跋绥夫是厌世主义的作家，在思想黯淡的时节，做了这一本被绝望所包围的书。亚拉藉夫说是“愤激”，他不承认。但看这书中的人物，伟大如绥惠略夫和亚拉藉夫——他虽然不能坚持无抵抗主义，但终于为爱做了牺牲，——不消说了；便是其余的小人物，借此衬出不可救药的社会的，也仍然时时露出人性来，这流露，便是于无意中愈显出俄国人民的伟大。

《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

(1921年)《工人绥惠略夫》

《全集》十一卷590—593页

阿尔志跋绥夫的这一篇《医生》是一九一〇年印行的《试作》中之一，那做成的时候自然还在先，驱使的便是坡格露的事，虽然算不得杰作，却是对于他同胞的非人类行为的一个极猛烈的抗争。

在这短篇里，不特照例的可以看见作者的细微的性欲描

写和心理剖析，且又简单明了的写出了对于无抵抗主义的抵抗和爱憎的纠缠来。无抵抗，是作者所反抗的，因为人在天性上不能没有憎，而这憎，又或根于更广大的爱。因此，阿尔志跋绥夫便仍然不免是托尔斯泰之徒了，而又不免是托尔斯泰主义的反抗者，——圆熟的说，便是托尔斯泰主义的调剂者。

《〈医生〉译者附记》（1921年）《现代

小说译丛》《全集》十一卷345—346页

现在的所谓教育，世界上无论那一国，其实都不过是制造许多适应环境的机器的方法罢了。要适如其分，发展各各的个性，这时候还未到来，也料不定将来究竟可有这样的时候。我疑心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而大家尚以为是黄金世界的事，其大病根就在人们各各不同，不能象印版书似的每本一律。要彻底地毁坏这种大势的，就容易变成“个人的无政府主义者”，如《工人绥惠略夫》里所描写的绥惠略夫就是。这一类人物的命运，在现在——也许虽在将来——是要救群众，而反被群众所迫害，终至于成了单身，忿激之余，一转而仇视一切，无论对谁都开枪，自己也归于毁灭。

《两地书》（1925年3月18日）

《全集》七卷36页

那一堆书里文学书多得很，为什么那时偏要挑中这一篇

呢？那意思，我现在有点记不真切了。大概，觉得民国以前，以后，我们也有许多改革者，境遇和绥惠略夫很相象，所以借借他人的酒杯罢。然而昨晚上一看，岂但那时，譬如其中的改革者的被迫，代表的吃苦，便是现在，——便是将来，便是几十年以后，我想，还要有许多改革者的境遇和他相象的。……

然而绥惠略夫临末的思想却太可怕。他先是为社会做事，社会倒迫害他，甚至于要杀害他，他于是一变而为向社会复仇了，一切是仇讎，一切都破坏，中国这样破坏一切的人还不见有，大约也不会有的，我也并不希望其有。

《记谈话》（1926年）《华盖集续

编》《全集》三卷341—342页

文章的弯弯曲曲，是韩先生的特长，用些“机械的”之类的唯物论者似的话，也是他的本领。但先生还没有看出他的本心，他是一面想动摇文学上的写实主义，一面在为自己辩护。他说，沙宁在实际上是沒有的，其实俄国确曾有，即中国也何尝沒有，不过他不叫沙宁。文学与社会之关系，先是它敏感的描写社会，倘有力，便又一转而影响社会，使有变革。

《致徐懋庸》（1933年12月20日）

《书信集》46'页

19、梭 罗 古 勃

人一发狂自己或者没有什么——俄国的梭罗古勃以为倒

是幸福——但从别人看来，却似乎一切都已完结。

《两地书》（1925年6月13日）

《全集》七卷107页

这有名的《小鬼》的作者梭罗古勃，就于去年在列宁格勒去世了，活了六十五岁。十月革命时，许多文人都往外国跑，他却并不走，但也沒有著作，那自然，他是出名的“死的赞美者”，在那样的时代和环境里，当然做不出东西来的，做了也无从发表。这回译载了他的一篇短篇（指《饥饿的光芒》——编者）——也许先前有人译过的——并非说这是他的代表作；不过借此作一点纪念。那所描写，我想，凡是不知道集团主义的饥饿者，恐怕多数是这样的心情。

《〈奔流〉编校后记》（1929年）

《集外集》《全集》七卷544页

20、爱罗先珂

现在已经出版的是第一种，一共十四篇，是他流寓中做给日本人看的童话体的著作。通观全体，他于政治经济是没有兴趣的，也并不藏着什么危险思想的气味；他只有着一个幼稚的，然而优美的纯洁的心，人间的疆界也不能限制他的梦幻，所以对于日本常常发出身受一般的非常感愤的言辞来。他这俄国式的大旷野的精神，在日本是不合式的，当然要得到打骂的回赠，但他沒有料到，这就足见他只有一个幼稚的然而纯洁的心。我掩卷之后，深感谢人类中有这样的不

失赤子之心的人与著作。

这《狭的笼》便是《天明前之歌》里的第一篇，大约还是漂流印度时候的感想和愤激。他自己说：这一篇是用了血和泪所写的。单就印度而言，他们并不戚戚于自己不努力于人的生活，却愤愤于被人禁了“撒提”，所以即使并无敌人，也仍然是笼中的“下流的奴隶”。

广大哉诗人的眼泪，我爱这攻击别国的“撒提”之幼稚的俄国盲人埃罗先珂，实在远过于赞美本国的“撒提”受过诺贝尔奖金的印度诗圣泰戈尔；我诅咒美而有毒的曼陀罗华。

《〈狭的笼〉译后附记》（1921年）

《鲁迅译文集》58年版二卷526—

527页

五月初，日本为治安起见，驱逐一个俄国的盲人出了他们的国界，送向海参卫去了。

这就是诗人华希理·爱罗先珂。

他被驱逐时，大约还有使人伤心的事，报章上很发表过他的几个朋友的不平的文章，然而奇怪，他却将美的赠物留给日本了：其一是《天明前之歌》，其二是《最后之叹息》。

那是诗人的童话集，含有美的感情与纯朴的心。有人说，他的作品给孩子看太认真，给成人看太不认真，这或者也是的。

但我于他的童话，不觉得太不认真，也看不出什么危险思想来。他不象宣传家，煽动家；他只是梦幻，纯白，而有

大心，也为了非他族类的不幸者而叹息。这大约便是被逐的原因。

《〈池边〉译后附记》（1921年）《鲁迅译文集》58年版二卷529—530页

文中（指《春夜的梦》——编者）的意思，非常了然，不过是说美的占有的罪过，和春梦（这与中国所谓一场春梦的春梦，截然是两件事，应该注意的）的将醒的情形。而他的将来的理想，便在结末这一节里。

作者曾有危险思想之称，而看完这一篇，却令人觉得他实在只有非常平和而且宽大，近于调和的思想。

《〈春夜的梦〉译后附记》（1921年）
《鲁迅译文集》58年版二卷531页

爱罗先珂在《天明前之歌》的自序里说，其中的《鱼的悲哀》和《雕的心》是用了艺术家的悲哀写出来的。……

……

我的私见，以为这一篇（指《鱼的悲哀》——编者）对于一切的同情，和荷兰人薄覃的《小约翰》颇相类。至于“看见别个捉去被杀的事，在我，是比自己被杀更苦恼，”则便是我们在俄国作家的作品中常能遇到的，那边的伟大的精神。

《〈鱼的悲哀〉译后附记》（1921年）
《鲁迅译文集》58年版二卷528页

依我的主见选译的是《狹的笼》、《池边》、《雕的心》、《春夜的梦》，此外便是照着作者的希望而译的了。因此，我觉得作者所要叫彻人间的是无所不爱，然而不得所爱的悲哀，而我所展开他来的是童心的，美的，然而有真实性的梦。这梦，或者是作者的悲哀的面纱罢？那么，我也过于梦梦了，但是我愿意作者不要出离了这童心的美的梦，而且还要招呼人们进向这梦中，看定了真实的虹，我们不至于是梦游者。

《〈爱罗先珂童话集〉序》（1922年）

《爱罗先珂童话集》《全集》十二

卷289—290页

然而著者的意思却愿意我早译《桃色的云》：因为他自己也觉得这一篇更胜于先前的作品，而且想从速赠与中国的青年。……

至于意义，大约是可以无须乎详说的。因为无论何人，在风雪的呼号中，花卉的议论中，虫鸟的歌舞中，谅必都能够更洪亮的听得自然母的言辞，更锋利的看见土拨鼠和春子的命运。世间本没有别的言说，能比诗人以语言文字画出自己的心和梦，更为明白晓畅的了。

《〈桃色的云〉序》（1922年）《桃色

的云》《全集》十二卷519—520页

当爱罗先珂君在日本未被驱逐之前，我并不知道他的姓名。直到已被放逐，这才看起他的作品来；所以知道那迫辱放逐的情形的，是由于登在《读卖新闻》上的一篇江口涣氏的文字。于是将这译出，还译他的童话，还译他的剧本《桃色的云》。其实，我当时的意思，不过要传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声和激发国人对于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而已，并不是从什么“艺术之宫”里伸出手来，拔了海外的奇花瑶草，来移植在华国的艺苑。

《杂忆》(1925年)《坟》

《全集》一卷208页

童话作家爱罗先珂的名字，现在是已经从读者的记忆上渐渐淡下去了，此时我却记起了他的一种奇异的忧愁。他在北京时，曾经认真的告诉我说：我害怕，不知道将来会不会有人发明一种方法，只要怎么一来，就能使人们都成为打仗的机器的。

其实是这方法早经发明了，不过较为烦难，不能“怎么一来”就完事。我们只要看外国为儿童而作的书籍、玩具，常常以指教武器为大宗，就知道这正是制造打仗机器的设备，制造是必须从天真烂漫的孩子们入手的。

《新秋杂识》(1933年)《准风

月谈》《全集》五卷314页

21、绥拉菲摩维支

《铁流》为绥拉菲摩维支所作之名著，批评家称为“史诗”，……

《〈毁灭〉和〈铁流〉的出版预告》

(1931年)《集外集拾遗》《全集》

58年版七卷762页

我们这一本(指《铁流》——编者)，因为我们的能力太小的缘故，当然不能称为“定本”，但完全实胜于德译，而序跋，注解，地图和插画的周到，也是日译本所不及的。只是，待到攒凑成功的时候，上海出版界的情形早已大异从前了：没有一个书店敢于承印。在这样的岩石似的重压之下，我们就只得宛委曲折，但还是使她在读者眼前开出了鲜艳而铁一般的新花。

《〈铁流〉编校后记》(1931年)《集

外集拾遗》《全集》七卷805页

绥拉菲摩维支的真姓是波波夫，是十月革命前原已成名的作家，但自《铁流》发表后，作品既是划一时代的纪念碑底的作品，作者也更被确定为伟大的无产文学的作者了。

《〈一天的工作〉后记》(1932年)《一

天的工作》《全集》十九卷530页

《铁流》之令人觉得有点空，我看是因为作者那时並未在场的缘故，虽然后来调查了一通，终究和亲历不同，记得有人称之为“诗”，其故可想。

《致胡风》（1935年6月28日）

《书信集》836页

22、革拉特珂夫

里培进斯基的《一周间》和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也是具有纪念碑性的作品，……

《〈铁流〉编校后记》（1931年）《集外集拾遗》《全集》七卷793页

小说《士敏土》为革拉特珂夫所作的名篇，也是新俄文学的永久的碑碣。

《〈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序言》（1930年）《集外集拾遗》《全集》七卷789页

23、富尔曼诺夫

一九一七——一八年他就开始写文章，登载在外省的以及中央的报章杂志上。一九二一年国内战争结束之后，他到了莫斯科，就开始写小说。出版了《赤色陆战队》、《查葩耶夫》、《一九一八年》。一九二五年，他著的《叛乱》出版（中文译本改做《克服》），这是讲一九二〇年夏天谢米

列赤伊地方的国内战争的。谢米列赤伊地方在伊黎以西三四百里光景，中国旧书里，有译做“七河地”的，这是七条河的流域的总名称。

从一九二一年之后，孚尔玛诺夫才完全做文学的工作。不幸，他在一九二六年的三月十五日就病死了。他墓碑上刻着一把剑和一本书；铭很简单，是：特密忒黎·孚尔玛诺夫，共产主义者，战士，文人。

《〈一天的工作〉后记》（1932年）

《一天的工作》《全集》十九卷

534—535页

24、法捷耶夫

这几章是很紧要的，可以宝贵的文字，是用生命的一部分，或全部换来的东西，非身经战斗的战士，不能写出。

譬如，首先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者——美谛克——的解剖；他要革新，然而怀旧；他在战斗，但想安宁；他无法可想，然而反对无法中之法，然而仍然同食无法中之法所得的果子——朝鲜人的猪肉——为什么呢，因为他饿着！他对于巴克拉诺夫的未受教育的好处的见解，我以为是正确的，但这种复杂的意思，非身受了旧式的坏教育便不会知道的经验，巴克拉诺夫也当然无从领悟。如此等等，他们于是不能互相了解，一同前行。读者倘于读本书时，觉得美谛克大可同情，大可宽恕，便是自己也具有他的缺点，于自己的这缺点不自觉，则对于当来的革命，也不会真正地了解的。

其次，是关于袭击团受白军——日本军及科尔却克军——的迫压，攻击，渐渐危境时候的描写。这时候，队员对于队长，显些反抗，或冷淡模样了，这是解体的前征。但当革命进行时，这种情形是要有的，因为倘若一切都四平八稳，势如破竹，便无所谓革命，无所谓战斗。大众先都成了革命人，于是振臂一呼，万众响应，不折一兵，不费一矢，而成革命天下，那是和古人的宣扬礼教，使兆民全化为正人君子，于是自然而然地变了“中华文物之邦”的一样是乌托邦思想。革命有血，有污秽，但有婴孩。这“溃灭”正是新生之前的一滴血，是实际战斗者献给现代人们的大教训。虽然有冷淡，有动摇，甚至于因为依赖，因为本能，而大家还是向目的前进，即使前途终于是“死亡”，但这“死”究竟已经失了个人底的意义，和大众相融合了。所以只要有新生的婴孩，“溃灭”便是“新生”的一部分。中国的革命文学家和批评家常在要求描写美滿的革命，完全的革命人，意见固然是高超完善之极了，但他们也因此终于是乌托邦主义者。

又其次，是他们当危急之际，毒死了弗洛罗夫，作者将这写成了很动人的一幕。欧州的有一些“文明人”，以为蛮族的杀害婴孩和老人，是因为残忍蛮野，没有人心之故，但现在的实地考察的人类学者已经证明其误了：他们的杀害，是因为食物所逼，强敌所逼，出于万不得已，两相比较，与其委给虎狼，委之敌手，倒不如自己杀了去之较为妥当的缘故。所以这杀害里，仍有“爱”存。……

《〈毁灭〉第二部一至三章译后附
记》(1930年)《鲁迅译文集》58
年版七卷458—459页

要用三百页上下的书，来描写一百五十个真正的大众，本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以《水浒》的那么繁重，也不能将一百零八条好汉写尽。本书作者的简炼的方法，是从中选出代表来。

三个小队长。农民的代表是苦勃拉克，矿工人的代表是图蟠夫，牧人的代表是美迭里札。

苦勃拉克的缺点自然是最多，他所主张的是本地的利益，捉了牧师之后，十字架的银链子会在他的腰带上，临行喝得烂醉，对队员自谦为“猪一般的东西”。农民出身的斥候，也往往不敢接近敌地，只坐在丛莽里吸烟卷，以待可以回去的时候的到来。……

图蟠夫们可是大不相同了，规律既严，逃兵极少，因为他们不象农民，生根在土地上。虽然曾经散宿各处，召集时到得最晚，但后来却“只有图蟠夫的小队，是完全集合在一气”了。重伤者弗洛罗夫临死时，知道本身的生命，和人类相通，托孤于友，毅然服毒，他也是矿工之一。只有十分鄙薄农民的木罗式加，缺点却正属不少，偷瓜酗酒，既如流氓，而苦闷懊恼的时候，则又颇近于美谛克了。然而并不自觉。……

木罗式加后来去作斥候，终于与美谛克不同，殉了他的职守了。

关于牧人美迭里札写得并不多。有他的果断，马术，以及临死的英雄底的行为。牧人出身的队员，也没有写。另有一个宽袍大袖的细脖子的牧童，是令人想起美迭里札的幼年

时代和这牧童的成人以后的。

解剖得最深刻的，恐怕要算对于外来的知识分子——首先自然是高中学生美谛克了。他反对毒死病人，而并无更好的计谋，反对劫粮，而仍吃劫来的猪肉（因为肚子饿）。他以为别人都办得不对，但自己也无办法，也觉得自已不行，而别人却更不行。于是这不行的他，也就成为高尚，成为孤独了。……

但莱奋生本人，也正是一个知识分子——袭击队中的最有教养的人。本书里面只说起他先前是一个瘦弱的犹太小孩，曾经帮了他那终生梦想发财的父亲卖旧货，幼年时候，因为照相，要他凝视照相镜，人们曾诓骗他说将有小鸟从中飞出，然而终于没有，使他感到很大的失望的悲哀。就是到省悟了这一类的欺人之谈，也支付了许多经验的代价。但大抵已经不能回忆，因为个人的私事，已为被称为“先驱者莱奋生的莱奋生”的历年积下的层累所掩蔽，不很分明了。只有他之所以成为“先驱者”的由来，却可以确切地指出——……这就使莱奋生必然底地和穷困的大众联结，而成为他们的先驱。人们也以为他除了来做队长之外，更无适宜的位置了。……

莱奋生以“较强”者和这些大众前行，他就于审慎周详之外，还必须自专谋画，藏匿感情，获得信仰，甚至于当危急之际，还要施行权力了。……

然而莱奋生不但有时动摇，有时失措，部队也终于受日本军和科尔却克军的围击，一百五十人只剩了十九人，可以

说，是全部毁灭了。突围之际，他还是因为受了巴克拉诺夫的暗示。这和现在世间通行的主角无不超绝，事业无不圆满的小说一比较，实在是一部令人扫兴的书。平和的改革家之在静待神人一般的先驱，君子一般的大众者，其实就为了怨于世间有这样的事实。……

然而虽然同是人们，同无神力，却又非美谛克之所谓“都一样”的。例如美谛克，也常有希望，常想振作，而息息转变，忽而非常雄大，忽而非常颓唐，终至于无可奈何，只好躺在草地上看林中的暗夜，去赏鉴自己的孤独了。莱奋生却不这样，他恐怕偶然也有这样的心情，但立刻又加以克服，作者于莱奋生自己和美谛克相比较之际，曾漏出他极有意义的消息来——……

……文艺上和实践上的宝玉，其中随在皆是，不但泰茄的景色，夜袭的情形，非身历者不能描写，即开枪和调马之术，书中但以烘托美谛克的受窘者，也都是得于实际的经验，决非幻想的文人所能著笔的。

《〈毁灭〉后记》（1931年）《毁灭》

《全集》十八卷603—611页

事实上，劳动者大众，只要不是梁实秋所说“有出息”者，也决不会特别看重知识阶级者的，如我所译的《溃灭》中的美谛克（知识阶级出身），反而常被矿工等所嘲笑。不待说，知识阶级有知识阶级的事要做，不应特别看轻，然而劳动阶级决无特别例外地优待诗人或文学家的义

务。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1930年)

《二心集》《全集》四卷238—239页

《毁灭》作者法捷耶夫，是早有定评的小说作家，……不但所写的农民矿工以及知识阶级，皆栩栩如生，且多格言，汲之不尽，实在是新文学中的一个火炬。

《三闲书屋校印书籍》(1931年)

《全集》58年版七卷764页

总之，今年总算将这一部（指《毁灭》——编者）纪念碑的小说，送在这里的读者们的面前了。译的时候和印的时候，颇经过了不少艰难，现在倒也退出了记忆的圈外去，但我真如你来信所说那样，就象亲生的儿子一般爱他，并且由他想到儿子的儿子。还有《铁流》，我也很喜欢。这两部小说，虽然粗制，却并非滥造，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实在够使描写多愁善病的才子和千娇百媚的佳人的所谓“美文”，在这面前淡到毫无踪影。

《关于翻译的通信》(1931年)《二

心集》《全集》四卷381页

25、伊凡诺夫

关于巴尔底山的小说，伊凡诺夫所作的不仅这一篇（指《铁甲列车 № 14—69》——编者），但这一篇称为杰出。

.....

.....大约作者阅历甚多，方言杂出，即这一篇中就常有西伯利亚和中国语；文笔又颇特别，所以完全的译本，也就难于出现了罢。

《〈铁甲列车N r. 14—69〉译本后记》

(1930年)《集外集拾遗》《全集》58

年版七卷592页

26、毕力涅克

《伊凡和马理》，（毕力涅克著——编者）格式很特别，单是这一点，在中国的眼睛——中庸的眼睛——里就看不惯。.....

但据《伊凡和马理》的译者尾瀬敬止氏说，则作者（毕力涅克——编者）的意思，是以为“苹果的花，在旧院落中也开放，大地存在间，总是开放”的。那么，他还是不免于念旧。然而他眼见，身历了革命了，知道这里面有破坏，有流血，有矛盾，但也并非无创造，所以他决没有绝望之心。这实在是革命时代的活着的人的心。诗人勃洛克也如此。

《马上日记之二》(1926年)《华盖

集续编》《全集》三卷326页

我看完这书，（指《日本印象记》——编者）觉得凡有叙述和讽刺，大抵是很为轻妙的，然而也感到一种不足。就

是：欠深刻。我所见到的几位新俄作家的书，常常使我发生这一类失望。但我又想，所谓“深刻”者，莫非真是“世纪末”的一种时症么？倘使社会淳朴笃厚，当然不会有险情，便也不至于有深刻。如果我的所想并不错，则这些“幼稚”的作品，或者倒是走向“新生”的正路的开步罢。

《〈信州杂记〉后记》（1927年）《译丛补》《全集》十六卷828—829页

毕力涅克的真姓氏是鄂皋，以一八九四年生于伏尔迦沿岸的一个混有日耳曼、犹太、俄罗斯、鞑靼的血液的家庭里。九岁时他就试作文章，印行散文是十四岁。“绥拉比翁的兄弟们”成立后，他为其中的一员，一九二二年发表小说《精光的年头》，遂得了甚大的文誉。这是他将内战时代所身历的酸辛，残酷，丑恶，无聊的事件和场面，用了随笔或杂感的形式，描写出来的。其中并无主角，倘要寻求主角，那就是“革命”。而毕力涅克所写的革命，其实不过是暴动，是叛乱，是原始的自然力的跳梁，革命后的农村，也只有嫌恶和绝望。他于是渐渐成为反动作家的渠魁，为苏联批评界所攻击了，最甚的时候是一九二五年，几乎从文坛上没落。但至一九三〇年，以五年计划为题材，描写反革命的阴谋及其失败的长篇小说《伏尔迦流到里海》发表后，才又稍稍恢复了一些声望，仍旧算是一个“同路人”。

《苦蓬》……还是一九一九年作，以时候而论，是很旧的，但这时苏联正在困苦中，作者的态度，也比成名后较为真挚。然而也还是近于随笔模样，将传说、迷信、恋爱、战

爭等零星小材料，组成一片，有嵌鑲細工之觀，可是也覺得頗為悅目。珂剛教授以為畢力涅克的小說，其實都是小說的材料（見《偉大的十年的文學》中），用於這一篇，也是評得很愜當的。

《〈一天的工作〉後記》（1932年）《一天的工作》《全集》十九卷521—522頁

27、雅各武萊夫

雅各武萊夫是在蘇維埃文壇上，被稱為“同路人”，的群中的一人。他之所以是“同路人”，則譯在這里的《農夫》，說得比什么都明白。

……

……《十月》，曾經翻了一觀，所寫的游移和後悔，沒有一個徹底的革命者在內，用中國現在時行的批評式眼睛來看，還是不對的。至於這一篇《農夫》，那自然更甚，不但沒有革命氣，而且還帶着十足的宗教氣，托爾斯泰氣，……

《〈農夫〉譯後記》（1929年）《譯叢補》《全集》十六卷653—654頁

同是這一位作者的“非革命”的短篇《農夫》，聽說就因為題目違礙，連廣告都被大報館拒絕了。這回再來譯他一種中篇（指《十月》 編者），觀念比那《農夫》是前進一點，但還是“非革命”的，我想，它的生命，是在照着所

能写的写：真实。

《〈十月〉译后附记》(1929年)《鲁迅文集》58年版七卷457页

至于雅各武莱夫，则艺术的基调，全在博爱与良心，而且很是宗教底的，有时竟至于佩服教会。他以农民为人类正义与良心的最高的保持者，惟他们才将全世界联结于友爱的精神。将这见解具体化了的，是短篇小说《农夫》，其中描写着“人类的良心”的胜利。

《十月》是一九二三年之作，算是他的代表作品，并且表示了较有进步的观念形态的。但其中的人物，没有一个是铁底意志的革命家；亚庚临时加入，大半因为好玩，而结果却在后半大大的展开了他母亲在旧房子里的无可挽救的哀惨，这些处所，要令人记起安特来夫①的《老屋》来。较为平静而勇敢的倒是那些无名的水兵和兵士们，但他们又什九由于先前的训练。

然而，那用了加入白军和终于彷徨着的青年（伊凡及华西理）的主观，来述十月革命的巷战情形之处，是显示着电影式的结构和描写法的清新的，虽然临末的几句光明之辞，并不足以掩盖通篇的阴郁的绝望底的气氛。然而革命之时，情形复杂，作者本身所属的阶级和思想感情，固然使他不能写出更进于此的东西，而或时或处的革命，大约也不能说绝无这样的情景。本书所写，大抵是墨斯科的普列思那街的人们。要知道在别样的环境里的别样的思想感情，我以为自然别有法兑耶夫的《溃灭》在。

①原注：按应为梭罗古勃。

《〈十月〉后记》(1930年)《十月》
《全集》十八卷253—255页

雅各武莱夫以一八八六年生于做漆匠的父亲的家庭里，全家全都是农夫，能够执笔写字的，全族中他是第一个。在宗教的氛围中长大；而终于独立生活，旅行，入狱，进了大学。十月革命后，经过了多时的苦闷，在文学上见了救星，为“绥拉比翁的兄弟们”之一，自传云：“俄罗斯和人类和人性，已成为我的新的宗教了。”

从他毕业于彼得堡大学这端说，是知识分子，但他的本质，却纯是农民底，宗教底的。他的艺术的基调，是博爱和良心，而认农民为人类正义和良心的保持者，且以为惟有农民，是真将全世界联结于友爱的精神的。这篇《穷苦的人们》，……所发挥的自然也是人们互相救助爱抚的精神，就是作者所信仰的“人性”，然而还是幻想的产物。别有一种中篇《十月》，是被称为显示着较前进的观念形态的作品的，虽然所描写的大抵是游移和后悔，没有一个铁似的革命者在内，但恐怕是因为不远于事实的缘故罢，至今还有阅读的人们。

《〈竖琴〉后记》(1932年)《竖琴》
《全集》十九卷248—249页

《十月》的作者是同路人，他当然看不见全局，但这确

也是一面的实情，记叙出来，还可以作为现在和将来的教训，所以这书的生命是很长的。书中所写，几乎不过是投机的和盲动的脚色，有几个只是赶热闹而已，但其中也有极坚实者在内（虽然作者未能描写），故也能成功。这大约无论怎样的革命，都是如此，倘以为必得大半都是坚实正确的人们，那就是难以实现的空想，事实是只能此后渐渐正确起来的。所以这书在他本国，新版还很多，可见看的人正不少。

《致王志之》（1933年2月26日）《书信集》383—384页

28、理 定

……这篇（指《竖琴》——编者）里的描写混乱，黑暗，可谓颇透了，虽然粉饰了许多诙谐，但刻划分明，恐怕虽从我们中国的“普罗塔列亚特苦理替开尔”看来，也要斥为“反革命”，——自然，也许因为是俄国作家，总还是值得“纪念”，和阿尔志跋绥夫一例待遇的。然而在他本国，为什么并不“没落”呢？我想，这是因为虽然有血，有污秽，而也有革命；因为有革命，所以对于描出血和污秽——无论已经过去或未经过去——的作品，也就没有畏惮了。这便是所谓“新的产生”。

《〈竖琴〉译后附记》（1928年）
《竖琴》《鲁迅译文集》58年
版八卷392页

理定是一八九四年二月三日，生于莫斯科的。七岁，入拉赛列夫斯基东方语学院；十四岁丧父，就营独立生活，到一九一一年毕业，夏秋两季，在森林中过活了几年，欧洲大战时候，由墨斯科大学毕业，赴西部战线；十月革命时是在赤军中及西伯利亚和墨斯科；后来常旅行于外国。

他的作品正式的出版，在一九一五年，因为是大学毕业的，所以是智识阶级作家，也是“同路人”，但读者颇多，算是一个较为出色的作者。这原是短篇小说集《往日的事》中的一篇（指《竖琴》——编者），从村田春海译本重译的。时候是十月革命后到次年三月，约半年；事情是一个犹太人因为不堪在故乡的迫害和虐杀，到墨斯科去寻正义，然而止有饥饿，待回来时，故家已经充公，自己也下了狱了。就以这人为中心，用简洁的蕴藉的文章，画出着革命俄国的最初时候的周围的生活。

……理定在自传中说，他年青时，曾很受契呵夫的影响。

《〈竖琴〉后记》（1932年）《竖琴》

《全集》十九卷249—250页

29、班台莱耶夫

《表》的作者班台莱耶夫，我不知道他的事迹。所看见的记载，也不过说他原是流浪儿，后来受了教育，成为出色的作者，且是世界闻名的作者了。

《〈表〉译者的话》（1935年）

《表》《全集》十四卷295页

《表》的原本，的确做得好的，但那肾脏病的警察的最初的举动，我究竟莫名其妙，真想他逃呢？还是不？还有，是误把盆塞子当表，放在嘴里这一点，也有些不自然。此外都不差。

至于那些流浪儿，实在都不坏——连毕塔珂夫。

《致徐懋庸》（1935年3月22日）

《书信集》779页

前几天的病，也许是赶译童话的缘故，十天里译了四万多字，以现在的体力，好象不能支持了。但童话却已译成，这是流浪儿出身的P antelejev做的，很有趣，假如能够通过，就用在《译文》第二卷第壹号（三月出版）上，否则，我自己印行。

《致肖军、肖红》（1935年1月21日）

《书信集》734页

二、英 国

30、莎士比亚

莎剧的确是伟大的，仅就杜衡先生所介绍的几点来看，它实在已经打破了文艺和政治无关的高论了。群众是一个力量，但“这力量只是一种盲目的暴力。他们没有理性，他们

沒有明确的利害观念”（引号内系杜衡原话——编者），据莎氏的表现，至少，他们就将“民治”的金字招牌踏得粉碎，何况其他？即在目前，也使杜衡先生对于这些问题不能判断了。一本《凯撒传》，就是作政论看，也是极有力量的。

然而杜衡先生却又因此替作者捏了一把汗，怕“将使作者大大地开罪于许多把群众底理性和感情用另一种方式来估计的朋友们。”自然，在杜衡先生，这是一定要想到的，他应该爱惜这一位以《凯撒传》给他智慧的作者。然而肯定的判断了那一种“朋友们”，却未免太不顾事实了。现在不但施蛰存先生已经看见了苏联将要排演莎剧的“丑态”，（见《现代》九月号），便是《资本论》里，不也常常引用莎氏的名言，未尝说他有罪么？将来呢，恐怕也如未必有人引《哈孟雷特》来证明有鬼，更未必有人因《哈孟雷特》而责莎士比亚的迷信一样，会特地“吊民伐罪，”和杜衡先生一般见识的。

《〈以眼还眼〉》（1934年）《且

介亭杂文》《全集》六卷123—

124页

我们的文学家杜衡先生，好象先前是因为没有自己觉得缺少“做人的经验”，相信群众的，但自从看了莎氏的《凯撒传》以来，才明白“他们没有理性，他们没有明确的利害观念；他们底感情是完全被几个煽动家所控制着，所操纵着。”（杜衡：《莎剧〈凯撒传〉中所表现的群众》，《文艺风景》创刊号所载）。

.....

真的，“发思古之幽情”，往往为了现在。这一比，我就疑心罗马（指《凯撒传》中的罗马群众——编者）恐怕也曾有过有理性，有明确的利害观念，感情并不被几个煽动家所控制，所操纵的群众，但是被驱散，被压制，被杀戮了。莎士比亚似乎没有调查，或者没有想到，但也许是故意抹杀的，他是古时候的人，有这一手并不算什么玩把戏。

《又是“莎士比亚”》（1934年）

《花边文学》《全集》五卷

629页

31、密尔顿

所谓世界不直进，常曲折如螺旋，大波小波，起伏万状，进退久之而达水裔，盖诚言哉。……欧洲中世，画事各有原则，迨科学进，又益以他因，而美术为之中落，迨复遵守，则挽近事耳。惟此消长，论者亦无利害之可言，盖中世宗教暴起，压抑科学，事或足以震惊，而社会精神，乃于此不无洗涤，熏染陶冶，亦胎嘉葩。二千年来，其色益显，或为路德，或为克灵威尔，为弥耳敦，为华盛顿，为嘉来勒，后世瞻思其业，将孰谓之不伟歟？……

《科学史教篇》（1907年）《坟》

《全集》一卷28—29页

《旧约》记神既以七日造天地，终乃抟埴为男子，名曰亚当，已而病其寂也，复抽其肋为女子，是名夏娃，皆居伊甸。更益以鸟兽卉木；四水出焉。伊甸有树，一曰生命，一曰知识。神禁人勿食其实；魔乃佞蛇以诱夏娃，使食之，爰得生命知识。神怒，立逐人而沮蛇，蛇腹行而土食；人则既劳其生，又得其死，罚且及于子孙，无不如此。英诗人弭耳敦，尝取其事作《失乐园》，有天神与撒但战事，以喻光明与黑暗之争。

《摩罗诗力说》(1907年)《坟》

《全集》一卷68页

32、斯威夫特

假使现在有一个英国的斯惠夫德似的人，做一部《格利佛游记》那样的讽刺的小说，说在二十世纪中，到了一个文明的国度，看见一群人在烧香拜龙，作法求雨，赏鉴“胖女”，禁杀乌龟；又一群人在正正经经的研究古代舞法，主张男女分途，以及女人的腿应该不许其露出。那么，远处，或是将来的人，恐怕大抵要以为这是作者贫嘴薄舌，随意捏造，以挖苦他所不满的人们的罢。

然而这的确是事实。倘没有这样的事实，大约无论怎样刻薄的天才作家也想不到的。幻想总不能怎样的出奇，所以人们看见了有些事，就有叫作“奇怪”这一句话。

《奇怪》(1934年)《花边文学》

《全集》五卷600页

……例如新闻记事，就记忆所及，今年就见这两件事。其一、是一个青年，冒充了军官，向各处招摇撞骗，后来破获了，他就写忏悔书，说是不过借此谋生，并无他意。其二、是一个窃贼招引学生，教授偷窃之法，家长知道，把自己的子弟禁在家里了，他还上门来逞凶。较可注意的事件，报上是往往有些特别的批评文字的，但对于这两件，却至今没有说过什么话，可见是看得很平常，以为不足介意的了。然而这材料，假如到了斯惠夫德或果戈理的手里，我看是准可以成为出色的讽刺作品的。在或一时代的社会里，事情越平常，就越普遍，也就愈合于作讽刺。

《什么是〈讽刺〉》(1935年)《且

介亭杂文二集》《全集》六卷

324—325页

33、彭 斯

而在文界，则有农人朋思生苏格兰，举全力以抗社会，宣众生平等之音，不惧权威，不跪金帛，洒其热血，注诸韵言；然精神界之伟人，非遂即人群之骄子，轹轲流落，终以夭亡。

《摩罗诗力说》(1907年)《坟》

《全集》一卷100页

斐伦亦尝评朋思曰，斯人也，心情反张，柔而刚，疏而

密，精神而质，高尚而卑，有神圣者焉，有不净者焉，互和合也。

《摩罗诗力说》(1907年)《坟》

《全集》一卷79页

34、拜伦

十九世纪初，世界动于法国革命之风潮，德意志、西班牙、意大利、希腊皆兴起，往之梦意，一晓而苏；惟英国较无动。顾上下相迁，时有不平，而诗人裴伦，实生此际。其前有司各德辈，为文率平妥翔实，与旧之宗教道德极相容。迨有裴伦，乃超脱古范，直抒所信，其文章无不函刚健抗拒破坏挑战之声。平和之人，能无惧乎？于是谓之撒但。

《摩罗诗力说》(1907年)《坟》

《全集》一卷67页

裴伦以千七百八十八年一月二十二日生于伦敦，十二岁即为诗；长游堪勃力俱大学不成，渐决去英国，作汗漫游，始于波陀牙，东至希腊、突厥及小亚细亚，历审其天物之美，民俗之异，成《哈洛尔特游草》二卷，波譎云诡，世为之惊绝。次作《不信者》暨《阿毕陀斯新妇行》二篇，皆取材于突厥。……迨千八百十四年一月，赋《海贼》之诗。篇中英雄曰康拉德，……越三月，又作赋曰《罗罗》，……已而裴伦去其妇，世虽不知去之之故，然争难之，每临会议，嘲骂即四起，且禁其赴剧场。……顾裴伦由是遂不能居英，……已而终去英伦，

千八百十六年十月，抵意大利。自此，裴伦之作乃益雄。

裴伦在异域所为文，有《哈洛尔特游草》之续，《堂祥》之诗，及三传奇（按指《曼弗列特》、《凯因》、《天地》）称最伟，无不张撒但而抗天帝，言人所不能言。

《摩罗诗力说》（1907年）《坟》

《全集》一卷70—72页

裴伦……凡所描绘，皆稟种种神思，具种种行，或以不平而厌世，远离人群，宁与天地为侪偶，如哈洛尔特；或厌世至极，乃希灭亡，如曼弗列特；或被人天之楚毒，至于刻骨，乃咸希破坏，以复仇讎，如康拉德与卢希飞勒；或弃斥德义，蹇视淫游，以嘲弄社会，聊快其意，如堂祥。其非然者，则尊侠尚义，扶弱者而平不平，顛仆有力之蠢愚，虽获罪于全群无惧，即裴伦最后之时是已。彼当前时，经历一如上述书中众士，特未歆歆断望，愿自逝于人间，如曼弗列特之所为而已。故怀抱不平，突突上发，则倨傲纵逸，不恤人言，破坏复仇，无所顾忌，而又侠之性，亦即伏此烈火之中，重独立而爱自繇，苟奴隶立其前，必衷悲而疾视，衷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爭，此诗人所为援希腊之独立，而终于其军中者也。

《摩罗诗力说》（1907年）《坟》

《全集》一卷75—76页

吾今为案其为作思惟，索诗人一生之内闕，则所遇常

抗，所向必动，贯力而尚强，尊己而好战，其战复不如野兽，为独立自由人道也，……故其平生，如狂涛如厉风，举一切伪饰陋习，悉与荡涤，瞻顾前后，素所不知；精神郁勃，莫可制抑，力战而毙，亦必自救其精神；不克厥敌，战则不止。

《摩罗诗力说》（1907年）《坟》

《全集》一卷78页

裴伦……自尊而怜人之为奴，制人而援人之独立，无惧于狂涛而大傲于乘马，好战崇力，遇敌无所宽假，而于累囚之苦，有同情焉。

《摩罗诗力说》（1907年）《坟》

《全集》一卷79页

裴伦平时，其制诗极诚，尝曰，英人评鹭，不介我心。若以我诗为愉快，任之而已。吾何能阿其所好为？吾之握管，不为妇孺庸俗，乃以吾全心全情感全意志，与多量之精神而成诗，非欲聆彼辈柔声而作者也。夫如是，故凡一字一辞，无不即其人呼吸精神之形现，中于人心，神弦立应，其力之曼衍于欧士人，例不能别求之英诗人中；仅司各德所为说部，差足与相伦比而已。若问其力奈何？则意大利希腊二国，已如上述，可毋赘言。此他西班牙、德意志诸邦，亦悉袭其影响。次复入斯拉夫族而新其精神，流泽之长，莫可

《摩罗诗力说》（1907年）《坟》

《全集》一卷79—80页

此其（指拜伦——编者）论善恶，正异尼法（采——编者）。尼法意谓强胜弱故，弱者乃字其所为曰恶，故恶实强之代名；此则以恶为弱之冤讞。故尼法欲自强，而并颂强者；此则亦欲自强，而力抗强者，好恶至不同，特图强则一而已。

《摩罗诗力说》（1907年）《坟》

《全集》一卷73页

裴伦既喜拿破仑之毁世界，亦爱华盛顿之争自由，既心仪海贼之横行，亦孤援希腊之独立，压制反抗，兼以一人矣。虽然，自由在是，人道亦在是。

《摩罗诗力说》（1907年）《坟》

《全集》一卷74页

裴伦平时，又至有情愫于希腊；思想所趣，如磁指南。特希腊时自由悉丧，入突厥版图，受其羁縻，不敢抗拒。诗人惋惜悲愤，往往见于篇章，怀前古之光荣，哀后人之零落，或与斥责，或加激励，思使之攘突厥而复兴，更睹往日耀灿庄严之希腊，如所作《不信者》暨《堂祥》二诗中，其怨愤谴责之切，与希冀之诚，无不历然可征信也。

《摩罗诗力说》（1907年）《坟》

《全集》一卷76—77页

有人说G·Byron的诗多为青年所爱读，我觉得这话很有几分真。就自己而论，也还记得怎样读了他的诗而心神俱

旺；尤其是看见他那花布裹头，去助希腊独立时候的肖像。
.....

其实，那时 Byron之所以比较的为中国人所知，还有别一原因，就是他的助希腊独立。时当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国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复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应。

《杂忆》（1925年）《坟》

《全集》一卷203—204页

35、雪 莱

修黎生三十年而死，其三十年悉奇迹也，而亦即无韵之诗。时既艰危，性复狷介，世不彼爱，而彼亦不爱世，人不容彼，而彼亦不容人，客意太利之南方，终以壮龄而夭死，谓一生即悲剧之实现，盖非夸也。

《摩罗诗力说》（1907年）《坟》

《全集》一卷80页

逮千八百十五年，其诗《阿拉斯多》始出世，记怀抱神思之人，索求美者，遍历不见，终死旷原，如自叙也。次年乃识裴伦于瑞士；裴伦深称其人，谓奋迅如狮子，又善其诗，而世犹无顾之者。又次年成《伊式兰转轮篇》。凡修黎怀抱，多抒于此。篇中英雄曰罗昂，以热诚雄辩，警其国民，鼓吹自由，掎击压制，顾正义终败，而压制于以凯还，

罗昂遂为正义死。是诗所函，有无限希望信仰，暨无穷之爱，穷追不舍，终以殒亡。盖罗昂者，实诗人之先觉，亦即修黎之化身也。

至其杰作，尤在剧诗；尤伟者二，一曰《释放之普洛美迺斯》，一曰《炎占希》。

《摩罗诗力说》（1907年）《坟》

《全集》一卷81页

修黎抗伪俗弊习以成诗，而诗亦即受伪俗弊习之夭闕，此十九稭上叶精神界之战士，所为多抱正义而骈殒者也。虽然，往时去矣，任其自去，若夫修黎之真值，则至今日而大昭。革新之潮，此其巨派，戈德文书出，初启其端，得诗人之声，乃益深入世人之灵府。凡正义自由真理以至博爱希望诸说，无不化而成醇，或为罗昂，或为普洛美迺斯，或为伊式兰之壮士，现于人前，与旧习对立，更张破坏，无稍假借也。旧习既破，何物斯存，则惟改革之新精神而已。十九世纪机运之新，实赖有此。朋思唱于前，裴伦修黎起其后，掙击排斥，人渐为之仓皇；而仓皇之中，即亟人生之改进。

《摩罗诗力说》（1907年）《坟》

《全集》一卷82页

况修黎者，神思之人，求索而无止期，猛进而不退转，浅人之所观察，殊莫可得其渊深。若能真识其人，将见品性之卓，出于云间，热诚勃然，无可沮遏，自趁其神思而奔神

思之乡；此其为乡，则爰有美之本体。奥古斯丁曰，吾未有爰而吾欲爰，因抱希冀以求足爰者也。惟修黎亦然，故终出人间而神行，冀自达其所崇信之境；复以妙音，喻一切未觉，使知人类曼衍之大故，暨人生价值之所存，扬同情之精神，而张其上征渴仰之思想，使怀大希以奋进，与时刼同其无穷。

《摩罗诗力说》（1907年）《坟》

《全集》一卷82—83页

36、哈葛德

然而才子+佳人的书，却又出了一本当时震动一时的小说，那就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迦茵小传》。但只有上半本，据译者说，原本从旧书摊上得来，非常之好，可惜觅不到下册，无可奈何了。果然，这很打动了才子佳人们的芳心，流行得很广很广。后来还至于打动了林琴南先生，将全部译出。仍旧名为《迦茵小传》。而同时受了先译者的大骂，说他不该全译，使迦茵的价值降低，给读者以不快的。于是才知道先前之所以只有半部，实非原本残缺，乃是因为记着迦茵生了一个私生子，译者故意不译的。其实这样的一部并不很长的书，外国也不至于分印成两本。但是，即此一端，也很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对于婚姻的见解了。

《上海文艺之一瞥》（1931年）

《二心集》《全集》四卷280页

37、肖伯纳

莎士比亚虽然是“剧圣”，我们不大有人提起他。五四时代介绍了一个易卜生，名声倒还好，今年介绍了一个肖，可就糟了。至今还有人肚子在发胀。

为了他笑嘻嘻，辨不出是冷笑，是恶笑，是嬉笑么？并不是的。为了他笑中有刺，刺着了别人的病痛么？也不全是的。列维它夫说的很分明：就因为易卜生是伟大的疑问号（？），而肖是伟大的感叹号（！）的缘故。

他们的看客，不消说，是绅士淑女们居多。绅士淑女们是顶爱面子的人种。易卜生虽然使他们登场，虽然也揭发一点隐蔽，但并不加上结论，却从容的说道“想一想罢，这到底是些什么呢？”绅士淑女们的尊严，确也有一些动摇了，但究竟还留着摇摇摆摆的退走，回家去想的余裕，也就保存了面子。至于回家之后，想了也未，想得怎样，那就不成什么问题，所以他被介绍进中国来，四平八稳，反对的比赞成的少。肖可不这样了，他使他们登场，撕掉了假面具，阔衣裳，终于拉住耳朵，指给大家道，“看哪，这是蛆虫！”连磋商的工夫，掩饰的法子也不给人有一点。这时候，能笑的就只有并无他所指摘的病痛的下等人了。在这一点上，肖是和下等人相近的，而也就和上等人相远。

《“论语一年”》（1933年）《南腔

北调集》《全集》五卷164—

165页

最猛烈的鞭撻了那主人的是肖伯纳，而我们中国的有些绅士淑女们可又憎恶他了，这真是伯纳“以无意得之，大奇！”然而也正是办起《孝经》来的好文字：“此士大夫之孝也。”

《论语一年》（1933年）《南腔北调集》《全集》五卷168页

我是喜欢肖的。这并不是因为看了他的作品或传记，佩服得喜欢起来，仅仅是在什么地方见过一点警句，从什么人听说他往往撕掉绅士们的假面，这就喜欢了他了。还有一层，是因为中国也常有模仿西洋绅士的入物的，而他们却大抵不喜欢肖。被我自己所讨厌的人们所讨厌的人，我有时会觉得他就是好人物。

《看肖和“看肖的人们”记》
（1933年）《南腔北调集》
《全集》五 89页

……英国就有培那特萧，中国的留心世界文学的人大抵知道他的名字；法国则巴尔布斯，中国也曾译过他的作品。他的母亲却是英国人；……现在都出而为中国鸣不平了，所以我觉得英国人的品性，我们可学的地方还多着，——……

《忽然想到(十)》（1925年）《华盖集》《全集》三卷93—94页

肖的伟大可又在这地方。英系报，日系报，白俄系报，虽然造了一些谣言，而终于全都攻击起来，就知道他决不为帝国主义所利用。

《〈肖伯纳在上海〉序》（1933年）

《南腔北调集》《全集》五卷

96页

听说英国的培那特萧，有过这样意思的话：世间最不行的是读书者。因为他只能看别人的思想艺术，不用自己。这也就是助本华尔之所谓脑子里给别人跑马。较好的是思索者。因为能用自己的生活力了，但还不免是空想，所以更好的是观察者，他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界这一部活书。

这是的确的，实地经验总比看、听、空想确凿。……但我对于萧的所说，还要加一点骑墙议论。萧是爱尔兰人，立论也不免有些偏激的。……要观察，还是先要经过思索和读书。

《读书杂谈》（1927年）《而已

集》《全集》三卷431页

可是，这世界的崩溃，偏偏已经到了这步田地：——小资产的知识阶层分化出一些爱光明不肯落伍的人，他们向着革命的道路上开步走。他们利用自己的种种可能，诚恳的赞助革命的前进。他们在以前，也许客观上是资本主义

社会关系的拥护者。但是，他们偏要变成资产阶级的“叛徒”。而叛徒常常比敌人更可恶。

.....

至于可恶可怪的萧，——他的伟大，却没有因为这些人“受着难堪”，就缩小了些。所以象中国历代的离经叛道的文人似的，活该被皇帝判决“抄没家财。”

《颂肖》（1933年）《伪自由书》

《全集》四卷453—454页

所以我们不能认识他在欧洲大战以前和以后的思想，也不能深识他游历苏联以后的思想。但只就十四日香港“路透电”所传，在香港大学对学生说的“如汝在二十岁时不为赤色革命家，则在五十岁时将成不可能之樞石，汝欲在二十岁时成为一赤色革命家，则汝可得在四十岁时不致落伍之机会”的话，就知道他的伟大。

《颂肖》（1933年）《伪自由

书》《全集》四卷449页

你疑心萧有些虚伪，我没有异议。但我也没有在中外古今的名人中，发见能够确保决无虚伪的人，所以对于人，我以为只能随时取其一段一节。这回我的为萧辩护，事情并不久远，还很明白的：起于他在香港大学的讲演。这学校是十足奴隶式教育的学校，然而向来没有人能去投一个炸弹，去投了的，只有他。但上海的报纸，有些却因此憎恶他

了，所以我必须给以支持，因为在这时候来攻击萧，就是帮助奴隶教育。……

所以对于萧的言论，侮辱他个人与否是不成问题的，要注意的是我们为社会的战斗上的利害。

《两封通信（复魏猛克）》（1933年
6月5日）《集外集拾遗》《全
集》七卷58年版639—640页

然而他走了，这一位被人们公认为“矛盾”的萧。

然而我想，还是熬一下子，姑且将这样的萧，当作现在的世界的文豪罢，唠唠叨叨，鬼鬼祟祟，是打不倒文豪的。而且为给大家可以唠叨起见，也还是有他在着的好。

因为矛盾的萧没落时，或萧的矛盾解决时，也便是社会的矛盾解决的时候，那可不是玩意儿也。

《谁的矛盾》（1933年）《南腔
北调集》《全集》五卷88页

三、法 国

38、拉 封 丹

我在咿咿唉唉的曼声高唱中，忽然记得了法国诗人拉芳丁（通译拉封丹——编者）的有名的寓言：《知了和蚂蚁》。也

是这样的火一般的太阳的夏天，蚂蚁在地面上辛辛苦苦地工作，知了却在枝头高吟，一面还笑蚂蚁俗。然而秋风来了，凉森森的一天比一天凉，这时知了无衣无食，变了小瘪三，却给早有准备的蚂蚁教训了一顿。这是我在小学校“受教育”的时候，先生讲给我听的。我那时好象很感动，至今有时还记得。

《知了世界》（1934年）《花边
文学》《全集》五卷569页

39、伏尔泰

……服尔德（通译伏尔泰——编者）的作品，译出的也很少，大约对于讽刺文学，中国人是其实不大欢迎的。

《致黎烈文》（1936年2月1日）
《书信集》941页

40、卢梭

无破坏即无新建设，大致是的；但有破坏却未必即有新建设。卢梭、斯谛纳尔、尼采、托尔斯泰、伊孛生等辈，若用勃兰兑斯的话来说，乃是“轨道破坏者”。其实他们不单是破坏，而且是扫除，是大呼猛进，将碍脚的旧轨道不论整条或碎片，一扫而空，并非想挖一块废铁古砖挟回家去，预备卖给旧货店。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1925年）
《坟》《全集》一卷177—178页

过《民约论》的卢梭，自从他还未死掉的时候起，便受人们的责备和迫害，直到现在，责备终于没有完。……

《卢梭和胃口》（1927年）

《而已集》《全集》三卷

532页

外国是革命军兴以前，就有被迫出国的卢梭，流放极边的珂罗连珂，……

《文艺和革命》（1927年）《而

已集》《全集》三卷541页

L vov—Rogachevski以托尔斯泰比卢梭，Lunacharski的演说里也这样。近来看见Plekhanov的一篇论文“Karl Marx和Leo Tolstoi”的附记里，却有云，“现今开始以托尔斯泰来比卢梭了，然而这样的比较，不过得到否定底的结论。卢梭是辩证论者（十八世纪少数的辩证论者之一人），而托尔斯泰则到死为止，是道地的形而上学者（十九世纪的典型底形而上学者的一人）。敢于将托尔斯泰和卢梭并列者，是没有读过那有名的《人类不平等起源论》或读而不懂的人所做的事。在俄国文献里，卢梭的辩证法底特质，在十二年前，已由札思律支弄明白了。”三位都是马克思学者的批评家，我则不但“根本不懂唯物史观”，且未曾研究过卢梭和托尔斯泰的书，所以无从知道那一说对，但能附载于

此，以供读者的参考罢了。

《〈奔流〉编校后记》（1928年）

《集外集》《全集》七卷537—533页

志士英雄，非不祥也，顾蒙垢面而不能白心，则神气恶浊，每感人而令之病。……托尔斯多也，约翰卢骚也，伟哉其自忏之书，心声之洋溢者也。若其本无有物，徒附丽是宗，辄岸然曰善国善天下，则吾愿先闻其白心。使其羞白心于人前，则不若伏藏其论议，溢涤秽恶，俾众清明，容性解之竺生，以起人之内曜。如是而后，人生之意义庶几明，而个性亦不至沈沦于浊水乎。顾志士英雄不肯也，则惟解析其言，用晓其张主之非是而已矣。

《破恶声论》（1908年）《集外集

拾遗》《全集》58年版七卷239页

三月二十五日的《申报》上有一篇梁实秋教授的《关于卢骚》，以为引辛克来儿的话来攻击白璧德，是“借刀杀人”，“不一定是好方法”。至于他之攻击卢骚，理由之二，则在“卢骚个人不道德的行为，已然成为一般浪漫文人行为之标类的代表，对于卢骚的道德的攻击，可以说即是给一般浪漫的人的行为的攻击。……”

那么，这虽然并非“借刀杀人”，却成了“借头示众”了。假使他没有成为“一般浪漫文人行为之标类的代表”，就不至于路远迢迢，将他的头挂给中国人看。一般浪漫文

人，总算害了遙拜的祖师，给了他一个死后也不安静。

……当三个有闲之暇，也活剝一首来吊卢骚：——

“脱帽怀铅出，先生盖代劳。头颅行万里，失计造儿童。”

《头》（1928年）《三闲集》

《全集》四卷101—102页

但梁先生自有消除斗争的办法，以为如卢梭所说：“资产是文明的基础”；“所以攻击资产制度，即是反抗文明”，“一个无产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诚实实的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这才是正当的生活斗争的手段。”我想，卢梭去今虽已百五十年，但当不至于以为过去未来的文明，都以资产为基础（但倘说以经济关系为基础，那自然是对的）。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1930年）《二心集》《全集》

四卷212页

41、巴尔扎克

高尔基很惊服巴尔扎克小说里写对话的巧妙，以为并不描写人物的模样，却能使读者看了对话，便好象目睹了说话的那些人。（八月份《文学》内《我的文学修养》）

中国还没有那样好手段的小说家，但《水浒》和《红楼梦》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

如果删除了不必要之点，只摘出各人的有特色的谈话来，我想，就可以使别人从谈话里推见每个说话的人物。但我并不是说：这就成了中国的巴尔扎克。

作者用对话表现人物的时候，恐怕在他自己的心目中，是存在着这人物的模样的，于是传给读者，使读者的心目中也形成了这人物的模样。但读者所推见的人物，却并不一定和作者所设想的相同，巴尔扎克的小胡须的清瘦老人，到了高尔基的头里，也许变了粗蛮壮大的络腮胡子。不过那性格、言动，一定有些类似，大致不差，恰如将法文翻成了俄文一样。要不然，文学这东西便没有普遍性了。

《看书琐记》（1934年）《花边文学》《全集》五卷587—588页

42、儒勒·凡尔纳

培伦者，名查理士，美国硕儒也（案应为法国儒勒·凡尔纳，作者后作更正——编者）。学术既覃，理想复富。默揣世界将来之进步，独抒奇想，托之说部。经以科学，纬以人情。离合悲欢；谈故涉险，均错综其中。间杂讥弹，亦复谭言微中。十九世纪时之说月界者，允以是为巨擘矣。然因此事属词，必洽学理，非徒摭山川动植，侈为诡辩者比。……至小说家积习，多借女性之魔力，以增读者之美感，此书独借三雄，自成组织，绝无一女子厕足其间，而仍光怪陆离，

不感寂寞，尤为超俗。

《〈月界旅行〉辨言》（1903年）

《月界旅行》《全集》十一卷10页

我因为向学科学，所以喜欢科学小说，但年青时自作聪明，不肯直译，回想起来真是悔之已晚。

《致杨霁云》（1934年5月15日）

《书信集》542页

43、戈蒂叶、波特莱尔

别阶级的文艺作品，大抵和正在战斗的无产者不相干。小资产阶级如果其实并非与无产阶级一气，则其憎恶或讽刺同阶级，从无产者看来，恰如较有聪明才力的公子憎恨家里的没出息子弟一样，是一家子里面的事，无须管得，更说不到损益。例如法国的戈兼（通译戈蒂——编者），痛恨资产阶级，而他本身还是一个道道地地资产阶级的作家。倘写下层人物（我以为他们是不会“在现时代大潮流冲击圈外”的）罢，所谓客观其实是楼上的冷眼，所谓同情也不过空虚的布施，于无产者并无补助。而且后来也很难言。例如也是法国人的波特莱尔，当巴黎公社初起时，他还很感激赞助，待到势力一大，觉得于自己的生活将要有害，就变成反动了。

《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1931年）

《二心集》《全集》四卷357—

358页

法国的波特莱尔，谁都知道是颓废的诗人，然而他欢迎革命，待到革命要妨害他的颓废生活的时候，他才憎恶革命了。所以革命前夜的纸张上的革命家，而且是极彻底，极激烈的革命家，临革命时，便能够撕掉他先前的假面，——不自觉的假面。……

《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

(1930年)《二心集》《全集》四卷232页

44、纪 德

戴望舒先生远远的从法国给我们一封通信，叙述着法国A. E. A. R. (革命艺术家协会)得了纪德的参加，在三月二十一日召集大会，猛烈的反抗德国法西斯蒂的情形，并且介绍了纪德的演讲，发表在六月号的《现代》上。法国的艺术家，这样的仗义执言的举动是常有的：较远，则如左拉为德来孚斯打不平，法朗士当左拉改葬时候的讲演；较近，则有罗曼罗兰的反对战争。但这回更使我感到真切的欢欣，因为问题是当前的问题，而我也正是憎恶法西斯蒂的一个。

《又论“第三种人”》(1933年)

《南腔北调集》《全集》五卷

124页

纪德在中国，已经是一个较为熟识的名字了，但他的著

作和关于他的评传，我看得极少极少。

每一个世界的艺术家，要中国现在的读者来看他的许多著作和大部的评传，我以为这是一种不看事实的要求。所以，作者的可靠的自叙和比较明白的画家和漫画家所作的肖像，是帮助读者想知道一个作家的大略的利器。

《描写自己》即由这一种意义上，译出来试试的。听说纪德的文章很难译，那么，这虽然不过一小篇，也还不知道怎么亵渎了作者了。

《〈描写自己〉译后记》（1934年）

《译丛补》《全集》十六卷

849—850页

45、巴 比 塞

……法国则巴尔布斯（通译巴比塞——编者），中国也曾译过他的作品。他的母亲却是英国人；或者说，因此他也富有实行的质素，法国作家所常有的享乐的气息，在他的作品中是丝毫也没有的。……

《忽然想到(十)》（1925年）《华

盖集》《全集》三卷93页

46、法 朗 士

文豪，究竟是有真实本领的，法郎士做过一本《泰绮

思》，中国已有两种译本了，……

《泰绮思》的构想，很多是应用弗洛伊特的精神分析学说的，倘有严正的批评家，以为算不得“究竟是有真实本领”，我也不想来争辩。但我觉得自己却真如那本书里所写的愚民一样，在沒有听到“我爱你”和“来嘘”之前，总以为奚落单是奚落，鄙薄单是鄙薄，连现在已经出了气的弗洛伊特学说也想不到。

到这里又要附带一点声明：我举出《泰绮思》来，不过取其事迹，并非处心积虑，要用妓女来比海派的文人。这种小说中的人物，是不妨随意改换的，即改作隐士、侠客、高人、公主、大少、小老板之类，都无不可。况且泰绮思其实也何可厚非。她在俗时是泼刺的活，出家后就刻苦的修，比起我们的那些所谓“文人”，刚到中年，就自叹道“我是心灰意懒了”的死样活气来，实在更其象人样。我也可以自白一句：我宁可向泼刺的妓女立正，却不愿意和死样活气的文人打棚。

《〈京派〉和〈海派〉》（1935
年）《且介亭杂文二集》《全
集》六卷302—304页

法朗士之作，精博锋利，而中国人向不注意，……

《致黎烈文》（1936年2月1日）
《书信集》941页

47、罗曼罗兰

我以为你既然学过法文，不如仍学法文。……他们现在就有大作家，如罗兰，纪德，作品于读者有益。

《致曹白》（1936年5月8日）

《书信集》996页

现在恰有一本罗曼罗兰的《爱与死的搏斗》在我面前，其中说：加尔是主张人类为进步计，即不妨有少许污点，万不得已，也不妨有一点罪恶的；但他们却不愿意杀库尔跋齐，因为共和国不喜欢在臂膊上抱着他的死尸，因为这过于沉重。

《“死地”》（1926年）《华盖集

续编》《全集》三卷252页

法国罗曼罗兰先生今年满六十岁了。晨报社为此征文，徐志摩先生于介绍之余，发感慨道：“……但如其有人拿一些时行的口号，什么打倒帝国主义等等，或是分裂与猜忌的现象，去报告罗兰先生说这是新中国，我再也不能预料他的感想了。”（《晨副》一二九九）

他住得远，我们一时无从质证，莫非从“诗哲”的眼光看来，罗兰先生的意思，是以为新中国应该欢迎帝国主义的么？

“诗哲”又到西湖看梅花去了，一时也无从质证。不知

孤山的古梅，著花也未，可也在那里反对中国人“打倒帝国主义！”

《无花的蔷薇》（1926年）《华盖
集续编》《全集》三卷241页

英国罗素法国罗曼罗兰反对欧战，大家以为他们了不起，其实幸而他们的话没有实行，否则，德国早已打进英国和法国了；因为德国如不能同时实行非战，是没有办法的。

《关于知识阶级》（1927年）《集
外集拾遗》《全集》58年版七卷
454页

48、路易·腓立普

查理路易·腓立普（1874——1909）是一个木鞋匠的儿子，好容易受了一点教育，做到巴黎市政厅的一个小官，一直到死。他的文学生活，不过十三四年。

他爱读尼采、托尔斯泰、陀思妥夫斯基的著作；自己的住房的墙上，写着一句陀思妥夫斯基的句子道：

“得到许多苦恼者，是因为有能堪许多苦恼的力量。”
但又自己加以说明云：

“这话其实是不确的，虽然知道不确，却是大可作为安慰的话。”

即此一端，说明他的性行和思想就很分明。

《〈捕狮〉译后记》（1929年）

《译丛补》《全集》十六卷583页

四、德 国

49、歌 德

虽然，不变之说，遂不足久厌学者之心也，十八世纪后叶，已多欲以自然释其疑问，于是有瞿提起，建《形貌论》。瞿提（即歌德——编者）者，德之大诗人也，又邃于哲理，故其论虽凭理想以立言，不尽根于事实，而识见既博，思力复丰，则皦然知生物有相互之关系，其由来本于一原。……盖瞿提所研究。为从自然哲学深入官品构造及变成之因，虽谓为兰麻克、达尔文之先驱，蔑不可也。

《人之历史》（1907年）《坟》

《全集》一卷17—18页

那一篇《说自由主义》（日本鹤见祐辅所作《思想、山水、人物》之一篇——编者），也并非我所注意的文字。我自己，倒以为瞿提所说，自由和平等不能并求，也不能并得的话，更有见地，所以人们只得先取其一的。

《〈思想、山水、人物〉题记》

）1928年）《思想、山水、人

物》《全集》十三卷386页

胡君说汪君的诗比不上歌德和雪利，我以为是对的。但后来又说，“论到人格，歌德一生而十九娶，为世诟病，正无可讳。然而歌德所以垂世不朽者，乃五十岁以后忏悔的歌德，我们也知道么？”这可奇特了。雪利我不知道，若歌德即 G oethe，则我敢替他呼几句冤，就是他並沒有“一生而十九娶”，並沒有“为世诟病”，並沒有“五十岁以后忏悔”。

《反对“含泪”的批评家》

(1922年)《热风》、《全集》二卷126—127页

50、席 勒

……而希籟（通译席勒——编者）氏者，乃谓必知感两性，圓滿无间，然后谓之全人。顾至十九世纪垂终，则理想为之一变。明哲之士，反省于内面者深，因以知古人所设具足调协之人，决不能得之今世；惟有意力軼众，所当希求，能于情意一端，处现实之世，而有勇猛奋斗之才，虽屡踏屡僵，终得现其理想：其为人格，如是焉耳。

《文化偏至论》(1907年)《坟》

《全集》一卷51页

51、爱 伦 德

千八百有六年八月，拿坡仑大挫普鲁士军，翌年七月，

普鲁士乞和，为从属之国。然其时德之民族，虽遭败亡之窘辱，而古之精神光耀，固尚保有而未隳。于是有爱伦德者出，著《时代精神篇》，以伟大壮丽之笔，宣独立自繇之音，国人得之，敌忾之心大炽，已而为敌觉察，探索极严，乃走瑞士。递千八百十二年，拿破崙挫于墨斯科，……翌年，普鲁士帝威廉三世乃下令召国民成军，……爱伦德亦归，著《国民军者何》暨《莱茵因为德国大川特非其界》二篇，以鼓青年之意气。

《摩罗诗力说》(1907年)《坟》

《全集》一卷63-64页

52、台陀开纳

……时(指1813年德国反对拿破仑战争——编者)亦有人曰台陀开纳，慨然投笔，辞维也纳国立剧场诗人之职，别其父母爱者，遂执兵行；作书贻父母曰，普鲁士之鹫，已以鹫击诚心，觉德意志民族之大望矣。吾之吟咏，无不为宗邦神往。吾将舍所有福祉欢欣，为宗国战死。嗟夫，吾以神明之力，已得大悟。为邦人之自由与人道之善故，牺牲孰大于是？热力无量，涌吾灵台，吾起矣！后此之《竖琴长剑》一集，亦无不以是精神，凝为高响，展卷方诵，血脉已张。然时之怀热诚灵悟如斯状者，盖非止开纳一人也，举德国青年，无不如是。开纳之声，即全德人之声，开纳之血，亦即全德人之血耳。故推而论之，败拿破仑者，不为国家，不为皇帝，不为兵刃，国民而已。国民皆诗，亦皆诗人之具，而

德卒以不亡。

《摩罗诗力说》(1907年)《坟》

《全集》一卷64页

53、海 涅

这一篇文字，还是一九三一年，即海纳死后的七十五周年，登上二月二十一日的一种德文的日报上的，后由高冲阳造日译，收入《海纳研究》中，今即据以重译在这里。由这样的简短的文字，自然不足以深知道诗人的生平，但我以为至少可以明白（一）一向被我们看作恋爱诗人的海纳，还有革命底的一面；（二）德国对于文学的压迫，向来就没有放松过，寇尔兹和希特拉，只是末期的变本加厉的人；（三）但海纳还是永久存在，而且更加灿烂，而那时官准的一群“作者”却连姓名也“在没有记起之前，就已忘却了。”这对于读者，或者还可以说是有些意义的罢。

《〈海的与革命〉译后记》(1933年)

《鲁迅译文集》58年版十卷410页

还有，以为诗人或文学家高于一切人，他底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贵，也是不正确的观念。举例说，从前海涅以为诗人最高贵，而上帝最公平，诗人在死后，便到上帝那里去，围着上帝坐着，上帝请他吃糖果。在现在，上帝请吃糖果的事，是当然无人相信的了，但以为诗人或文学家，现在为劳

动大众革命，将来革命成功，劳动阶级一定从丰报酬，特别优待，请他坐特等车，吃特等饭，或者劳动者捧着牛油面包来献他，说：“我们的诗人，请用吧！”这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实际上决不会有这种事，恐怕那时比现在还要苦，不但没有牛油面包：连黑面包都没有也说不定，俄国革命后一二年情形便是例子。如果不明白这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1930
年）《二心集》《全集》四卷238页

54、尼 采

……德人尼法氏，则假察罗图斯德罗之言曰，吾行太远，孑然失其侣，返而观夫今之世，文明之邦国矣，斑斓之社会矣。特其为社会也，无确固之崇信；众庶之于知识也，无作始之性质。邦国如是，奚能淹留？吾见放于父母之邦矣！聊可望者独苗裔耳。此其深思遐矚，见近世文明之伪与偏，又无望于今之人，不得已而念来叶者也。

《文化偏至论》（1907年）《坟》
《全集》一卷44页

若夫尼法，斯个人主义之至雄桀者矣，希望所寄，惟在大士天才；而以愚民为本位，则恶之不殊蛇蝎。意盖谓治任多数，则社会元气，一旦可隳，不若用庸众为牺牲，以冀一

二天才之出世，(递天才出而社会之活动亦以萌，即所谓超人之说，'尝震惊欧洲之思想界也。

《文化偏至论》(1907年)《坟》

《全集》一卷48页

尼法不恶野人，谓中有新力，言亦确凿不可移。盖文明之朕，固孕于蛮荒，野人狃獠其形，而隐曜即伏于内。文明如华，蛮野如蕾，文明如实，蛮野如华，上征在是，希望亦在是。

《摩罗诗力说》(1907年)

《坟》《全集》一卷57页

此(指拜伦——编者)其论善恶，正异尼法。尼法意谓强胜弱故，弱者乃字其所为曰恶，故恶实强之代名；此则以恶为弱之冤谥。故尼怯欲自强，而并颂强者；此亦则欲自强，而力抗强者，好恶至不同，特图强则一而已。

《摩罗诗力说》(1907年)

《坟》《全集》一卷73页

……尼采……等辈，若用勃兰兑斯的话来说，乃是“轨道破坏者”。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1925年)

《坟》《全集》一卷177页

……尼采的文章既太好：本书又用箴言集成，外观上常见矛盾，所以不容易了解。

《〈察拉图忒拉斯如是说〉的序

言译后附记》（1920年）《集外

集拾遗》《全集》七卷603页

尼采式的超人，虽然太觉渺茫，但就世界现有人种的事实看来，却可以确信将来总有尤为高尚尤近圆满的 人类 出现。到那时候，类人猿上面，怕要添出“类猿人”这一个名词。

……

我又愿意中国青年都只是向上走，不必理会这冷笑和暗箭。尼采说：

“真的，人是一个浊流。应该是海了，能容这浊流使他干净。

“咄，我教你们超人；这便是海，在他这，能容下你们的大侮蔑。”（《札拉图如是说》的《序言》第三节）

纵令不过一洼浅水，也可以学学大海；横竖都是水，可以相通。几粒石子，任他们暗地里掷来；几滴秽水，任他们从背后泼来就是了。

《随感录四十一》（1918年）《热

风》《全集》二卷44—45页

……勒本华尔和尼采又是诅咒女人的名人，……。

《有趣的消息》（1926年）《华盖
集续编》《全集》三卷193页

在这里听到了尼采声，正是狂飚社的进军的鼓角，尼采教人们“准备”着超人的出现，倘不出现，那准备便是空虚。但尼采却自有其下场之法的：发狂和死。否则，就不免安于空虚，或者反抗这空虚，即使在孤独中毫无“末人”的希求温暖之心，也不过蔑视一切权威，收缩而为虚无主义者（Nihilist）。巴札罗夫是相信科学的；他为医术而死，一到所蔑视的并非科学的权威而是科学本身，那就成为沙宁之徒，只好以一无所信为名，无所不为为实了。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
序》（1935年）《且介亭杂文二
集》《全集》六卷263页

……然而拟尼采样的彼此都不能解的格言式的文章，终于使周刊（指高长虹之流办的《狂飚》周刊——编者）难以存在……。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1935年）《且介亭杂文二集》
《全集》六卷259页

55、梅 林

去年偶然看见了几篇梅林格的论文，大意说，在坏了下

去的旧社会里，倘有人怀一点不同的意见，有一点揣贰的心思，是一定要大吃其苦的。而攻击陷害得最凶的，则是这人的同阶级的人物。他们以为这是最可恶的叛逆，比异阶级的奴隶造反还可恶，所以一定要除掉他。我才知道中外古今，无不如此，真是读书可以养气，竟没有先前那样“不满于现状”了，并且仿《三闲集》之例而变其意，拾来做了这一本书的名目。

《〈二心集〉序言》（1932年）

《二心集》《全集》四卷197页

这一篇Barin女士的来稿，对于中国的读者，也是很有益处的。……日本文的译本，据译者所知道，则有《唯物史观》，冈口宗司译；关于文学史的有两种：《世界文学与无产阶级》和《美学及文学史论》，川口浩译，都是东京丛文阁出版。中国只有一本：《文学评论》，雪峰译，为水沫书店印行的《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之一，但近来好象很少看见了。

《梅令格的〈关于文学史〉译后记》

（1931年）《译丛补》《鲁迅译文

集》58年版十卷366页

56、霍普德曼

一九二七年……，霍普德曼那时还是一个战斗的作家，
……

《〈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
目》(1933年)《且介亭杂文末
编》《全集》六卷469—470页

……前四年(即一八九四年——编者)霍普德曼的剧本《织匠》始开演于柏林的德国剧场,取材是一八四四年的勛列济安麻布工人的蜂起,作者(指凯绥·珂勒惠支——编者)也许是受着一点这作品的影响的。……

《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
(1936年)《且介亭杂文末编》
《全集》六卷473页

57、雷马克和雷恩

讲二十世纪战事的小说,旧一点的有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梭(雷恩——编者)的《战争》,新一点的有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法捷耶夫的《毁灭》,里面都没有这样的“青年团”,所以他们都实在打了仗。

《中华民国的新〈堂·吉呵德〉们》
(1931年)《二心集》《全集》四卷
344页

58、贝歇尔

添进 Eecher 的诗去,极好,他是德国最有名的普罗诗

人，倘不逃去，一定要坐牢的。

《致黄源》（1934年10月25日）

《书信集》648页

59、布莱特尔

看到二月十七日的“D Z Z”，有为纪念海涅死后八十年，勃莱兑勒（Will Bredel）所作的《一个童话》，很爱这个题目，也来写一篇。

《写于深夜里》（1936年）《且介

亭文末编》《全集》六卷505页

五、意大利

60、但丁

英人加勒尔曰，得昭明之声，洋洋乎歌心意而生者，为国民之首义。意大利分崩矣，然实一统也，彼生但丁，彼有意语。大俄罗斯之札尔，有兵刃炮火，政治之上，能辖大区，行大业。然奈何无声？中或有大物，而其为大也暗。（中略）迨兵刃炮火，无不腐蚀，而但丁之声依然。有但丁者统一，而无声兆之俄人，终支离而已。

《摩罗诗力说》（1907年）《坟》

《全集》一卷56—57页

我先前读但丁的《神曲》到《地狱》篇，就惊异于这作者设想的残酷，但到现在，阅历加多，才知道他还是仁厚的了：他还没有想出一个现在已极平常的惨苦到谁也看不见的地狱来。

《写于深夜里》（1936年）《且介

亭杂文末篇》《全集》六卷

505页

回想起来，在年青时候，读了伟大的文学者的作品，虽然敬服那作者，然而总不能爱的，一共有两个人。一个是但丁，那《神曲》的《炼狱》里，就有我所爱的异端在；有些鬼魂还在把很重的石头，推上峻峭的岩壁去。这是极吃力的工作，但一松手，可就立刻压烂了自己。不知怎地，自己也好象很是疲乏了。于是我就在这地方停住，没有能够走到天国去。

《陀思妥夫斯基的事》（1935年）

《且介亭杂文二集》《全集》

六卷405页

六、西班牙

61、塞万提斯

做那有名的小说《堂·吉珂德》的塞万提斯先生，穷则

有之，说他像叫化子，可不过是一种特别流行于中国学者间的流言。他说堂·吉呵德看游侠小说看疯了，便自己去做侠客，打不平。他的亲人知道是书籍作的怪，就请了隔壁的理发匠来检查；理发匠选出几部好的留下来，其余的便都烧掉了。

《无花的蔷薇之三》（1926年）《华盖集续编》《全集》三卷270页

西洋武士道的没落产生了堂·吉呵德那样的蠢大。他其实是个十分老实的书呆子。看他在黑夜里仗着宝剑和风车开仗，的确傻相可掬，觉的可笑可怜。

然而这是真正的吉呵德。中国的江湖派和流氓种子，却会愚弄吉呵德式的老实人，而自己又假装着堂·吉呵德的姿态。……。

真吉呵德的做傻相是由于自己愚蠢，而假吉呵德是故意做些傻相给别人看，想要剥削别人的愚蠢。

可是中国的老百姓未必都还这么蠢笨，连这点儿手法也看得出来。

《真假堂吉呵德》（1933年）《南北调》《全集》五卷114—115页

十六世纪末尾的时候，西班牙的文人西万提斯做了一大部小说叫作《堂·吉呵德》，说这位吉先生，看武侠小说看呆了，硬要去学古代的游侠，穿一身破甲，骑一匹瘦马，带一个跟丁，游来游去，想斩妖服怪，除暴安良。谁知当时已不是那么古气盎然的时候了，因此只落得闹了许多笑话，吃了许多苦头，终于上个大当，受了重伤，狼狈回来，死在家里，临死才知道自己不过一个平常人，并不是什么大侠客。

这一个古典，去年在中国曾经很被引用了一回，受到这个謔法的名人，似乎还有点很不高兴的样子。其实是，这种书呆子，乃是西班牙书呆子，向来爱讲“中庸”的中国，是不会有……

记得先前的报章上，发表过几个店家的小伙计，看剑侠小说入了迷，忽然要到武当山去学道的事，这倒很和“堂·吉呵德”相象的。

这以后的中国式的“堂·吉呵德”的出现，是青年援马团。不是兵，他们偏要上战场；政府要诉诸国联，他们偏要自己动手；政府不准去，他们偏要去；中国现在总算有一点铁路了，他们偏要一步一步的走过去；北方是冷的，他们偏只穿件夹袄；打仗的时候，兵器是顶要紧的，他们偏只着重精神。这一切等等，确是十分“堂·吉呵德”的了。然而究竟是中国的堂·吉呵德”，所以他只一个，他们是一团：送他的是嘲笑，送他们的是欢呼；迎他的是诧异，而迎他们的也是欢呼；他驻扎在深山中，他们驻扎在真茹镇；他在磨坊里打风磨，他们在常州玩梳篦，又见美女，何幸如之（见十二月《申报》《自由谈》）。其苦乐之不同，有如此者，

嗚呼！

《中华民国的新“堂·吉阿德”
们》（1931年）《二心集》
《全集》四卷343—344页

“Don Quixote”的书虽然将近一千来页，事迹却很简单，就是他爱看侠士小说，因此发了游侠狂，硬要到各处去除邪怨恶，碰了种种钉子，闹了种种笑话，死了；临死才回复了他的故我。所以Turgenev（屠格涅夫——编者）取毫无烦闷，专凭理想而勇往直前去做事的为“Don Quixote type”，来和一生冥想，怀疑，以致什么事也不能做的Hamlet 相对照。

《〈奔流〉编按后记》（1928年）《集
外集》《全集》七卷516页

西班牙的文豪西万提斯所作《堂·吉阿德传》中的主角，就是以那时的人，偏要行古代游侠之道，执迷不悟，终于困苦而死的资格，赢得许多读者的开心，因而爱读，传布的。

《〈解放了董·吉阿德〉后记》
（1933年）《集外集拾遗》
《全集》七卷826页

62、伊本纳兹

……西班牙的伊本纳兹，中国倒也早有人介绍过；但他当欧战时，是高唱人类爱和世界主义的，从今年全国教育联合会的议案看来，他实在很不适宜于中国，当然谁也不理他，因为我们的教育家要提倡民族主义了。

《马上支日记之二》（1926年）

《华盖集续编》《全集》三

卷325页

63、巴罗哈

巴罗哈是一个好手，由我看来，本领在伊巴涅支之上，中国是应该介绍的。

《致徐懋庸》（1934年5月22日）

《书信集》549页

作者巴罗哈以一八七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生于西班牙的圣绥巴斯噶市，从马德里大学得到Doctor的称号，而在文学上，则与伊本纳兹齐名。

但以本领而言，恐怕他还在伊本纳兹之上，即如写山地居民跋司珂族的性质，诙谐而阴郁，虽在译文上，也还可以看出作者的非凡的手段来。这序文（指《山民牧唱序》——编者）固然是一点小品，然而在发笑之中，不是也含着深沉

的忧郁么？

《〈山民牧唱序〉译后附记》

(1934年)《鲁迅译文集》

58年版八卷395页

他在(指巴罗哈——编者)思想上，自云是无政府主义者，翘望着力学底行动。在文艺上，是和伊巴泉兹齐名的现代西班牙文坛的健将，是具有哲人底风格的最有独创底的作家。作品已有四十种，大半是小说，且多长篇，又多是涉及社会问题和思想问题这些大题目的。巨制有《过去》，《都市》和《海》这三部曲；又有连续发表的《一个活跃家的记录》，迄今已经印行到第十三编。有杰作之名者，大概属于这一类。但许多短篇里，也尽多风格特异的佳篇。

《〈放浪者伊利沙辟台〉和〈跋

司珂族的人们〉译后附记》

(1929年)《鲁迅译文集》

58年版八卷396页

跋司珂族是古来住在西班牙和法兰西之间的 Pyrenees 山脉两侧的大家视为世界之谜的人种。巴罗哈就稟有这族的血液，以一八七二年十二月廿八日，生于靠近法境的圣舍跋斯丁市。原是医生，也做小说，两年后，便和他的哥哥

Ricardo到马德里开面包店去了，一共开了六年。现在Ricardo是有名的画家；他是最独创底的作家，早和Vicente B Lasca Ibànez 并称现代西班牙文坛的巨擘。

《〈奔流〉编校后记》（1928年）

《集外集》《全集》七卷516

页

《少年别》……是用戏剧似的形式来写的新样式的小说，作者（指巴罗哈——编者）常常应用的；但也曾在舞台上实演过。因为这一种形式的小说，中国还不多见，所以就译了出来，算是献给读者的一种参考品。

……

《〈少年别〉译后附记》（1935

年）《鲁迅译文集》58年版

八卷401页

作者是医生，医生大抵是短命鬼，何况所写的又是受强国迫压的山民，虽然嘻嘻哈哈，骨子里当然不会有什么乐趣。但我要介绍的就并不是文学的乐趣，却是作者的技艺。在这么一个短篇（指《会友》——编者）中，主角迭士尔辟台不必说，便是他的太太拉·康迪多，马车夫马匿修，不是也都十分生动，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印象么？假使不能，那

是译者的罪过了。

《〈会友〉译后附记》（1934年）

《鲁迅译文集》58年版八卷

400页

这里的一篇（指《促狭鬼莱哥羌台奇》——编者）是从日本笠井鎮夫选译的短篇集《跋司珂牧歌调》重译书来的。跋司珂者，是古来就住在西班牙和法兰西之间的比莱纳山脉两侧的大家看作“世界之谜”的民族，如作者所说，那性质是“正经，沉默，不愿说诳”，然而一面也爱说废话，傲慢，装阔，讨厌，善于空想和做梦；巴罗哈自己就稟有这民族的血液的。

莱哥羌台奇正是后一种性质的代表。看完了这一篇，好象不过是巧妙的滑稽。但一想到在法国治下的荒僻的市镇里，这样的脚色就是名人，这样的事情，就是生活，便可以立刻感到作者的悲凉的心绪。

《〈促狭鬼莱哥羌台奇〉译后附

记》（1934年）《鲁迅译文

集》58年版八卷398页

巴罗哈同伊本涅支一样，也是西班牙现代的伟大的作家，但他的不为中国人所知，我相信，大半是由于他的著作没有被美国商人“化美金一百万元”，制成影片到上海开

演。自然，我们不知道他是并无坏处的，但知道一点也好，就如听过宇宙间有一种哈黎慧星一般，总算一种知识。倘以于于饥饱寒温大有关系，那是求之太深了。

《面包店时代》译后记（1929年）

《鲁迅译文集》58年版十卷

536页

七、荷 兰

64、望·蕩覃

到中央公园，径向约定的一个僻静处所，寿山已先到，略一休息，便开手对译《小约翰》。这是一本好书……。

《马上支日记》（1926年）《华

盖集续编》《全集》三卷322

页

这诚如序文所说，是一篇“象征写实底童话诗”。无韵的诗，成人的童话。因为作者（指望·蕩覃——编者）的博识和敏感，或者竟已超过了一般成人的童话了。

《〈小约翰〉引言》（1927年）

《全集》十四卷7页

《约翰跋安尔》一书名《爱之书》，是《小约翰》的续编，也是结束。我不知道别国可有译本；但据他同国的波勒允蒙特说，则“这是一篇象征底散文诗，其中并非叙述或描写，而是号哭和欢呼”；而且便是他，也“不大懂得”。

《〈小约翰〉引言》（1927年）

《小约翰》《全集》十四卷14页

诺贝尔奖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那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

《致台静农》（1927年9月25

日）《书信集》162页

八、芬 兰

65、明那·亢德

勃劳绥惠德尔作《在他的诗和他的诗人的影象里的芬兰》，分芬兰文人为用瑞典语与用芬兰语的两群，而后一类又分为国民的著作者与艺术的著作者。在艺术的著作者之中，他以明那·亢德为第一人，并且评论说：

“……于伊文学的发达上有显著的影响的是勃兰 兑 斯……伊现在是单以现代的倾向诗人和社会改革家站在芬蘭文学上了。伊辯护欧洲文明的理想和状态，输入伊的故乡，且又用了极端急进的见解。伊又加入于为被压制人民的正义，为苦人对于有权者和富人，为妇女和伊的权利对于现今的社会制度，为博爱的真基督教对于以伪善的文句为衣装的官样基督教。在伊创作里，显示着冷靜的明白的判断，确实的奋斗精神和对于感情生活的锋利而且细致的观察。伊有强盛的构造力，尤其表现于戏曲的意象中，而在伊的小说里，也时时加入戏曲的气息；但在伊缺少真率的艺术眼，伊对一切事物都用那固执的成见的批评。伊是辯论家，讽刺家，不只是人生观察者。伊的眼光是狭窄的，这也不特因为伊起于狭窄的景况中，又未经超出这外面而然，实也因为伊的理性的冷靜，知道那感情便太少了。伊缺少心情的暖和，但出色的是伊的识见，因此伊所描写，是一个小市民范围内细小的批评。……。”

现在译出的这一篇（指《疯姑娘》——编者），便是勃劳绥惠德所选的一个标本。亢德写这为社会和自己的虛荣所误的一生的径路，颇为细微，但几乎过于深刻了，而又是无可补救的绝望。培因也说，“伊的同性的委曲，真的或想象的，是伊小说的不变的主题；伊不倦于长谈那可怜的柔弱的女人在伊的自然的暴君与压迫者手里所受的苦处。夸张与无希望的悲观，是这些强有力的，但是悲惨而且不欢的小说的特色。”大抵惨痛热烈的心声，若从纯艺术的眼光看来，往往有这缺陷；例如陀思妥也夫斯奇的著作，也常使高兴的读

者不能看完他的全篇。

《〈疯姑娘〉译后记》（1921年）

《现代小说译丛》《全集》

十一卷384—385页

66、阿 霍

Ernt Brousewetter 《北方名家小说》……中论哀禾（通译阿霍——编者）的前几段：

芬兰近代诗的最重要最特别的趋向之一，是影响于芬兰人民的欧洲文明生活的潮流的反映，这事少有一个诗人，深深的攫住而且富于诗致的展布开来，能如站在他祖国的精神的运动中间，为《第一芬兰日报》的领袖之一的哀禾（J·Brofelde的假名，一个芬兰牧师的儿子）的。

就在公布的第一册，他发表三篇故事，总题为《国民生活》的之中，他试在《父亲怎样买洋灯》和《铁路》这两篇故事里，将闯入的文明生活的势力，用诗的意象来体现了。最初的石油灯和最初的铁路，及于少年和老人的効力有种种的不同。人看出开创的进步来，但从夸口的仆人的状态上，也看出一切文化在最初移植时偕与俱来的无可救药的势力。而终在老仆Peka这人物上，对于古老和过去，都罩上了Romantik的温厚的微光。正如Geijerstam所美妙的指出说，“哀禾对于人生的被轻蔑的个性，有着柔和的眼光。这功效，是他能觉得交感，不特对于方来的新，而且也对于方

去的故。”但这些故事的奇异的艺术的效力，却也属于能将
这些状态纳在思想和感觉态度里的哀禾的才能。

《致周作人》（1921年8月25日）

《书信集》41页

J·A Hho 是芬兰的一个幽婉凄艳的作家，生长于严酷的天然物的环境中，后来是受了些法国文学的影响。《域外小说集》中曾介绍过一篇他的小说《先驱者》，写一对小夫妇，怀着希望去开辟荒林，而不能战胜天然之力，终于灭亡。如这一篇中的艺术家，感得天然之美而无力表现，正是同一意思。A Hho 之前的作家 P ävörljuta 的《人生图录》，也有一篇写一个人因为失恋而默默地颓唐到老，至于作一种特别的跳舞供人玩笑，来换取一杯酒，待到他和旅客（作者）说明原因之后，就死掉了。这一种 T ype ，大约芬兰是常有的。那和天然的环境的相关，看 F · P oppenberg 的一篇《阿河的艺术》就明白。

《〈奔流〉编校后记》（1929年）

《集外集》《全集》58年版

209页

九、丹 麦

67、勃兰兑斯

文学史我说出不什么来，其实是 G·Brandes 的《十九世纪文学的主要潮流》虽是人道主义的立场，却还很可看的，……

《致徐懋庸》（1933年12月20日）

《书信集》465页

丹麦评鹭家勃兰兑斯于是有微辞，谓惟武力之恃而狼藉人之自由，虽云爱国，顾为兽爱。特此亦不仅普式庚为然，即今之君子，日日言爱国者，于国有诚为人爱而不墜于兽爱者，亦仅见也。

《摩罗诗力说》（1907年）《坟》

《全集》一卷87页

医生告诉我们：有许多哑子，是并非喉舌不能说话的，因为从小就耳朵聋，听不见大人的语言，就以为谁也不过张口呜呜哑哑，他自然只好呜呜哑哑。所以勃兰兑斯叹丹麦的文学衰时曾经说：文学的创作，几乎完全死灭了。人们曾经说：文学的创作，几乎完全死灭了。人间的或社会的无论怎样的问题，都不能提起感兴，或则除在新闻和杂志之外，绝

不能惹起一点论争。我们看不见强烈的独创的创作。加以对于获得外国的精神生活的事，现在几乎绝对的不加顾及。于精神上的“聋”，那结果，也就招致了“哑”来。（《十九世纪文学的主潮》第一卷自序）

《由聋而哑》（1933年）《淮风月

谈》《全集》五卷323页

十、挪 威

68、易 卜 生

伊勃生之所描写，则以更革为生命，多力善斗，即连万众不慑之强者也。失诸凡理想，大致如斯者，诚以人丁转轮之时，处现实之世，使不若是，每至舍己从人，沉溺逝波，莫知所届，文明真髓，顷刻蕩然；惟有刚毅不挠，遇外物而弗为移，始足作社会柱干。排斥万难，虽尾勉上征，人类尊严，于此攸赖，则具有绝大意力之士贵耳。虽然，此又特其一端而已。试察其他，乃亦以见未叶人民之弱点，盖往之文明流弊，浸灌性灵，众庶率纤弱颓靡，日益以甚，渐乃返观诸己，为之欲然，于是刻意求意力之人，冀倚为将来之柱石。此正犹洪水横流，自将灭顶，乃神驰彼岸，出全力以呼善没者耳，悲夫！

《文化偏至论》（1907年）《坟》

《全集》一卷51—52页

……伊氏生于近世，愤世俗之昏迷，悲真理之匿耀，假《社会之敌》以立言，使医士斯托克曼为全书主者，死守真理，以拒庸愚，终获群敌之谥。自既见放于地主，其子复受斥于学校，而终奋斗，不为之摇。

《摩罗诗力说》（1907年）《坟》

《全集》一卷75页

伊字生是十九世纪后半的瑞威的一个文人。他的著作，除了几十首诗之外，其余都是剧本。这些剧本里面，有一时期是大抵含有社会问题的，世间也称作“社会剧”，其中有一篇就是《娜拉》。

《娜拉》一名 Fin Puppenheim，中国译作《傀儡家庭》。但 Puppe 不单是牵线的傀儡，孩子抱着玩的人形也是；引申开去，别人怎么指挥，他便怎么做的人也是。娜拉当初是满足地生活在所谓幸福的家庭里的，但是她竟觉悟了：自己是丈夫的傀儡，孩子们又是她的傀儡。她于是走了，只听得关门声，接着就是闭幕。……

……

然而娜拉既然觉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否则，就得问：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倘只有一条象诸君一样的紫红的绒绳的围巾，那可是无论宽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是不中用。她还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

.....

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可惜我不知道这权柄如何取得，单知道仍然要战斗；或也许比要求参政权更要用剧烈的战斗。

《娜拉走怎样》（1923年）《坟》

《全集》一卷142—147页

.....因为将来的运命，早在现在决定，故父母的缺点，便是子孙灭亡的伏线，生命的危机。易卜生做的《群鬼》（有潘家洵君译本，载在《新潮》一卷五号），虽然重在男女问题，但我们也可以看出遗传的可怕。欧士华本是要生活，能创作的人，因为父母的不检，先天得了病毒，中途不能做人了。他又很爱母亲，不忍劳他服侍，便戴着吗啡，想待发作时候，由使女瑞琴帮他吃下，毒杀了自己；可是瑞琴走了。他于是只好托他母亲了。

.....但可怕的遗传，并不只是梅毒；另外许多精神上的体质上的缺点，也可以传之子孙，而且久而久之，连社会都蒙着影响。

.....

这样，便是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

育，完全的解放。

《我们现在应该怎样做父亲》

(1919年)《坟》《全集》

一卷122—125页

但何以大家偏要选出 Ibsen 来呢？（指1918年6月《新青年》出的《易卜生号》——编者）如青木教授在后文所说，因为要建设西洋式的新剧，要高扬戏剧到真的文学底地位，要以白话来兴散文剧，还有，因为事已亟矣，便只好先以实例来刺戟天下读书人的直感：这自然都确当的。但我想，也还因为 Ibsen 敢于攻击社会，敢于独战多数，那时的介绍者，恐怕是颇有以孤军而被包围于旧垒中之感的罢，现在细看墓碣，还可以觉到悲凉，然而意气是壮盛的。

《〈奔流〉编校后记》（1928年）

《集外集》《全集》七卷523

页

我因此记起，素园的一个好朋友也略过血，一天竟对着素园略起来，他慌张失措，用了爱和忧急的声音命令道：“你不许再吐了！”我那时却记起了伊孛生的《勃兰特》。他不是命令过去的人，从新起来，却并无这神力，只将自己埋在崩雪下面的么？……

我在空中看见了勃兰特和素园，但是我没有话。

《忆韦素园君》（1934年）《且介

亭杂文》《全集》六卷70—71

页

……我之所以不到场者，（指1925年10月27日北京群众的示威游行——编者），并非遵了胡适教授的指示在研究室里用功，也不是从了江绍原教授的忠告在推敲作品，更不是依着易卜生博士的遗训正在“救出自己”……

《从胡须说到牙齿》（1925年）

《坟》《全集》一卷228—229

页

这时新的才子十佳人小说便又流行起来，但佳人已是良家女子了，和才子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阴花下，象一对蝴蝶，一双鸳鸯一样，但有时因为严亲，或者因为薄命，也竟至于偶见悲剧的结局，不再都成神仙了，——这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进步。到了近来是在制造兼可擦脸的牙粉了的天虚我先生所编的月刊杂志《眉语》出现的时候，是这鸳鸯蝴蝶式文学的极盛时期。后来《眉语》虽遭禁止，势力却并不消退，直待《新青年》盛行起来，这才受了打击。这时有伊孛生的剧本的介绍……虽然并不是故意的，然而鸳鸯蝴蝶

派作为命根的那婚姻问题，也因此而诺拉（通译娜拉——编者）似的跑掉了。

《上海文艺之一瞥》（1931年）

《二心集》《全集》四卷280

—281页

69、哈 谟 生

《朝花》六期上登过一篇短篇的瑙威作家哈谟生，去年日本出版的《国际文化》上，将他算作左翼的作家，但看他几种作品，如《维多利亚》和《饥饿》里面，贵族的处所却不少。

不过他在先前，很流行于俄国。二十年前罢，有名的杂志“Njevo”上，早就附印他那时为止的全集了。大约他那尼采和陀思妥夫斯基气息，正能得到读者的共鸣。十月革命后的论文中也有时还在提起他，可见他的作品在俄国影响之，至今还没有忘却。

.....

哈谟生的作品我们也没有什么译本。五四运动时候，在北京的青年出了一种期刊叫《新潮》，后来有一本叫“新著介绍”豫告上似乎是说罗家伦先生要介绍《新地》。这便是哈谟生做的，虽然不过是一种倾向小说，写些文士的生活，但也大可以借来照照中国人。所可惜的是这一篇介绍至

今沒有印出罢了。

《哈谟生的几句话》（1929年）《集
外集拾遗》《全集》七卷762
—765页

我以为文艺大概由于现在生活的感受，亲身所感到的，便影印到文艺中去。挪威有一文学家，他描写肚子饿，写了一本书（即哈谟生的《饥饿》，参见《坟·论‘他妈的！’》——编者），这是依他所经验的写的。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1927年）
《集外集》《全集》七卷472
页

十一、波 兰

70、密茨凯维支

丹麦人物蘭兌思于波蘭之罗曼派，举密克威支，斯洛伐支奇，克拉甸斯奇三诗人。

《摩罗诗力说》（1907年）《坟》
《全集》一卷91页

A Mickiewicz (1798—1855) 是波兰在异族压迫之下的时代的诗人，所鼓吹的是复仇，所希求的是解放，在二三十年前，是很足以招致中国青年的共鸣的。我曾在《摩罗诗力说》里，讲过他的生涯和著作，后来收在论文集《坟》中；记得《小说月报》很注意于被压迫民族的文学的时候，也曾有所论述，但我手头没有旧报，说不出在那一卷那一期了。最近，则在《奔流》本卷第一本上，登过他的两篇诗。但这回介绍的主意，倒在巴黎新成的雕像；《青春的赞颂》一篇，也是从法文重译的。

《〈奔流〉编校后记》（1929年）

《集外集》《全集》七卷552

—553页

密克威支至崇拿破仑，谓其实造裴伦，而裴伦之生活暨其光耀，则觉普式庚于俄国，故拿破仑亦间接起普式庚。拿破仑使命，盖在解放国民，因及世界，而其一生，则为最高之诗。至于裴伦，亦极崇拜，谓裴伦所作，实出于拿破仑，英国同代之人，虽被其天才影响，而卒莫能并大。盖自诗人死后，而英国文章，状态又归前纪矣。若在俄国，则善普式庚，二人同为斯拉夫文章首领，亦裴伦分支，逮年渐进，亦均渐趣于国粹；所异者，普式庚少时欲睥帝力，一举不成，遂以铙羽，且感帝意，愿为之臣，失其英年时之主义，而密克威支则长此保持，洎死始已也。……顾二人虽甚稔，又同本裴伦，而亦有特异者，如普式庚于晚出诸作，恆自谓少年

眷爱自繇之梦，已背之而去，又谓前路已不见仪的之存，而密克威支则仪的如是，决无疑贰也。

《摩罗诗力说》（1907年）《坟》

《全集》一卷93—94页

……《伦兑支氏》（即《塔杜施先生》——编者）一诗，写苏孛烈加暨訶什支訶二族之事，描绘物色，为世所称。其中虽以伦兑支为主人，而其父约舍克易名出家，实其主的。初记二人猎熊，有名华伊斯奇者吹角，起自微声，以至洪响，自榆度榆，自懈至懈，渐乃如千万角声，合于一角，正如密克威支所为诗，有今昔国人之声，寄于是焉。诸凡诗中之声，清澈弘厉，万感悉至，直至波蘭一角之天，悉满歌声，虽至今日，而影响于波蘭人之心者，力犹无限。令人忆诗中所云，听者当华伊斯奇吹角久已，而尚疑其方吹未已也。密克威支者，盖即生于彼歌声反响之中，至于无尽者夫。

《摩罗诗力说》（1907年）《坟》

《全集》一卷92页

波蘭诗人多写獄中戍中刑罚之事，如密克维支作《死人之祭》第三卷中，几尽绘己身所历，倘读其《契珂夫斯奇》一章，或《娑波卢夫斯奇》之什，记见少年二十穉，送赴鲜卑事，不为之生愤激者盖鲜也。而读上述二人吟咏，又往

往闻报复之声。如《死人祭》第三篇，有囚人所歌者：一其央珂夫斯奇曰，欲我为信徒，必见耶稣马理，先惩污吾国之俄帝而后可。俄帝若在，无能令我呼耶稣之名。其二加罗珂夫斯奇曰，设吾当受谪放，劳役縲紲，得为俄帝作工，夫何勤耶？吾在刑中，所当力作，自语曰，愿此苍铁，有日为帝成一斧也。吾若出狱，当迎鞑鞑女子，语之曰，为帝生一巴棱（杀保罗一世者。）吾若迁居殖民地，当为其长，尽吾陇亩，为帝植麻以成一苍色巨索，织以银丝，俾阿尔洛夫（杀彼得三世者）得之，可縲俄帝颈也。末为康拉德歌曰，吾神已寂，歌在坟墓中矣。惟吾灵神，已嗅血腥，一噉而起，有如血蝠，欲人血也。渴血渴血，复仇复仇！仇吾屠伯！天意如是，固报矣；即不如是，亦报尔！报复诗华，盖萃于是，使神不之直，则彼且自报之耳。

《摩罗诗力说》（1907年）《坟》

《全集》一卷94—95页

71、斯洛伐支奇

斯洛伐支奇以千八百九年生克尔舍密涅克，少孤，育于后父；尝入维尔那大学，性情思想如裴伦。二十一岁入华骚户部为书记，忽以事去国，不能复返。初至伦敦；已而至巴黎，成诗一卷，仿裴伦诗体。……所作诗歌，多惨苦之音。……作《大沙漠中之役》一诗。记有亚刺伯人，为言目击四子三女，洎其妇相继死于疫，哀情涌于毫素，读之令人忆希

腊尼阿孛事，亡国之痛，隐然在焉。且又不止此苦难之诗而已，凶惨之作，恒与俱起，而斯洛伐支奇为尤。凡诗词中，靡不可见身受楚毒之印象或其见闻，最著者或根史实，如《克垒勒度克》中所述帝俄伊凡四世，以剑订使者之足于地一节，盖本诸古典者也。

《摩罗诗力说》（1907年）《坟》

《全集》一卷94页

72、克拉甸斯奇

上二士（按指密克威支与斯洛伐支奇——编者）者，以绝望故，遂于凡可祸敌，靡不许可，……而克拉甸斯奇之见，则与此反。此主力报，彼主爰化。顾其为诗，莫不追怀绝泽，念祖国之忧患。波蘭人动于其诗，因有千八百三十年之举；余忆所及，而六十三年大变，亦因之起矣。即在今兹，精神未忘，难亦未已也。

《摩罗诗力说》（1907年）《坟》

《全集》一卷96页

73、显克微支

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及巴尔干诸小国家的东西就特别多。也曾热心的搜求印度、埃及的作品，但是得不到。记得当时

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理和波兰的显克微支。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鸥外。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1933年）

《南腔北调集》《全集》五卷

107页

……有时如波兰的显克微支的警拔，却又不以失望收场，有声有色，总能使读者欣然终卷。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1935年）《且介亭杂文二集》《全集》六卷257页

十二、匈 牙 利

74、裴 多 菲

裴象飞幼时，尝治裴伦暨修黎之诗，所作率纵言自由，诞放激烈，性情亦仿如二人。曾自言曰，吾心如反响之森林，受一呼声，应以百响者也。又善体物色，著之诗歌，妙绝人世，自称为无边自然之野花。所著长诗有《英雄约诺斯》一篇又小说一卷曰《缙吏之纆》。

《摩罗诗力说》（1907年）《坟》

《全集》一卷98—99页

四十八年以始，裴象飞诗渐倾于政事……裴象飞亦尝自言曰，吾琴一音，吾笔一下，不为利役也。居吾心者，爰有天神，使吾歌且吟。天神非他，即自由耳。顾所为文章，时多过情，或与众忤；尝作《致诸帝》一诗，人多责之。……比国事渐急，诗人知战争死亡且近，极思赴之。自曰天不生我于孤寂，将召赴战场矣。吾今闻角声召战，吾魂儿几欲骤前，不及待令矣，遂投国民军中……是年（一八四九年——编者）七月三十一日舍俱思跋之战，遂歿于军。平日所谓为爱而歌，为国而死者，盖至今日而践矣。

《摩罗诗力说》（1907年）《坟》

一卷98页

这伟大的抒情诗人；匈牙利的爱国者，为了祖国而死在可萨克兵的矛尖上，已经七十五年了。悲哉死也，然而更可悲的是他的诗至今没有死。

《希望》（1925年）《野草》《全

集》一卷482页

《勇敢的约翰》已印成……

不过在这书店都偷工减料的时候，这本却还可以说是一部印得较好的书；而且裴多菲的一种名作，总算也介绍到中国了。

《致孙用》（1931年11月13日）《书

信集》289—290页

……我向来原是很爱 Petöfi Sándor 的人和诗的。

……但是，无论怎样碰钉子，这诗歌和图画，却还是好的，正如作者虽然死在哥萨克兵的矛尖上，也依然是一个诗人和英雄一样。

……他的擅长之处，自然是在抒情的诗；但这一篇民间故事诗，虽说事迹简朴，却充满着儿童的天真，所以即使你已经做过九十大寿，只要还有些“赤子之心”，也可以高高兴兴的看到卷末。

《〈勇敢的约翰〉校后记》（1931

年）《集外集拾遗》《全集》

58年版七卷595—596页

至于文人，则不但要以热烈的憎，向“异己”者进攻，还得以热烈的憎，向“死的说故者”抗战。在现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彼兇飞说得好：

我的爱并不是欢欣安静的人家，
花园似的，将平和一门关住，
其中有“幸福”慈爱地往来，
而抚养那“欢欣”，那娇小的仙女。

我的爱，就如荒凉的沙漠一般——
一个大盗似的有嫉妒在那里霸着：
他的剑是绝望的疯狂，
而每一刺是各样的谋杀！

《七论“文人相轻”——两伤》（19
35年）《且介亭杂文二集》全集
集》六卷400—401页

这使我又记起匈牙利的诗人彼兑非题 B·sz·夫人照象的诗来——

“听说你使你的男人很幸福，我希望不至于此，因为他是苦恼的夜莺，而今沉默在幸福里了。苛待他罢，使他因此常唱出甜美的歌来。”

我并不是说：苦恼是艺术的渊源，为了艺术，应该使作家们永久陷在苦恼里。不过在彼兑非的时候，这话是有些真实的；在十年前的中国，这话也有些真实的。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1935年）《且介亭杂文二集》
《金集》六卷250—251页

75、至尔·妙伦

作者海尔密尼亚·至尔·妙伦，看姓氏好像德国或奥国人，但我不知道他的事迹。据同一原译者所译的同作者的别一本童话《真理之城》（一九二八年南宋书院出版）的序文上说，则是匈牙利的女作家，但现在似乎专在德国做事，一切战斗的科学底社会主义的期刊——尤其是专为青年和少年而设的页子上，总能够看见她的姓名。作品很不少，致密

的观察，坚实的文章，足够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作家之一人，而使她有世界底名声者，则大概由于那独创底的童话云。

不消说，作者的本意，是写给劳动者的孩子看的，……作者被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作家”者，我想，在这里，有主张大家的生存权（第二篇），主张一切应该由战斗得到（第六篇）等处，可以看出，但披上童话的花衣，而就遮掉些斑烂的血汗了。……并且，我觉得，第四篇中银茶壶的话，太富于纤细的，琐屑的，女性底的色彩，在中国现在，或者更易得到共鸣罢，然而却应当忽略的。……

总而言之，这作品一经搬家，效果已大不如作者的预料。倘使硬要加上一种意义，那么，至多，也许可以供成人而不失赤子之心的，或并未劳动而不忘勤劳大众的人们的一览，或者给留心世界文学的人们，报告现代劳动者文学界中，有这样的一位作家，有这样的一种作品罢了。

《〈小彼得〉序言》（1929年）《小

彼得》《全集》十四卷237—240

页

十三、罗马尼亚

76、萨多维耶努

罗马尼亚的文学的发展，不过在本世纪的初头，但不单

是韵文，连散文也有大进步。本篇的作者索陀威奴（即萨多维耶努——编者）便是住在不加勒斯多（即布勒斯特——编者）的写散文的好手。他的作品，虽然常常有美丽迷人的描写，但据怀干特教授说，却并非幻想的出产，倒是取之于实际生活的。例如这一篇《恋歌》，题目虽然颇象有些罗曼的，但前世纪的罗马尼亚的大森林的景色，地主和农奴的生活情形，却实在写得历历如绘。

《〈恋歌〉译后记》（1935年）《译

丛补》《全集》十六卷771页

可惜我不明白他的生平事迹；仅知道他生于巴斯凯尼，曾在法尔蒂舍尼和约希进过学校，是二十世纪初最好的作家。他的最成熟的作品中，有写穆尔陶的乡村生活的《古泼来枯的客栈》，有写战争，兵丁和囚徒生活的《科波拉司乔治回忆记》和《阵中故事》；也有长篇。但被别国译出的，却似乎很少。

《〈恋歌〉译后记》（1935年）《译

丛补》《全集》六卷772页

现在选定了一篇，在有聊与无聊之间，事情是“洋主仆恋爱”，但并不如国货之肉麻，作者是 Rumania 的 M·Sadoveanu，似乎也还新鲜。

《致黄源》（1935年5月30日）《书

信集》823页

十四、保加利亚

77、伐 左 夫

勃尔格利亚文艺的曙光，是开始在十九世纪的。但他早负着两大害：一是土耳其政府的兇横，一是希腊旧教的铜蔽。直到俄土战争之后，他才现出极迅速的进步来。唯其文学，因为历史的关系，终究带着专事宣传爱国主义的倾向，诗歌尤甚，所以勃尔格利亚还缺少伟大的诗人。至于散文方面，却已有许多作者，而最显著的是伊凡跋佐夫。

……他的职业很奇特，忽而为学校教师，忽而为铁路员，但终于被土耳其政府逼走了。革命时，他为军事执法长；此后他又与诗人威理式珂夫编辑一种月刊曰《科学》，终于往俄国，在阿兑塞完成一部小说，就是有名的《轭下》，是描写对土耳其战争的，回国后发表在教育部出版的《文学丛书》中，不久欧洲文明国便几乎都有译本了。

他又做许多短篇小说和戏曲，使巴尔干的美丽，朴野，都涌现于读者的眼前。勃尔格利亚人以他为他们最伟大的文人……

跋佐夫不但是革命的文人，也是旧文学的轨道破坏者，也是体裁家，勃尔格利亚文书旧用一种希腊教会的人造文，轻视口语，因此口语便很不完全了，而跋佐夫是鼓吹白话，又善于运用白话的人。托尔斯泰和俄国文学是他的模范。他

爱他的故乡……他爱他的国民，尤痛心于勃尔格利亚和塞尔维亚的兄弟的战争，这一篇《战争中的威尔珂》，也便是这事的悲愤的叫唤。

《〈战争中的威尔珂〉译后记》

(1921年)《现代小说译丛》

《全集》十一卷367—368页

在巴尔干诸小国的作家之中，伊凡·伐佐夫(1850—1921)对于中国读者恐怕要算是最不生疏的一个名字了。……

《村妇》这一个短篇，原名《保加利亚妇女》……写的是他那国度里的村妇的典型：迷信，固执，然而健壮，勇敢；以及她的心目中的革命，为民族，为信仰。……原作者在结束处，用“好事”来打击祷告，大约是由于他本国读者的指点。

我以为无须我再来说明，这时的保加利亚是在土耳其的压制之下。这一篇小说虽然简单，却写得很分明，里面的地方、人物，也都是真的。固然已经是六十年前事，但我相信，它也还很有动人之力。

《〈村妇〉译后记》(1935年)

《译丛补》《全集》十六卷

802—803页

十五、美 国

78、惠特曼（亚伦·坡、霍桑、荷惠勒）

我们知道，美国出过亚伦·坡，出过霍桑，出过惠德曼，都不是这么表里两样的。然而这是南北战争以前的事。这之后，惠德曼先就唱不出歌来，因为这之后，美国已成了产业主义的社会，个性都铸在一个模子里，不再能主张自我了。如果主张，就要受迫害。这时的作家之所注意，已非应该怎样发挥自己的个性，而是怎样写去，才能有人爱读，卖掉原稿，得到声名。连有名如荷惠勒，也以为文学者的能为世间所容，是在他给人以娱乐。于是有些野性未驯的，便站不住了，有的跑到外国，如詹谟士，有的讲讲笑话，就是马克·吐温。

《〈夏娃日记〉小引》（1933年）

《二心集》《全集》四卷321页

79、马克·吐温

马克·吐温无须多说，只要一翻美国文学史，便知道他是前世纪末至现世纪初有名的幽默家。不但一看他的作品，要令人眉开眼笑，就是他那笔名，也含有一些滑稽之感的。

他本姓克莱门斯，原是一个领港，在发表作品的时

候，偶取量水时所喊的讹音，用作了笔名。作品很为当时所欢迎，他即被看作讲笑话的好手；但到一九一六年遗著“*The Mysterious Stranger*”一出版，却分明证实了他是很深的厌世思想的怀抱者了。

.....

那么，他的成了幽默家，是为了生活，而在幽默中又含着哀怨，含着讽刺，则是不甘于这样的生活的缘故了。因为这一点点的反抗，就使现在新土地里的儿童，还笑道：马克·吐温是我们的。

这《夏娃日记》出版于一九〇六年，是他的晚年之作，虽然不过一种小品，但仍是在天真中露出弱点，叙述里夹着讥评，形成那时的美国姑娘，而作者以为是一切女性的肖像，但脸上的笑影，却分明是有了年纪的了。幸而靠了作者的纯熟的手腕，令人一时难以看出，仍不失为活泼泼地的作品；.....

《〈夏娃日记〉小引》(1931年)

《二心集》四卷320—322页

80、斯陀夫人

昨忽田任君克任寄至《黑奴吁天录》一部及所手录之《释人》一篇，乃大欢喜，穷日读之，竟毕。拳拳盛意，莫可感言。

《致蒋抑卮》(1904年8月29日)

《书信集》3页

81、辛克莱

美国的辛克来儿说：一切文艺是宣传。我们的革命的文
学者曾经当作宝贝，用大字印出过；而严肃的批评家又说他
是：“浅相的社会主义者”。但我——也浅薄——薄信辛克来
儿的话。一切文艺，是宣传，只要你一给人看。即使个人主
义的作品，一写出，就有宣传的可能，除非你不作文，不开
口。那么，用于革命，作为工具的一种，自然也可以的。

但我以为当先求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不必忙于挂
招牌。……

《文艺与革命》(1928年)《三闲
集》《全集》四卷95页

82、赛珍珠

中国的事情，总是中国人做来，才可以见真相，即如布
克夫人(即赛珍珠——编者)，上海曾大欢迎，她亦自谓视
中国如祖国，然而她的作品，毕竟是一位生长在美国的美国
女传教士的立场而已，所以她之称许“寄庐”，也无足怪，
因为她所觉得的，还不过一点浮面的情形。只有我们做起
来，方能留下一个真相。

《致姚克》(1933年11月15日)
《书信集》444页

近布克夫人译《水浒》，闻颇好，但其书名，取“皆兄

弟也”之意，便不确，因为山泊中人，是并不将一切人们都作兄弟看的。

《致姚克》（1934年3月24日）

《书信集》506页

十六、印 度

83、迦梨陀婆

厥后有诗人加黎陀萨（即迦梨陀婆——编者）者出，以传奇鸣世，间染抒情之篇，日耳曼诗宗瞿提，至崇为两间之绝唱。……

《摩罗诗力说》（1907年）《坟》

《全集》一卷56页

84、泰 戈 尔

人近而事古的，我记起了泰戈尔。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人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炉香，左有林长民，右有徐志摩，各各头戴印度帽。徐诗人开始介绍了：“俺！吡哩咕嚕，白云清风，银磬……咣！”说得他好象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的地上的青年们失望，离开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离开呢？但我今年看见他论苏联的文章，自己声明道：“我是一个英国治下的印度人。”他自己知道得明明白白。大约

他到中国来的时候，决不至于还胡涂，如果我们的诗人诸公不将他制成一个活神仙，青年们对于他是不至于如此隔膜的。现在可是老大的晦气。

《骂杀和捧杀》(1934年)《花边
文学》《全集》五卷643页

广大哉诗人的眼泪，我爱这攻击别国的“撒提”之幼稚的俄国盲人埃罗先珂，实在远过于赞美本国的“撒提”受过诺贝尔奖金的印度诗圣泰戈尔；我诅咒美而有毒的曼陀罗华。

《〈狭的笼〉译后附记》(1921年
8月16日)《鲁迅译文集》58年版
二卷526页

十七、菲 律 宾

85、厘 沙 路

飞猎滨(即菲律宾——编者)的交人而为西班牙政府所杀的厘沙路，——他的祖父还是中国人，中国也曾译过他的绝命诗。

《杂忆》(1925年)《坟》《全集》
一卷204页

十八、日 本

86、夏目漱石

夏目漱石（1876——1917）名金之助，初为东京大学教授，后辞去入朝日新闻社，专从事于著述。他所主张的是所谓“低徊趣味”，又称“有余裕的文学”。一九〇七年高滨虚子的小说集《鸡头》出版，夏日替他做的序，说明他们一派的态度：

“有余裕的小说，即如名字所示，不是急迫的小说，是避了非常这字的小说。如借用近来流行的文句，便是或人所谓触著不触著之中，不触著的这一种小说。……或人以为不触著者即非小说，但我主张不触著小说不特与触著小说同有存在的权利，而且也能收同等的成功。……世间很是广阔，在这广阔的世间，起居之法也有种种的不同：随缘临机的乐此种种起居即是余裕，观察之亦是余裕，或玩味之亦是余裕。有了这个余裕才得发生的事件以及对于这些事件的情绪，固亦依然是人生，是活泼泼地之人生也。”

夏目的著作以想象丰富，文词精美见称。早年所在，登在俳谐杂志《子规》上的《哥儿》、《我是猫》诸篇，轻快洒脱，富于机智，是明治文坛上新江戸艺术的主流，当世无与匹者。

《关于作者的说明》（1928年）《现代日本小说集》《全集》十一卷
575—576页

87、森鸥外

森鸥外(1860——)……他与坪内逍遙上田敏诸人最初介绍欧洲文艺，很有功绩。后又从事创作，著有小说戏剧甚多。他的作品，批评家都说是透明的智的产物，他的态度里是没有“热”的。他对于这些话的抗辯在《游戏》这篇小说里说感很清楚，他又在《杯》里表明他的创作态度。有七个姑娘各自拿了一只雕著“自然”两字的银杯，舀泉喝。第八个姑娘拿出一个冷的熔岩颜色的小杯，也来舀水，七个人见了很讶怪，由侮辱而转为怜悯，有一个人说道，“将我的借给伊罢？”

第八个姑娘的紧闭著的嘴，这时候才开口了。

……

这是消沉的但是锐利的声音。

这是说，我的杯并不大，但我还是用我的杯去喝。”

《关于作者的说明》(1921年)《日

本现代小说集》《全集》十一卷

576—577页

88、有岛武郎

做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后两日，在有岛武郎《著作集》里看到《与幼者》这一篇小说，觉得很有许多好话。

……

“幼者呵！将又不幸又幸福的你们父母的祝福，浸在胸

中，上人生的旅路罢。前途很远，也很暗。然而不要怕。不怕的人面前才有路。

“去罢！勇猛着！幼者呵！”

有岛氏是白桦派，是一个觉醒的，所以有这等话；但里面也免不了带些眷恋凄怆的气息。

这也是时代的关系。将来便不特没有解放的话，并且不起解放的心，更没有什么眷恋和凄怆；只有爱依然存在。——但是对于一切幼者的爱。

《随感录六十三〈与幼者〉》（1919年）

《热风》《全集》二卷81—82页

有岛武郎是学农学的，但一面研究文艺，后来就专心从事文艺了。他的《著作集》，在生前便陆续辑印，《叛逆者》是第四辑，内收关于三个艺术家的研究；译印在这里的是**第一篇**。

以为中世纪在文化上，不能算黑暗和停滞，以为罗丹的出现，是再兴戈蒂克的精神；都可以见作者的史识。

《〈奔流〉编校后记》（1928年）

《集外集》《全集》七卷526

—527页

一九一〇年顷杂志《白桦》发刊，有岛寄稿其中，渐为世间所知，历年编集作品为《有岛武郎著作集》，至今已出到第十四辑了。关于他的创作要求与态度，他在《著作集》第十一辑里有一篇《四件事》的文章，略有说明。

“第一，我因为寂寞，所以创作。……”

“第二，我因为爱著，所以创作。……”

“第三，我因为欲爱，所以创作。……”

“第四，我又因为欲鞭策自己的生活，所以创作。……。”

《现代日本小说集附录—关于作者的说明》(1921年)《现代日本小说集》十一卷578—579页

89、菊池宽

菊池宽氏是《新潮》派的一个作家。……

菊池氏的创作，是竭力要掘出人间性的真实来。一得真实，他却又恹然的发了长叹，所以他的思想是近于厌世的，但又时时凝视着遥远的黎明，于是又不失为奋斗者。

……

武士道之在日本，其力有如我国的名教，只因为作者要争回人间性，在这篇里便断然的加了斧钺，这可看出作者的勇猛来。但他们古代的武士，是先蔑视了自己的生命，于是也蔑视他人的生命的，与自己贪生而杀人的人们，的确有一些区别。……杨太真的遭遇，与这右卫门约略相同，但从当时至今，关于此事的著作虽然多，却并不见和这一篇有相类的命意，这又是什么缘故呢？我也愿意发掘真实，却又望不见黎明，所以不能不爽然，而于此是作者以真心的赞叹。

《〈三浦右卫门的最后〉译后附记》
(1921年)《鲁迅译文集》58年版一卷584页

90、芥川龙之介

芥川龙之介生于一八九二年，……他的作品所用的主题最多的是希望已达之后的不安，或者正不安时的心情。他又多用旧材料，有时近于翻译。但他的复述古事并不专是好奇，还有他的更深的根据：他想从含在这些材料里的古人的生活中，寻出与自己的心情能够贴切触著的或物，因此那些古代的故事经他改作之后，都注入新的生命去，便与现代人生生出干系来了。

……

《鼻子》……内道場供奉禅智和尚长鼻子的故事，是日本的旧传说。

《罗生门》……原来的出典是在安平朝的故事集《今昔物语》里。

《关于作者的说明》(1921年)《日本
现代小说集》《全集》十一卷581
—582页

91、武者小路实笃

《新青年》四卷五号里面，周起明曾说起《一个青年的梦》，我因此便也搜求了一本，将他看完，很受些感动：觉得思想很透彻，信心很强固，声音也很真。

《〈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1919年)
《鲁迅译文集》68年版二卷521页

现在还没有多人大叫，半夜里上了高楼撞一通警钟。日本却早有人叫了。他们总之幸福。

.....

武者小路氏《新村杂感》说，“家里有火的人呵，不要将火在偏僻处搁着，放在我们能见的地方，并且通知说，这里也有你们的兄弟。”他们在大风雨中，擎出了火把，我却想用黑幔去遮盖他，在睡着的人面前讨好么？

但书里的话，我自然也有意见不同的地方，现在都不细说了，让各人各用自己的意思去想罢。

《〈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二》
(1919年)《鲁迅译文集》58年
版二卷521—522页

全剧的宗旨，自序已经表明，是在反对战争，不必译者再说了。但我虑到几位读者，或以为日本是好战的国度，那国民才该熟读这书，中国又何须有此呢？我的私见，却很不然：中国人自己诚然不善于战争，却并没有诅咒战争；自己诚然不愿出战，却并未同情于不愿出战的他人；虽然想到自己，却并没有想到他人自己。譬如现在论及日本并吞朝鲜的事，每每有“朝鲜本我藩属”这一类话，只要听这口气，也足够叫人害怕了。

所以我以为这本也很可以医许多中国旧思想上的痼疾，因此也很有翻成中文的意义。

《〈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二》
(1919年)《鲁迅译文集》58年
版二卷523—524页

92、长谷川如是闲

长谷川如是闲正在出全集，此人观察极深刻，而作文晦涩，至最近为止，作品止被禁一次，然而其弊是一般不易看懂，亦极难译也。

《致陶亢德》(1933年11月2日)

《书信集》429页

93、厨川白村

厨川博士名辰夫，号白村……据说他的性情是极热烈的，尝以为“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所以对本国的缺失，特多痛切的攻难。论文多收在《小泉先生及其他》、《出了象牙之塔》及歿后集印的《走向十字街头》中。

《〈苦闷的象征〉引言》(1924年)《苦

闷的象征》《全集》十三卷17页

从这本书，尤其是最紧要的三篇看来，却确已现了战士身而出世，于本国的微温、中道、妥协、虚假、小气、自大、保守等世态，一一加以辛辣的攻击和无所假借的批评。就是从我们外国人的眼睛看，也往往觉得有“快刀断乱麻”似的爽利，至于不禁称快。

《〈出了象牙之塔〉后记》(1925

年)《出了象牙之塔》《全集》

十三卷376页

著者呵責他本國沒有獨創的文明，沒有卓絕的人物，這是的的確的。他們的文化先取法於中國，後來便學了歐洲；人物不但沒有孔、墨，連做和尚的也誰都比不過玄奘。蘭學盛行之後，又不見有齊名林那、奈端、达尔文學等輩的學者；但是，在植物學、地震學、醫學上，他們是已經著了相當的功績的，也許是著者因為正在針砭“自大病”之故，都故意抹殺了。但總而言之，畢竟並無固有的文明和偉大的世界人物，……然而我以為惟其如此，正所以使日本能有今日，因為舊物很少，執著也就不深，時勢一移，蛻變極易，在任何時候，都能適合於生存。不象幸存的古國，恃著固有而陳旧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終於要到滅亡的路。中國倘不改革，運命總還是日本長久，這是我所相信的；並以為舊家子弟而衰落，滅亡，並不比新發戶而生存，發達者更光彩。

《〈出了象牙之塔〉後記》（1925年）

《出了象牙之塔》《全集》十三卷

377—378頁

作者據伯格森一流的哲學，以進行不息的生命力為人類生活的根本，又從弗羅特一流的科學，尋出生命力的根柢來，即用以解釋文藝，——尤其是文學。然與舊說又小有不同，伯格森以未來為不可測，作者則以詩人為先知，弗羅特歸生命力的根柢於性欲，作者則云即其力的突進和跳躍。這在目下同類的群書中，殆可以說，既異於科學家似的專斷和哲學家似的玄虛，而且也無一般文學論者的繁碎。作者自己就很有獨創力的，於是此書也就成為一種創作，而對於文

艺，即多有独到的见地和深切的会心。

《〈苦闷的象征〉引言》(1924年)

《苦闷的象征》《全集》十三卷

18—19页

日本的厨川白村曾经提出一个问题，说：作家之描写，必得是自己经验过的么？他自答道，不必，因为他能够体察。所以要写偷，他不必亲自去做贼，要写通奸，他不必亲自去私通。但我以为这是因为这是作家生长在旧社会里，熟悉了旧社会的情形，看惯了旧社会的人物的缘故，所以他能够体察；对于和他向来没有关系的无产阶级的情形和人物，他就会无能，或者弄成错误的描写了。所以革命文学家，至少是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的。（最近左联的提出了“作家无产阶级化”的口号，就是对于这一点的很正确的理解。）

《上海文艺之一瞥》(1931年)《二

心集》《全集》四卷287—288页

我先前译印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时办法也如此。且在《后记》里，曾悼惜作者的早死，因为我深信作者的意见，在日本那时还要算急进的。后来看见上海的《革命的妇女》上，元法先生的论文，才知道他因为见了作者另一本《北米印象记》里有赞成贤母良妻主义的话，便颇责我的失言，且惜作者之不早死。这实在使我很惶恐。我太落拓，因此选

译也一向没有如此之严，以为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每一本书，从每一个人看来，有是处，也有错处，在现今的时候是一定难免的。我希望这一本书的读者，肯体察我以上的声明。

《〈思想·山水·人物〉题记》

(1928年)《思想·山水·人物》

《全集》十三卷387页

94、鹤见祐辅

两三年前，我从这杂文集中翻译《北京的魅力》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要续译下去，积成一本书册。每当不想作文，或不能作文，而非作文不可之际，我一向就用一点译文来塞责，并且喜欢选取译者读者，两不费力的文章。这一篇是适合的，爽爽快快的写下去，毫不费力，毫不艰深，但也分明可见中国的影子。

《〈思想·山水·人物〉题记》

(1928年)《思想·山水·人物》

《全集》十三卷385页

作者的专门是法学，这书的归趣是政治，所提倡的是自由主义。我对于这些都不了然。只以为其中关于英美现势和国民性的观察，关于几个人物，如亚诺德、威尔逊、穆来的评论，都很有明快切中的地方，滔滔如瓶泻水，使人不觉终

卷，听说青年中也颇有人要看此文字的人。

《〈思想·山水·人物〉题记》

(1928年)《思想·山水·人物》

《全集》十三卷385—386页

本书中《论办事法》是极平常的一篇短文，但却很给了我许多益处。我素来的做事，一件未毕，是总是时时刻刻放在心中的，因此也易于困惫。那一篇里面就指示着这样脾气的不好，人必须不凝滞于物。我以为这是无论做什么事，都可以效法的，但万不可和中国祖传的“将事情不当事”即“不认真”相牵混。

《〈思想·山水·人物〉题记》

(1928年)《思想·山水·人物》

《全集》十三卷387页

我的译述和介绍，原不过想一部分读者知道或古或今有这样的事情或这样的人，思想，言论；并非要大家拿来作言动的指南。世上还没有尽如人意的文章，所以我只要自己觉得其中有些有用，或有些有益，于不得已如前文所说时，便会开手来移译，但一经移译，则全篇中虽间有大背我意之处，也不加删节了。因为我的意思，是以为改变本相，不但对不起作者，也对不起读者的。

《〈思想·山水·人物〉题记》

(1928年)《思想·山水·人物》

《全集》十三卷386页

95、片山伸

片上伸教授虽然死后又很有非难的人，但我总爱他的主张坚实而热烈。在这里还编进一点和有岛武郎的论战，可以看看固守本阶级和相反两派的主意之所在。

《〈壁下译丛〉小引》(1929年)《壁

下译丛》《全集》十六卷10页

作者在日本，是以研究北欧文学，负有盛名的人，而在这一类学者群中，主张也最为热烈。这一篇是一九二六年一月所作，后来收在《文学评论》中，那主旨，如结束所说，不过愿于读者解释现今新兴文学“诸问题的性质和方向，以及和时代的交涉等，有一点裨助”。

《“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小引》

(1929年)《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

题》《全集》十七卷185页

96、小林多喜二

中日两国人民亲如兄弟，资产阶级欺骗人民，用血在我们中间制造鸿沟，并且继续制造。但是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正在用自己的血来消灭这道鸿沟。小林多喜二同志的死就是一个明证。这一切我们是知道的，我们不会忘记。我们正在坚强地沿着小林多喜二同志的血路攜手前进。

《鲁迅唁电》

〔转引自《译文》(1958年)二期

105页 原文无出处〕

97、 增田 涉

听到了拙著《中国小说史略》的日本译《支那小说史》已经到了出版的机会，非常之高兴……

回忆起来，大约四五年前罢，增田涉君几乎每天到寓斋来商量这一本书，有时也纵谈当时文坛的情形，很为愉快。

……

这一本书，不消说，是一本有寂寞的运命的书。然而增田君排除困难，加以翻译，赛棱社主三上於菟吉氏不顾利害，给它书版，这是和将这寂寞的书带到书斋里去的读者诸君，我都真心感谢的。

《〈中国小说史略〉日本译本序》

(1935年)《且介亭杂文二集》《全

集》六卷343—344页

第三部份 鲁迅譯文序跋 內容概述

科学小說《月界旅行》辨言

(1903年)《全集》十一卷9—11页

在本文中，鲁迅说明翻译此书的目的，是为了纠正中国翻译界不重视翻译学小说的倾向，介绍外国进步的文化科学知识，以破除几千年来束缚中国人民的封建迷信思想，唤醒人民的觉悟，达到“导中国人群以进行”，改革中国社会的目的。鲁迅为中国革命而翻译的思想，在此时已经确立。

《域外小說集》序言

(1909年)《全集》十一卷185页

在本文中，鲁迅明确提出他所实践的翻译原则：严格选择暴露社会黑暗，要求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外国进步文学；翻译时力求不失原作的思想感情；输入新的文艺思潮，使人们得到启发教育，以促进新文艺的发展。鲁迅全力扫荡由于林纾等的影响所造成的中国翻译界的沉沉暮气，使之出现崭新的局面。

《雜識》

(1909年)《譯文集》一卷184页

本文簡括地介绍了俄国作家安特列夫、迦尔洵的生平与创作特点，突出肯定他们反对帝国主义不义战争的思想，这

对于认识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沙俄侵略、宰割和掠夺中国的罪恶，是有意义的。

《域外小说集》序

（1920年）《译文集》一卷581—583页

鲁迅在用他人名义改定的新序中，强调了“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作用，回顾了《域外小说集》的印行经过，指出五四运动后重版此书，在现在和将来都有存在的价值，即使“时代国土习惯成见”不同，但读者却仍可以从本作的“实质”上“得到一点东西”。

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

（1921年）《全集》十一卷587—593页

五四运动高潮过后，封建军阀加紧勾结帝国主义，向革命力量疯狂反扑。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正经历着深刻的分化。鲁迅仍坚决遵奉“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继续战斗，并于一九二〇年十月翻译了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中篇小说《工人绥惠略夫》。

在本文中，鲁迅介绍了阿尔志跋绥夫的生平和文学活动，剖析了其作品《沙宁》所表现的厌世主义人生观，并着重分析了《工人绥惠略夫》的思想内容，正确指出，这是一本“被绝望所包围”，然而却是“愤激的书”，在客观上暴露了沙皇统治下的社会黑暗。鲁迅在批判宽恕与调和思想的同时，强调了改革和斗争的精神，并否定尼采超人哲学和无政府主义仇视一切，破坏一切的错误思想行为。

《黯澹的烟霭里》译后记

（1921年）《全集》十一卷259—260页

本文着重指出安特来夫的创作特点是象征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调和，并肯定这篇作品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坚决猛烈冷静”的俄国革命党形象，启示人们在同旧社会作斗争时也应取这种态度。

《連翹》譯后記

（1921年）《全集》十一卷275—276页

本文简述契理珂夫的生平，文学活动及其著作的长处和短处，并指出当时苏俄进步作家所具有的共同特点：即他们既是“革命家，又是艺术家”同时也是“民众教导者”。

《幸福》譯后記

（1920年）《全集》十一卷312—314页

本文阐述了《幸福》的社会意义，期望读者从中得到启示，认识旧中国社会制度的吃人本质，永记身受的痛苦，为改变自己的屈辱生活而奋起抗争。同时，强调了文艺必须正视客观现实，揭露社会罪恶，体现了鲁迅彻底改造旧社会的革命精神。

《医生》譯后記

（1921年）《全集》十一卷344—346页

本文突出肯定《医生》在揭露沙皇民族压迫的暴行方面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同时也指出作者因不能彻底批判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而产生的思想矛盾。并针对旧中国的社会现状，揭露古今反动派为了转移人民视线，摆脱其统治危机，煽动暴力镇压各弱小民族的罪恶，鲜明地表现了鲁迅一贯同情、支持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正义斗争的严正立场。

《战争中的威尔珂》译后记

(1921年)《全集》十一卷367—369页

本文分析了保加利亚十九世纪文艺迅速发展及其爱国主义倾向的历史和社会的原因，介绍了伐佐夫的生平，创作地位同他在文学革命上勇于破旧创新、倡导民族口语的革命精神。并以这篇作品为例，赞扬伐佐夫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以及他反对保加利亚同塞尔维亚两个兄弟民族间的战争的高尚的品格。

《疯姑娘》译后记

(1921年)《全集》十一卷382—386页

鲁迅在本文中译介了勃罗绥惠德尔关于明娜·充德的生平、文学道路及创作特色的评论，指出明娜·充德的作品描写细致入微，感情深沉，但“眼光是狭窄的”，所表现的是“无可补救的绝望”，不能给妇女指明出路。并对当时文艺界存在的纯艺术观点和把小说作为消闲的看法作了批判。

《父亲在亚美利加》译后记

(1921年)《全集》十一卷393—394页

本文介绍了现代芬兰作家亚勒吉阿的简历及其在创作上善于用“优美的讥讽的诙谐”笔调描写悲惨故事的特点。希望通过这篇小说的译介，启发读者正视旧中国农村濒临破产，农民生活日益贫困这一严酷的社会现实。

《现代日本小说集附录》

(1923年)《全集》十一卷575—583页

鲁迅在本文中介绍了夏目漱石、森鸥外、有岛武郎、江口涣、菊池宽、芥川龙之介等六个日本作家的生平简况、代表作

品、创作流派及其文艺主张。作者认为虽然这些作家的创作基本倾向是资产阶级的，但其反对封建势力，批判旧的传统观念的思想内容和不同的艺术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尚可作为我国当时新文艺创作的借鉴。

《三浦右卫门的最后》译后附记

（1921年）《译文集》一卷584—585页

本文对日本作家菊池宽敢于嘲讽和揭露日本传统的“武士道精神”的“勇猛”表示赞赏，并指出中国历来看不见以抨击封建名教为“命意”的作品。鲁迅站在彻底反对封建旧道德的立场上，对禁锢中国文化、窒息人们思想的孔孟之道，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一个青年的梦》后记

（1921年）《全集》十二卷285—286页

本文记述了鲁迅在五四运动过后不久，译介这部作品的曲折过程，愤慨揭露帝国主义走狗北洋军阀控制舆论，摧残新文化的罪行。

《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

（1919年）《译文集》二卷521—522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依然遭受帝国主义的欺凌和压迫，封建军阀连年混战，更加深入了人民的苦难。鲁迅译介这部作品，目的在于借他人“敲门的声音”作为半夜里高楼上的“警钟”以唤醒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军阀的统治。

鲁迅还赞扬了作者敢于“在大风雨中，擎出了火把”的精神，肯定了剧本所揭示的反对不义战争的宗旨，并说明自

已对书中“也有意见不同的地方”，提醒读者注意识别其中的糟粕。

《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二

（1920年）《译文集》二卷523—524页

本文揭示了译作的现实意义并着重批判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混战面前麻木不仁的人，指出他们不仅没有起来诅咒不义的战争，表同情于战争的受害者，相反却存在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思想。

《〈爱罗先珂童话集〉序》

（1922年）《全集》十二卷289—290页

本文是鲁迅为他和别人合译的《爱罗先珂童话集》写的序。鲁迅中肯指出作者“要叫彻人间的是无所不爱，然而不得所爱的悲哀”这一思想的空想性质，明确说明自己选译的作品，着重于展现作者“美的，然而有真实性的梦”，并热切期望作者将“不至于是梦游者”，而应执着于对“真实”的美好理想的追求，通过正确的道路去争取光明的未来。这体现了鲁迅对作者的真诚爱护和他那使文艺成为唤醒民众、改革现实、促进社会进步武器的一贯主张。

《狹的籠》译后附记

（1921年）《译文集》二卷526—527页

本文谴责英、日帝国主义迫害作者的暴行，驳斥所谓“宣传危险思想”的谬论，赞扬作者“俄国式的大旷野”的胸襟和在这篇作品中勇于抨击印度封建野蛮习俗的精神，并对泰戈爾的创作局限性作了批判。

《魚的悲哀》譯后附記

(1921年)《译文集》二卷528页

鲁迅不赞同作者所提倡的“对于一切的同情”。但肯定这篇作品包含着为弱小者的生存而牺牲自己的精神，并赞扬原作的天真烂漫口吻。

《池边》譯后附記

(1921年)《译文集》二卷529—530页

本文说明翻译《池边》的目的，是为了把爱罗先珂同情东方各被压迫民族的“美的感情与纯朴的心”，展现给“中国人看”，同时也让读者记住日本帝国主义者迫害作者的暴行，认清其狰狞面目。文中还肯定原作的“从容与美”，不满于中国语言文字的“急促”，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改革中国语言文字的必要性。

《春夜的梦》譯后附記

(1921年)《译文集》二卷531—532页

本文通过对这篇作品所作的具体分析，说明作者思想並不“危险”，相反的却是“非常平和而且宽大”，它对愚蠢而又残暴的英、日反动派来说，倒是种“幸福”。同时也含蓄警告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历史的发展将同他们的主观愿望相反，他们对进步作家和人民的迫害，必将激起强烈的抗争，等待着他们的将是“可怕”的“收场”。

《桃色的云》序

(1922年)《全集》十二卷519—520页

本文叙述了翻译的经过，以及作者希望早日把该作品赠给中国青年的愿望，指出作者在剧本中表达了自己的爱憎和

所要追求的理想。鲁迅以后说他翻译此篇的用意，是“要传播被虐待者的痛苦的呼声和激发国人对于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坟·杂忆》）

《記剧中人物的譯名》

（1922年）《全集》十二卷764—767页

本文对人物译名作了更详细的说明，主要是帮助读者解决阅读困难，理解作者的寓意。在对剧中人物译名“采取不一律的用法”的具体说明中，表达鲁迅关于直译和意译相结合的翻译主张。

《苦悶的象征》引言

（1924年）《全集》十三卷17—19页

本文扼要介绍了厨川白村的经历和主要著作，分析了他的文艺理论的核心内容及其来源，特别肯定他“对本国缺失，特多痛切攻难”和他对文艺“多有独到的见地”。“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产生的。”（《坟·论睁了眼看》）鲁迅以此启示读者，要敢于正视五四运动后文化战线的分化和段祺瑞执政所造成精神界的“萎靡锢蔽”的现状，奋发起来，“敢想、敢说、敢作、敢当”，敢于冲破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反动统治，促进新文艺的迅速成长。

譯《苦悶的象征》后三日序

（1924年）《译文集》三卷497页

本文说明此书的发现，定名和印行的经过，并简述其内容和主要思想。

《出了象牙之塔》后記

(1925年)《全集》十三卷373—381页

一九二五年下半年，中国大革命出现了蓬勃发展的良好形势。段祺瑞反动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进一步投靠帝国主义，疯狂镇压革命人民，掀起了一股尊孔读经逆流。本文肯定作者在此书中“现了战士身而出世”，对日本社会“微温、中道、妥协、虚假、小气、自大、保守”等世态与丑行痛加抨击的勇猛，并着重联系中国现实，指出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中国旧文明是阻碍中国社会前进的祸根，揭穿帝国主义赞赏中国旧文明，是要灭亡中国的罪恶阴谋，发出了改革社会，扶植新生事物成长，首先必须“扫荡废物”的革命号召。同时也希望那些沾染了中国旧文明病毒的人，应及时进行“割治”。

《观照享乐的生活》译后附記

(1924年)《译文集》三卷498页

本文指出应从厨川白村对日本社会弊病的猛烈抨击中，得到启发、觉醒起来，投入战斗。

《从灵向肉和从肉向灵》译后附記

(1924年)《译文集》三卷499页

鲁迅在本文中再次表明了他翻译此书的动机和目的，把斗争矛头始终指向被反动派和统治阶级奉为至宝的“精神文明”。

《现代文学之主潮》译后附記

(1925年)《译文集》三卷500页

本文指出作者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形势作了过分乐观

的估计，但他的一些文学见解则可供参考。

《思想·山水·人物》題記

（1928年）《全集》十三卷385—388页

鲁迅在本文中说明了《思想·山水·人物》一书翻译和付印的经过，明确指出书中提倡的是自由主义，但肯定其中有些篇章“分明可见中国的影子”，而且观察世态，评论人物等也“都很有明快切中的地方”。鲁迅认为对于外国作品只要“其中有些有用，或有些有益”，便可“移译”，因为这并非要大家拿来作言动的指南针。同时对在译介外国作品上搞求全责备的形而上学观点作了深刻批判。

《书斋生活与其危险》譯者附記

（1927年）见《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一辑

鲁迅在本文中回顾了与胡适之流鼓吹青年“躲进书斋”去“整理国故”的反动主张所进行的斗争历程，抒发了对国民党反动派镇压革命青年暴行的无比愤慨，并批评鹤见祐辅对待“世评”的错误观点，告诫读者对社会舆论要作阶级分析，指出腐败的社会，必然产生腐败的舆论，如果轻信陈源一类“流言式的世评”必将带来严重危害。

《小约翰》引言

（1927年）《全集》十四卷5—15页

鲁迅在北洋军阀段祺瑞反动政府迫害及其帮凶现代评论派胡适、陈源等买办资产阶级文人的围攻下，利用论战间隙，不辞劳累，克服外文力量不足和工具书缺乏等的种种困难，于一九二六年译毕《小约翰》，次年五月，在“国民党”“清党”后的广州，稍加修正，并写了《引言》。本文叙述了自

已对本作的深为喜爱并对其内容作了概括介绍，肯定了它正视现实的进步倾向，指出了这是一篇“象征写实底童话诗”；具有“实际和幻想的混合”的艺术特色，鲁迅还借题发挥表达了对国民党的反革命“清党”的愤慨以及坚持同反动势力作韧性战斗的革命精神。与此同时，鲁迅也再次阐述了他关于直译和意译相结合的主张。

《小約翰》动植物譯名小記

(1927年)十四卷225—233页

鲁迅为帮助读者理解《小约翰》一书，特别写了动植物译名的补充说明，充分体现了他在翻译工作上一贯认真负责的态度。本文还抨击了蒋介石反革命的文化专制主义。

《小彼得》序言

(1929年)《全集》十四卷237—240页

鲁迅一贯重视外国进步儿童文学的翻译和介绍。本文肯定了《小彼得》的革命倾向，也指出书中某些篇章思想感情上的弱点，并对这本写给劳动者的孩子阅读的童话在中国起不了应有战斗作用表示愤慨。

《表》譯者的話

《全集》十四卷295—299页

《表》是鲁迅所喜爱的，认为是很有“教育意义”的一部童话（许广平：《关于鲁迅的生活》）。本文对《表》的作者和所依据的译本作了简略的介绍，说明了翻译介绍这部外国“崭新的童话”的战斗目的，并尖锐地批判了国民党反动派控制出版的宣扬孔孟之道和封建迷信思想，毒害少年儿童心灵的反动读物。表现了鲁迅对发展进步、革命的儿童文

学创作的深刻关注。

《〈俄罗斯的童话〉小引》

(1935年)《全集》十四卷425—427页

从一九三四年秋起，鲁迅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文化“围剿”的白色恐怖下，用“邓当世”的笔名，“陆续译出”高尔基的《俄罗斯童话》，出版时写了《小引》和《广告》。

鲁迅高度评价高尔基的这一作品。指出：它虽曰“童话”，而“其实是从各方面描写俄罗斯国民性的种种相”，是属于“世界的”。

鲁迅认为：“一切文物都是历来的无名氏所逐渐的造成。”（《南腔北调集·经验》）从这一唯物史观高度看问题，他对历代反动统治者鼓吹的英雄史观，奉行的文化专制主义及为其涂脂抹粉、树碑立传的御用文艺，深恶痛绝，并热切期待“平民（工农）文学”时代的到来。由此出发，鲁迅欢呼“底层”的代表者，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登上世界文坛，并认为他的出现，是对英雄史观的有力批判，打破了文艺领域“上等人”的一统天下，同时也由于他站在“下等人”立场上写作，拆穿了“上等诗人”的许多西洋镜。本文精辟地阐发了这些深刻思想。

在本文中，鲁迅真诚渴望有更好的直接从“原文”译过来的复译本来代他的重译本，并表示这时他的译本将“欣然消灭”。这体现了一个共产主义战士不为名，不为利，一心为革命的博大胸怀。

《坏孩子和别的奇闻》前记

(1935年)《全集》十八卷751—753页

在本文和下一篇的《译者后记》中，鲁迅简介了本书的思想内容，指出契诃夫这些作品以辛辣的讽刺揭露沙皇制度的种种丑恶现象与普通只招人笑的所谓“趣闻”是截然两样的。鲁迅还就《波斯勋章》这一“奇闻”，愤怒抨击了国民党反动派法西斯书报检查制度对进步文化事业的严重摧残，鞭撻了帮闲文人的“助纣为虐”，并表达了他为革命文艺的“保全、补救、推进”而进行不屈不挠斗争的决心。

鲁迅还说明了原译者介绍马修丁的木刻插画而翻译本书的目的，指出中国的美术工作者应批判地吸取外国美术的长处，并提出了美术创作应力求做到“形神俱似”这一正确主张。

《壁下译丛》小引

(1929年)《全集》十六卷9—11页

《壁下译丛》是鲁迅在一九二四年——一九二八年间翻译的文艺评论专集。

在本文中，鲁迅叙述了此书汇编经过、基本内容、出版目的。他说明本书三分之二文章的主张依照旧的资产阶级文艺“论据”，只有三分之一和新兴文艺即无产阶级文艺有关，将这些内容、观点不同的文章汇集出版，是为发展革命文学提供“借镜”。“有比较才能鉴别”。鲁迅强调指出，当时中国一些鼓吹“革命文学”的论文，实际上未能“啄破”资产阶级文艺理论的“老壳”而陷入唯心论的错误，并特别赞扬日本片上伸文艺主张的“坚执而热烈”。他显然希

望读者从中领会什么是真正的革命文学，也希望那些“革命文学家”认识並改正自己的错误。

《小說的浏览和选择》譯者附記

(1925年)《全集》十六卷70—71页

鲁迅鞭撻了自命为“学者”的反动文人的攻击，指出此文虽以资产阶级的古典文艺理论为依据，脱离社会现实，但在批判对待小说的陈腐偏见，阐明小说的认识作用等方面，也有可取之处，可供参考。

《北欧文学的原理》譯者附記

(1928年)《全集》十六卷204—205页

鲁迅翻译这个讲演，是对刚去世的作者，日本进步文艺评论家片上伸的一种纪念，同时也要读者领会其中的意义，了解十月革命后俄国文学的崭新内容。

《北欧文学的原理》譯者識

(1928年)见《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一辑)

本文指出这个讲演在当时並未产生重大效果，借此批判创造社早期存在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以及他们在一九二八年鼓吹“革命文学”时所犯的錯誤。

《現代新兴文学的諸問題》小引

(1926年)《全集》十七卷185—186页

鲁迅辛辣地讽刺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摧残进步文化的罪行，並说明翻译此文的目的是使读者“看看理论和事实”，明确革命文艺产生和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同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只有克服搬弄“革命文艺”口号、名词以吓人的錯誤倾向，切切实实翻译和介绍外国的革命文艺理论

和创作，中国无产阶级文艺才有新兴的希望。

《艺术论》小序

（1929年）《全集》十五卷173—176页

二十年代末期，充当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急先锋的新月派，向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文艺发动进攻；“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争也提出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为了批判和肃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文化领域的流毒，指引革命文艺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击退反革命文化“围剿”，鲁迅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不畏艰险，不辞劳苦，以极大的革命热情，有计划地译介科学的文艺理论，並同友人编辑出版《科学的艺术论丛书》，原拟出十四种，后因国民党反动政府查禁，仅出八种。他同时还写下了大量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的文艺论著，为建设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艺术论》是一部汇集苏联卢那卡夫斯基关于艺术的几种论文的专著。鲁迅在本文中扼要地介绍了作者的身世，经历和著名著作，比较了《艺术论》与《实证美学基础》的异同，並强调其中所论“战斗之必要”，“现实底理想之必要”，“执着现实之必要”等问题，“极为警辟”，希望读者耐心阅读，吸取教益。

《文艺与批评》译者附记

（1929年）《全集》十七卷441—447页

文艺批评是“文艺界的主要斗争方法之一”。在粉碎国民党的反革命“围剿”以及批判文艺上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鲁迅十分重视文艺批评的战斗作用。他在本

文中概述了《文艺与批评》中各篇文章的主要内容，着重介绍了作者关于托尔斯泰的先后评论，以及对十月革命初期苏联文艺问题的论述，揭露了反对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文艺的“新月派”买办资产阶级文人，並批评了那些“以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自命”的人，强调必须有“真切的”批评，才有真正革命的文艺和文艺批评产生。鲁迅还极其深刻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能做到“豁然贯通”仍须致力于“社会科学这大源泉”再次强调革命文艺工作者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

《文艺政策》后記

（1930年）《全集》十七卷669—673页

鲁迅在本文中概述了《文艺政策》一书介绍的二十年代中期苏联文艺界激烈论争的情况，强调指出，了解作为“劳动阶级文学的大本营的俄国的文学的理论和实际”，对于促进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是有益的。他还重申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所提出的翻译、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论著以改造自己世界观的主张，並揭露一些革命文学家”对他的翻译工作的嘲笑和诬蔑，郑重劝诫他们倒是“有不贪‘爽快’，耐苦来研究这些理论的义务的”。

《论文集〈二十年間〉第三版序》译后附記

（1929年）《译文集》六卷610—611页

鲁迅在本文中一方面点出了普列汉诺夫因为“对抗列宁”终于由“俄国社会主义的先进”堕落为孟什维克头目，並“死在失意和嘲笑里”的必然结局，另一方面又指出他的早期著作的重大影响，强调文艺工作者尤当注意他运用马

克思主义观点研究文艺先导作用，同时还扼要介绍了这篇序文的思想脉络，肯定它在论述唯物论的文艺批评等一系列问题上，都说得“简明切要”，“尤合于介绍给现在的中国的”。体现了鲁迅是如何重视在中国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

《十月》后记

（1930年）《全集》十八卷251—258页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鲁迅为使读者全面了解苏联十月革命前后的社会现实和文艺发展情况，同时也为了批判“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文化统一战线问题上的种种错误倾向，翻译了一批苏联“同路人”作家作品，并分别有针对性地写了前记和后记，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统一战线的主张，以便加强左翼文艺运动思想和组织建设，推动革命文艺向前发展。

本文及下一篇附记，简介了雅各武莱夫生平，剖析了其代表作《十月》，指出：《十月》虽体现了较进步的观念形态，却由于作者“所属阶级和思想感情”，充满阴郁绝望气氛，不过也反映了革命的一些“真实”，在写法上有可取之处，可作“一种一时的稗史”。

本文还着重分析苏联“同路人”作家的政治态度、艺术倾向及其在革命中“离合变化”的必然性。鲁迅说明：“一切‘同路人’，也并非同走了若干路程之后，就从此永远全数在空中翱翔的，在社会主义底建设中途，一定要发生离合变化”，并援引苏联珂刚关于十月革命十年后，苏联无产阶级作家和“同路人”作家“两相合流”、“形成苏维埃作家

联盟”的话，深刻论述了在革命中通过斗争发展壮大革命文艺队伍的思想。这对“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关于革命力量是纯粹又纯粹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观点及其关门主义的错误是个有力批判。

《毁灭》后记

（1931年）《全集》十八卷603—613页

自二十年代末期起，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鲁迅着重翻译并介绍了反映苏联国内革命战争的“战斗的作品”，《毁灭》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部。毛主席曾经指出：“法捷耶夫的《毁灭》，只写一支很小的游击队，它并没有想去投合旧世界读者口味，但是却产生了全世界的影响，至少在中国，象大家所知道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毁灭》的翻译出版，对中国人民粉碎国民党反革命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是个鼓舞；对李立三、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是有力的批判。同时，对发展中国的革命文艺创作，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在本文中，鲁迅指明了该书在“文艺上和实践上的宝玉”，并借以阐发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些根本问题。他认为《毁灭》能以有限的篇幅，“描写一百五十个的真正大众”，在于作者能“从中选出代表来”，即他善于通过典型形象的塑造来概括广阔的社会内容；也由于作者是该书所反映的战斗生活的“身历者”，所写的一切他都“得于实际的经验”，而这“决非幻想的文人所能著笔的”。文中，鲁迅批评了左翼文艺运动因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影响，而在文艺与现实、文艺的典型塑造上鼓吹“主角无不超绝，事

业无不圆满”，描写“神人一般的先驱，君子一般的大众”的“左”倾空谈倾向。而特别重要的是鲁迅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对同是出身于知识分子的游击队长莱奋生和队员美谛克作了剖析，并深刻指出，只有把自己的命运同劳苦大众联系在一起，在革命实践中自觉改造世界观，才能成为真正的战士，才能创造出真正的革命文艺。

《毁灭》第二部一至三章译后附记

（1930年）《译文集》七卷458—460页

在本文中，鲁迅从作者对美谛克的解剖，对游击队濒临危境的描写和毒死弗洛罗夫一幕的处理的评述中，着重论述了象《毁灭》这样“可宝贵的文字，是用生命的一部分，或全部换来的东西，非身历战斗的战士，不能写出。”在具体评述中，通过对美谛克的深入剖析，教育读者认识“受旧式的坏教育”毒害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摇摆性和不彻底性，并提醒读者引为鉴戒。特别是尖锐批判了那种幻想“不折一兵，不费一矢”而成革命天下的“左”倾空谈及其在文艺上要求“描写美满的革命，完全的革命人”等的错误主张。鲁迅极其精辟地指出，“革命有血，有污秽，但有婴孩，‘溃灭’便是新生的一部分。”对革命现实及其发展的必然规律作了深刻的概括，表达了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坚定革命信念。当时鲁迅出于对左“倾”空谈的愤慨，把它同孔孟之道的礼教宣传和洋教士的谬论相类比，点明其旧八股和洋八股性质。文中，鲁迅更明确指出，只有实际的革命者，懂得革命意义，于社会有广大了解，研究了马克思主义文学史和文艺理论的人，才能十分了解《毁灭》。这些

精辟论述，对于发展革命文艺创作和建立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竖琴》前记

（1932年）《全集》十九卷7—11页

本文是为自己和他人合译的十个苏联“同路人”作家的短篇小说集而写的前记。鲁迅谈到俄国十九世纪“为人生”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传入中国后，虽遭“三标”新旧军阀“痛剿”，然而仍然“宛转曲折”生长，又指明它“离无产阶级文学本还很远”，至多“不过是一点挣扎”的局限及其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必然没落。文中着重说明十月革命后“非苏维埃”的“同路人”文学的兴起和衰落的原因，在于他们“并无彻底为革命而斗争，虽死不惜的信念，仅是一时同道的伴侣”，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二十年代末中国自称“革命文学家”的一些人其实在思想感情上同他们是一致的。鲁迅划清无产阶级文学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同路人”文学的界限，意在启发革命文艺工作者必须做到“同革命共同着生命”。

《竖琴》后记

（1932年）《全集》十九卷241—254页

本文通过对《竖琴》一书十位“同路人”作家及其创作的论述，一针见血地指出，虽然他们同情革命，但究竟不是“战斗到底的一员”，只能以“洗练的技术取胜”，并希望读者对照无产阶级作家的作品，明确两者的根本区别，从中汲取教益。

《竖琴》译后附记

(1928年)《译文集》八卷391—392页

本文介绍了苏联“同路人”作家理定的生平和《竖琴》的思想内容，指出《竖琴》虽描写了革命中“血和污秽”，但却反衬了“新的产生”。

《一天的工作》前记

(1932年)《全集》十九卷257—261页

本文是为自己和别人译的苏联“同路人”与无产阶级作家短篇小说集而写的前记。鲁迅概述了自十月革命至一九二七年顷苏联文学发展过程，说明原来“势如水火”的“同路人”作家和无产阶级作家经过革命锻炼，终于有些渐渐“融洽”、“接近”了，并援引珂刚关于两者在苏联作家联盟之下“互相携手，前进了”的话作佐证。但又指出，仅仅这几年的洗炼，还不足以“消泯”他们之间差异的“痕迹”，前者写革命和建设，“总显出旁观的神情”，而后者则“无一不自己就在里边”，暗示了两者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本文实际上，论述了文化统一战线中的又联合又斗争的思想，批判了当时左翼文艺运动在这个问题上的“左”和右的机会主义倾向。

《一天的工作》后记

(1932年)《全集》十九卷521—541页

鲁迅在本文中介绍了《一天的工作》中十位作者的生平，所收作品的简要内容和所据译本，并对“同路人”作家和无产阶级作家作了深刻的分析对比。指出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对待革命的态度。前者对革命冷淡，甚至在创作中加以

歪曲；后者则本身就是革命战士，其同情在工人一面。

《苦蓬》譯訖記

（1929年）《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一辑18页

指明毕力涅克属于“同路人”作家，肯定其写作技巧，并对《苦蓬》的思想内容作全面辩证分析，批评了它所流露的“冷评气息”。

《肥料》譯后附記

（1931年）《译文集》八卷393—394页

鲁迅在本文中肯定了《肥料》的内容和技术“都很精湛”，指出这是他所见作者小说中最好的一篇，并说明翻译作品中农民的土话所遇到的困难及其解决经过，表现了对翻译工作一丝不苟的严肃态度。

《山民牧唱序》譯后附記

（1934年）《译文集》八卷395页

鲁迅从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四年，共译了西班牙现代作家巴罗哈的九篇作品。本文与《放浪者伊利沙辟台》和《跋司族的人们》、《促狭鬼莱哥羌台奇》、《会友》以及《少年别》等四篇译后附记，都是评论这位作家的。鲁迅简略介绍了作家生平，着重指出他在西班牙文坛上有很高地位，他是“具有哲人底风格的最为独创底的作家”，作品多“涉及社会问题和思想问题”，《山民牧唱》这些短篇主要描写法国统治下跋司珂族社会人情风貌，作家同情是在“受强国压迫的小民这边”，而这正是他的心情所以悲凉，作品所以于发笑中含着深沉忧郁的原因。鲁迅认为翻译外国作品，“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二心集·关于

翻译的通信)。而巴罗哈短篇小说，风格特异，善于“以非凡的手段”生动描绘人物，常常运用“戏剧似的形式”等“技艺”，可供中国读者参考，可为革命文学创作作借鑑。

《死魂灵》第二部第一、二章译后附记

(1936年)《译文集》九卷481—482页

一九三五年，鲁迅翻译了《死魂灵》第一部，认为这部暴露农奴制改革前俄国地主贵族、官吏的愚昧、贪婪和昏庸腐朽的生活的作品，在中国尚有其现实意义，“纵使时代不同，国度不同，也还使我们象是遇见了有些熟识的人物”（《且介亭杂文二集·几乎无事的悲剧》），而果戈理讽刺的艺术手法，也可作为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的借鑑。

一九三六年初，鲁迅继续翻译《死魂灵》第二部残稿（未译完），並写了两篇译后附记。文章深刻分析了果戈理的阶级局限性，明确指出“自己就是地主”的果戈理只能讽刺他本身所属的一流人物，企图塑造地主阶级中所谓“好人”，“理想人物”，必然“没有生气”，“也不象真实”，从而揭示了文艺创作对于没落阶级的人物祇能暴露这一真理。同时，还结合对果戈理的理想教育法的剖析，抨击了教育界的改良主义、实用主义倾向，提出了教育应该促进社会环境的改革这一正确主张。

《捕獅》译后附记

(1929年)《全集》十六卷583页

鲁迅在本文中介绍了作者的生平，並点出作者的思想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存在着既反对消极忍从，而又不能

自拔的矛盾。

《一篇很短的傳奇》譯后記(一)

(1921年)《译文集》十卷575—576页

本文介绍了作者的生平和创作，指出这篇作品在“酸辛的谐笑”中分明表现了反对不义战争和自我牺牲的思想。

《貴家妇女》后記

(1929年)《全集》十六卷609—610页

本文说明了这篇小说的出处，译介了作者的自传。

《食人人种的話》譯后記

(1928年)《译文集》十卷567页

鲁迅指出，他翻译这篇作品“所取的是篇中的深刻的讽刺”。即以此鞭撻那些在中国摆“人肉的筵宴”的“食人人种”们(帝国主义和反动统治阶级)。对于作者所宣扬的宗教思想，则予以批判。

《一篇很短的傳奇》譯后記(二)

(1929年)《全集》十六卷601—602页

本文侧重点与前一篇文章不同。首先介绍迦尔洵的作品是对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血腥统治的反抗和叫喊，並认为可以从这篇作品看出作者的思想特色。指出这与意大利法西斯作家邓南遮在《死之胜利》中所宣扬的极端个人主义，是截然不同的创作道路。

《农夫》譯后記

(1928年)《全集》十六卷653—655页

在这两篇译后记中，鲁迅把对《农夫》及其作者的批评，同当时文艺上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提出的迫切问题的

评论结合起来。

鲁迅分析了雅各武莱夫创作所宣扬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这一基调对革命事业的危害性，肯定了苏联为捍卫无产阶级专政而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必要性。同时，也指出了创造社虽也攻击“浅薄的人道主义”，而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黑暗现实不敢有所揭露和抗争；新月社在攻击“浅薄的人道主义”幌子下，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无产阶级文艺，鼓吹资产阶级人性论。这同苏联的“排斥人道主义”，是根本不同的。

文中，鲁迅还以虽也参加过革命的雅各武来夫终于还是个“同路人”作家，以及那些高唱“革命”的“革命文学家”，对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不敢斗争等事实，驳斥了创造社中一些人鼓吹的世界观改造“突变论”，深刻说明，只有在革命斗争实践中，也如“熊”如“象”一样“坚执”“诚实”地改造世界观，才能创造出真正的革命文学。同时，作者也婉转告诫他们，在斗争中要分清敌我，切不可把同志和朋友当成敌人对待。

本文总结了当时国内外文艺斗争的经验教训，对发展革命文艺的一些重要问题，作了马克思主义的阐述。

《裴象菲诗论》译后记

(1908年)《译文集》十卷3页

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的高扬着民族民主革命精神的战斗诗篇，深为鲁迅所喜爱。鲁迅曾在一九〇七年写的论文《摩罗诗力说》中赞扬过裴多菲。本文则着重说明翻译《裴象菲诗论》的目的。当时鲁迅满腔热情地译介裴多菲等十九

世纪东北欧“被压迫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密切配合了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艺术玩赏之教育》译后记

（1913年）《译文集》十卷31—32页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提出改革前清政府的“忠君、尊孔”为内容的封建教育的意见（《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大力提倡美育，引起了当时教育界的热烈讨论，但许多人并不能正确阐明美育的意义。为此，鲁迅作了《美术略论》的讲演，发表了《儼播布美术意见书》，肯定了美育的重要性，提出了唯物主义的美育主张，同时翻译了日本上野阳一的这篇论文作参考，以促进讨论的深入展开。

《社会教育与趣味》译后记

（1913年）《译文集》十卷51页

本文进一步指出当时美育讨论中“未得其真”的倾向，说明有必要继续参考这篇译文。

《近代捷克文学概观》译后记

（1921年）《译文集》十卷87—88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出现了一些新兴国家，“因为我们自己也是曾被压迫，挣扎出来的人民。捷克的兴起，自然为我们所大欢喜”（《且介亭杂文末编·捷克译本》）。鲁迅译介《近代捷克文学概观》一文，并赞扬他们有着“最富的文学”，这是对刚取得独立国家的有力支持，也是对扼杀弱小民族文化的帝国主义的严厉谴责。

《小俄罗斯文学略說》譯后記

(1921年)《译文集》十卷94页

本文说明《小俄罗斯文学略說》一文的出处，並指出从十九世纪末至“近代”，小俄罗斯(即乌克兰)民族文学还产生过如弗兰科等的“錚錚的作家”。乌克兰民族形成于十四至十五世纪，几世纪来先后遭受到波兰、奥地利、土耳其、法国以及沙俄等外来侵略者的奴役和压迫。所以《小俄罗斯文学略說》刊于同年十月号《小说月报》的《被损害民族文学专号》上。鲁迅介绍乌克兰民族文学的目的，是为了传播被压迫民族反侵略反压迫的呼声。

《关于綏蒙諾夫及其代表作〈飢餓〉》譯后記

(1928年)《译文集》十卷135页

鲁迅说明翻译日本作者写的评论《飢餓》的文章，是为了帮助读者掌握此书的要领。

《新时代的預感》譯后記

(1929年)《全集》十六卷437页

本文以阶级分析的方法，把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同鼓吹超现实的唯美主义的资产阶级作家巴理蒙特、梭罗古勃作了比较，指出他们之间在本质上是“大不相同”的。並尖锐指出曾经鼓吹过“为艺术而艺术”的创造社一些人现今提倡的“革命文学”，其实是看不见现实斗争而又无理想的空嚷嚷，从而划清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同受瞿秋白“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影响的所谓“革命文学”的原则界限。

《人性的天才——迦尔洵》譯后記

(1929年)《全集》十六卷476页

鲁迅说明翻译这篇评论，是为了使读者能把它同过去译介过的迦尔洵作品互相参看，“更易了然”。又指出作者只是文学史上的“一个环”，“不观全局，还是不能十分明白的”。正确引导读者在阅读和研究外国文学时，必须把作家作品、有关评论和文学史三者很好地结合起来。

《梅令格的〈关于文学史〉》译后记

（1931年）《译文集》十卷366页

鲁迅在本文中介绍了德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梅令格有关著作的日译本和中译本，并指出这篇介绍梅令格《关于文学史》的文章对中国的读者也是“很有益处的”。

《海纳与革命》译后记

（1933年）《译文集》十卷410页

本文指出这篇评论的意义在于：说明海纳还有革命的一面；控诉希特勒变本加厉迫害进步文学；揭示进步文学虽遭压迫，“还是永久存在”，“而且更加灿烂”，而“官准”的反动文学却早已“成为烟埃”这一客观事实。含蓄而有力地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暴行，以此鼓舞左翼文艺工作者为粉碎反革命文化“围剿”而英勇战斗。

《果戈理私观》后记

（1934年）《全集》十六卷574页

鲁迅批评了日本作家立野信之脱离进步阵营而陷入徬徨的严重错误，指出这篇对果戈理的评论虽非精深之作，却说得浅近、清楚，其中对“文学是永恒不变”的资产阶级人性论观点的批评也可供参考。

《藝術都會的巴黎》譯后記

(1934年)《全集》十六卷565頁

魯迅在本文中簡要地介紹了德國畫家格羅斯，並指出《藝術都會的巴黎》主要論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巴黎已不再成為藝術的中樞，法國的藝術好象比德國“稍為出色”，是由于“勝敗不同之故”，不過是“勝利者的聊以自慰”的出產。

《察拉圖斯忒拉這樣說》譯后記

(1920年)《譯文集》十卷456—458頁

魯迅早年留學日本時，出自革命鬥爭的需要，曾從西方尋求反封建的思想武器，其中也曾介紹過尼采的一些哲學觀點。一九二〇年，又翻譯了這篇序言，借以批判奴才和市儈哲學的思想，期望人們沖破封建傳統思想的束縛，奮起鬥爭。魯迅一貫站在被壓迫人民一邊，與尼采極端蔑視人民群眾迥然不同。後來，魯迅在走向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批判和清算了尼采的“超人”哲學。

《盲詩人最近時的蹤迹》譯后記

(1921年)《譯文集》十卷459頁

本文表明魯迅對被日本反動當局驅逐的愛羅先珂來中國後的生活的關切。

《憶愛羅先珂華希里君》譯后記

(1922年)《譯文集》十卷469頁

本文通過對日本反動當局刪改江口渙《憶愛羅先珂華希里君》一文的揭露，控訴了反動派壓制正義的呼聲。

《信州杂記》譯后記

(1927年)《全集》十六卷829—830页

本文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后作家的分化，指出苏联一些作家写的作品虽然“幼稚”，但这是走向“新生”的正路的开步。表现了鲁迅热情支持新生事物的革命精神。同时也借译述这篇作品，揭露反动派极端害怕新生事物，严禁革命思想在中国传播的罪行。

《〈雄鷄和杂饌〉抄》前記

(1928年)《译文集》十卷532页

在本文中，鲁迅介绍了《雄鷄和杂饌》及其作者的一般情况，借用“青年莫买稳当的股票”这句话来批评创造社中一些人，表明了革命文艺必须同资产阶级金錢关系决裂的深刻思想。

《面包店时代》譯后記

(1929年)《译文集》十卷536页

本文指出中国读者对于巴罗哈“知道一点”也好，因为这“总算一种知识”，同时也说明翻译这篇文章的用意。

《VI·G·理定自傳》譯后記

(1929年)《译文集》十卷541页

鲁迅在本文中说明翻译《理定自传》所依据的版本及其与另一篇自传的不同之处。

《描写自己》和《述說自己的紀德》譯后記

(1934年)《全集》十六卷849—850页

本文是鲁迅为法国作家纪德《描写自己》和日本作家石川涌《述说自己的纪德》这两篇文章写的译后记，指出作者的自叙和画家所作的肖像插画，可以帮助读者了解一个作家

的概况。

《恶魔》译后记

(1934年)《全集》十六卷712—713页

本文介绍了《恶魔》的体裁特点和思想倾向，並着重联系我国文艺战线斗争实际，揭露那些自称为“革命文学家”实是“商人”“资本家”的唯钱是图、营私肥己的丑恶本质，指出必须同把文艺看成是个人赚钱事业的资产阶级倾向作斗争。

《鼻子》译后记

(1934年)《全集》十六卷696页

鲁迅在本文中介绍了作为俄国写实派“开山祖师”的果戈理的独特的写实手法，並指出其揭露沙俄黑暗统治的创作“还为现代人所爱读”。

《飢饉》译后记

(1934年)《全集》十六卷739—740页

三十年代，鲁迅为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很重视译介外国进步作家的暴露文学作品。俄国讽刺作家萨尔蒂珂夫的《飢饉》即是其中之一。

这篇译后记，点出萨尔蒂珂夫所属流派、创作特点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主题富有社会意义、批判性很强以及笔尖锋利、观察深刻等的优点。

《恋歌》译后记

(1935年)《全集》十六卷771—772页

鲁迅在本文中赞扬罗马尼亚文学发展虽迟，却取得很大进步，並向读者介绍了罗马尼亚现代文学代表作家萨多维亚

努的生平、主要作品和创作特色。

《村妇》译后记

(1935年)《全集》十六卷802—803页

鲁迅在本文中精辟地分析了《村妇》的典型形象，并明确告诉读者：这篇简明、真实地反映十九世纪保加利亚人民反抗土耳其侵略的作品，至今“还很有动人之力”。它的译介，对于当时正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中国人民，是一个有力的鼓舞。

《跳蚤》序言

(1928年)《全集》十六卷853页

本文中概括介绍了亚波里耐儿的生平和思想。

《坦波林之歌》译后记

(1928年)《全集》十六卷855页

本文介绍了日本现代画家落谷虹儿的一般情况。

第四部分 有关参考资料

一、鲁迅翻译年表（包括序跋）

译文或序跋名称	国别	作者	文体	译著时间	发表时间	出处	收集	备注
《月界旅行》 辨言				1903.8— 9月			译文集1卷	
月界旅行	法国	儒勒·凡 尔纳	小说	1903.			译文集1卷	
地底旅行	法国	儒勒·凡 尔纳	小说	1903.	1903.12	浙江潮月 刊10期	译文集1卷	
世界史				1904.				原著者不 详译稿未 发现
北极探险记				1904.				同
《红星佚史》 译诗	英国	哈葛德、 兰格合作	小说	1907.	1907.12月	红星佚史	译丛补附录	上
裴象飞诗论	匈牙利	裴 象 飞	论文	1908.	1908.8.5.	河南月刊 7号	译丛补	
《裴象飞诗论》 前记				1908.	1908.8.5.		译文集10卷	
《域小说集》 序言				1909.2.5	1909.3.2.	初版第1 册文前	译文集1卷	

续表

译文或序跋名称	国别	作者	文体	译著时间	发表时间	出处	收集	备注
《《红笑》》残稿	俄国	安特来夫	小说	1909.2— 3月 1909	1909.3.2	初版第1册 内	译文集1卷	译稿尚未 发
《《域外小说集》 略例					1909.3— 6月	初版第1、 2册内	译文集1卷	
《《域外小说集》 杂识(二则)					1909.3.2	域外小说集 初版第1册	域外小说集	
漫	俄国	安特来夫	小说	1909	1909.3.2	域外小说集 初版第1册	域外小说集	
馥	俄国	安特来夫	小说	1909	1909.3.2	域外小说集 初版第1册	域外小说集	
《《灯台守》》译诗	波兰	显克微支	小说	1909	1909.7.27	域外小说集 初版第2册 灯台守篇中	译丛补	本篇文字 系周作人
《《劫草》》译本序				1909.4— 5月			集外集拾遗	
四日	俄国	迦尔洵	小说	1909	1909.7.27	域外小说集 初版第2册	域外小说集	
艺术玩赏之教育	日本	上野阳一	论文	1913	1913.5月 8月	教育部编纂 处月刊1卷 4、7册	译丛补	

续表

译文或序跋名称	国别	作者	文体	译者时间	发表时间	出处	收集	备注
《艺术欣赏之教育》译后记				1913	1913.8	教育部编辑处月刊第1卷7册	译丛补	
社会教育与趣味	日本	上野阳一	论文	1913	1913.10—11月	教育部编辑处月刊第1卷9、10册	译丛补	
《社会教育与趣味》译后记				1913	1913.11	教育部编辑处月刊第1卷10册	译丛补	
儿童之好奇心	日本	上野阳一	论文	1913.10月16—18日	1913.11	教育部编辑处月刊第1卷10册	译丛补	
HEINE的诗	德国	海涅	诗歌	1914	1914.2.1	中华小说界2期	译丛补	周作人《文艺杂话》所引原著者不详译稿未发
儿童观念界之研究				1914.11.27				
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	德国	尼采	杂文	1918译(1—3节,未完)文言			译文集10卷	

续表

译文或序跋名称	国别	作者	文体	译著时间	发表时间	出处	收 集	备 注
《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	日本	武者小路实笃	剧本	1919.8.2—1920.1.18	1920.1.1	新青年月刊7卷2号	译文集2卷	
《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二				1919.11.24	1920.1.1	新青年月刊7卷2号	译文集2卷	
《一个青年的梦》正误			说明	1920.2.25	1920.4.4	新青年月刊7卷2号	译文集2卷	
《域外小说集》序				1920.3.20	1921	域外小说集	译文集1卷	借署周人作
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	德国	尼采	杂文	1920.8.10	1920.9	新潮月刊2卷5期	译丛补	
《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译后附记				1920.8.10	1920.9	新潮月刊2卷5期	译丛补	
工人绥惠略夫	俄国	阿尔志跋绥夫	中篇小说	1920.10	1921.7—9月11—12月	小说月刊12卷7—9、11—12期	译文集1卷	
幸福	俄国	阿尔志跋绥夫	小说	1920.10.30	1920.12.1	新青年月刊8卷	现代小说译丛	

续表

译文或序跋名称	国别	作者	文体	译著时间	发表时间	出处	收集	备注
《幸福》译者附记	日本	森鸥外	小说	1920.10.30	1920.12.1	新青年月刊8卷4号	现代小说丛译	
沉默之塔	日本	森鸥外	小说	1921.4.11	1921.4.21—24日	晨报副刊	现代日本小说集	
译了《王人绥惠略夫》之后	俄国	阿尔志跋绥夫	小说	1921.4.15	1921.7.10	小说月报12卷7号	译文集1卷	
医生	俄国	阿尔志跋绥夫	小说	1921.4.28	1921.9	小说月报12卷号外俄文学研究	现代小说丛译	
《医生》译者附记	日本	芥川龙之介	小说	1921.4.28	1921.9	同上	现代小说丛译	
鼻子	日本	芥川龙之介	小说	1921.5.3	1921.5.11—13日	晨报副刊	现代日本小说集	
罗生门	日本	芥川龙之介	小说	1921.6.11	1921.6.16—17日	晨报副刊	现代日本小说集	
三浦右卫门的最后	日本	菊池宽	小说	1921.6.30	1921.7.1	新青年月刊9卷8号	现代日本小说集	
《三浦右卫门的最后》译者附记	芬兰	亚勃吉阿	小说	1921.6.30	1921.7.1	同上	译文集1卷	
父亲在亚美利加	芬兰	亚勃吉阿	小说	1921.7.11	1921.7.17—19日	晨报副刊	现代小说丛译	后记载1921.7.18.晨报副刊

续表

译文或序跋名称	国别	作者	文体	译著时间	发表时间	出处	收 集	备 注
狭 的 笼	俄 国	爱罗先珂	童话	1921.8.16	1921.8.1	新青年月刊 9卷4号	爱罗先珂 童话集2卷	原署日期 如 此
《狭的笼》译后 附记				1921.8.16	1921.8.1	同 上	译文集	原署日期 如 此
痴 姑 娘	芬 兰	明那·亢德	小说	1921.8.18	1921.10.10	小说月报12 卷10号被损 害民族的文 学号	现代小说 丛 译	
《痴姑娘》译后 附记				1921.8.18	1921.10.10	同 上	现代小说 丛 译	
战 争 中 的 威 尔 珂	保 加 利 亚	伐 佐 夫	小说	1921.8.22	1921.10.10	小说月报12 卷10号被损 害民族的文 学号	现代小说 丛 译	
《战争中的威尔 珂》译后附记				1921.8.22	1921.10.10	同 上	现代小说 丛 译	
近 代 捷 克 文 学 概 观	捷 克	凯 拉 绥 克	论文	1921.9.5	1921.10.10	同 上	现代小说 丛 译	
《近代捷克文学 概观》译后附记				1921.9.5	1921.10.10	同 上	同 上	
黯 淡 的 烟 蓊 里	俄 国	安 特 来 夫	小说	1921.9.8			现代小说 丛 译	

译文或序跋名称	国别	作者	文体	译著时间	发表时间	出处	收集	备注
《黠尔的栖寓里》 译后附记				1921.9.8			现代小说丛 译丛补	
小俄罗斯文学 略说	德国	凯尔浦来斯	论文	1921.9.9	1921.10.10	小说月报12 卷10号被擢 害民族的文 学号	译丛补	
《小俄罗斯文学 略说》译后附 记	俄国	爱罗先珂	童话	1921.9.10	1921.9. 24—26日	同上	译丛补	
《池边》译后 附记	俄国	安特来夫	小说	1921.9.11	1921.9.26	晨报副刊 晨报副刊	爱罗先珂 童话集 译文集2卷	
《书籍》译后 附记	俄国	爱罗先珂	童话	1921.9.11			现代小说丛 译丛补	
春夜的梦	俄国	爱罗先珂	童话	1921.10.14	1921.10.22	晨报副刊	爱罗先珂 童话集	
《春夜的梦》译 后附记				1921.10.14	1921.10.22	晨报副刊	译文集2卷	

续表

译文或序跋名称	国别	作者	文体	译著时间	发表时间	出处	收集	备注
《坏孩子》附记	日本	中根弘	杂文	1921.10.16	1921.10.27	晨报副刊	集外集拾遗	
盲诗人最近的踪迹				1921.10.16	1921.10.22	晨报副刊	译丛补	
《盲诗人最近的踪迹》译后附记				1921.10.16	1921.10.22	晨报副刊	译丛补	
连翹	俄国	契里珂夫	小说	1921.11.2			现代小说丛译	
《连翹》译后附记				1921.11.2			现代小说丛译	
鱼的悲哀	俄国	爱罗先珂	童话	1921.11.10	1922.1.1	妇女杂志 8卷1号	爱罗先珂 童话集	
《鱼的悲哀》译后附记				1921.11.10	1922.1.1	同上	译文集2卷	
一篇很短的传奇	俄国	迪尔洵	小说	1921.11.15	1922.2.1	妇女杂志 8卷2号	译丛补	
《一篇很短的传奇》译后附记				1921.11.15	1922.2.1	妇女杂志 8卷2号	译丛补	
雕刻的心	俄国	爱罗先珂	童话	1921	1921.11.25	东方杂志 18卷22号	爱罗先珂 童话集	
世界的火灾	俄国	爱罗先珂	童话	1921.12.3	1922.1.10	小说月报 13卷1号	爱罗先珂 童话集	

续表

译文或序跋名称	国别	作者	文体	译著时间	发表时间	出处	收集	备注
《一个青年的梦》后记				1921.12.19			一个青年的梦	
古怪的猫	俄国	爱罗先珂	童话	1921.12			爱罗先珂童话集	
两个小小的死	俄国	爱罗先珂	童话	1921.12.27	1922.1.25	东方杂志19卷2号	爱罗先珂童话集	
《两个小小的死》译者附记				1921.12.30	1922.1.25	同上		
《一个青年的梦》自序	日本	武者小路实笃	小说	1921.12			一个青年的梦	
省	俄国	契里珂夫	小说	1921			现代小说丛译	
为人类	俄国	爱罗先珂	童话	1922.1.28前	1922.2.10	东方杂志19卷3号	爱罗先珂童话集	
《爱罗先珂童话集》序				1922.1.28			爱罗先珂童话集	
俄国的豪杰	俄国	爱罗先珂	故事	1922	1922.4.2	晨报副刊诗歌栏	爱罗先珂童话集补	爱罗先珂述说鲁迅笔
将译《桃色的云》以前的几句话				1922.4.30	1922.5.13	晨报副刊		

续表

译文或序跋名称	国别	作者	文体	译著时间	发表时间	出处	收集	备注
读了童话剧《桃色的云》	日本	秋田雨雀	通信	1922.4.30	1922.5.13	晨报副刊	桃色的云	
色的云	俄国	爱罗先珂	童话剧	1922.4.30—5.25	1922.5.15起 载, 6.25刊毕	晨报副刊	译文集 2卷	
忆爱罗先珂华希理君	日本	江口 涣	杂文	1922.5.1	1922.5.14	晨报副刊 剧本 上	译丛 补	
《忆爱罗先珂华希理君》译后附记				1922.5.1	1922.5.14	同上	译丛 补	
《桃色的云》第二卷第三节中译者附白				1922.5.3	1922.6.7	晨报副刊		
记剧中人物的译名				1922.5.4	1922.5.15	晨报副刊	桃色的云	
《桃色的云》序				1922.7.2			桃色的云	
小鸡的悲剧	俄国	爱罗先珂	童话	1922.7.5	1922.9.1	妇女杂志 8卷9号	爱罗先珂 童话集	
《小鸡的悲剧》译后附记				1922.7.5	1922.9.1	同上	译文集 2卷	
时光老人	俄国	爱罗先珂	童话	1922	1922.12.1	晨报四周年 纪念增刊	爱罗先珂 童话集	

译文或序跋名称	国别	作者	文体	译著时间	发表时间	出处	丛补	备注
观北京大学学生 演剧和燕京女校 学生演剧的记	俄国	爱罗先珂	杂文	1923.1.3	1923.1.6	晨报副刊 剧评栏	译丛	
“爱”字的疮	俄国	爱罗先珂	童话		1923.3.10	小说月报 14卷8号	爱罗先珂 童话集	
挂幅	日本	夏目漱石	小说	1923			现代日本 小说集	
克莱喀先生	日本	夏目漱石	小说				现代日本 小说集	
游戏	日本	森鸥外	小说				现代日本 小说集	
与幼小者	日本	有岛武郎	小说				现代日本 小说集	
阿末的死	日本	有岛武郎	小说				现代日本 小说集	
峡谷的夜	日本	江口涣	小说				现代日本 小说集	
复仇的话	日本	菊池寛	小说				现代日本 小说集	
《现代日本小说 集》附录六则							现代日本 小说集	

续表

译文或序跋名称	国别	作者	文体	译著时间	发表时间	出处	收集	备注
红的花	俄国	爱罗先珂	童话	1923	1923.7.10	小说月报 14卷7号	爱罗先珂 童话集3卷	
苦闷的象征	日本	厨川白村	论文集	1924.9.22 开译10.10 译毕	1924.10. 1—31日	晨报副刊	译文集3卷	
《苦闷的象征》 后记	日本	山本修二	序跋	1924.10.10			苦闷的象征	
译《苦闷的象征》 后三日序				1924.9.26	1924.10.1	晨报副刊	译文集3卷	
《自己发现的欢喜》 一节之后 译者附记				1924.10.1	1924.10.26	晨报副刊		
《有限中的无限》 一节之后 译者附记				1924.10.17	1924.10.28	晨报副刊		
《文艺欣赏的四阶段》一节 之后译者附记				1924.10.24	1924.10.30	晨报副刊		
西班牙的剧坛 将星	日本	厨川白村	论文	1924.10.31	1925.1.10	小说月报 16卷1号	壁下译丛	发表时文 未注4日 作
《西班牙的剧坛 将星》译后附记				1924.10.31	1925.1.10	同上	壁下译丛	

译文或序跋名称	国别	作者	文体	译著时间	发表时间	出处	收集	备注
《苦闷的象征》 引言				1924.11.22			苦闷的象征	
观照享乐的生活	日本	厨川白村	论文	1924.12.5	1924.12.13	京报副刊	出了象牙塔之	
《观照享乐的生活》译后附记				1924.12.5	1924.12.13	京报副刊	译文集3卷	
高尚生活	荷兰	Mulzatuli	杂文	1924	1924.12.7	京报副刊	译丛补	
从灵向肉和从肉向灵	日本	厨川白村	论文	1924.12.14	第1—5节 分载1925.1 月9.10.12. 13.14日	京报副刊	出了象牙塔之	
《从灵向肉和从肉向灵》译后附记				1924.12.14	1925.1.9	京报副刊	译文集3卷	
无礼与非礼	荷兰	Mulzatuli	杂文	1924	1924.12.16	京报副刊	译丛补	
PETOFI SANDOR的持	匈牙利	裴多非	诗歌	1925.1.4	1925.1.12、 26日	语丝周刊 9期、11期	译丛补	
描写劳动问题的文学	日本	厨川白村	论文	1925	1925.1.6、 13日	民众文艺周 刊4、5号	出了象牙塔之	

续表

译文或序跋名称	国别	作者	文体	译者时间	发表时间	出处	收集体	备注
关于《苦闷的象征》			通信	1925.1.9	1925.1.13	京报副刊	集外集拾遗	
现代文学之主潮	日本	厨川白村	论文	1925.1.16	1925.1.20	民众文艺周刊6号	出了象牙塔之	
《现代文学之主潮》译后附记				1925.1.16	1925.1.20	同上	译文集8卷	
出了象牙之塔	日本	厨川白村	文艺随笔 卷共1—16篇	1925.2.18 译 屹	1925.2— 3月	京报副刊	译文集8卷	
我独自行走	日本	伊东干夫	诗歌	1925译	1925.3.15	狂飙副刊 16期	译丛补	
《苏俄的文艺论战》前记				1925.4.12	1925.8	苏俄的文艺论战	集外集拾遗	北新书局版
自以为是	日本	鹤见祐辅	杂文	1925	1925.4.14	京报副刊	思想·山水·人物	
徒然的笃学	日本	鹤见祐辅	杂文	1925	1925.4.25	京报副刊	思想·山水·人物 译丛补	
圣野猪	日本	长谷川如是闲	杂文	1925	1925.6.1	旭光旬刊 4号	译丛补	
北京的魅力	日本	鹤见祐辅	杂文	1925	1925.6. 30—7.21	民众副刊 98—99期	思想·山水·人物	

续表

译文或序跋名称	国别	作者	文体	译著时间	发表时间	出处	收集	备注
新时代与文艺	日本	金子筑水	论文	1925	1925.7.24	原刊 14 期	壁下译丛	
小说的浏览和选择	俄国	拉斐勒·开塔尔	论文	1925.10.12	1925.10.18, 26日	语丝副刊 49 页 50 期	壁下译丛	
《小说的浏览和选择》译者附记				1925.10.12	1925.10.18	语丝副刊 49 期	壁下译丛	
思索的悟性	日本	片山孤村	杂文	1925	1925.10.30	原刊 28 期	壁下译丛	
自然主义之理论及技巧	日本	片山孤村	论文	1925.11.29			壁下译丛	
《出了象牙之塔》后记				1925.12.3	1925.12.14	语丝 57 期	出了象牙之塔	摘译
从浅草来	日本	岛崎藤村	杂文	1925	1925.12.5	国民副刊	壁下译丛	
岁首	日本	长谷川如是闲	杂文	1926	1926.1.7	国民副刊	译丛补	
东西之自然诗观	日本	厨川白村	论文	1926	1926.1.25	莽原半月刊 2 期	壁下译丛	
罗曼罗兰的真勇士义	日本	中泽临川生田长江	论文	1926.3.16	1926.4.25	莽原半月刊 7、8 页	译丛补	

续表

译文或序跋名称	国别	作者	文体	译著时间	发表时间	出处	收 集	备 注
《罗曼罗兰的真 勇主义》译后记 生艺术的胎	日本	有岛武郎	论文	1926.3.16 1926	1926.4.25 1926.5.10	莽原半月刊 7、8期 莽原半月 刊9期	译 丛 补 壁下译丛	
《穷人》小引				1926.6.2	1926.6.14	语 丝 周 刊83期	集 外 集	
小儿的睡相	日本	有岛武郎	杂 文	1926	1926.6.25	莽原半月 刊12期	译 丛 补	
论 诗	日本	武者小路 实 笃	论 文	1926.6	1926.6.25	莽原半月 刊12期	壁下译丛	
小 约 翰	荷兰	望 · 霭覃	长 篇 童 话	1926.7.6 开译, 8.13 译毕			译文集4卷	
所谓怀疑主义者	日本	鹤见祐辅	杂 文	1926.7.10	1926.7.25	莽原半月 刊14期	思想·山 水·人物 集外集拾遗	未名社版
《十二个》后记				1926.7.21	1926.8月	十二个	壁下译丛	
在一切艺术	日本	武者小路 实 笃	论 文	1926	1926.8.25	莽原半月 刊16期	壁下译丛	
巴什庚之死	俄国	阿尔志跋 绥	杂 文	1926.8	1926.9.10	莽原半月 刊17期	译 丛 补	

续表

译文或序跋名称	国别	作者	文体	译者时间	发表时间	出处	收集	备注
《巴什康之死》 译后附记				1926.8	1926.9.10	莽原半月 刊 17 期	译丛补	
凡有艺术品	日本	武者小路 实笃	论文	1926	1926.9.10	同上	壁下译丛	
以生命写成的 文章	日本	有岛武郎	论文	1926	1926.9.25	莽原半月 刊 18 期	壁下译丛	
《争自由的波 浪》小引				1926.11.14	1927.1.1	语丝周刊 112期	集外集拾遗	
说幽默	日本	鹤见祐辅	杂文	1926.12.7	1927.1.10	莽原半月刊 2卷1期	思想·山 水·人物	
《说幽默》 译者识				1926.12.7	1927.1.10	同上	思想·山 水·人物	
文学者的一生	日本	武者小路 实笃	论文	1927.1.5	1927.2.10	莽原半月刊 2卷8期	壁下译丛	
运用口语的真词	日本	铃木虎雄	论文	1927.1.6	1927.2.25	莽原半月刊 2卷4期	译丛补	
《小约翰》引言				1927.5.30	1927.6.26	语丝周刊 137期	小约翰	
读的文章和听的 文字	日本	鹤见祐辅	杂文	1927.5.31	1927.7.10	莽原半月刊 2卷13期	思想·山 水·人物	

续表

译文或序跋名称	国别	作者	文体	译著时间	发表时间	出处	收集	备注
书斋生活与其危险	日本	鹤见祐辅	杂文	1927.6.1	1927.6.25	莽原半月刊 2卷12期	思想·山 水·人物	
《书斋生活与其危险》译者附记				1927.6.1	1927.6.25	同上		
《小约翰》动植物译名小记				1927.6.14			小约翰	
专门以外的工作	日本	鹤见祐辅	杂文	1927.6.21	1927.7. 31、8.6	语丝周刊 142、143期	思想·山 水·人物	
善政和恶政	日本	鹤见祐辅	杂文	1927	1927.7.15	北新周刊39 、40期合刊	思想·山 水·人物	
人生的转向	日本	鹤见祐辅	杂文	1927	1927.8. 5、12日	北新周刊41 、42期合刊	思想·山 水·人物	
闲谈	日本	鹤见祐辅	杂文	1927	1927.8. 17、25日	北新周刊43 、44期合刊	思想·山 水·人物	
断想	日本	鹤见祐辅	杂文	1927.9.2 —10.20 第1—7节 1927.11.1 —1928.1.1 第8—27 节		北新周刊 45—52期	思想·山 水·人物	

续表

译文或序跋名称	国别	作者	文体	译著时间	发表时间	出处	收集	备注
信州杂记	苏联	毕勒涅克	杂文	1927.11.26	1927.12.24	语丝周刊 4卷2期	译丛补	
《信州杂记》 译后记				1927.11.26	1927.12.24	同上	同上	
关于知识阶级	日本	青野季吉	论文	1927.12	1928.1.7	语丝周刊 4卷4期	壁下译丛	
卢勃克和伊里纳 的后采	日本	有岛武郎	杂文	1927	1928.1.10	小说月报 19卷1期	壁下译丛	
《卢勃克和伊里 纳的后采》译 后附记				1927	1928.1.10	同上	译文集5卷	
近代美术史潮论	日本	坂垣鹰司	专著	1928.2.11 译 乞	1928.1.1— 1929.1.1	北新半月刊— 2卷5期— 3卷5期	译文集5卷	
《思想·山水· 人物》题记				1928.3.31	1928.5.28	语丝周刊 4卷22期	思想·山 水·人物	发表时题 作《关于山 水·思想· 人物》
《思想·山水· 人物》序言	日本	鹤见祐辅		1928.3.31	1928.5.28	语丝周刊 4卷22期	思想·山 水·人物	

续表

译文或序跋名称	国别	作者	文体	著译时间	发表时间	出处	收集	备注
恩想·山水·人物	日本	鹤见祐辅	杂文集	1928.4.3 译		奔流月刊 1卷2本	译文集3卷	
苏维埃联邦从MaximCorky期待着什么? 跋司阿族的人们	苏联	布哈林	论文	1928.6.2	1928.7.20	奔流月刊 1卷1本	译丛补	
关于对文艺的政策	西班牙	巴罗哈	小说	1928	1928.6.20	奔流月刊 1卷1本	山民歌唱	
生活的戏剧化	苏联		记录	1928	1928.6.20 —10.30	奔流月刊 卷1—5本	文艺政策	发表时联 作《苏政于 策一文艺速 记》
伊李生的工作态度	苏联	E V R O V I N O V	杂文	1928	1928.7.20	奔流月刊 1卷2本	译丛补	
费家妇女	日本	有岛武郎	论文	1928	1928.8.20	奔流月刊 1卷3本	壁下译丛	
《费家妇女》译后记	苏联	淑雪兼珂	小说	1928	1928.9.20	大众文艺月 刊1卷1期	译丛补	
食人种的话	法国	腓立普	小说	1928.9.20	1928.10.20	同 上	译丛补	
《食人种的话》译后附记				1928.9.20	1928.10.20	大众文艺月 刊1卷2期	译丛补	

续表

译文或序跋名称	国别	作者	文体	译著时间	发表时间	出处	收集	备注
艺术与阶级	苏联	卢那卡斯基	论文	1928	1928.10.1	语丝周刊 4卷40期	艺术论	
关于绥蒙诺夫及其代表作《饥饿》	日本	黑田辰男	论文	1928.10.2	1928.10.16	北新半月刊 2卷23期	译丛补	
《关于绥蒙诺夫及其代表作〈饥饿〉》译者附识				1928.10.2	1928.10.16	同上	同上	
北欧文学的原理	日本	片上伸	论文	1928.10.9	1928.11.15	大江月刊 928.11月号	壁下译丛	
《北欧文学的原理》译者附记				1928.10.9			壁下译丛	
捕狮	法国	腓立普	小说	1928	1928.10.15	大江月刊 创刊号	译丛补	
《捕狮》译后记				1928	1928.10.20	大众文艺月刊 1卷2期	译丛补	
农夫	苏联	雅各武莱夫	小说	1928.10.27	1928.11.20	大众文艺月刊 1卷8期	译丛补	
《农夫》译者附记				1928.10.27	1928.11.20	同上	同上	
《北欧文学的原理》译者识				1928.11.1	1928.11.15	大江月刊 928.11月号		

续表

译文或序跋名称	国别	作者	文体	译著时间	发表时间	出处	收	集	注
在沙漠上	苏联	伦	小说	1928	1928.11.1	北新半月刊 3卷1期	竖	琴	
竖琴	苏联	理定	小说	1928.11.15	1929.1.10	小说月报 20卷1期	竖	琴	
《竖琴》译后附记				1928.11.15	1929.1.10	同上	竖	琴	
果树园	苏联	斐定	小说	1928.11.20	1929.12.20	大众文艺月 刊1卷4期	竖	琴	
《果树园》译后 附记				1928.11.20	1929.12.20	同上	竖	琴	
关于剧本的考察	苏联	EVREI NOV	论文	1928	1929.11.30	奔流月刊 1卷6本	译丛	补	
《坦波林之歌》 前记				1928	1929.11.30	奔流月刊 1卷6本	译丛	补	
坦波林之歌	日本	蔬谷虹儿	诗	1928	1929.11.30	同上	译丛	补	
《跳蚤》前记				1928	1929.11.30	奔流月刊 1卷6本	译丛	补	
跳蚤	法国	亚波里耐尔	诗	1928	1929.11.30	同上	译丛	补	
一九二八年世界 文艺界概观	日本	千叶龟雄	论文	1928	1928.12. 19—1929. 1.24	朝花周刊 2—8期	译丛	补	

续表

译文或序跋名称	国别	作者	文体	译著时间	发表时间	出处	收集	备注
《〈雄鸡和杂俎〉前记》抄	法国	J·COC TEAU	杂文	1928	1928.12.27	朝花周刊 4	译丛补	
《雄鸡和杂俎》抄	苏联	MAIS KI	演讲	1928	1928.12. 27—1929. 1.10	朝花周刊 4、6期	译丛补	
LEOV TOL STOI	苏联	MAIS KI	演讲	1928	1928.12.30	奔流月刊 1卷7本	译丛补	
LEOV TOL STOI	俄国	ROGAC HEV— SKI	论文	1928	1928.12.30	奔流月刊 1卷7本	译丛补	
访革命后的托尔斯泰故乡记	日本	藏原惟人	杂文	1928	1928.12.30	奔流月刊 1卷7本	译丛补	
观念形态战线和文学	苏联		决议	1928	1928.12.30	奔流月刊 1卷7本	文艺政策	发表时题 作：《苏俄的 文艺政策形 —观念形 态》
托尔斯泰与马克思	苏联	卢那卡尔 斯基	演讲	1928	1928.12. 27—1929. 1.30	奔流月刊 1卷7、8本	文艺与批评	
十月(第一至三节)	苏联	雅各武莱夫	中篇小说	1929.1.2— 1930.8.30	1929.1. 20.2.20	大众文艺月 刊1卷5期 1卷6期	译文集7卷	
《十月》译后附记				1929.1.2	1929.1.20	大众文艺月 刊1卷5期	译文集7卷	

续表

译文或序跋名称	国别	作者	文体	译著时间	发表时间	出处	收集	备注
托尔斯泰之死与少年欧罗巴	苏联	卢那卡斯基	论文	1929.1.20	1929.2.15	春潮月刊1卷3期	文艺与批评译文集6卷	
《托尔斯泰之死与少年欧罗巴》译后附记				1929.1.20	1929.2.15	同上		
蕊谷虹儿的诗	日本	蕊谷虹儿	诗歌	1929	1929.1.26	朝花社版艺苑朝花之二	译丛补	
《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小引				1929.2.14			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译文集5卷	
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	日本	片上伸	论文	1929.2.14				
往诊之夜	西班牙	巴罗哈	小说	1929	1929.4.4	朝花周刊14期	山民牧唱	
《壁下译丛》小引				1929.4.20			壁下译丛	
壁下译丛			论文集	1929.4.20译校毕			译文集5卷	
关于文艺领域上的党的政策	苏联			1929	1929.4.20	奔流月刊1卷10本	文艺政策	苏联1925年7月1日《真理报》所载
《艺术论》小序				1929.4.22			艺术论	

续表

译文或序跋名称	国别	作者	文体	译著时间	发表时间	出处	收集	备注
艺术论	苏联	卢那卡尔斯基	论文集	1929.4.22 译毕			译文集6卷	
新时代的豫感	日本	片上伸	论文	1929.4.25	1929.5.15	春潮月刊 1卷6期	译丛补	
《新时代的豫感》译后附记				1929.4.25	1929.5.15	同上	同上	
《面包店时代》译者前记				1929	1929.4.25	朝花周刊 17期	译丛补	
面包店时代	西班牙	巴罗哈	杂文	1929	1929.4.25	同上	同上	
《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一)小引				1929.4.26	1929.4	朝花社版 奇剑及其他	三闲集	
波兰姑娘	苏联	淑雪兼珂	小说	1929	1929.4	朝花社版 奇剑及其他	译丛补	
《一篇很短的传奇》译后附记(二)				1929	1929.4	朝花社版 奇剑及其他	译丛补	
《一篇很短的传奇》译后附记(二)				1929	1929.4	朝花社版 奇剑及其他	译丛补	
苏维埃国家与艺术	苏联	卢那卡尔斯基	论文	1929	1929.5. 20.12.20	奔流月刊2 卷1、5本	文艺与批评	发表时题为《文艺附录(一)苏维埃国家与艺术》

续表

译文或序跋名称	国别	作者	文体	译著时间	发表时间	出处	收集	备注
论文集《二十年 间》第三版序	苏联	普力汗诺夫		1929.6.19	1929.7.15	春潮月刊 1卷7期	艺术论	
《论文集》二十 年间》第三版 序》译者后记				1929.6.19	1929.7.15	同上	译文集6卷	
爱尔兰文学之回顾	日本	野口米次郎	论文	1929	1929.6.20	奔流月刊 2卷2本	评丛补	
表现主义的诸相	日本	山岸光宣	论文	1929	1929.6.21	朝花旬刊 1卷8期	译丛补	
文艺与批评	苏联	卢那卡尔 斯基	论文集	1929.8.16 译毕			译文集6卷	
《文艺与批评》 译者附记				1929.8.16			文艺与批评	
人性的天才—迦 尔洵	俄国	ROGAC —HEVS KI	论文	1929.8.30	1929.9.15	春潮月刊 1卷9期	译丛补	
《人性的天才— 迦尔洵》译后 附记				1929.8.30	1929.9.15	同上	译丛补	
小彼得	匈牙利	至尔·妙伦	童话	1929.9.8 译校毕			译文集4卷	

续表

译文或序或名称	国别	作者	文体	译著时间	发表时间	出处	收	集	注
《小彼得》译本序				1929.9.15	1929.11月	春潮书局版	三	集	
放浪者伊列沙辟台	西班牙	哈 巴 罗	小说	1929	1929.9月	小彼得 朝花社版 在沙漠上 及其他	闲 小	得 彼 唱 民 牧	
《放浪者伊利沙辟台》和《跋司珂族的人们》译后附记				1929	1929.9月	同上	译文集	8卷	
苦 蓬	苏联	毕力涅克	小说	1929.10.2 译 讫	1930.2.10	东方杂志 27卷8号	一	天	的 工 作
《苦蓬》译讫记				1929.10.2	1930.2.10	同上	译文集	6卷	
艺 术 论	苏联	普力汉诺夫	论文集	1929.10.12 译 毕			译	丛	补
VI·G·理定 自传	苏联	理 定	杂文	1929.11.18	1929.12.20	奔流月刊 2卷5本	译	丛	补
《VI·G·理定 自传》译后附识				1929.11.18	1929.12.20	同上	译	丛	补
恶 魔	苏联	高 尔 基	小说	1929.12.3 译 毕	1930.1月	北新半月刊 5卷1期	译	丛	补

续表

译文或序跋名称	国别	作者	文体	译著时间	发表时间	出处	收集	备注
《恶魔》译后附记								
青湖纪游	俄国	确木努易	杂文	1929	1930.1.1月 1929.12.30	北新半月刊 5卷1期 奔流月刊 2卷5本	译丛补	
契诃夫与新文艺	俄国	ROGAC -HEVS KI	论文	1929	1929.12.20	奔流月刊 2卷5本	同上	
《毁灭》(第一部 第一部)	苏联	法捷耶夫	长篇小说	1930.12.26 译毕	1930.1-6 月	萌芽月刊1 卷1-6期		发表时间 作:《契诃夫 与新时代》
现代电影与有产 阶级	日本	岩崎昶	论文	1930.1.16	1930.3.1	萌芽月刊 1卷8期	二心集、译 文集10卷	
《现代电影与有产 阶级》译者附记						同上	同上	
艺术与哲学、伦理	日本	本庄可宗	论文	1930.1.16	1930.3.1	文艺讲座 1册未完	译丛补	
《毁灭》第二部 至三章译后附记								
车勒岗经夫斯基 的文学观	苏联	蒲力汗诺夫	论文	1930	1930.4.1 1930.2.15	萌芽月刊 1卷4期 文艺研究 1卷1本	译文集7卷 译丛补	
文艺政策							译文集6卷	

续表

译文或序跋名称	国别	作者	文体	译著时间	发表时间	出处	收集	备注
《文艺政策》后记				1930.4.12			文艺政策	
《艺术论》译本序				1930.5.8	1930.6.1	萌芽月刊 1卷6期	艺术论	
被解放的堂·吉珂德(第一幕)	苏联	卢那卡尔斯基	剧本	1930.6.10	1931.11.20	北斗月刊 1卷3期	译丛补	
《浮士德与城》后记				1930.6.16	1930.6月	神州国光社 德与城	集外集拾遗	
《浮士德与城》作者小传	日本	尾濑敬止	传记	1930.6.16	1930.6月	同上	译丛补	发表时间
洞窟	苏联	札弥亚丁	小说	1930.7.18	1931.1.10	东方杂志 28卷1号	竖琴	作:《解放的堂·吉珂德》作者传略》
《洞窟》译后记				1930.7.18	1931.1.10	同上		
十月(第4—23节)	苏联	雅各武莱夫	中篇小说	1930.8.30译毕			译文集7卷	
《十月》后记				1930.8.30			十月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	匈牙利	ANDOR	论文	1930	1930.9.10	世界文化月刊创刊号	译丛补	

续表

译文或序跋名称	国别	作者	文体	译著时间	发表时间	出处	收集	备注
《静静的顿河》 后记				1930.9.16	1931.10月	神州国光社 版《静静的 顿河》	集外集拾遗	
《静静的顿河》 作者小传				1930.9.16	1931.10月	同上	译丛补	
毁灭(第三部)	苏联	法捷耶夫	长篇小说	1930.12.26 译迄			译文集7卷	
《铁甲列车 Nr.14-69》 译本后记				1930.12.30	1932.8月	神州国光社 版《铁甲列 车Nr.14- 69》	集外集拾遗	
《毁灭》后记				1931.1.17			毁	灭
《勇敢的约翰》 校后记				1931.4.1	1931.10月	潮风书店版 《勇敢的约 翰》	集外集拾遗	
中国起了火	奥国	翰斯·迈 伊尔	诗歌	1931		文学导报半 月刊1卷2期	译丛补	
世界无产阶级革 命作家对中国白 色恐怖及帝国主 义干涉的抗议	德国	路特威 锡·梭	杂文	1931		文学导报 半月刊1 卷2期	译丛补	

续表

译文或序跋名称	国别	作者	文体	译著时间	发表时间	出处	收集	备注
肥料	苏联	绥甫琳娜	小说	1931.8.9	1931.9.20、10.20	北斗月刊创刊号, 1卷2期	一天的工作	
《肥料》译后附记				1931.8.12	1931.10.20	北斗月刊1卷2期	译文集8卷	
《夏娃日记》小引				1931.9.27	1931.9月	湖风书店版《夏娃日记》	二心集	
《铁流》编校后记				1931.10.10	1932.8月	光华书局版《铁流》	集外集拾遗	
《士敏土》代序	苏联	戈 庚	序跋	1931.10.21	1931.2月	新生命书局	译丛补	
《士敏土》图序 (最后……节)				1931.10.22	1931.2月	同上	集外集拾遗	
亚克与人姓	苏联	左 祝 黎	小说	1931.11.4			竖 琴	
父 亲	苏联	唆罗河夫	小说	1931.11.15			一天的工作	
梅令格的《关于文学史》	德国	B A R I N	论文	1931.12.3	1931.12.20	北斗月刊1卷4期	译丛补	
《程令格的〈关于文学史〉》译后附记				1931.12.3	1931.12.20	同上	译丛补	

续表

译文或序跋名称	国别	作者	文体	译著时间	发表时间	出处	收集	备注
革命的英雄	苏联	孚尔玛诺夫	小说	1932.5.30 译毕			一天的工作	
苏联文学理论及文学批评的现状	日本	上田进	论文	1932.8.27 译毕	1932.11.15	文化月报 1卷1期	译丛补	
《竖琴》前记				1932.9.9			南腔北调集	
《竖琴》后记				1932.9.10			竖琴	
穷苦的人们	苏联	雅各武莱夫	小说	1932.9.13 前译毕	1933.1.10	东方杂志 30卷1期	竖琴	
拉拉的利益	苏联	英培尔	小说	1932.9.13 前译毕			竖琴	
《一天的工作》前记				1932.9.18			一天的工作	
枯燥, 人们和耐	苏联	班菲洛夫	小说	1932.9.18 译迄			一天的工作	
火砖	苏联	伊连珂夫	小说	1932.9.19 前译毕	1932.10.15	文学月报 1卷8期	一天的工作	
我要活	苏联	聂维洛夫	小说				一天的工作	
铁的静寂	苏联	略悉珂	小说	1932.9.19 前译毕			一天的工作	
工人	苏联	玛拉武庚	小说	1932.9.19 前译毕			一天的工作	

续表

译文或序跋名称	国别	作者	文体	译著时间	发表时间	出处	收集	备注
《一天的工作》 后记				1932.9.19			一天的工作	
《不走正路的安得伦》小引				1933.5.13	1933.7.15	野草书屋版 《不走正路的安得伦》	集外集拾遗	发表时间 作：《介绍 〈不走正路 的安得伦〉》
译本高尔基《一月九日》小引				1933.5.27			集外集拾遗	
海纳与革命	德国	O.毗哈	论文	1933.9.10 译 迄	1933.11.1	现代月刊 4卷1期	译 丛 补	
《海纳与革命》 译后记				1933.9.10	1933.11.1	同 上	同 上	
《解放了的堂·吉河德》后记				1933.10.28	1934.4月	联华书局版 《解放了的堂·吉河德》	集外集拾遗	
山 民 牧 唱	西班牙	巴 罗 哈	小说	1934	1934.3.1	文学月刊 2卷3期	山民牧唱	发表时间 作：《山中笛 韵》
我的文学修养	苏联	高 尔 基	论文	1934.7.7 译 毕	1934.8.1	文学月刊 3卷2期	译 丛 补	
鼻 子	俄国	果 戈 理	小说	1934.7.31 译 迄	1934.9.16	译文月刊 1卷1期	译 丛 补	

续表

译文或序跋名称	国别	作者	文体	译者时间	发表时间	出处	备注
《泉子》译后记				1934.7.31	1934.9.16	译文月刊 1卷1期	译丛补
果戈理私观	日本	立野信之	论文	1934.8.4 译 訖	1934.9.16	译文月刊 1卷1期	译丛补
赠《新语林》诗 及致《新语林》 读者辞	奥国	莉莉·珂贝	诗	1934译	1934.8.5	新语林半 月刊3期	译丛补
艺术都会的巴黎	德国	格罗斯	论文	1934.8.8译	1934.9.16	译文月刊 1卷1期	译丛补
《艺术都会的巴 黎》译后记				1934.8.8	1934.9.16	同上	同上
饥 筐	俄国	萨尔蒂河夫	小说	1934.9.9 译 訖	1934.10.16	译文月刊 1卷2期	译丛补
《饥筐》译后 附记				1934.9.9	1934.10.16	同上	同上
俄罗斯的童话	苏联	高尔基	童话	1934.9月起 译, 1935. 4.17译訖	1934.10.16 11.16 12.16 1935.4.16	译文月刊 1卷2、3、 4期2卷2 期	俄罗斯的 童话
《山民牧唱》 序	西班牙	巴罗哈		1934	1934.10.16	译文月刊 1卷2期	山民牧唱

续表

译文或序跋名称	国别	作者	文体	译著时间	发表时间	出处	收集	备注
《〈山民牧唱〉序》译后附记	法国	纪德	散文	1934	1934.10.16	译文月刊 1卷2期	译文集8卷	
描写自己				1934	1934.10.16	译文月刊 1卷2期	译丛补	
《描写自己》译后附记				1934	1934.10.16	同上	同上	
说述自己的纪德	日本	石川涌	散文	1934	1934.10.16	译文月刊 1卷2期	译丛补	
《饥饿之城》 后记				1934.10.16	1934.11.16	译文月刊 1卷3期		
假病人	俄国	契河夫	小说	1934.11.12	1934.12.16	译文月刊 1卷4期	坏孩子和 别的奇闻	发表时题 作：奇闻三则
簿记操副手日 记抄	俄国	契河夫	小说	1934.11.12	1934.12.16	译文月刊 1卷4期	坏孩子和 别的奇闻	发表时题 作：奇闻三则
那是她	俄国	契河夫	小说	1934.11.12	1934.12.16	译文月刊 1卷4期	坏孩子和 别的奇闻	发表时题 作：奇闻三则
《奇闻三则》译 后附记				1934.11.12	1934.12.16	同上	同上	

续表

译文或序跋名称	国别	作者	文体	译著时间	发表时间	出处	收集	备注
会友	西班牙	巴罗哈	小说	1934	1934.11.16	译文月刊 1卷3期	山民牧唱	
《会友》译后附记				1934	1934.11.16	同上	译文集8卷	
促狭鬼莱哥羌台奇	西班牙	巴罗哈	小说	1934.12.30	1935.4.15	新小说月刊 1卷3期	山民牧唱	
《促狭鬼莱哥羌台奇》译后附记				1934.12.30	1935.4.15	同上	译文集8卷	
少年别	西班牙	巴罗哈	小说	1934.12.31	1935.2.16	译文月刊 1卷6期	山民牧唱	
《少年别》译后附记				1934.12.31	1935.2.16	同上	译文集8卷	
表	苏联	班台莱耶夫	中童话	1935.1.1 —12译	1935.3.16	译文月刊 2卷1期	译文集4卷	
译者的话				1935.1.12	1935.3.16	同上	表	发表时间
坏孩子	俄国	契河夫	小说	1935.1.15	1935.2.16	译文月刊 1卷6期	坏孩子和 别的奇闻	作：《奇闻二则》
暴躁人	俄国	契河夫	小说	1935.1.15	1935.2.16	同上	同上	发表时间
《奇闻二则》译后附记				1935.1.15	1935.2.16	同上	坏孩子和 别的奇闻	作：《奇闻二则》

续表

译文或序跋名称	国别	作者	文体	译著时间	发表时间	出处	集	备注
死魂灵(第一部)	俄国	果戈理	长篇小说	1935.2月起 译2.17	1935.5.20 6.20,7.20 8.20,9.20 10.20	生活书店版 《世界文库》1.2.3. 4.5.6册	译文集9卷	
难解的算格	俄国	契河夫	小说	1935.3.24	1935.4.16	译文月刊 2卷2期	坏孩子和 别的奇闻	发表时题 作: 《奇闻二 则》
波斯勋章	俄国	契河夫	小说	1935.3.24	1935.4.16	译文月刊 2卷2期	坏孩子和 别的奇闻	发表时题 作: 《奇闻二 则》
阴谋	俄国	契河夫	小说	1935.3.24	1935.4.16	译文月刊 同上	坏孩子和 别的奇闻 同上	发表时题 作: 《奇闻二 则》
《奇闻二则》译 后附记						译文月刊 2卷2期 同上	坏孩子和 别的奇闻 同上	
恋歌	马亚 罗尼	索陀威奴	小说	1935.6.2 译 论	1935.8.16	译文月刊 2卷6期 同上	译丛补 同上	
《恋歌》译后附记				1935.6.2	1935.8.16	译文月刊 同上	同上	
《俄罗斯斯的童话》 小引				1935.8.8			俄罗斯的话 重译	
村妇	保加 利亚	伐佐夫	小说	1935.9.5 译 论	1935.9.16	译文月刊 终刊号	译丛补	

续表

译文或序跋名称	国别	作者	文体	译著时间	发表时间	出处	收集备注
《村妇》译后附记				1935.9.5	1935.9.16	译文月刊 续刊号	
《坏孩子和别的奇闻》前记				1935.9.14	1936	联华书局版 《坏孩子和别的奇闻》	译丛补 坏孩子和别的奇闻
《坏孩子和别的奇闻》译后附记				1935.9.15			坏孩子和别的奇闻
《死魂灵》第二部残稿三章	俄国	果戈理	长篇小说	1935.2.15 —5月译	1936.3.16 4.16 5.16 10.16	译文月刊新 1卷1、2、 3期新2卷 2期	译文集9卷
《死魂灵》第二部第一章译后附记				1936.2月中	1936.3.16	译文月刊新 1卷1期	译文集9卷
《远方》编者按语				1936.3.11	1936.3.16	译文月刊新 1卷1期	
《死魂灵》第二部第二章译后附记				1936	1936.5.16	译文月刊新 1卷3期	译文集9卷
曹靖华译《苏联作家七人集》序				1936.10.16	1936.11	良友图书 公司版 《苏联作家七人集》	且介亭杂 文末编

〔附录一〕

鲁迅所翻译的外国作品的原作者国别统计表

俄国·苏联	37人	芬 兰	2人
英 国	1人	匈 牙 利	3人
法 国	5人	波 兰	1人
德 国	7人	保加利亚	1人
西 班 牙	1人	罗马尼亚	1人
荷 兰	2人	捷 克	1人
奥 地 利	2人	日 本	35人

〔附录二〕

鲁迅译文体裁分类统计表

文艺论文集	5本	短篇小說	64篇
文艺政策集	1本	科学小說	2种
美术史专著	1本	剧 本	2部
文艺随笔集	1本	童 话 剧	1部
杂 文 集	1本	诗 歌	10篇
童 话 集	5本	论 文	30篇
长篇小说	2部	杂 文	20篇
中篇小说	2篇	其 他	4篇

二、鲁迅所论述的一百零五名 外国作家简介

普希金 (1799—1837)

俄国著名诗人。生于贵族家庭，早期受十二月革命党人影响写了歌颂自由进步和抨击沙俄农奴制度的诗，因此遭流放。十二月党人革命失败后，沙皇政府以笼络手段，让他回莫斯科，最后死于决斗。主要作品有诗歌《自由颂》、《茨冈》，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小说《上尉的女儿》，戏剧《鲍里斯·戈都诺夫》等。他的创作对俄国文学有过巨大的影响。

莱蒙托夫 (1814—1841)

俄国诗人。出身贵族。早期因写诗揭发普希金之死是沙皇政府阴谋图害的结果，遭流放。他的诗歌充满对自由的渴望以及对沙皇政府黑暗统治的反抗精神，但带有孤独和悲观的情调。主要作品有诗歌《诗人之死》、《童僧》、小说《当代英雄》等。

果戈理 (1809—1852)

俄国著名讽刺作家。生于乌克兰地主家庭，当过小公务员，写了《狂人日记》、《外套》等揭露官僚等级制度的残酷，为被侮辱的“小人物”鸣不平的短篇小说。喜剧《钦差

大臣》生动地揭露了沙皇官僚集团的丑恶面目。长篇小说《死魂灵》是他的代表作。小说揭露了农奴制改革前俄国地主和外省官吏的昏庸腐朽、贪得无厌，並讽刺了新产生的资产阶级的唯利是图。晚年长期侨居国外，受斯拉夫派反动思潮影响，曾写《与友人通信选集》，宣扬宗教道德观点，为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辩护。果戈理的讽刺作品对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影响很大。

屠格涅夫 (1818—1883)

俄国著名作家，生于贵族地主家庭。一八四七至一八五二年发表《猎人笔记》，揭露农奴制度的野蛮和残暴，因此被放逐。列宁在与立宪民主党人斗争中引用过《猎人笔记》中的地主形象。列宁称屠格涅夫的语言是“伟大而雄壮的”，批评他“羡慕温和的、帝制的和贵族的宪制，而厌恶杜勃洛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所主张的农夫民主制”，屠格涅夫在代表作长篇小说《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中，塑造了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提出了俄国生活中的重要问题，对俄国文学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

涅克拉索夫 (1821—1877)

俄国诗人。革命民主主义者。先后主编过对俄国社会生活和知识界有重大影响的《现代人》和《祖国纪事》两杂志。代表作有长诗《在俄罗斯谁能过好日子》、《严寒，通红的鼻子》等。他的诗歌通俗朴实，表达了革命的内容。列宁写道：“涅克拉索夫和萨尔梯柯夫曾经教导俄国社会要透过农奴制地主所谓有教养的乔装打扮的外表，识别他的强取豪夺的利益，教导人们憎恨诸如此类的虚伪和冷酷无情”。

同时，列宁也批评：“涅克拉索夫本人是很软弱的，在车尔尼雪夫斯基和自由派之间摇摆不定，但他是完全同情车尔尼雪夫斯基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

俄国著名作家，出身医生家庭。早期创作有描写“小人物”的中篇小说《穷人》。一八四九年因参加反对沙皇政府的政治团体，被流放达十年之久。此后他的宗教意识抬头，对革命失去信心。其重要的长篇著作有《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罪与罚》、《白痴》、《卡拉玛卓夫兄弟》等。在这些作品中，作者同情受压迫、受欺凌的下层贫民，揭露沙皇政府的黑暗统治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但他又认为旧制度是无法改变的，鼓吹忍受、顺从，要人民向统治者低头，进行反动的宗教思想和不抵抗主义的宣传。

薩尔蒂珂夫(1826—1889)

俄国革命民主主义作家，笔名谢德林。一八四八年曾因发表抨击沙皇制度的作品被捕流放。主要著作有：《戈罗夫略夫老爷们》、《萨尔蒂珂夫寓言》、《外省散记》、《一个城市的历史》等。

迦尔洵(1855—1888)

俄国作家。参加过一八七七年的俄土战争，主要作品有《四日》、《艺术家》、《红花》等。他的作品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罪恶，描写了知识分子由于看不到社会出路而悲观失望的心理状态。

托尔斯泰(1828—1910)

俄国大作家。出身于一个世袭伯爵的贵族地主家庭。他的创作反映出宗法式的农民世界观的矛盾：一面无情揭露和批判旧俄的社会现实，表现了农民群众对农奴制的仇恨和对日益发展的资本主义的恐怖，另一面却宣扬“勿以暴力抗恶”和“道德的自我完善”的所谓“救世新术”，幻想建立起一种“自由平等”的小农的社会生活来代替俄国专制农奴制。托尔斯泰是站在宗法式农民的立场，用他们的观点来批判现实的。列宁指出：“托尔斯泰对现代制度的批判同现代工人运动的代表们对这些制度的批判有所不同”，“他的学说与现代制度的掘墓人无产阶级的生活、工作和斗争是完全矛盾的”。但是，“托尔斯泰的学说反映了一直到最深的底层都在汹涌激荡的伟大的人民的海洋，既反映了它的一切弱点，也反映了它的一切有力的方面”。因此，列宁指出：“俄国工人阶级研究列夫·托尔斯泰的艺术作品，会更清楚地认识自己的敌人；而全体俄国人民分析托尔斯泰的学说，一定会了解他们本身的弱点在什么地方，由于这些弱点他们不能把自己的解放事业进行到底。为了前进，应该了解这一点”。托尔斯泰的创作在世界范围内有很大的影响。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

契诃夫(1860—1904)

俄国著名作家。生于小商人家庭。莫斯科大学医科毕业，做过医生。一生写有中短篇小说四百多篇，题材多样，寓意深刻，文字凝练。在戏剧的内容和形式上也有所革新。主要作品有小说《普里希别叶夫中士》、《变色龙》、《姚尼奇》、《套中人》、《乏味的故事》、《第六病室》；剧本

《櫻桃園》、《三姐妹》、《海鷗》等。他的創作具有民主主義傾向，但沒有看到變革的社會力量，常流露感傷情調。

柯羅連科 (1853—1921)

俄國進步作家，社會活動家。早年受革命民主主義思想影響，參加革命運動，曾多次被捕入獄。一九〇四年起，擔任民粹派刊物《俄羅斯財富》的總編輯多年。主要作品有《盲音樂家》、《我的同時代人故事》等。

普列漢諾夫 (1856—1918)

俄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者，文藝理論家和批評家。一八八三年創辦俄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團體“勞動解放社”。一九〇三年以後，開始走上機會主義的道路，成為孟什維克的頭目。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墮落為社會沙文主義者。主要著作有《我們的意見分歧》、《論一元論歷史觀的發展》、《沒有地址的信》、《藝術論》、《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等。普列漢諾夫早期曾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研究文藝問題，科學地闡述了原始民族藝術的起源和發展，肯定階級鬥爭決定階級社會中藝術發展過程的內容。但他並沒有闡明藝術的党性原則以及現實生活在藝術中的反映問題。在有關美學的一些重要問題上，還存在錯誤的觀點和自相矛盾的地方。

高爾基 (1868—1936)

蘇聯偉大的無產階級作家，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奠基者，原名阿列克賽·馬克西莫維奇·彼什柯夫。生於木工家庭，從小生活在社會底層，深知勞動人民的疾苦。早期寫了

不少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的作品。一九〇五年同列宁会见后，经常得到列宁的帮助和教育。一九〇六年发表长篇小说《母亲》，描写无产阶级革命，第一次塑造了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十月革命后，他积极从事创建社会主义文化，培养年青一代的工作。在延续四十多年的创作活动中，高尔基写了众多的长、短篇小说、剧本、政论和诗歌，代表作还有《底层》、《海燕》、《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等。他把自己的生活和创作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紧密地联系起来，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文学建设作了卓越的贡献。列宁认为高尔基“用他的伟大的艺术作品把自己同俄国和全世界的工人运动结合得太牢固了”，“高尔基毫无疑问是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

卢那察尔斯基(1875—1933)

苏联政治家，艺术家，文艺评论家。一八九二年开始革命活动，一八九五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九〇三年后成为布尔什维克。在斯托雷平反动统治时期接近马赫派，参加过“召回派”和“前进派”，曾受到列宁的批评。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重新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十月革命后任苏联人民教育委员。理论著作有《研求》、《实证美学的基础》等。卢那察尔斯基在二十世纪初期，曾批判过在俄国文艺界泛滥的唯美主义文艺思潮，指出无产阶级“艺术创作应当存在，将来也会存在”，在担任教育人民委员期间，也曾发表许多文艺论文，阐述有关发展无产阶级文艺与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等问题，但在一些观点上有唯心主义的倾向。

安特萊夫(1871—1919)

通译安德烈夫，俄国作家。早期作品有民主倾向，以后成为象征主义者。主要作品有小说《红笑》、《七个被绞死的人》；剧本《到星球去》、《人的一生》等。他的作品带有感伤情绪，流露出对人民力量和革命的怀疑。十月革命后逃亡芬兰，死在国外。

勃洛克(1880—1921)

早期是俄国象征派诗人，作品充满悲观情调。后受一九〇五年革命影响，开始脱离象征派。他的代表作长诗《十二个》是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创作的。他欢呼革命，实际上并不理解革命，最终还是对革命失望了。

叶遂宁(1895—1925)

苏联诗人。曾写过《苏维埃俄罗斯》组诗等赞扬十月革命的诗歌。但他留恋过去宗法式农村的田园生活，不愿投身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苦闷徬徨，终于自杀。

阿尔志跋绥夫(1878—1927)

俄国作家。在革命高涨年代，他曾一度以自由主义者立场揭露沙皇统治的专横。但他的创作的基本倾向是宣扬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代表作品有小说《沙宁》、《工人绥惠略夫》等。十月革命胜利后，逃往国外。

梭罗古勃(1863—1927)

俄国颓废作家，象征派代表。作品中充满悲观情绪，歌颂死亡，宣扬脱离现实，描写变态心理。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小鬼》、《死的魔力》。

爱罗先珂(1889—1952)

俄国乌克兰人，诗人和童话作家。幼时患麻疹病双目失明。一九一四年前往日本。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一八年曾流浪于暹罗（即泰国）、缅甸、印度等国。一九一九年被英帝国主义从印度驱逐，再到日本。他同情这些国家被压迫的人民，多次受到反动势力的迫害。一九二一年在日本又被放逐，此后即来我国。曾在北京大学，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讲学。一九二三年回国。写有童话集《天明前之歌》、《最后的叹息》、《为了人类》和童话剧《桃色的云》等。他与鲁迅有过友好交往。

绥拉菲莫维支(1863—1949)

苏联革命作家。生于哥萨克家庭。在彼得堡大学学习时因参加革命曾被沙皇政府流放过。十月革命后加入俄共（布）党，内战时期任《真理报》战地记者，曾编过《十月》杂志，参加过苏联作家协会的领导工作。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草原上的城市》，特写集《革命、前线 and 后方》。代表作长篇小说《铁流》，描写国内战争时期一支红军游击队在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的英勇斗争和成长过程，是苏联文学中写国内战争题材的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一九二〇年五月，绥拉菲莫维支的儿子在国内战争中阵亡，列宁写信慰问他，并告诉他：“工人和我们大家是多么需要您的工作，您现在是多么需要坚强的意志来战胜沉痛的心情，强使自己回到工作上来。”

革拉特珂夫(1883—1958)

苏联革命作家。代表作长篇小说《士敏土》（又译《水

泥》、《水门汀》)写于一九二五年。作品描写苏联国内战争结束后，工人阶级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为恢复国民经济而斗争的故事。晚年写自传体长篇小说《童年的故事》、《自由人》、《黑暗的年代》等，反映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俄国人民的生活。

富尔曼诺夫(1891—1926)

苏联革命作家。曾在莫斯科大学学习，一九一八年加入俄共(布)党，国内战争时期担任恰巴耶夫师政治委员。战后从事文学创作，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恰巴耶夫》，中篇小说《红色陆战队》等。鲁迅曾译过他的短篇小说《革命的英雄》，并在译后记中介绍他墓碑上刻着一把剑和一本书，铭文是：“德米特里·孚尔玛诺夫，共产主义者，战士，文人。”

法捷耶夫(1901—1956)

苏联革命作家。一九一八年加入苏联共产党，在被日本占领的海参崴积极从事地下革命工作。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年，在游击队中跟白匪高尔察克和日本武装干涉军作战，长篇小说《毁灭》就是根据这段生活经历写成的。他的早期作品均以内战为题材。一九三九年法捷耶夫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一九四五年发表长篇小说《青年近卫军》，描写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克拉斯诺顿城共青团地下组织和法西斯匪徒作斗争的故事。此外，他还写了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最后一个乌兑格人》。

伊凡诺夫(1895—1963)

苏联作家。生于西伯利亚，当过工人。一九一六年发表

小说，得到高尔基的赏识，遂专心从事文学。代表作有小说《铁甲列车》等。

毕力涅克 (1894—1945)

苏联革命初期的“同路人”作家之一。在十月革命后，他虽然在政治上倾向革命，但并没有摆脱文学创作上的神秘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倾向。小说《精光的时代》对于革命后的俄罗斯农村面貌，曾作不正确的描写，受到文艺界的严肃批判。

雅各武莱夫 (1886—1953)

通译雅可夫列夫，苏联早期“同路人”作家。生于油漆匠家庭，十月革命前夕开始文学创作。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自由民》、《十月》、长篇小说《人和沙漠》、《胜利者》等。

理 定 (1894—)

苏联早期“同路人”作家。三十年代写作反映苏联远东建设的长篇小说《伟大的和太平的》。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担任《消息报》战地记者。五十年代写作反映战后新生活的长篇小说《两种生活》。六十年代写作与作家、艺术家交往的回忆录《人们的会见》。

班台莱耶夫 (生卒年不详)

苏联儿童文学作家。流浪儿出身。主要作品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学校》(又名《流浪儿共和国》，与毕力涅克合著)、《凯普那乌黎的复仇》和《表》。鲁迅翻译他的代表作《表》，并且喜爱它，认为很有教育意义。

荷 馬 (约公元前九世纪)

古希腊诗人，是一位到处行吟的盲歌者。欧洲古代两大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相传是他的作品。恩格斯认为荷马史诗是“希腊人从野蛮时期进入文明时期所带来的主要遗产”。对荷马史诗所塑造的艺术形象，马克思评价很高，说它是“充满人生乐趣的、强有力的、完整的形象”。

伊 索 (约公元前六世纪)

古希腊寓言作家。传说他原来是奴隶，善于用动物故事编成寓言，口头讲说，讽刺权贵，终于被他们所杀害。所编的寓言陆续经过后人加工，用诗歌和散文的形式写下来，成为现在流传的《伊索寓言》。对欧洲文学中的寓言创作影响很大。

莎士比亚 (1564—1616)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著名的戏剧家和诗人。生于商人家庭，做过剧场杂役、演员和编剧。创作剧本三十七部，长诗两篇，十四行诗一百五十四首。代表作有：喜剧《威尼斯商人》、《第十二夜》等；悲剧《汉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罗密欧与朱丽叶》等。他的作品揭露了腐朽没落的封建制度，表达了新兴资产阶级的理想，塑造了许多性格鲜明的典型形象，对欧洲戏剧的发展有巨大影响。马克思很赞赏他的《雅典人泰门》，说：“莎士比亚绝妙地描绘了货币的本质”。恩格斯认为：“单是‘Merry Wives’（《温莎的风流娘儿》）的第一幕比起全部德国文学来，就有更多的生活和情节，单是那个带着叫克拉柏的狗的兰斯，

就比德国一切喜剧的总和还更有价值”。

弥尔顿 (1608—1674)

英国大诗人，政论家。曾任克伦威尔政府拉丁文秘书。发表政论文《论出版自由》、《为英国人民声辩》等，捍卫民主，反对专制。王政复辟后，被迫隐居。在生活贫困双目失明的景况下，连续写成《失乐园》、《复乐园》、《力士参孙》三部长诗。诗中塑造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形象，歌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表达了诗人对封建复辟的愤怒。

斯威夫特 (1667—1745)

英国讽刺作家，生于爱尔兰贫苦家庭，当过爱尔兰圣佩屈立克大教堂教长，同情爱尔兰人民的贫困境遇，写了不少政论文章抨击英国统治集团对爱尔兰人民的剥削和压迫，恩格斯认为从斯威夫特的政论《呢绒商的信》中，“**就可以证明当时爱尔兰的政治已经堕落到什么地步了**”。代表作长篇小说《格列佛游记》，广泛揭露英国社会的不合理现象，尖锐讽刺英国统治集团的腐败，在世界讽刺文学中有一定的地位。

彭 斯 (1759—1796)

英国著名诗人，生于贫农家庭，从小熟悉民间歌谣和传说。所写的诗歌表达了农民的思想感情，优秀的作品很多。如《人有人的志气》，歌颂穷人的高尚品质，《两只狗》揭露地主阶级的荒唐无耻，《威利长老的祈祷》讽刺教会的卑鄙虚伪。他的诗韵律优美，通俗流畅，在民间流传极广。

拜 伦 (1788—1824)

英国大诗人。出身于贵族家庭，青年时期受启蒙主义思

想影响，反对专制统治，两次被迫离开英国。流亡国外期间，曾积极参加意大利烧炭党人的革命活动和希腊民族独立运动。他在作品中，揭露专制压迫者的罪恶，同情被压迫民族的斗争，宣扬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反映了英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利益、愿望和要求。但他所塑造的反抗者多是异常孤独，脱离群众的个人英雄主义者。主要作品有长诗《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青铜时代》，诗集《东方叙事诗》，诗剧《曼弗雷德》、《该隐》。诗体小说《唐·璜》等。恩格斯称他为“怀有满腔热情而对当前社会进行辛辣讽刺的拜伦”，认为他和雪莱的读者“极大多数是在工人中间”。

雪 莱 (1792—1822)

英国大诗人，出身于贵族家庭。他反对专制统治，曾参加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由于宣扬革命思想和无神论观点，多次受统治阶级迫害。他的作品抨击了封建贵族的残暴统治，表现了劳动人民的反抗和斗争。抒发了对于未来新社会的向往之情，所以恩格斯说他是“天才的预言家”。马克思说他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家，而且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急先锋”。雪莱的代表作品有长诗《伊斯兰的起义》、《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诗体悲剧《钦契》，短诗《给英国人民之歌》、《一八一九年的英国》、《自由颂》、《西风颂》、《云雀颂》，以及文艺理论著作《诗辨》等。

卡莱尔 (1795—1881)

英国作家，历史家和哲学家。他以小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批评资本主义制度，对贫富不均现象表示不满。但又轻视劳动人民，反对暴力革命，主张将社会领导权交给少数

“贤人与贵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托马斯·卡莱尔的功绩在于：当资产阶级的观念、趣味和思想在整个英国正统文学中居于绝对统治地位的时候，他在文学方面反对了资产阶级，而且他的言论有时甚至具有革命性。”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时也批评了卡莱尔的错误观点在于他认为“历史上产生的阶级差别是自然的差别，人们必须向天生的贵人和贤人屈膝，尊敬这些差别，并承认它们是永恒的自然规律的一部分，一言以蔽之，即应崇拜天才”。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这样，老问题又自然产生了：到底谁该统治呢？这个问题经过十分详细但却非常肤浅浮夸的讨论后，最后得出一个答案：应该由贵人、贤人和智者来统治。”卡莱尔的主要著作有哲理小说《旧衣新裁》，政论《论英雄与英雄崇拜》、《过去和现在》等。

哈葛德 (1856—1925)

英国小说家，生于诺福克。曾旅行南非，回国后从事创作，写了二十几部小说。主要有《所罗门王的矿藏》、《她》、《黄色的上帝》等。作品多数被改编成戏剧或电影，所以曾风行一时。

肖伯纳 (1856—1950)

英国进步的剧作家、评论家。生于爱尔兰的都柏林，出身小官吏家庭，共创作五十多部剧本，五部小说和其他著作多种，代表作《华伦夫人的职业》、《鳏夫的房产》、《巴巴拉少校》、《苹果车》等剧本，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伪善和罪恶，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表示抗议。恩格斯说他“作

为文学家是很有才能和富于机智的”。一九三三年肖伯纳曾来中国游历，二月十七日到达上海，曾会见鲁迅。晚年热情支持反法西斯斗争和世界和平运动。

拉封丹 (1621—1695)

法国寓言诗人。创作《寓言诗》十二卷。通过动物形象，讽刺当时法国上层社会的罪恶，嘲笑教会的黑暗和经院哲学的腐朽，对后来欧洲寓言作家影响很大。

伏尔泰 (1694—1778)

法国作家，哲学家，启蒙运动创始人。曾因写诗讽刺贵族，揭露宗教战争加给法国人民的灾难，遭到逮捕监禁，直至被逐出法国。他侨居英国时期，研究英国哲学。回国后发表《哲学通信》，抨击封建制度，创作长诗《奥尔良少女》，反对教会的伪善。他在戏剧方面也有卓越的贡献，尤其是悲剧。他通过创作《老实人》、《天真汉》等哲理小说，进一步宣传启蒙思想，揭露封建统治者和教会的罪恶。他的著作对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起了舆论准备的作用。但是，他的政治思想还是局限于开明的君主制的范畴。

卢梭 (1712—1778)

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作家。他的人权平等学说对当时法国思想界影响极大。他反对私有制，但不想消灭私有制，只主张通过法律来限制财富的大量集中。恩格斯对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理性王国”作了十分精辟的论述：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理性的王国无非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当时宣布的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司法中得到了

实现，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公约》体现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不能体现为别的什么。十八世纪的伟大思想家——正如以前各个世纪的思想家一样——不能超出他们的时代给他们划出的界限”。卢梭的主要著作有《民约论》、《忏悔录》、《爱弥尔》等。

雨 果 (1802—1885)

法国著名的诗人、小说家。生于军官家庭，早期诗集《颂歌集》推崇十七世纪君主制度的传统，歌颂波旁王朝的复辟。后来受进步思想影响，逐步摆脱保皇观点。巴黎公社起义时，他持怀疑态度，但公社失败后，又为受迫害的公社社员辩护。主要作品有《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笑面人》、《九三年》等。他的创作富有浪漫主义色彩，但却大力宣扬人道主义。

巴尔扎克 (1799—1850)

法国大作家。他的规模庞大的长篇小说总集《人间喜剧》，反映了十九世纪前半期法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压倒封建贵族过程中的社会生活，暴露了贵族阶级的腐朽没落和资产阶级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对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其中主要代表作为《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贝姨》、《邦斯舅舅》、《农民》等。

儒勒·凡尔纳 (1828—1905)

法国小说家，生于律师家庭，一共写了五十七部科学幻

想小说。其中最著名的有《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海底二万里》、《神秘岛》等。鲁迅早期翻译过他的《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

戈蒂叶 (1811—1872)

法国诗人，小说家、批评家。首倡“为艺术而艺术”，对颓废文学中的象征派影响很大，主要作品有诗歌《死的喜剧》，小说《莫班小姐》，文学评论《诗歌发展述略》等。

波特莱尔 (1821—1867)

法国颓废派诗人。他的诗充满着神秘的厌世色彩。他美化病态的心理和丑恶的事物，宣扬声、色、香的血缘关系。他的创作对后来欧洲资产阶级颓废文学有很大的影响。代表作有散文诗集《恶之花》等。

左 拉 (1840—1902)

法国作家，自然主义理论家。生于工程师家庭，当过职员。早期创作受浪漫主义影响，后来信奉实证主义哲学，用生理原因来解释作品主人公的行为。巴黎公社起义后才开重视社会问题。主要创作是由二十部长篇小说组成的《卢贡——马卡尔家族》，其中以《小酒店》、《娜娜》、《萌芽》、《金钱》为更著。

纪 德 (1869—1951)

法国作家。先后受过象征主义和尼采超人哲学的影响，宣扬极端个人主义。一九三六年发表《从苏联归来》一书，诽谤社会主义制度。第二次大战期间成为法西斯分子，战后鼓吹反动的世界主义，主要作品有《伪币制造者》、《田园

交响乐》等。

巴比塞 (1873—1935)

法国作家，当过新闻记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参加作战，在战壕中写成《火线》，揭露侵略战争的罪恶。在十月革命的鼓舞下，他领导并建立国际进步作家组织“光明社”，又与高尔基合办《光明》杂志。还发表长篇小说《光明》，描写平民出身的士兵在帝国主义战争中革命觉悟提高的过程。一九二三年加入法国共产党，其他重要作品还有《斯大林传》等。

法朗士 (1844—1924)

法国小说家、批评家。早期创作受“高蹈派”的影响，有脱离现实、政治的倾向，后来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揭发和批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接近工人运动，拥护苏联十月革命。主要著作有小说《当代史话》、《企鹅岛》，文学评论集《文学生活》等。

罗曼·罗兰 (1866—1944)

著名的法国作家、音乐学家、社会活动家。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年青时代对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和巴黎公社表示崇敬，对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实不满，但他主要是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在精神领域内进行反抗。早期主要从事戏剧创作，曾提出为民众写戏剧的主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以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观点，发表了一系列反战文章。一九三一年访问苏联并会见高尔基，发表《向过去告别》一文，表示支持无产阶级革命，积极参加反法西斯政治斗争。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

(1904——1912)，描写一个以个人奋斗来反抗资本主义社会的音乐家的悲剧；长篇小说《欣悦的心灵》描写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向社会主义的曲折历程。此外还写有戏剧汇集《革命戏剧》，传记汇集《伟人传》，以及西洋歌剧，音乐等方面的论著。

腓立普 (1874—1909)

法国小说家，生于手工业家庭，当过巴黎市政府的职员，他的创作生活很短促，多写有关社会生活的题材，思想上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作品表现了对贫困者的同情和对当时社会的讽刺。主要创作有《蒙巴那斯的比比》、《贝德利老爹》等。

歌德 (1749—1832)

德国大诗人、剧作家。生于富裕市民家庭。青年时代曾投入反封建的狂飚运动(资产阶级文学运动)，并通过作品对当时封建割据的反动统治表示抗议，但他又有市民阶级妥协性的一面，恩格斯在他的著作中专门分析过歌德的这种两重性：“在他心中经常进行着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可敬的魏玛的枢密顾问之间的斗争，前者厌恶周围环境的鄙俗气，而后者却不得不对这种鄙俗气妥协、迁就。因此，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主要作品有剧本《葛兹》、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和根据十六世纪民间传说写成的诗剧《浮士德》。此外他在自然科学方面也有所贡献。

席勒 (1759—1805)

德国大诗人、剧作家。生于医生家庭，当过军医。与歌

德交往很深，曾同办《时代》杂志和管理魏玛公国的副院。他的诗作《希腊的神》、《欢乐颂》、《钟之歌》等对当时青年的思想有很大影响。代表剧作《阴谋和爱情》、《威廉·退尔》等，表现了反封建反专制暴政的精神，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和社会意义。恩格斯说：“席勒的《阴谋和爱情》的主要价值在于它是第一部德国的政治的倾向戏剧”。

爱伦德 (1769—1860)

德国诗人。早年做过牧师，后辞职游历奥地利、匈牙利、法国、比利时等地，转为研究历史。曾任历史讲师、波恩大学校长等职。一八一三年他参加反抗拿破仑侵略的民族解放运动，是一位著名的爱国主义宣传家，主要著作有《日耳曼精神与欧洲》、《时代精神篇》等。

台陀·开纳 (1791—1813)

德国诗人和剧作家，生于法官家庭。在莱比锡和柏林求学后前往维也纳，开始写作喜剧和悲剧，曾任维也纳国立剧场诗人之职，一八一三年参加反抗拿破仑侵略的义勇军，转战各地并在战斗中阵亡。他的诗歌集《琴剑集》在他身后出版。其中著名的战歌均由当时著名的作曲家谱曲传诵。

海涅 (1797—1856)

德国著名诗人和政论家。出生于贫困的犹太商人家庭。早期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后来受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成为革命的民主主义诗人。他的诗歌抨击德国公侯君主专制制度，揭发宗教的虚伪，讽刺资产阶级的市侩习气，嘲笑小市民的懦弱无能。代表作有《时代诗歌》、《德国——一个冬

天的童话》等。恩格斯高兴地告诉友人：“德国当代最杰出的诗人亨利希·海涅也参加了我们的队伍，他出版了一本政治诗集，其中也收集了几篇宣传社会主义的诗作。”

尼 采（1844—1900）

德国反动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超人”哲学的鼓吹者，权力意志论者。生于一个乡村的牧师家庭，早年就学于波恩、莱比锡两大学。一八六八年任巴塞尔大学古典语文学教授，一八七九年起专心从事文学哲学活动。主要著作有《权力意志论》、《悲剧中的诞生》、《查拉图斯忒如是说》、《罪恶的彼岸》等。一八八九年因病发疯，直至去世。

尼采是十九世纪末民主革命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疯狂反对者。尼采哲学是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期的产物。他的思想反映了正在形成的垄断资产阶级的要求和愿望。他提出的一系列方案、公式和教条都用来为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辩护，并成为法西斯主义思想的鼻祖之一。

梅 林（1846—1919）

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杰出的理论家、历史学家和文艺评论家。生于军官家庭，担任报馆编辑多年。主要著作有《马克思传》、《德国社会民主党史》以及文学评论集《关于文学史》等。恩格斯对他的《关于莱辛的传奇》评价很高，认为“这的确是一部出色的作品。……令人高兴的是看到，唯物史观二十年来在年青党员的著作中一直只是空洞夸大的词句，终于作为研究历史的指导线索开始适当地应用起来了。”

霍普德曼 (1862—1946)

德国剧作家。早期以西里西亚织工起义为题材的剧本《织工》，具有进步的倾向。剧本《日出之前》，揭露和批判当时社会的不合理现象，是德国自然主义戏剧的代表作品。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竭力为德国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辩护，走向反动。

雷馬克 (1898—1970)

现代德国小说家。第一次大战时曾作为志愿兵从军，任过小学教师、店员等职。一九二九年任《运动》杂志记者时，

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题材的小说《西线无战事》，一时成为反战小说的名著。一九三一年出续篇《西线归来》。四十年代有《凯旋门》，五十年代有《生命的火花》，六十年代有《里斯本之夜》等作品。

雷 恩 (1889—)

现代德国小说家，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从一九二七年起，经常在《左翼作家》杂志上发表作品。一九二八年写成《战争》，被认为是德国写第一次大战小说中最为写实的作品。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参加第二次世界革命文学大会，以德国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联盟的名义发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对于中国白色恐怖及帝国主义干涉的抗议》。此文由鲁迅译出，刊载于一九三一年八月号《文学导报》上。一九三一年发表小说《战后》，不久即加入德国共产党，希特勒统治时期，曾被关进集中营，后逃亡瑞士，写作《不战的死亡》。一九四四年发表自传体小说《贵族的衰亡》。

貝歇爾 (1891—1958)

德国革命诗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歌》的创作者。曾写过不少欢呼十月革命胜利的诗歌，希特勒统治时期，流亡国外，1935—1945年侨居苏联，主编《国际文学》德文版，写作许多怀念祖国，揭露法西斯罪行的诗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后，他的诗篇是歌颂解放了的祖国和劳动人民。作品除诗歌外，还有自传体小说《告别》，理论著作《诗辯》、《诗的自白》等。

布莱特爾 (1801—)

现代德国作家，生于汉堡的一个工人家庭，当过镗床工人。曾因参加革命斗争被捕，先后在狱中度过五年多。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三部曲《亲戚和熟人》：《父亲们》、《儿子们》、《孙子们》。

但丁 (1235—1321)

意大利大诗人。生于旧贵族家庭，曾参加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被放逐后，客居巴黎，代表作《神曲》，借用神话题材，暴露了中世纪封建社会贵族和教会统治集团的罪恶，表达了人民反封建反教会的情绪。他的作品对意大利语文的丰富和提炼有重大的贡献。恩格斯写道：

“意大利是最先的一个资本主义民族。封建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今资本主义时代的开端，是以一位伟大的人物作标志的。这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个诗人，同时又是近代的最初一个诗人”。

塞万提斯 (1547—1616)

西班牙大作家。生于破落的小贵族家庭。服过兵役，做

过军需工作。被海盗俘虏过，又被诬陷入狱两次。代表作长篇小说《堂吉訶德》广泛反映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西班牙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生活，尖锐讽刺封建制度和宫廷贵族，是文艺复兴时期最早的一部现实主义小说。恩格斯称他是“强烈的倾向诗人”。

伊本納茲 (1867—1928)

通译布拉斯果·伊巴涅思，西班牙作家，政治活动家。早期创作多描写乡土生活，后转入对社会现实的揭露和描写下层人民的疾苦。著有《大教堂》、《启示录的四骑士》等小说。一九二四年春他曾随美国的一个世界游历团来过我国。

巴罗哈 (1872—1956)

西班牙小说家，反基督教的无神论者。写了约有八十多部小说和十多集论文，在艺术上有独创风格。主要作品《为了生活而奋斗》描写二十世纪初西班牙下层人民的社会生活。另一长篇小说《香蒂·安地亚的不安》反映西班牙渔民的贫困生活。晚年思想趋向反动。

望·靄覃 (1860—1932)

荷兰作家。年青时研究医学，当过医生。后来从事创作，曾与友人合办《新前导》期刊。主要著作有长篇童话《小约翰》及其续篇《约翰跋安尔》（一名《爱之书》），诗《爱伦，苦痛之歌》，戏曲《兄弟》等。

明娜·亢德 (1844—1897)

通译康特，芬兰女作家。曾参加资产阶级民主改革运动。写有短篇小说《女小贩洛鲍》；剧本《苦命的孩子们》等，揭

露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矛盾，对人压迫人的现象表示愤怒。后期作品则描写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日常生活。

阿 霍 (1861—1921)

芬兰作家。他的小说《铁路》、《独身者》、《牧师之妻》揭露了资产阶级文明的虚伪。但在芬兰工人运动高涨时，他敌视无产阶级的斗争，十月革命后立场转向反动。

勃兰兑思 (1842—1927)

通译勃兰戴斯，丹麦文学批评家和文学史家，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激进派。其最著名的作品是《十九世纪文学主潮》六卷，论述欧洲浪漫主义文学，对当时的文学批评界有很大的影响，但他评价文学和作家是从实证主义的观点出发，鼓吹作家的天才是创作的动力，忽视阶级斗争对文学的作用。

易卜生 (1828—1906)

挪威著名剧作家，欧洲现代社会问题剧的创始人。出生于破产的商人家庭，当过药房的学徒，店员。年青时受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曾参加挪威民族独立运动。一八四八年开始写作。十九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创作了《社会支柱》、《玩偶之家》、《群鬼》、《国民公敌》等社会问题剧，以挪威中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描写对象，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黑暗和资产阶级道德的虚伪卑鄙。但他所鼓吹的是个性解放，认为只要有意志坚强，人格完整的所谓优秀人物的孤军奋战，社会就可改善。晚年随着与旧社会势力相妥协的思想因素的滋长，所写的剧本也由社会批评转向对知识分子心理描写和精神分析，流露

悲观情绪和神秘色彩。恩格斯认为“不管易卜生的戏剧有着怎样的缺点，它们却反映了一个世界，一个虽然是属于中小资产阶级的，然而比起德国的来，却要高出不知道多少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的人物，还有着自己的性格，有着开创的能力，能够独立地行动，虽然从外国人的观点看来不免有点奇怪。”

哈謨生 (1859—1952)

挪威作家。早年当过小学教师、靴匠、马车夫、堆煤工人，两次流浪到美国。一八九〇年发表长篇小说《饥饿》出了名。一九二〇年发表《土地的养料》，获得诺贝尔奖金。此外代表作还有长篇小说《老爷》，剧本《王国之门》等。他的作品对西欧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黑暗有一定的揭露，但却宣扬了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纳粹军队占领挪威期间，他支持法西斯分子，战后被挪威政府逮捕，后因年老释放。

密茨凱維支 (1798—1855)

波兰诗人、革命家。一生致力于推翻沙皇专制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他的主要作品、诗剧《先人祭》至今还成为波兰人民反对苏修新沙皇的有力武器。此外代表作还有《青春的赞颂》、《塔杜施先生》等。

斯洛伐茨基 (1809—1849)

波兰诗人，生于教师家庭。他是一八三〇至一八三一年间波兰起义的同情者。曾发表《颂歌》等，号召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而斗争。起义失败后，长期侨居国外。著名作品有诗剧《柯尔迪安》，长诗《天使英雄》等。

显克微支 (1846—1916)

波兰作家，早期写过一些反映波兰人民苦难生活的作品，但带有悲观的情调。一八七六年旅游美国，写了反映波兰爱国者的生活与抗争的短篇小说《灯塔看守人》。一八八三年后陆续发表长篇历史小说《火与剑》、《十字军骑士》等。其代表作是一八九六年写的《你往何处去》。描写了罗马帝国没落时期的社会面貌，新兴的基督教势力与罗马多神教之间的冲突。一九一六年病死于瑞士。

裴多菲 (1823—1849)

匈牙利革命家，爱国诗人。生于屠户家庭，早年失学，当过兵，做过流浪艺人。一八四二年开始创作。一八四九年在反抗沙皇俄国侵略军的战斗中“死在哥萨克的矛尖上”。主要作品有：政治抒情诗《爱国者之歌》、《反对国王》、《民族之歌》；叙事长诗《勇敢的约翰》等。对匈牙利文学影响很大。

至尔·妙伦 (1883—1951)

德籍匈牙利女作家，原为奥地利人。最初和贵族至尔·妙伦结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离婚，和一位生活在德国的匈牙利翻译家斯季芬·克林结婚。主要作品有《小彼得》、《真理之城》、《小市民》、《何故》等。

薩多維亞努 (1880—1961)

罗马尼亚现代著名作家。曾任国民议会副主席、作家协会主席等职务。他一生著作很多，对罗马尼亚文学的发展有重大贡献，主要作品有《米特里亚·珂珂尔》、《战争的故

事》等。

伐佐夫 (1850—1921)

保加利亚著名作家，生于商人家庭，当过教师、铁路员。曾参加反对土耳其统治者的民族解放斗争。主要作品有歌颂民族英雄，反映人民光荣历史的诗集《旗帜与古琴》；揭露俄国沙皇统治下保加利亚官僚政治腐败的讽刺喜剧《陞官图》；反映一八七六年保加利亚人民反对土耳其的起义斗争的长篇小说《轭下》。他的创作对保加利亚文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惠特曼 (1819—1892)

美国大诗人，生于贫农家庭，做过木工、排字工、教师、报纸编辑。主要诗集《草叶集》出版后，不断重版，每版都有新诗补充。他的诗批判美国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资产阶级国家机构的腐化，歌颂欧洲的革命运动和巴黎公社。诗篇热情奔放，形式新颖，确定了不受传统格律束缚的自由诗的地位，对美国和欧洲诗歌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爱伦·坡 (1809—1849)

美国诗人、小说家、文学批评家，生于演员家庭。作品充满恐怖气氛，反映出对资本主义现实生活的恐惧。短篇小说有《黑猫》、《莫尔街凶杀案》等，情节离奇、怪诞，被认为是侦探小说的先驱。诗歌有《乌鸦》、《给海伦》等。论文《写作的哲学》、《诗歌原理》，提倡“为艺术而艺术”，对西欧资产阶级文学中的唯美派和颓废派影响很大。

霍桑 (1804—1864)

美国浪漫主义小说家，生于没落的清教徒家庭，作品揭

露清教徒资产阶级的市侩精神，带有阴郁的情调。代表作长篇小说《红字》，抨击十七世纪美国资产阶级的残酷习俗和虚伪的道德观念。此外还有《奇书》、《有七个尖顶的房子》等作品。

馬克·吐温 (1835—1910)

美国著名作家，生于律师家庭，当过排字工人、兵士、领港、淘金工人等。他善于用锋利的讽刺笔调反映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嘲笑小市民的庸俗愚蠢。代表作有短篇小说《一个败坏了哈德勒堡的人》，长篇小说《汤姆·莎耶历险记》、《哈克贝利·芬历险记》等。

荷惠勒 (1837—1920)

通译霍威尔斯，美国作家。从小跟随父亲学排字，努力学习文化。1860年发表《林肯传》。曾任美国驻威尼斯领事，著有《意大利游记》、《现代意大利诗人》等书。所写的小说多反映美国当时的日常生活，迴避阶级矛盾，著名作品有《现代事例》等。

斯陀夫人 (1811—1896)

美国女作家，生于牧师家庭，当过教师。一八五二年发表长篇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旧译《黑奴吁天录》），描写美国黑人在奴隶主残酷统治下所过的非人生活，引起当时社会的重视。

辛克莱 (1878—1968)

美国作家，早期作品暴露了美国一些劳资矛盾，但宣扬改良主义，如《屠场》、《石炭王》等。三十年代作品改良

主义色彩更浓。如《汽车大王》、《小钢厂》等。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他反对法西斯主义，但宣扬美国生活方式。战后思想趋向反动。

加黎陀沙（生卒年不详）

印度古代剧作家、诗人。约生于四至五世纪印度奴隶社会全盛时期的笈多王朝。他的作品流传下来的有诗歌《时令之环》、《云使》等，剧本《沙恭达罗》等。他的创作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语言清新而平易，善于细腻地刻划人物的心理，内容充满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代表梵文古典文学的最高成就。

泰戈尔（1861—1941）

印度大作家、诗人，他的创作主要描写在英帝国主义蹂躏下印度人民的悲惨生活，反对封建的婚姻制度和种性制度，充满着爱国主义情感。但他是个泛神论者，虔诚的宗教信仰徒，作品中又有着浓厚的神秘色彩和宗教气氛。一九一三年以诗集《吉檀迦利》获得诺贝尔奖金。此外，他还写有《飞鸟集》、《园丁集》等诗集五十多册；长篇小说有《戈拉》《沉船》，剧本有《邮局》、《红夹竹桃》等。

厘沙路（1861—1896）

通译李萨尔。菲律宾爱国作家。毕业于马德里大学医学院，回国后建立秘密组织“菲律宾联盟”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者，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斗争。一八九六年十二月三十日起义爆发后，被西班牙统治者所杀害。菲律宾人民为了纪念他，把这一天称为“李萨尔日”。代表作有揭露西班牙殖民

者罪行的小说《不许犯我》和《起义者》。

夏目漱石 (1867—1916)

日本小说家，曾留学英国，回国后任大学教授。参加《朝日新闻》社后，专门从事写作。主要作品有《哥儿》，《我是猫》，《三四郎》，《心》等。

森鷗外 (1862—1922)

日本翻译家，作家。曾在德国学医，精通德文。译有歌德、莱辛、苏德曼等人作品，著有小说《舞姬》等。鲁迅翻译过他的《游戏》、《沉默之塔》等短篇小说。

有島武郎 (1878—1923)

日本作家，出身武士家庭。早年宣传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后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同情农民和工人运动，并将私有田产分给佃户。但因资产阶级世界观未能克服，思想矛盾无法解决，终于自杀。著有《一个女人》，《该隐的后裔》，《宣言》等。鲁迅翻译了他的短篇小说《与幼小者》，《阿末之死》等。

菊池寛 (1888—1948)

日本作家，曾一度主编过新思潮派的杂志《新思潮》。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他的作品大力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他为日本军国主义反动政党“大政翼赞会”效劳，积极参加反华活动，堕落为反动文人。著有长篇小说《忠直卿行状记》，《真珠夫人》，剧本《父归》等。鲁迅翻译过他的《三浦右卫门的最后》和《复仇的话》等短篇小说。

芥川龙之介 (1892—1927)

日本作家。参加“新思潮派”。倾向形式主义的创作方法，忽视文学的社会意义。著作有短篇小说《罗生门》《鼻子》、《河童》，随笔集《点心》、《百草》等。

武者小路实笃 (1885—)

日本作家。肄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科。一九一八年冬曾在日向地区建设新村，实行耕读主义。创办《白桦》杂志，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与和平主义。一九三六年曾来中国游历。著有《武者小路实笃全集》。抗日战争期间鼓吹“大东亚圣战”，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效劳。

鹤见祐辅 (1885—)

日本评论家，曾留学美国，并数次赴美讲学。主要著作有随笔集《思想·山水·人物》及《南洋游记》、《欧美名士之印象》等。

长谷川如是闲 (1875—)

日本评论家，东京法学院毕业，当过记者，曾创办和编辑《批判》杂志。主要著作有《现代国家批判》、《现代社会批判》、《日本艺术传统特征》等。

厨川白村 (1880—1923)

日本文学评论家，本名辰夫。留学美国。后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经常发表文学评论，介绍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美资产阶级文学和文艺思潮。重要著作有《近代文学十讲》、《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文艺思潮论》等。这些文艺论著对当时日本社会痼疾进行猛烈抨击，

极力倡言改革。但也反映了作者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文艺观的局限性。

片上伸 (1884—1928)

日本文艺评论家，俄罗斯文学研究者。早稻田大学毕业，从事文艺评论工作，第一次于一九一五年到俄国留学，一九二二年回国。一九二四年访问苏联，回国后提倡无产阶级文艺，除《俄罗斯底现实》、《俄罗斯文学研究》等著作外，还有多种俄国小说的翻译。

小林多喜二 (1903—1933)

日本革命作家，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奠基人。生于贫民家庭。当过面包工人、银行职员，一九三一年加入日本共产党，任作家同盟中央委员兼书记长。一九三三年被捕，牺牲于狱中。鲁迅曾发唁电表示：中日两国人民“正在坚强地沿着小林多喜二同志的血路携手前进”。代表作有揭露资本主义剥削本质，反映工人阶级的觉醒和斗争的长篇小说《蟹工船》；描写在日本共产党领导下，日本工人农民的战斗生活的中篇小说《党生活者》等。

增田涉 (1903—1977)

日本著名的中国文学研究者，鲁迅著作翻译家。东京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科毕业，历任岛根大学、大阪市立大学、关西大学教授。一九三一年三月至七月曾在上海听鲁迅讲解自己所著《中国小说史略》。回国后即着手翻译此书。其著作有《中国文学史研究》、《鲁迅的印象》等。

三、鲁迅著译中所涉及的377名外国 作家、文艺理论家、文学史家 和翻译家一览表

1. 俄国·苏联

洛莫洛莎夫(通译罗蒙诺索夫1711—1765)学者

克雷洛夫(1769—1844)寓言作家

普希金(1799—1837)诗人

果戈理(1809—1852)作家

别林斯基(1811—1848)文艺批评家

冈察洛夫(1812—1891)作家

莱蒙托夫(1814—1841)诗人

屠格涅夫(1818—1883)作家

涅克拉索夫(1821—1877)诗人

陀斯妥耶夫斯基(1821—1881)作家

格里戈洛维奇(1822—1900)作家

萨尔蒂珂夫(1826—1889)作家

托尔斯泰(1828—1910)作家

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文艺批评家

米哈尔·德拉多玛罗夫(1841—?)乌克兰作家

乌斯宾斯基(1843—1902)小说家

但兼珂(1844—1936)作家
开培尔(1848—1923)作家、哲学家
柯洛连科(1853—1921)作家
迦尔洵(1855—1888)作家
娜达丽娅·卡布连斯卡娅(1855—1920)乌克兰女作家
伊凡·弗兰柯(1856—1916)乌克兰作家
普列汉诺夫(1856—1918)文艺理论家
契诃夫(1860—1904)作家
绥拉菲摩维支(1863—1949)作家
奥尔加·科贝梁斯卡娅(1863—1942)乌克兰女作家
梭罗古勃(1863—1927)作家
契里柯夫(1864—1936)作家
斯吉泰烈支(1864—1941)作家
梅垒什珂夫斯基(1866—1941)文艺家
威垒赛耶夫(1867—1945)作家
巴尔蒙特(1867—1942)诗人
高尔基(1868—1936)作家
波克罗夫斯基(1868—1932)文艺批评家
库普林(1870—1938)作家
蒲宁(1870—1953)作家
弗理契(1870—1929)文艺批评家
安特来夫(1871—1919)作家
华西里·斯杰潘尼克(1871—1936)乌克兰作家
柯刚(通译戈庚1872—1932)文艺批评家
勃留梭夫(1873—1924)作家

普理希文(1873—1954)作家
罗喀绥夫斯基(1873—1930)文学史家
卢那察尔斯基(1875—1933)文艺批评家
诺维科夫——普里波依(1877—1944)作家
阿尔志跋绥夫(1878—1927)作家
勃洛克(1880—1921)诗人
瓦勒夫松(1880—?)文艺评论家
倍罗依(1880—1934)作家
格拉特珂夫(1883—1958)作家
别德纳依(1883—1945)诗人
阿·托尔斯泰(1883—1945)作家
瓦浪斯基(1884—1943)文艺批评家
略悉珂(1884—1953)作家
札弥亚丁(1884—)作家
普列忒内夫(1886—1942)文艺理论家
雅各武来夫(1886—1953)作家
聶维洛夫(1886—1923)作家
梭波里(1888—1926)作家
奥格涅夫(1888—1933)作家
玛拉式庚(1888—)作家
爱罗先珂(1889—1952)童话作家
绥甫林娜(1889—1954)女作家
英倍尔(1890—)女诗人
富曼诺夫(1891—1926)作家
左祝黎(1891—)作家

拉甫列涅夫(1891—1959)作家
爱伦堡(1891—1967)作家
费定(1892—)作家
马雅可夫斯基(1893—1930)诗人
罗陀夫(1893—1968)“伐普”领导人
绥蒙诺夫(1893—)作家
理定(1894—)作家
巴贝勒(1894—1941)作家
毕力涅克(1894—1945)作家
巴培尔(1894—)作家
叶遂宁(1895—1925)诗人
伊凡诺夫(1895—1963)作家
左琴科(1895—1958)作家
班菲洛夫(1896—1960)作家
E·雅各武莱夫(1896—1939)文艺评论工作者
伊连珂夫(1897—)作家
凯泰耶夫(1897—)作家
里培进斯基(1898—1959)作家
培塞勉斯基(1898—1973)诗人
巴甫连珂(1899—1951)作家
法捷耶夫(1901—1956)作家
烈烈威支(1901—1948)“伐普”领导人
伦支(1902—1924)作家
亚菲诺甘诺夫(1904—1941)剧作家
盖达尔(1904—1941)儿童文学家

肖洛霍夫(1905—)作家
班台莱耶夫(*)作家
班珂(*)作家
沙吉娘(*)女作家
王希礼(?—1937)翻译家
柏烈威(*)翻译家
勃拉果夷(*)文艺批评家
瓦进(*)“那巴斯图”文艺杂志编辑
阿卫巴赫(*)“伐普”领导人
叶夫雷诺夫(1879—)戏剧家

2. 希 腊

荷马(约公元前九世纪)诗人
沙孚(通译萨福,约公元前七到六世纪)女诗人
伊索(约公元前六世纪)寓言作家
柏拉图(公元前427—347)文艺家、哲学家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文艺家、哲学家

3. 英 国

来尔孟斯(约1220—1297)诗人
斯宾塞(约1552—1599)诗人
锡德尼(1554—1586)诗人
莎士比亚(1564—1616)戏剧家
弥耳敦(1608—1674)诗人
笛福(1660—1731)作家
斯威夫特(1667—1745)作家

注:凡有*号者,皆生卒年不详。以下不另加注。

约翰孙(1709—1784)作家
威廉·勃莱克(1757—1827)诗人
朋思(通译彭斯1759—1796)诗人
司各脱(1771—1832)作家
苏赛(1774—1843)诗人
穆亚(1779—1852)诗人
狄昆希(1785—1859)散文家
拜伦(1788—1824)诗人
雪莱(1792—1822)诗人
济慈(1795—1821)诗人
卡莱尔(1795—1881)作家、哲学家
芭蕾特·勃朗宁(1806—1861)女诗人
罗伯特·勃朗宁(1812—1889)诗人
狄更斯(1812—1870)作家
拉斯庚(1819—1900)文艺批评家
亚诺德(1822—1888)文艺批评家
梅垒迪斯(1828—1909)作家
摩理斯(1834—1896)作家、社会活动家
史文朋(1837—1909)诗人
哈兑(1840—1928)作家
道覃(1843—1913)文艺批评家
跋忒莱尔(1844—1910)著作家
珂尔文(1845—1927)文艺批评家
斯蒂文生(1850—1894)作家
格列高里夫人(1852—1932)剧作家

王尔德(1856—1900)作家
哈葛德(1856—1925)小说家
肖伯纳(1856—1950)剧作家
吉辛(1857—1903)小说家、散文家
柯南道尔(1859—1930)作家
巴力(1860—1937)童话作家
吉柏龄(1865—1933)作家
亚瑟·西蒙兹(1865—1945)诗人
威尔士(1866—1946)作家
高尔斯华绥(1867—1933)作家
布鲁克·杰克逊(1874—1948)作家
曼殊斐儿(1888—1923)女作家
包伊斯·马瑟斯(1892—1939)作家、翻译家
司提芬·蓬(1904—1958)作家
斯密司(*)作家
怀尔特(*)作家

4. 法 国

拉伯雷(1494—1553)作家
拉封丹(1621—1695)寓言诗人
伏尔泰(1694—1778)作家、哲学家
卢梭(1712—1778)作家、哲学家
跋多(1713—1780)美学家
斯达尔夫人(1766—1817)女作家
斯丹达尔(1783—1842)作家
维尼(1797—1863)诗人

巴尔扎克(1799—1850)作家
雨果(1802—1885)诗人、小说家
大仲马(1803—1870)作家
圣蒲孚(通译圣佩韦1804—1869)文艺批评家、作家
缪塞(1810—1857)诗人、戏剧家
戈蒂叶(1811—1872)诗人、小说家、批评家
波特莱尔(1821—1867)诗人
福楼拜(1821—1880)作家
小仲马(1824—1895)剧作家、小说家
卢南(1825—1892)作家
泰纳(1828—1893)文艺理论家
儒勒·凡尔纳(1828—1905)科学小说家
左拉(1840—1902)作家
法朗士(1844—1924)小说家、批评家
勃罗亚(1846—1917)作家
莫泊桑(1850—1893)作家
罗曼罗兰(1866—1944)作家、音乐学家、社会活动家
琪罗(1868—?)文艺批评家
纪德(1869—1951)作家
巴比塞(1873—1935)作家
路易·腓立普(1874—1909)小说家
亚波理奈尔(1880—1918)诗人、小说家
德哥派拉(1885—)作家
伐扬·古久列(通译瓦扬·古久里1892—1937)作家
科克德(1892—1963)作家

安德烈·马尔路(*)小说家

穆杭(*)作家

5. 德 国

康德(1724—1804)哲学家、美学家

歌德(1749—1832)诗人、剧作家

席勒(1759—1805)诗人、剧作家

爱伦德(1769—1860)诗人

黑格尔(1770—1831)哲学家、美学家

霍夫曼(1776—1822)小说家

台陀开纳(1791—1813)诗人、剧作家

遏克曼(1792—1854)作家

海涅(1797—1856)诗人、政论家

波覃助选(1819—1892)作家

鲁道夫·林多(1829—1910)作家

明娜·考茨基(1835—1912)作家

尼采(1844—1900)作家、哲学家

梅林(1846—1919)文艺评论家

亚斐那留斯(1856—1923)艺术理论家、诗人

苏德曼(1857—1928)戏剧家

霍普德曼(1862—1946)剧作家

霍善斯坦因(1882—)文艺批评家

雷恩(1889—)小说家

贝歇尔(1891—1958)诗人

雷马克(1898—1970)小说家

华斯珂普(通译魏斯柯普夫1900—1955)作家

布莱特尔(1901—)作家
勃劳绥惠德尔(*)作家
基希(*)报告文学家
何尔兹(*)作家

6. 意大利

但丁(1265—1321)诗人
薄伽丘(1313—1375)作家
摩契阿威黎(1469—1527)作家
帕比尼(通译巴里尼1729—1799)诗人
亚米契斯(1846—1908)作家
邓南遮(1863—1938)作家

7. 西班牙

塞万提斯(1547—1616)作家
贝纳文特(1866—1954)戏剧家
伊本纳兹(1867—1928)作家
巴罗哈(1872—1956)小说家

8 荷 兰

穆尔塔图里(1820—1887)作家
望·葛覃(1860—1932)童话作家

9. 比利时

梅特林克(1862—1949)剧作家
望·莱培格(*)诗人

10. 奥地利

翰斯·迈伊尔(*)诗人
莉莉珂贝(*)诗人

11. 芬 兰

皮塔里·巴里瓦林特(1827—1913)作家

明那·亢德(1844—1897)女作家

阿霍(1861—1921)作家

亚勒吉阿(*)作家

12. 丹 麦

安徒生(1805—1875)童话作家

勃兰兑思(1842—1927)文艺批评家

吉开迦尔(*)作家

13 挪 威

易卜生(1828—1906)剧作家

毕伦存(通译般生1832—1910)小说家

哈谟生(1859—1952)作家

14. 瑞 典

亚梅德·阿特包姆(1790—1855)诗人、哲学家和文学家

斯忒林培克(通译斯特林堡,1849—1912)小说家、剧作家

15. 匈 牙 利

伟罗思摩谛(1800—1855)诗人

阿兰尼(1817—1882)诗人

裴多菲(1823—1849)诗人

育珂摩尔(通译约卡伊·莫尔,1825—1904)作家

至尔妙伦(1883—1951)女童话作家

玛载(通译玛察 *)文艺批评家

赖息(*)文学史家

16. 波 兰

密茨凯维支(1798—1855)诗人
斯洛伐支奇(1809—1849)诗人
克拉甸斯奇(1812—1859)诗人
显克微支(1846—1916)作家
莱芒(通译莱蒙特, 1867—1925)作家

17. 保加利亚

伐佐夫(1850—1921)作家
威理式珂夫(1855—1907)作家

18. 罗马尼亚

萨多维亚努(1880—1961)作家

19. 捷 克

杨·柯拉尔(1793—1852)诗人
纳卢达(1834—1891)诗人、政论家
捷赫(1846—1908)作家
克·克罗斯退曼(1848—1923)作家
伊拉塞克(1851—1930)作家
符尔赫列支奇(1853—1912)诗人
马察尔(1864—1942)诗人
安东·索瓦(1864—1928)诗人
凯拉绥克(*)文学史家、评论家
安东·谢尔尼(*)作家
克·莱斯(*)作家
玛斯蒂克(*)作家
斯达谢克(*)作家

20. 美 国

乔治·勃恩(1780—1845)作家
欧文(1783—1859)散文家
亚懋生(通译爱默生,1803—1882)散文家
霍桑(1804—1864)作家
斯陀夫人(1811—1896)女作家
爱伦坡(1809—1849)诗人
惠德曼(1819—1892)诗人
马克·吐温(1835—1910)作家
哈德(1836—1902)作家
荷惠勒(通译霍威尔斯,1837—1920)作家
詹谟士(1843—1916)作家
白璧德(1865—1933)文艺评论家
辛克莱(1878—1968)作家
门肯(1880—1956)文艺批评家
刘易士(1885—1951)作家
史沫特莱(1890—1950)女作家、新闻记者
赛珍珠(布克夫人,1892—1973)女作家
休士(1902—)黑人作家
斯诺(1905—1972)作家、新闻记者

21. 菲 律 宾

厘沙路(1861—1896)作家

22. 印 度

加黎陀萨(约4—5世纪)剧作家、诗人

泰戈尔(1861—1941)作家、诗人

23. 日 本

小泉八云(1850—1905)作家
井上勤(1850—1928)翻译家
坪内逍遙(1859—1935)作家、翻译家
森鸥外(1862—1922)作家、翻译家
德富苏峯(1863—1957)作家
正冈子规(1867—1902)作家
夏目漱石(1867—1916)小说家
德富芦花(1868—1927)作家
国木田独步(1871—1908)诗人、小说家
岛崎藤村(1872—1943)诗人、小说家、文艺批评家
高滨虚子(1874—1959)诗人
上田敏(1874—1916)诗人
长谷川如是闲(1875—)评论家
有岛武郎(1878—1923)作家
升曙梦(1878—1958)文艺批评家
铃木虎雄(1878—)汉文学家
千叶龟雄(1878—1935)文艺批评家
厨川白村(1880—1923)文艺批评家
生田长江(1882—1936)文艺批评家、翻译家
秋田雨雀(1883—1962)戏剧家
上野阳一(1883—1957)心理学家
片上伸(1884—1928)文艺批评家
武者小路实笃(1885—)作家
鹤见祐辅(1885—)文艺评论家
内山完造(1885—1959)文化人

永田寛定(1885—)西班牙文学研究者
江口渙(1887—)作家
青木正儿(1887—)汉文学家
菊池寛(1888—1948)作家
黑田乙吉(1888—)作家
长与善郎(1888—1961)作家
尾瀬敬止(1889—1952)翻译家
田中纯(1890—)作家
青野季吉(1890—1961)文艺批评家
米川正夫(1891—)俄国文学研究者
马場哲哉(1891—1951)翻译家
芥川龙之介(1892—1927)作家
堀口大学(1892—)诗人
藤森成吉(1892—)作家
南部修太郎(1892—1937)作家
山本修二(1894—)戏剧研究者
片岡鉄兵(1894—1944)作家
高冲阳造(1895—)艺术理论研究家
茂森唯士(1895—)苏联问题研究者
笠井鎮夫(1895—)西班牙文学研究者
横本楠郎(1898—1956)儿童文学作家
川本正良(1899—)翻译工作者
麻生义(1901—1938)美学与哲学史研究家
藏原惟人(1902—)文艺理论家
黑田辰男(1902—)苏联文学研究工作

- 冈泽秀虎(1902—)苏联文学研究工作者
 中野重治(1902—)诗人、评论家
 小林多喜二(1903—1933)作家
 立野信之(1903—)作家
 增田涉(1903—1977)翻译家
 八住利雄(1903—)电影剧作家
 林房雄(1903—)小说家
 森山启(1904—)作家
 川口浩(1904—)翻译家、作家
 石川涌(1906—)法国文学研究者
 木村毅(*)作家
 盐谷温(*)文学史家
 片山孤村(*)文艺批评家
 本间久雄(*)文艺批评家
 林癸未夫(*)文艺批评家
 儿岛献吉郎(*)汉文学家
 坂垣鹰穗(*)艺术理论家
 金子筑水(*)文艺批评家
 井田孝平(*)文艺批评家
 永田一修(*)文艺批评家
 本庄可宗(*)文艺批评家
 山上正义(? —1938)作家、翻译家
 井上红梅(*)翻译家
 鹿地亘(*)作家
 片山正雄(*)作家

野口米次郎(1875—1947)作家
露谷虹儿(*)画家、诗人
中泽临川(1878—1920)文艺批评家
山岸光宣(1886—)文艺批评家
上田进(*)翻译家
岩崎昶(*)艺术理论家
中根弘(1893—1951)文艺批评家
伊东干夫(*)文艺批评家

24. 南 非

须莱纳尔(1855—1920)小说家

四、鲁迅著译中有关外国 文学人名索引

一、本索引采用版本:

《鲁迅全集》1—20卷1973年版

《鲁迅译文集》1—10卷1958年版

《鲁迅书信集》上下卷1976年版

《鲁迅日记》上下卷1976年版

* 个别篇目采用1958年版《鲁迅全集》第七卷及《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一辑。

二、出处标注方法:

1. 篇名后之中文数字代表《全集》卷数，阿刺伯数字系页数。例如：五7即全集五卷7页。译文二，即译文集二卷。58版七，即1958年版全集七卷。

2. 书信集只标明致某某，后即页数。日记后阿刺伯数字系页数。

俄国·苏联

克雷洛夫 致孟十还816

普希金 摩罗诗力说—85—87，致孟十还749、825，致曹靖华920，致黎烈文1051，致黄源1051

莱蒙托夫 摩罗诗力说—87—89，《奔流》编校后记七

547, 致黄源735, 致孟十还825

果戈理 摩罗诗力说—57、85, 随感录六十五暴君的臣民二85, 路四99,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五107, 答《戏》周刊编者的信六146,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六242, 论讽刺六278, 不应该那么写六310, 什么是“讽刺”六324—325, “题未定”草(一)六345—347, 几乎无事的悲剧六363—365, 五论“文人相轻”——明术六376, 《死魂灵》百图小引六436—438, 《鼻子》后记十六696, 《死魂灵》第二部第一、二章译后附记译文九481—482, 致台静农319、916, 致孟十还673、743、777、841、871、891、893—894、938, 致黄源742、775、791、816、820、821、933, 致肖军、肖红772—773, 致肖军827、851、867、888、898—899, 致曹靖华781、955, 致胡风813、837, 致曹聚仁853, 致赵家璧904, 致曹白992, 致李霁野997, 致增田涉1231、1235, 日记: 898、899、941、944、952、956、958、959、962、963、966、969、970、971、972、973、974、980、1001、1005、1011
别林斯基《穷人》小引七463, 致曹靖华260, 致孟十还759、760

冈察洛夫 上海文艺之一瞥四285

屠格涅夫 马上支日记三312, 电影的教训五339,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六263, 《奔流》编校后记七515, 《竖琴》前记十九7, 致孟十还675, 致肖军, 肖红742

涅克拉索夫 《奔流》编校后记七548, 致孟十还766、768

陀思妥夫斯基 并非闲话(三)三149, 祝中俄文字之

交五54, 忆韦素园君六71, “题未定”(一)草六347, 陀思妥夫斯基的事六405—407, 《穷人》小引七460—464, 《竖琴》前记十九7, 《两地书》七358, 致韦素园80, 致肖军826

格里戈洛维奇 《穷人》小引七463

萨尔蒂珂夫 《饥馑》后记十六 739—740, 致孟十还753, 日记: 903、904

托尔斯泰 再论雷峯塔的倒掉一177, 一觉一537, 随感录(四十六)二52, 无题二106, 藤野先生二414, “醉眼”中的朦胧四73—74, 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四122,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四215, 论“第三种人”五37, 祝中俄文字之交五54, 读几本书五526, 徐懋庸作《打杂集》序六290—291,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七473—474, 《奔流》编校后记七534—542, 《争自由的波浪》小引723—724, 哈默生的几句话七763, 做“杂文”也不易58版七686, 破恶声论58版七239、244, 关于知识阶级58版七454, 《劲草》译本序 58版七251, 《竖琴》前记十九7, 致徐懋庸443、447, 致孟十还653—654、675, 致胡风837—838, 日记: 748—749

车尔尼雪夫斯基 致曹靖华260

但兼珂 《争自由的波浪》小引七723—724

迦尔洵 《四月》译后记十一230—231, 《人性的天才——迦尔洵》译者附记十六476, 杂识译文一184, 《域外小说集》序译文一582, 《一篇很短的传奇》译后记(一、二)译文十575—576

契诃夫 鐘共大观四116, 祝中俄文字之交四54, 叶紫作《丰收》序六225, 徐懋庸作《打杂集》序六289, 再论

“文人相轻”六331—362,《奔流》编校后记58版七208—209,《豎琴》前记十九7,《坏孩子和别的奇闻》前记十八751—753,《坏孩子和别的奇闻》译者后记十八819—825,致肖军865,日记:913、937、946、968—969

柯洛连科 摩罗诗力说一101—102,文艺和革命三541,祝中俄文字之交五56,致曹靖华312,致孟十还653、727、744、749、753

普列汉诺夫 《三闲集》序言四19,“硬译”和“文学的阶级性”四222—224,上海文艺之一瞥四287,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四270—271,《艺术论》序言十七5—21,《论文集“二十年间”第三版序》译后附记译文六610—611,日记:660、693

卢那察尔斯基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四217—218,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四242,柔石小传四266,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四270—271,上海文艺之一瞥四287,中国文坛上的鬼魅六158,《奔流》编校后记七553—554,《浮士德与城》后记七774—781,《解放了的董吉呵德》后记七826—835,《文艺连丛》七882,《艺术论》小序十五173—176,《文艺与批评》译者附记十七441—447,致××1057—1058,日记:641、682、696、849、858

高尔基 柔石小传四266,祝中俄文字之交五56,为了忘却的纪念五77,关于翻译(下)五346,读几本书五526,论重译五560,做文章五586,看书琐记五587,中国文坛上的鬼魅六158,叶紫作《丰收》序六225,“题未定”草(五)六385—386,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六549,《海上述林》上卷

序言六571,《海上述林》下卷序言六582,《奔流》编校后记七536,《争自由的波浪》小引七724—725,译本高尔基《一月九日》小引七824—825,《解放了的董吉呵德》后记七831,介绍《海上述林》上卷七885,两封通信58版七640,《母亲》木刻画序58版七683,《俄罗斯的童》话小引十四425—426,《恶魔》译后记十六712—713,《俄罗斯的童话》广告《丛刊》第一辑25—26,致韦素园214,致郁达夫253,致邹韬奋373,致曹聚仁379—380,致董永舒399,致曹靖华463、494、970、986,致韩白罗607,致孟十还673,致肖军、肖红678、706,致肖军836、865,致黄源857、860,致夏传经950,致沈雁冰1021,致曹白1064,日记:828、895、898、905、946、949、965

诺维可夫 致肖军784—785、797

阿尔志跋绥夫 娜拉走后怎样—146,论“他妈的”—213,二十四孝图二363,记谈话三340—343,《阿Q正传》的成因三367,祝中俄文字之交五56,《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六263,《两地书》七36,《幸福》译后记十一312—314,《医生》译后记十一344—346,译了《工人绥恶略夫》之后十一587—593,《饥馑》后记十六739—740,《竖琴》前记十九9,致徐懋庸464,致姚克492—493

拉菲勃·开培尔 《壁下译丛》小引十六9—10,《小说的浏览和选择》译者附记十六70—71

绥拉菲摩维支 中华民国的新“堂·吉呵德”们四344,关于翻译的通信四381,我们不再受骗了五29,祝中俄文字之交五57,偶成五182,再论重译五564,答国际文学社问六

26, 中国文坛上的鬼魅六158, “题未定”草(五)六386, 《海上述林》上卷序言六570, 《铁流》编校后记792—805, 《引王集》后记七840—842, 《毁灭》和《铁流》的出版预告58版762, 《一天的工作》前记十九258, 《一天的工作》后记十九530, 致曹靖华271、276、287、287、289、302、313、315—316、340、353、428, 致孟十还676, 致肖军、肖红684, 致胡风836, 日记: 748, 751, 753, 759

梭罗古勃 上海的少女五159, 中国文坛上的鬼魅六159—159, 门外交谈六108, 两地书七107, 《奔流》编校后记七544, 《新时代的预感》译后记十六437—438

巴尔蒙特 《十二个》后记七717, 《新时代的预感》译后记十六437—438

威垒察耶夫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四 219, 不应该那么写六310, 《竖琴》前记十九9

梅垒什珂夫斯基 《十二个》后记七717, 《竖琴》前记十九8—9

马雅可夫斯基 《竖琴》前记十九8—9

勃留梭夫 《十二个》后记七717, 《竖琴》前记十九8—9

斯基塔列茨 马上日记之二, 三 325, 《坏孩子和别的奇闻》前记十八751

库普林 《竖琴》前记十九8—9

蒲宁 马上支日记三319, 《竖琴》前记十九9, 致韦素园86

弗理契 中国文坛上的鬼魅六160, 《毁灭》后记十八

613, 《毁灭》和《铁流》的出版预告58版762, 三闲书屋校印书籍58版764

安特莱夫 有趣的消息三191, 鏊共大观四116, 祝中俄文字之交五56,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六242、248, 关于《关于红的笑》七485—490, 《十二个》后记七717, 《竖琴》前记十九9, 《黯澹的烟霭里》译后记十一259—260, 《书籍》译后记十一269, 杂识译文一184, 致周作人25, 致李霁野65、101, 致许欽文75—76, 致陶元庆100, 致杨霁云695, 致肖军、肖红908

戈 庚 《奔流》编校后记58版七210—211, 《十月》后记十八252—253、257—258, 《一天的工作》前记十九259—260, 致蔡永言281

罗喀绥夫斯基 鏊共大观四116, 《奔流》编校后记七537—538, 《人性的天才——迦尔洵》译后记十六476

勃洛克 马上日记之二, 三326, 在钟楼上四40, 《十二个》后记七717—722, 《两地书》七140、145, 致曹靖华580

革拉特珂夫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四218, 我们不要受骗了五29, “连环图画”辩护五42, 祝中俄文字之交五57, 论翻印木刻五203, 《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序言七789—790, 《铁流》编校后记七793, 三闲书屋校印书籍58版七764, 致白莽224—225, 致书素园268, 致曹靖华276, 致蔡永言280—281, 致台静农310, 致肖军836, 致曹白1017—1018, 日记: 754、755、757、758

别德内依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四217—218,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546,《海上述林》下卷序言六
582

阿·托尔斯泰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四219,
《劲草》译本序58版七251,《豎琴》前记十九9,致孟十还
654

叶遂宁和梭波里 革命文学三526,在钟楼上四48—49,
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四144—145,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四237,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七478

玛拉式庚 《一天的工作》后记十九527—530

略悉珂(又译良士果) “题未定”草六(一)346,
《一天的工作》后记十九524—525,致肖军、肖红742

札弥亚丁 《豎琴》后记十九241—242,《洞窟》译论
记《丛刊》第一辑19

雅各武莱夫 《铁流》编校后记七792—794,《农夫》
译后记十六653—655,《农夫》译后记(一、二)译文十
614—616,《十月》后记十八251—258,《十月》译后附记
译文七457,《豎琴》后记十九248—249,致玉誌之383—
384,致吕蓬尊393,致胡今虚427,日记:705

聶维洛夫 再论重译五564,《不走正路的安得伦》小
引七820—823,文艺连丛七881—882,《一天的工作》后记
十九525—527,致曹靖华428,致赵家璧1032,日记:831、
832

爱罗先珂 鸭的喜剧—444—448,杂忆—208,新秋杂识
五314—315,《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六255—256,
《两地书》七271,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

句声明58版七309—311, 关于知识阶级58版七451, 《爱罗先珂童话集》序十二289—290, 《桃色的云》序十二519—520, 《狭的窠》译后附记译文二526—527, 《鱼的悲哀》译后附记译文二528, 《池边》译后附记译文二529—530, 《春夜的梦》译后附记译文二531—532, 《小鸡的悲剧》译后附记译文二533, 《盲诗人最近时的踪跡》译后记译文十459, 《忆爱罗先珂华希理君》译后记译文十469, 致周作人42, 致李小峯304, 致曹聚仁564, 致杨霁云542、693, 致肖军、肖红679、684—685

绥甫林娜 我们不再受骗了529, 《一天的工作》后记十九522—524, 《肥料》译后附记译文八393—394, 致曹靖华580—581, 日记: 747

英倍尔 《竖琴》后记十九252—253, 致曹靖华288—289

富尔曼诺夫 《铁流》编校后记七792—794, 《一天的工作》后记十九533—537, 致曹靖华288—289, 日记: 784、1007

左祝黎 《竖琴》后记十九250—251, 致曹靖华288—289, 日记: 755

拉甫列涅夫 忆韦素园君六72—73, 《竖琴》前记十九11, 《竖琴》后记十九251—252, 致李霁野213、218, 致曹靖华322—323、421、435、442、725, 致孟十还673、727, 致黄源742, 致赵家璧1011, 致××1058

爱伦堡 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四144—145,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四237, 忆韦素园君六72, 田军作《八月的乡村》

序六286, 致台静农181, 致李霁野181, 致黎烈文705, 致赵家璧1011, 致××1057

费定 中国文坛上的鬼魅六158, 《引玉集》后记七846—847, 《城与年》插图本小引七858—860, 《豎琴》后记十九245—248, 《一天的工作》前记十九258—259, 致曹靖华287、576、580—581、737、747、991, 致吴渤458, 致孟十还673、674、959—960、963

巴别尔 致李霁野256

伊凡诺夫 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四271, 答国际文学社问六26, 《铁流》编校后记七793—794, 《铁甲列车 Nr. 14—69》译本后记58版七592, 《十月》后记十八253, 《一天的工作》前记十九258—259, 致曹靖华737

左琴科 《贵家妇女》译后记十六609—610, 《豎琴》前记十九9—10, 《豎琴》后记十九242—243, 致肖军、肖红742, 致黄源775、791—792, 致赵家璧1032

潘菲洛夫 《一天的工作》后记十九538, 致李霁野256

伊连珂夫 《一天的工作》后记十九538—541

凯泰耶夫 《豎琴》后记十九253

里培进斯基 马上日记之二, 三 326, 祝中俄文字之交五57, 致孟十还673、674

巴甫连柯 致曹靖华449—450, 致黄源855、857、879

法捷耶夫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四218,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四238, 中华民国的新“堂·吉呵德”们四344, 关于翻译的通信四381, 我们不再受骗了五29, 祝中俄文字之交五57, “刀式”辨五521—522, 再论重译五

563, 答国际文学社问六26, 中国文坛上的鬼魅六158—159, 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六288, 《铁流》编校后记七792—793, 《毁灭》和《铁流》的出版预告58版七792, 三闲书屋校印书籍58版七764, 《毁灭》后记十八503—513, 《十月》后记十八254—255, 《毁灭》第二部一至四章译后附记译文七458—460, 致李霁野256, 致曹靖华271、276、287、580—581, 致胡今虚409, 致孟十还727, 日记: 712、715、739、751、757

伦支 《豎琴》后记十九243—245

班珂 致李霁野163

盖达尔 《远方》编者按语《丛刊》第一辑26, 致曹靖华945、955, 致颜黎民974—975, 日记: 1001

阿菲诺甘诺夫 致曹靖华801

肖洛霍夫 我们不再受骗了四29, 写于深夜里六508, 《静静的顿河》后记七785—788, 《一天的工作》后记十九537—538, 致曹靖华271、276, 致胡风337, 日记: 705—706、756

班台莱耶夫 译者的话十四295—299, 致肖军、肖红715、734, 致黄源714—715、820—821、855、945, 致徐懋庸779—780, 致孟十还300, 致杨晋豪958, 致颜黎民974—975, 日记: 935、936、948

沙吉娘 致曹靖华449

毕力涅克 马上日记之二, 三325—326,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四237—238, 《萧伯纳在上海》序五96, 《铁流》编校后记七792—793, 《信州杂记》后记十六827—830, 《十月》后记十八253, 《一天的工作》后记十九251—

252, 《苦蓬》译记《丛刊》第一辑18

理定 《竖琴》后记十九249—250, 《竖琴》译后附记
译文八391—392, 《理定自传》后记译文十541, 致曹靖华
494, 致肖军、肖红684, 致赵家璧819、1011

王希礼 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七445,
致李霁野129

柏烈威 致李霁野129, 212

叶雷尼诺夫 《奔流》编校后记七521

希 腊

荷马 摩罗诗力说—66, 张资平氏的“小说学”四 235,
门外交谈六100, 《“题未定”草(一)》六353, 《“题未
定”草(七)》六421, 诗歌之敌七622

沙李 《“题未定”草(七)》六421

伊索 谈蝙蝠五248, 门外交谈六108, 徐懋庸作《打杂
集》序六291, 《六论“文人相轻”——二卖》六394, 致黎烈文389

柏拉图 科学史教篇—27, 摩罗诗力说—60、61, 诗歌
之敌七622—623

亚里斯多德 科学史教篇—27, 诗歌之敌七623, 缺题
(据手迹)

英 国

来尔孟斯 摩罗诗力说—87

莎士比亚 科学史教篇—37, 摩罗诗力说—57、84, 理
水二500, 题记三12—13, 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三
182, 马上日记之二, 三329—330, , 文学和出汗三537, 张
资平氏的“小说学”四234—235, “论语”一年五164, 文

床秋梦五335, 读几本书五526, “莎士比亚”五616—618,
又是“莎士比亚”五628—630, “以眼还眼”六121—126,
“题未定”草(三)六354, 骗月亮58版七691

斯宾塞 摩罗诗力说—84

弥尔敦 科学史教篇—29, 摩罗诗力说—68, “连环图
画”辩护五41

笛福 关于翻译(上)五342, “题未定”草(三)六
354, 《劲草》译本序58版七251

斯威夫特 奇怪五600, 什么是“讽刺”六324—325,
“题未定”草(三)六354, 致韦丛芜131

约翰孙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四215

司各德 摩罗诗力说—67、79, “题未定”草(三)六354

彭斯 摩罗诗力说—79、100

苏赛 摩罗诗力说—67—68

穆亚 摩罗诗力说—69

拜伦 题记—9—10, 摩罗诗力说—58—59、67—80,
杂忆—203—204, 写在《坟》后面—261, 幸福的家庭二
180

雪莱 摩罗诗力说—80—84, 反对“含泪”的批评家二
126—127, 伤逝二278

济慈 摩罗诗力说—80, 幸福的家庭二180, 推己及人
五531

托马斯·卡莱尔 科学史教篇—28—29、37, 摩罗诗力
说—56—57, 晨凉漫记五280

狄更斯 “题未定”草(三)六354, 致韦素园89

勃斯宁夫妇 有趣的消息三193，诗歌之敌七625—626

亚诺德 摩罗诗力说—66，卢梭和胃口三534，致章廷谦185

王尔德 黑暗中国的艺术界的现状四272，《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六248，七论“文人相轻”——两伤六399，孔另境编《当代文人尺牍钞》序六408，致傅斯年23，致徐懋庸624、654

史文朋 《奔流》编校后记七533

斯蒂文生 黑暗中国的艺术界的现状四272

拉斯庚 弟兄二318

跋忒莱尔 马上日记之二，三329

道覃 摩罗诗力说—65

珂尔文 僭播布美术意见书58版七272

柯南道尔 致韦素园89

哈葛德 上海文艺之一瞥四280，祝中俄文字之交五53—54，《劲草》译本序58版251

曼殊斐儿 马上日记之二，三329，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四143，通讯七495

巴力 《铁流》编校后记七805

威尔斯 马上日记之二，三329，我和《语丝》的始终四170

格利高里夫人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四222

高尔斯华绥 咬文嚼字三15—16，《奔流》编校后记七541

吉莘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七248—249

萧伯纳 忽然想到(十)三93—94,我还不能“带住”三227,读书杂谈三431,我和《语丝》的始终四170,颂萧四448—449,祝中俄文字之交五58,谁的矛盾五86—88,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五89—94,《萧伯纳在上海》序五95—98,给“文学社”信五145—146,关于翻译五147—149,“论语一年”五164—168,关于翻译(下)五345,打听印象五352—353,未来的光荣五483,两封通信(复魏猛克)58版七639—640,致黎烈文356,致台静农357—358、361、363,致姚克895,致山本初枝1124—1125、1129—1130,致增田涉1127,日记:821

法 国

拉伯雷 近代木刻选集(1)附记七746

拉封丹 知了世界五569

伏尔泰 致黎烈文941

卢梭 文化偏至论—51,再论雷峯塔的倒掉—177,卢梭和胃口三533—536,文艺和革命三541,拟豫言三553,头四101—102,“硬译”和“文学的阶级性”四212,书籍和财色四166—167,《奔流》编校后记七537—538,破恶声论58版七239

雨果 从胡须说到牙齿—231,诗和豫言五272,“中国文坛的悲观”五292—293,叶紫作《丰收》序六225,致黄源720

巴尔扎克 看书琐记五587,“题未定”草(五)六384
看书琐记五588

戈蒂叶 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四357—358

- 维尼 “醉眼”中的“朦胧”四78
- 圣·蒲孚 半夏小集六598
- 波特莱尔 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四232, 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四358,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六248
- 泰纳 我对《文新》的意见58版七620
- 福楼拜 论“第三种人”五37
- 莫泊桑 读几本书五526, 《苦闷的象征》引言十三19
- 左拉 有趣的消息三193, 又论“第三种人”五125, 七论“文人相轻”——两伤六399, 致孙用284
- 路易·腓立普 《捕狮》后记十六583, 《食人人种的话》译后记译文十567
- 亚波里耐尔 商贾的批评五620—621, 《跳蚤》说明十六853—854
- 勃罗亚 我还不能“带住”三228
- 儒勒·凡尔纳 科学小说《月界旅行》辨言十一9—11, 祝中俄文字之交五53, 致杨霁云542
- 法朗士 忽然想到(九)三69, 不是信三215—216, 我还不能“带住”三227, 无花的蔷薇三242, 我和《语丝》的始终四170, 又论“第三种人”五124, 读几本书五525—526, “京派”和“海派”六302—304, 致黎烈文627、630, 941
- 巴比塞 忽然想到(十)三93, 关于翻译的通信四381, 关于翻译(下)五345, 看书琐记(二)五590—591,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六545—546
- 纪德 又论“第三种人”五124—127, “题未定”草(五)六384, 《描写自己》译后记十六849—850, 《说述

自己的纪德》译后记十六851—852，致黎烈文642、705，致黄源944，致曹白996

瓦扬·古久里 未来的光荣五483

罗曼罗兰 我还不能“带住”三229，无花的蔷薇三241，“死地”三252，“连环图画”辩护五42，祝中俄文字之交五58，又论“第三种人”五125，孔另境编《当代文人尺牍钞》序六408，《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六470，关于知识阶级58版七454，致姚克461，致曹白996

安德烈·马尔路 奇怪（三）五635

琪罗 半夏小集六598

穆杭 《萧伯纳在上海》序五96

德哥派拉 未来的光荣五483—484，致王誌之471

德 国

歌德 人之历史一17—18，反对“含泪”的批评家二126—127，《出关》的“关”六520，《思想·山水·人物》题记十三386

黑格尔 文化偏至论一51，僭播布美术意见书58版七272

席勒 文化偏至论一51

海涅 现今的新文学的概现四144—145，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四238，写于深夜里六505，《海纳与革命》译文十410，致孙用220

台陀开纳 摩罗诗力说一64

退克曼 摩罗诗力说一69

波覃勛迭 摩罗诗力说一90

- 爱伦德 摩罗诗力说—63—64
- 亚斐那留斯 《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六470、473、479
- 明娜·考茨基 关于翻译五149
- 梅林 《二心集》序言四197,梅令格的《关于文学史》译后记译文十366
- 苏德曼 杂忆—204,致傅斯年23
- 霍普德曼 杂忆—204,革命文学三524,“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四222,“连环图画”辩护五41,“中国文坛的悲观”五292—293,《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六409—470,《十月》后记十八253,致许粤华962—963
- 布莱特尔 写于深夜里六505
- 贝歇尔 《饥饿之城》后记《丛刊》第一辑24,致黄源648
- 霍善斯坦因 柔石作《二月》小引四159,《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序目六472
- 何尔兹 咬文嚼字三15
- 尼采 文化偏至论—44、48,摩罗诗力说—57、73,再论雷塔塔的倒掉—177,《随感录四十一》二44—45,有趣的消息三193,《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六259、263,“寻开心”六271,《察拉图忒拉斯如是说》的序言译后附记七603,破恶声论58版七241,致赵家璧702、726、733,日记:918、943、944、945
- 雷马克·雷恩 中华民国的新“堂·吉呵德”们四344,《饥饿之城》后记《丛刊》第一辑24

鲁道夫·林多 《奔流》编校后记七519

意 大 利

但丁 摩罗诗力说—56—57, 《马上日记之二》三
329, 写于深夜里六505, 陀思妥夫斯基的事六405—407,
《奔流》编校后记七550

薄伽丘 关于翻译(上)五342, 叶紫作《丰收》序六
225

摩契阿威黎 摩罗诗力说—92

亚米契斯 上海所感七850, 致山本初枝1152

邓南遮 革命文学 三524,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四
237, 《一篇很短的传奇》译后记十六602, 致李舜野145

西 班 牙

塞万提斯 《无花的蔷薇之三》三270, 中华民国的新
“堂·吉呵德”们四343—344, 真假堂吉呵德五114—116,
《“连环图画”辩护》五41, 《关于翻译(上)》五342,
论重译五560, 《“题未定”草》六353, 《奔流》编校后记
七515, 《解放了董·吉呵德》后记七826

伊本纳兹 《马上支日记之二》三325, 革命文学 三
524, 论重译五560, 《奔流》编校后记七517, 《文艺连
丛》七883 《山民牧唱序》译后附记译文集八395, 《放浪者
伊利沙辟台》和《跋司珂族的人们》译后附记译文八396,
《促狭鬼莱哥羌台奇》译后附记译文八398, 《面包店时
代》译后记译文十536, 致周作人39, 致徐懋庸549

巴罗哈 《奔流》编校后记七516, 《文艺连丛》七
883, 《山民牧唱序》译后附记译文八395, 《放浪者伊利沙

辟台》和《跋司珂族的人们》译后附记译文八396，《少年别》译后附记译文八401，《会友》译后附记译文八400，《促狭鬼莱哥羌台奇》译后附记译文八398，《面包店时代》译后记译文十536，致徐懋庸549。日记845，921

荷 兰

望·霭覃 马上支日记三322，“人话”四489，忆韦素园君六72，《小约翰》引言十四5—15，《鱼的悲哀》译后附记译文二528，致台静农162，致李霁野171，致肖军、肖红679，致夏传经950

穆尔塔图里 高尚生活译文十476，无礼与非礼译文十479

比 利 时

梅特林克 读几本书五526，中国文坛上的鬼魅六159

望·莱培格 《有限中的无限》译后记（收《鲁迅佚文集》）

奥 地 利

翰斯·迈伊尔 中国起了火十六858

莉莉·珂贝 赠《新语林》诗及致《新语林》读者辞译文十752

芬 兰

皮塔里·巴里瓦林特 《奔流》编校后记（十二）58版七209，《池边》译后附记译文二529

明那·亢德 《疯姑娘》译后记十一382—386，致周作人34

阿霍 《奔流》编校后记58版七209—210，致周作人

35, 40—41

亚勒吉阿 《父亲在亚美利加》译后记十一 393—
394

丹 麦

安徒生 《略论中国人的脸》三398, 《“……”“□□□”论补》五538, 论重译五560, 《铁流》编校后记七805

勃兰兑斯 摩罗诗力说—87, 91, 由聋而哑五323,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六253, 《“题未定”草》六385, 《新俄画选》小引七768, 《疯姑娘》译后记十一384, 致徐懋庸465

吉开迦尔 文化偏至论—47, 帮闲法发隐五317

挪 威

易卜生 文化偏至论—47、50、51、52, 摩罗诗力说—75,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122—123, 娜拉走后怎样—143—151, 再论雷峯塔的倒掉—177—178, 从胡须说到牙齿—228—229随感录四十六二52—53, 随感录四十八二57, 伤逝二294, 上海文艺之一瞥四281, “论语一年”五164, 读几本书五526, 论重译五560, 玩笑只当它玩笑(上)五577, 忆韦素园君六70—71, 阿金六202,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六243, “题未定”草六385, 《奔流》编校后记七522、523—525, 哈默生的几句话七764—765

毕论存 哈默生的几句话七765

哈默生 论“他妈的”—213,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七472—473, 哈默生的几句话762—765

瑞 典

斯忒林培克 中国文坛上的鬼魅六159,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六256, 致孟十还749—759

亚梅德·阿特包姆 《现代木刻选集》(1)附记七747

匈 牙 利

裴多菲 摩罗诗力说—97—99, 杂忆—204, 希望—482, 《自选集》自序五50, 为了忘却的纪念五73—75,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六250—251, 七论“文人相轻—两伤”六400—401, 《奔流》编校后记, 58版七208, 诗歌之敌七625—627, 《勇敢的约翰》校后记58版595—597, 致白莽224—225, 致孙用220、242、259、264、265、274、283、284、289, 日记: 455、738—739、750、751、753、755、756

阿当尼 摩罗诗力说—98

育珂摩尔 致许寿裳6, 致黄源720

至尔·妙伦 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四271, 《小彼得》序言十四237—240

玛载(通译玛察) 《奔流》编校后记七553, 《小彼得》序言十四240

波 兰

密茨凯维支 摩罗诗力说—91—96, 杂忆—204, 《奔流》编校后记七552—553

斯洛伐支奇 摩罗诗力说—91—96

克拉甸斯奇 摩罗诗力说—91—96

显克微支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五107,《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六257,《域外小说集》序译文一583,《饥饿》后记十六740,致周作人38,39,致胡风812

莱蒙特 致胡风812—813

保 加 利 亚

伐佐夫 《战争中的威尔珂》译后记十一367—369,《村妇》后记十六802—803,致黄源824,致孙用242

威理式珂夫 《战争中的威尔珂》译后记十一368

罗 马 尼 亚

萨多维耶努 《恋歌》后记十六771—773,致黄源823

捷 克

扬·柯拉尔 《近代捷克文学概观》译后记译文十87

纳卢达 《近代捷克文学概观》译后记译文十87

捷赫 《近代捷克文学概观》译后记译文十87

符尔赫列支奇 《近代捷克文学概观》译后记译文十87

凯拉绥克 《近代捷克文学概观》译后记译文十87,《黯澹的烟霭里》译后记十一259—260,致周作人34,35,36,39

美 国

欧文 咬文嚼字(一)三15

亚瑟生 晨凉漫记五280

斯陀夫人 致蒋抑卮3

惠特曼、亚伦·坡、霍桑、荷惠勒 《夏娃日记》小引四321,致胡风812

马克·吐温 《夏娃日记》小引四320—322

詹谟士 《夏娃日记》小引四321

白璧德 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四143, 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四271, 题记五18, 大家降一级试试看五140, 读一本书五526, 致章廷谦185

辛克莱 卢梭和胃口三534—536, “醉眼”中的朦胧四78, 文艺与革命四95, 头四101, 我和《语丝》的始终四170, 关于翻译的通信四381—382, 为翻译辩护五303, 商贾的批评五619

门肯 题记五18

刘易士 上海文艺之一瞥四291, 我对于《文新》的意见58版七620

史沫特莱 《进化和退化》小引四253, 死六610, 日记821

赛珍珠 致姚克444、506, 致增田涉1250

休士 给文学社信五145—146

斯诺 致姚克433, 484, 489, 致郑振铎723

菲 律 宾

厘沙路 杂忆一204, 随感录(1918年手稿)

印 度

加黎陀萨 摩罗诗力说一56

泰戈尔 论照相之类一173, 伤逝二278, 再来一次三282, 《马上支日记之二》三325, 辞“大义”三447, 现今的新文学概观四143, 《肖伯纳在上海》序五96, 骂杀与捧杀五643, 通讯: 关于孙用先生的几首译诗七495, 《狭的

笼》译后附记译文二527, 致李秉中58

日 本

小泉八云 《奔流》编校后记七538

井上勤 《月界旅行》辨言十一11

坪内逍遙 关于作者的说明十一576

森鸥外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五107, 关于作者的说明十一576—577

德富苏峯 关于《唐三藏取经诗话》的版本四263

夏目漱石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五107, 关于作者的说明十一575—576, 致周作人30

德富芦花 《出了象牙之塔》后记十三379, 致徐懋庸443

国木田独步 上海所感七850, 致山本初枝1151

岛崎藤村 《壁下译丛》小引十六9—11, 从浅草来十六94

高滨虚子 关于作者的说明十一575

上田敏 关于作者的说明十一576

长谷川如是闲 略论中国人的脸三399, 《说“面子”》六130, 致陶亢德429, 日记616

有岛武郎 随感录 六十三《与幼者》二81—82, 《奔流》编校后记七525, 526—527, 关于作者的说明十一578—579, 《壁下译丛》小引十六10

升曙梦 《穷人》小引七464, 《奔流》编校后记七521, 《新俄画选》小引七771, 《壁下译丛》小引十六9, 《艺术论》小序十五173

铃木虎雄 汉文学史纲要八，运用口语的填词十六324

千叶龟雄 一九二八年世界文艺界概观十六405

厨川白村 《读书杂谈》三429，《“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四210，《上海文艺之一瞥》四287—288，关于《苦闷的象征》七327，《苦闷的象征》广告58版七733，《苦闷的象征》引言十三17—19，《出了象牙之塔》后记十三376—378，《思想·山水·人物》题记十三387，译《苦闷的象征》后三日序译文三497，《观照享乐的生活》译后附记译文三498，《从灵向肉和从肉向灵》译后附记译文三499，《现代文学之主潮》译后附记译文三500，致陶亢德429

生田长江 罗曼罗兰的真勇主义十六293

秋田雨雀 《表》译者的话十四298

上野阳一 《艺术玩赏之教育》译后记，译文十31，《社会教育与趣味》译后记译文十51

片上伸 《壁下译丛》小引十六10，《北欧文学的原理》后记十六204，《新时代的豫感》后记十六437，《现代新兴文学的诸向题》小引十七185

武者小路实笃 《一个青年的梦》后记译文二201，《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译文二521，《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二译文二523，《一个青年的梦》正误译文二525，《壁下译丛》小引十六10

鹤见祐辅 《灯下漫笔》一198，《思想·山水·人物》题记十三385—387，《书斋生活与其危险》译者附记（《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一辑），致书素园118，致

錢君匋192, 日记596

内山完造 《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序》六267, 致吳朗西988, 997, 日记596, 616, 619, 620, 648, 679, 689, 690, 696, 697, 702, 706, 707, 736, 741, 748, 756, 760, 788, 818, 821, 829, 844, 849, 874, 905, 907, 908, 911, 921, 935, 944, 952, 972, 1000, 1012, 1016, 1021, 1025

江口涣 杂忆一298, 关于作者的说明十一280, 《忆爱罗先珂华希理君》译后记译文十469

青木正儿 《〈奔流〉编校后记》七522, 致李秉中258, 日记348, 349

菊池寛 《三浦右卫门的最后》译后附记译文一584, 关于作者的说明十一580

青野季吉 《壁下译丛》小引十六9—11, 艺术的革命与革命的艺术, 关于知识阶级, 现代文学的十大缺陷, 十六241—270

芥川龙之介 关于作者的说明十一581—582, 致方善境252, 257

堀口大学 《捕狮》译后记十六583

藤森成吉 《表》译者的话十四296

南部修太郎 关于作者的说明十一580, 《三浦右卫门的最后》译后附记译文一584

山本修二 译《苦闷的象征》后三日序译文三497

片冈铁兵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四222, 《文艺政策》后记十七672

横本楠郎 《表》译者的话十四296

葭原惟人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四222，
我们要批评家四245，《论“旧形式的采用”》六29，《奔流》
编校后记七518，《毁灭》和《铁流》的出版预告58版七762，
三闲书屋校印书籍 58版七764，《文艺政策》后记十七669，
《文艺与批评》译者附记十七446，《论文集“二十年间”第三版序》
译后附记译文六610，《毁灭》后记十八612，《毁灭》第二部一至三章
译后附记译文七458，致肖军、肖红662

黑田辰男 关于绥蒙诺夫及其代表作《饥饿》译后记十六343

小林多喜二 《鲁迅唁电》（《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一辑）

立野信之 《果戈理私观》后记十六574

增田涉 《〈中国小说史略〉日本译本序》六343—344，
致姚克431，致增田涉1087，1090，1104，1125，1130，1231，
1235，1243，1250，1251，1253，1254，日记737，739，741，
742，743，744，745，750，758，805，829，879，889，956，1015

木村毅 致增田涉1127，致山本初枝1129，日记821

盐谷温 《不是信》三220—221，两地书七217，日记520，
592，635，751，755

片山孤村 《壁下译丛》小引十六9，思索的惰性、自然主义的理论及技巧、表现主义，十六13—60

本间久雄 读书杂谈三429

林癸未夫 《文学的阶级性》四133—135

儿岛献吉郎 汉文学史纲要八

坂垣鹰穗 《近代美术史潮论》序言十五17, 致李小峯

173

金子筑水 《壁下译丛》小引十六9—11

本庄可宗 艺术与哲学·伦理十六495

山上正义 日记546, 555, 661, 733, 734, 745

井上红梅 致姚克431, 致增田涉1131, 致山本初枝

1135, 致增田涉1138, 日记804

鹿地亘 日记1020, 1021, 1022, 1024, 1026, 1028

野口米次郎 《奔流》编校后记七549—550, 爱尔兰文学之回顾十六439—451

露谷虹儿 《露谷虹儿画选》小引七749, 《〈奔流〉编校后记》七534, 《坦波林之歌》前记十六855

中泽临川 罗曼罗兰的真勇主义十六293—323

山岸光宣 表现主义的诸相十六452—463

上田进 《“题未定”草》六348, 苏联文学理论及文学批评的现状十六524—558

岩崎昶 《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四383—417

中根弘 《盲诗人最近时的踪迹》译后记译文十459

伊东干夫 《我独自行走》译文十737

南 非

须莱纳尔 致周作人24

五、鲁迅与外国文学研究篇目索引

鲁迅先生，苏联文艺的介绍人（罗荪）

新华日报1949.10.19

鲁迅与俄罗斯和苏联文学（匡扶） 西北文艺1952.10期

鲁迅介绍世界文艺的成绩（刘泮溪） 文史哲1951.12期

偷天火给人的人（谈鲁迅介绍俄罗斯和苏联文学的工作）

（曹靖华）

中国青年1956.18期

鲁迅与世界文学（青苗） 山西日报1956.10.18

鲁迅先生和外国文学（曹未风） 学术月刊1957.1期

略谈鲁迅与苏联文学的关系（许广平）

文艺报1957.20期

鲁迅与苏联及苏联文学的历史关系（王孟白）

北方1957.11期

鲁迅与俄罗斯苏维埃文学的关系（韩长经）

山东大学学报1959.2期

鲁迅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成绩（邵伯周）

收《鲁迅研究概述》一书，1959.湖北人民出版社

在1931年前后——鲁迅与苏联文学（成之桓）

新湖南报1961.10.8

鲁迅论俄罗斯和苏联的文学及其他（以洁）

陕西日报1957.10.20

鲁迅论俄国批判的现实主义文学（韩长经）

文史哲1961.2期

- 鲁迅对待俄罗斯文学的态度(易漱泉)
湖南文学1961.10月号
- 鲁迅论继承批判现实主义文学遗产(刘同)
延河1961.10月号
- 鲁迅早期思想所受俄国古典文学的影响(韩长经)
山东大学学报1963.3期
- 鲁迅前期是否有过虚无主义思想——从鲁迅与阿尔志跋绥夫的关系谈起(韩长经)
山东大学学报1963.3期
- 鲁迅怎样对待欧洲资产阶级文学遗产(公盾)
新建设1965.11—12月号
- 论鲁迅的翻译(胡仲持) 翻译通报1949.1卷4期
- 关于鲁迅先生早期的翻译(罗大冈)
天津日报1949.10.20
- 鲁迅先生对翻译界所提示的意见(张孟闻)
文汇报1951.10.19
- 鲁迅与翻译(许广平) 俄文教学1955.3期
- 漫谈鲁迅的翻译工作(罗稷南) 文艺月报1956.10期
- 鲁迅的翻译思想(吴尊文等) 俄专学报1957.3月号
- 关于查译《普希金抒情诗》翟译莱蒙托夫的《贝拉》和
鲁迅译果戈理的《死魂灵》(丁一英)
郑州大学学报1962.1期
- 鲁迅先生是怎样替《勇敢的约翰》校字的(孙用)
新港1961.9—10期
- 鲁迅和高尔基(李育中) 羊城晚报1958.3.31
- 鲁迅与法捷耶夫(黄纲羽) 山东文学1961.10月号

- 鲁迅论列夫·托尔斯泰(韩长经) 文史哲1958.11期
- 鲁迅与契诃夫(韩长经) 文史哲1958.11
- 关于鲁迅和契诃夫(苏以当) 山西师院学报1960 1期
- 鲁迅与爱罗先珂(戈宝权) 光明日报1961.10.18
- 鲁迅与小林多喜二(小战) 天津日报1961.11.17
- 鲁迅与内山完造(颀家千) 中国青年报1956.10.12
- 鲁迅与史沫特莱(杨枫) 大公报1950.10.19
- 鲁迅与斯诺(李雨) 解放军文艺1973.1期
- 裴多菲与鲁迅(吴文) 人民日报1953.1 3
- 鲁迅与拜伦(陈鸣树) 文史哲1957.9期
- 鲁迅与肖伯纳(丘山) 成都晚报1961.9.20
- 《域外小说集》(晦庵) 读书月报1956.1
- 鲁迅翻译的《俄罗斯的童话》(孙用) 北京晚报1961.9.21
- 鲁迅与《争自由的波浪》(纪维周) 天津晚报1962.10.17
- 鲁迅的《摩罗诗力说》(索之) 浙江日报1956.9.25
- 关于《摩罗诗力说》(黎东初) 四川日报1956.10.19
- 《摩罗诗力说》初探(易新农) 中山大学学报1964.2期